

荒诞奇书

中国神怪小说大系

《中国神怪小说大系》

编辑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

主 编

林 辰 段文桂

副 主 编

左振坤 孙言诚 袁闾琨

委 员

王 申	左振坤	孙言诚	杨爱群
林 辰	周 晶	周锡光	段文桂
侯忠义	袁闾琨	唐树凡	

中国神怪小说大系·寓意卷(1)

荒 诞 奇 书

Huangdan Qishu

陆 润 等校点

辽 沈 书 社 出 版 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320,000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4

印数: 1—2700

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齐 珩 段扬华

版式设计: 顾 季

封面设计: 赵多良

责任校对: 闻 章

ISBN 7-80507-056-3/I·28

定价: 7.00元

《中国神怪小说大系》编辑简例

- 一、编大系有两种方法，或按史序，或以类分。本大系分类选编。
- 二、中国的神话怪异小说，分文言短帙和章回说部两大体系。文言神怪小说，篇目虽多，但字数较少。本大系辑为一卷。
- 三、章回说部体小说，始于元末，但迄今未见元刻之章回小说，故本大系所收之神怪章回小说，以明、清、民国（1949）三代为时限。
- 四、大系不是大全，须经选择。本大系选收作品的标准是：（1）同类作品中的代表性；（2）社会影响的深广性；（3）小说史上的学术性；（4）版本存藏之珍缺性。四者须具其一。
- 五、神怪小说，种类繁多，千姿百态。但提要钩玄，可分为五大类，即：
 - （1）依附于一定历史的史话类；
 - （2）依附于佛教故事的神佛类；
 - （3）依附于道教故事的神仙类；
 - （4）依附于鬼妖物怪的怪异类；
 - （5）托神怪而喻世事的寓意类。

本大系以以上五类分为五卷。

在神怪章回小说中，有几种作品，或影响大，或续仿多，或卷帙浩瀚，故特自上列五类中析出，单列为卷，即：西游全书卷；济公全书卷；四游全书卷。

如上，本大系共为九卷。即：（1）文言卷 （2）史话卷 （3）神佛卷 （4）神仙卷 （5）怪异卷 （6）寓意卷 （7）西游全书卷 （8）济公全书卷 （9）四游全书卷。

六、大系之编，是根据现实的需要和可能。一旦条件具备，或者我们的后代需要出版中国神怪小说大全时，可将本大系未收之书，辑为一卷。故本大系虚设“辑遗卷”而为十卷。

七、卷以类分。但各类作品的种数与字数，或多或少，不宜削足适履。故各卷分册出版，册数不等。

八、有相当一部分神怪小说，不仅出版过，而且印量很大。故各卷分册出版时，不一定依据学术上的次序，但规划中的书目必须在规划时间内出完。

九、本大系由巴蜀书社、齐鲁书社、辽沈书社、吉林文史出版社四家出版社联合出版，按统一体例（略如：统一开本、字体、字号、行款、书脊、版式、装帧设计等）分精装平装两种装帧印制。

十、各书校记和校点者的评论等，一律附出单行汇编评论集，不附于各书之后。大系总序言印在《怪异卷》的《百大妖精斗法》一书之前。

《中国神怪小说大系》编委会

《荒诞奇书》出版说明

这里所收的五部清人小说，“无一句不是荒荒唐唐乱说鬼，却又无一句不是痛痛切切说人情世故。”为什么总其名为《荒诞奇书》？附有序言，另作详述，这里仅说明版本概略。

《斩鬼传》又名《第九才子书斩鬼传》，亦名《说唐平鬼全传第九才子书》，存怀雅堂抄本、正心堂抄本、董显宗抄本、兼修堂序本、莞尔堂刊本。或署樵云山人编次，或署烟霞散人著。本书据兼修堂序跋本校点出版，删其赋。

《平鬼传》全称《唐钟馗平鬼传》，晚出，虽亦述钟馗斩鬼事，但与《斩鬼传》故事不同，情趣亦异。据乾隆乙巳年广东刊本校点出版。

《常言道》又名《富翁醒世传》，以光绪乙亥得成堂本为工作本，校以嘉庆甲戌刊本。

《海游记》仅一种小型刻本，亦不多见。

《鬼话连篇录》又名《何典》，刘半农曾据此而认定《何典》作者过路人为张南庄，评者缠夹二先生为陈得仁小舫，但他只见半部，未见全书。今据光绪十年晋记书庄石印《第十一才子书鬼话连篇录》校点出版。两书相较，有文字上的不同。如祭活鬼的羹饭，《鬼话》中有的触瘫老哺鸡、忘八炒蛋、汤罐里炖鸭，都是《何典》里无有的。如此出入。

《中国神怪小说大系》编委会

一九九〇年二月

《荒诞奇书》序

林 辰

把《斩鬼传》《平鬼传》《常言道》《海游记》《鬼话连篇》合收于一册，取名《荒诞奇书》，以做为《中国神怪小说大系·寓意卷》的首册，显然，这不仅表明《大系》的《寓意卷》以选编荒诞小说为主体，而且也体现着编者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的深邃的用心，即认为：在千姿百态的中国古代小说中，存在着荒诞小说这一支——正象盛开着牡丹、荷花、秋菊、腊梅的百花园里，还有铁树、八宝、仙人掌一样，荒诞小说在小说林中寂寞地开放着淡淡的小花，静静地散发着醒人的芳香。

不过，荒诞小说之命名，前人未曾有过。如今标新立异，难免学界议论，读者猜疑。所以，还须略作说明。

提起荒诞这个名词，有的读者可能立即联想到西方的荒诞派。也许还会有人提出这样的质问：“你不是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说过，不能用西方小说史的和西方小说理论的模式来套量中国古代小说吗？为什么却在自己主编的大型丛书中使用了西方荒诞派这一名词呢？”

对此，我必须作出明确的回答：西方文学中的荒诞派，指的是戏剧中的“反传统戏剧派”；“荒诞派戏剧”这一名词，也仅仅是在1961年始由英国戏剧评论家马丁·艾思林定名，距

今还不到三十年；而“荒诞”一词和小说相联系，在中国，至少是在一千多年以前就出现了（更何况，中国荒诞小说与西方荒诞派戏剧相比较，虽有某些相似或接近，却有着质的差异，本文对此从略），如李白的《大猎赋》中就有：“哂穆王之荒诞，歌白云之王母。”这里所引的，正是在中国小说史上有着特殊地位的周穆王驾八骏西游会见西王母的故事。那么，可否据此而说，唐代大诗人李白早就认为《穆天子传》是一部荒诞小说呢？自然大可不必牵强附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中国荒诞小说，源远流长。

荒诞小说，顾名思义，是以荒唐怪诞的人和事折射社会的现实生活。作为中国古代小说的一种类型，荒诞小说发端于古代的神话和寓言；它是依附于神怪小说而成长起来的，却又不同于一般神怪小说；以其似神怪而又非神怪的形式自成一派——以荒唐离奇的情节和扭曲变形的人物，飘洒着对人情世情的冷讽热嘲，倾吐着思深虑远的寓意。所谓谈天说鬼、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者是也。

溯本求源，远在先秦时已播下了荒诞小说的种子，并且生根发芽。如《叶公好龙》，那位好龙的叶公，感动得真龙登门来访了，事属荒诞，而其指斥人情的隽永的寓意，万世流传。汉魏六朝时，散见之于各志怪书中的荒诞小说，俯拾即得。如《续齐谐》中的《阳羨书生》，口中吐女人，女人口中吐情夫，情夫又另有其意中人，故事荒诞幽默，却无情地揭示着虚伪、欺诈的人际关系。唐宋是以文人的文言传奇崛起为标志的小说发展新时期，荒诞小说仍据一席之地。如《南柯太守传》，南柯一梦，哲理精微，在中国的戏曲、小说史上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至明代前期，在中国小说经由说话、话本向章回说部过渡的小说大汇总阶段上，产生了多元主题的《西游

记》——有人说它是哲理小说，有人说它是寓言小说，有人说它是游戏之作（是也？非也？学术界还在讨论）；我主张把它做为荒诞小说的代表，但又恐扩大了荒诞小说的范围，混淆了本来就难解难分的神怪小说与荒诞小说的区界——这个问题，只好留待另议，姑且只在这里指出：《西游记》具有荒诞小说的特征，虽然这里不把《西游记》置于荒诞小说类中，但应看到，在晚明产生的《后西游记》《西游补》，则无疑可以说是宏扬了《西游记》的荒诞性，创作成为具有代表性的荒诞小说了。由此可见，自汉魏六朝至明末，荒诞小说虽然尚未形成为引人注目的流派，却如涓涓细流，不竭不断。

当中国小说史的长河流经清代时，有如千帆竞流，万舸争驰。这时，荒诞小说隐身在稗林帆影之中，悄悄地加快了自己的发展脚步：《斩鬼传》《平鬼传》《常言道》《海游记》

《飞跽全传》《鬼话连篇》一部接着一部涌现出来了。并没有什么人提倡和推荐，是文学自身的价值与时代的土壤，在晚清和民国初年的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荒诞小说以其无拘无束的形式和锐利辛辣的风格，深得那些疾世愤俗作家的青睐，一霎时之间，似雨后春笋般兴旺发达起来。如《新天地》《地府志》《天上大审判》《双魂灵》《精神降鬼传》《革命鬼现形记》《地下旅行》《宪之魂》《卢梭魂》《虫天逸史》等等，作品成批的诞生了，迅速地发展成为一个深有影响的流派。

综上所述，荒诞小说的源流是久远的，发展的脉络是清晰的。对此，也许不会有多大的争议。而问题的焦点，却还在于所引的这些作品，是不是可以视之为荒诞小说？以及荒诞小说与其他小说的区界是什么？

荒诞小说的特点是荒唐无稽，怪诞不经。刘半农先生在

《重印〈何典〉序》中说：“综观全书，无一句不是荒荒唐唐乱说鬼，却又无一句不是痛痛切切说人情世故。这种作品，可以比做图画中的漫画；它尽管是把某一人的眼耳鼻舌四肢百体的分寸比例全都变换了，将人形变做了鬼形，看的人仍可以一望而知，这是谁，这是某，断断不会弄错。”当然，刘半农先生当年并未明说《何典》是荒诞小说，可是他的这番话，却生动地概括了荒诞小说的三个特征。

首先是“荒荒唐唐乱说鬼”，亦即故事游离于现实生活之外的荒诞性。如《海游记》述管城子周游海下无雷国；《常言道》写时伯济在小人国和大人国的遭遇；《鬼话连篇》叙阴阳山下鬼谷三家村里的活鬼、雌鬼夫妇及其子活死人的身世和经历。最有趣的是《斩鬼传》里那个钟馗，疾恶如仇，不被皇帝理解而自刎身亡，死后奉旨斩鬼；当他斩尽恶鬼而被封为翊正除邪雷霆驱魔帝君时，皇帝敕令建造钟馗庙，而大书法家柳公权为钟馗庙所题写的匾额，却是“那有这样事”——这五个大字，清楚明白地说出了荒诞小说的故事情节的特征：看去荒诞无稽，思来事在身边。

所以，荒诞小说的第二个特征是：“痛痛切切说人情世故。”这是荒诞小说的思想内核，是作者所要吐诉的真谛。

《海游记》的真谛是说，茫茫的世界，没有一块公正的地方，即使逃到了海下无雷国，那里也是欺良害民的恶人当道。《常言道》中的金银子母钱，时伯济（时不济）留不住它，邛诡（穷鬼）得之即失，它喜欢的是柴主（财主）家，钱士命（钱是命）既得子钱又得母钱，但为富不仁，终要飞去，飞回真诚老实的时运来家中——大人国之所以大，是遵奉仁义礼智信；小人国之所以小，是人皆卑鄙无耻。《鬼话连篇》的作者，借鬼的世界，写人的社会。《斩鬼传》里的和《平鬼传》里的被

斩之鬼，无论酩酊鬼、醉死鬼、无二鬼、色鬼……个个都是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中的人；故其序云：“《斩鬼传》传未死之人。”

荒诞小说的第三个特征，是“可以比做图画中的漫画。”即不仅故事被夸张到荒唐离奇的程度，而且人物形象也被夸张得扭曲变形了。如《常言道》中的钱士命，生得“骨头没有四两重，说话压得泰山倒”，住在“没逃城独家村”，居“自室”，坐“称孤椅”，在“矮斋”里接待来求他的人。《平鬼传》里的郎中贾在行（假在行），因他是个庸医，故名之追命鬼，身“穿一领陈皮袍，头戴一顶枳壳帽，腰系一条勾藤带子”，用药名打扮他的外形。当然，荒诞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并非都是刻画得变了形态的，但都不是现实社会中的人，而是变形人、鬼人、怪物；鬼人非人，实是拟人，这就叫做“最荒唐处不荒唐。”

勿须多作解释，只这三个特征，足可以说明什么是荒诞小说了。至于曾经有人称此类作品为讽刺小说、谴责小说，我想这是泾渭分明的：首先，这里涉及到中国小说史上的混类现象；其次，一部分荒诞小说确有辛辣的讽刺和痛切的谴责，但大多数讽刺小说和谴责小说，只具有“痛痛切切说人情世故”这一个特征，却不具备另两个特征；再者，讽刺与谴责侧重于作品的内容，荒诞包罗内容与形式——就此而言，倒是神怪小说中的许多作品，和荒诞小说极其相似。所以，这里还必须进一步说明神怪小说和荒诞小说的关系及其区界。这就是：

在中国古代小说的神怪、历史、人情三大类型中，荒诞小说属于神怪小说类；而在神怪小说这一大类中，荒诞小说是把抽象的哲理和寓意，化做具体的形象思维；以作品的基调是叙事还是寓意，做为它与一般神怪小说的区界。例如《封神演

义》《飞剑记》《雷峰塔奇传》等，无论仙术妖法，故事莫不荒诞；作品中的人物虽是人、神、鬼、怪相混杂，却也有变形的人物——它们虽具备故事荒诞和非现实人这两个特征，但是，因为它们都是以叙事为主体，显然与荒诞小说的寓意喻事风格截然不同，这是不难区别的。

如上，既已指出：在神怪小说中，可以析出一个荒诞小说派；又要指出，在荒诞小说中还可以划分出不同的类型：哲理性的，如《西游补》；讽喻性的如《常言道》；谴责性的，如《地府志》，等等。讽喻人事、世事、国事，题材广泛。

至此，我们把中国荒诞小说及其源流，大体上说清楚了。也深信，读者是能够理解的。学术上的是非，见仁见智，往往是由时间老人作历史的裁定。尽管如此，也可能还会有人指摘：“编书就编书算了，何必标新立异！”这是出自对编辑工作有着不同的理解。对此，我在《中国神怪小说大系》序言里已经说过了：“编书，不应是消极的积累，而应是积极的有目的的自觉行为。”所以，对于“标新立异”的批评，谨作这样的解释：并非标新立异，因为荒诞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史的客观存在，无论我们承认还是不承认，它总是存在着的；实亦标新立异，因为编书本身也是一种学术研究，这里是做为研究中国小说史的一种方法提出来的：化整为零，解剖分析，综合归纳，还原为整。由此，我们不仅看到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多样性、丰富性和民族性，而且也展示了中国小说史的不同于西方小说史的发展道路。

庚午岁惊蛰日于沈阳滴水斋

目 录

《荒诞奇书》序

斩鬼传

序.....	3
《斩鬼传》自序.....	5
第 一 回 金銮殿求荣得祸 鄧都府舍鬼谈人.....	7
第 二 回 诉根由两鬼共愤 逞豪强三鬼齐谄.....	15
第 三 回 韩司马计救叹西施 富先锋箭射酆脸鬼.....	25
第 四 回 因龌龊同心访奇士 为仔细彼此结冤家.....	36
第 五 回 忘父仇偏成莫逆 求官做反失家私.....	46
第 六 回 诓骗人还被人捉拏 丢谎鬼反教鬼偷尸.....	58
第 七 回 对芳樽两人赏明月 献美酒五鬼闹钟馗.....	68
第 八 回 悟空庵懒诛黑眼鬼 烟花寨智请白眉神.....	78
第 九 回 好贪花潜移三地 爱饮酒谬引群仙.....	88
第 十 回 妖气净倭倭归地狱 功行满钟老上天台.....	93
尾 笔	107
兼修堂跋	107

平鬼传

第 一 回	万人县群鬼赏月	111
第 二 回	烟花巷色鬼请医	115
第 三 回	贾在行误下绝命丹	118
第 四 回	下作鬼巧设连环计	122
第 五 回	唐钟馗火烧不修观	126
第 六 回	短命鬼被擒子母山	130
第 七 回	五里村酒店收穷鬼	134
第 八 回	溜子阵战败遇穷神	138
第 九 回	桃花山收服两兄弟	143
第 十 回	五里村斩烧一全家	147
第 十一 回	奈何关下作鬼署印	150
第 十二 回	吊角庄风流鬼攀亲	155
第 十三 回	冒失鬼酒里逃生	159
第 十四 回	粗鲁鬼梦中丧命	163
第 十五 回	耍乖山勾兵取救	167
第 十六 回	森罗殿缴册复命	172

常言道

序	179	
第 一 回	论人我当思人即我我即人 计得失须知得是失失是得	180

第 二 回	钱落空身轻浮大海 心向上手援遇燧人	185
第 三 回	时规被小人作贱 钱愚受一文牵制	191
第 四 回	坐井观天得钱便作骄态 斯文扫地失意怎肯低头	197
第 五 回	时伯济有去无来 钱士命只进弗出	203
第 六 回	万笏见柴起意 时生遇李安身	209
第 七 回	化僧饱暖思行浴 邛詭饥寒起盗心	215
第 八 回	试利场柴主施威 摸奶河邛詭被杀	221
第 九 回	施利仁重富贵甘心受辱 墨用绳卖聪明当面倒霉	226
第 十 回	掩耳盗铃不搜自己房帟 吹毛求疵只觅别人破栈	232
第 十一 回	自汛将军无药可治 脱空祖师有法难使	238
第 十二 回	钱愚心虚求佛 化僧胆大弄鬼	244
第 十三 回	时伯济时运来前后一人名顿改 小人国大人国高低两地各攸分	249
第 十四 回	时伯济得时便得济 钱士命要钱不要命	255

- 第十五回 飞钱原作飞钱用
恶人自有恶人磨260
- 第十六回 半世经营无只字祸因恶积
一家欢乐得双钱福缘善庆267

海游记

- 序277
- 第一回 虎蛇肆虐信天翁飘泊江干
鸥鹭订盟管城子归来海外277
- 第二回 入红气绝处逢生
望火光忙中有错279
- 第三回 萍水相逢雪中送炭
风波顿起笑里藏刀281
- 第四回 活佛慈悲在于击棒
神仙手段那用栽赃284
- 第五回 慧眼放光谩藏成自盗
耗星照命余烬被瓜分286
- 第六回 局外汉牵连入局冤上加冤
书中人编改成书戏中作戏288
- 第七回 一女捐躯节孝双全归水府
两舟分道奇闻半部落尘寰290
- 第八回 海岛住人家天高地远
船娘留种子男盗女娼293
- 第九回 免乞丐思过为僧
辞更夫居华作贼295
- 第十回 拜鲤鱼养伤逢术士

	挟虎皮弄虚捉妖魔	297
第 十 一 回	小发财众力修桥 半倾家独肩放赈	300
第 十 二 回	结官员虎威狐假 遭人命李代桃僵	302
第 十 三 回	栽嫖赌梁陈双授计 移死尸包宋两婪赃	305
第 十 四 回	遇盗船义释白老虎 举石臼勇救粉金刚	308
第 十 五 回	烧粮营外放火害人 煎豆坟间熬油炼鬼	310
第 十 六 回	金沙岛财多官商受惑 素贞局势大文武遭殃	313
第 十 七 回	拆良缘堂断二夫 灭活口井伤四命	316
第 十 八 回	助仆放刁棺财两得 借官报怨玉石俱焚	318
第 十 九 回	报恩情劫囚归贼寨 遭毒气束手上苗山	320
第 二 十 回	铁瓮山范淑云投营 里苗岛沈琼芳让国	323
第二十一回	走西乡巧遇报恩人 吞金镞逼作含贞鬼	325
第二十二回	人济他他害人恩将仇报 我救你你护我情从理生	327
第二十三回	盗令箭山寨独逃 感明珠官闺双纳	330

第二十四回	代偿命地甲含冤 广造寺居民被逐	333
第二十五回	擒降将三破铁瓮山 定制科再返里苗国	335
第二十六回	一服丸伤采藻胎 九条索系文和颈	337
第二十七回	远来船上二女见王妃 新造殿中众官宴苗主	339
第二十八回	除异兽苗王返国 赂瘦羊活佛聘妻	341
第二十九回	菜吃菜抵对勾消 船撞船赔偿了结	343
第三十回	似人似鬼孽满受诸刑 半是半非书终成一梦	345

鬼话连篇

序一	351
序二	352
卷一 五脏庙活鬼求儿 三家村死人出世	353
卷二 造鬼庙为酬梦里缘 做新戏惹出飞来祸	362
卷三 摇小船阳沟里失风 出老材死路上运转	369
卷四 假烧香赔钱养汉 左嫁人坐产招夫	376
卷五 刘莽贼使尽老婆钱 形容鬼领回开口货	383
卷六 活死人讨饭遇仙人 臭花娘烧香逢色鬼	390
卷七 骚师姑痴心帮色鬼 活死人结发聘花娘	398

卷八	鬼谷先生白日升天 畔房小姐黑夜打鬼	405
卷九	贪城隍激反大头鬼 怯总兵偏听长舌妇 ..	412
卷十	阎罗王君臣际会 活死人夫妇团圆	421
跋	430

●〔清〕烟霞散人著 ●林思彦 校点 ●

斩鬼传

序

昔阮瞻作《无鬼论》，而鬼来辩之。今烟霞散人著此《斩鬼传》，独不惧鬼来与之为敌乎？然而无惧也。《无鬼论》论已死之人，《斩鬼传》传未死之鬼。夫人而既名之曰鬼矣，则必阴柔之气多，阳刚之气少，聆其当斩之条例，思其致斩之因由，畏念起而悔心萌，方且退阻避藏之不遑，而尚敢与之为敌哉。是无论果斩之与否。使其果斩之也，已无此等鬼矣。无之，而谁与为敌？既未必斩之也，而斩既有传，则其魄已丧，其骨已寒，又何虞其为敌哉。或者曰：“鬼亦未可概论，如昔鲁公说法，而一鬼来诉，喝曰：‘汝为人去罢。’其鬼答云：‘作鬼今经五百秋，也无烦恼也无愁。禅师劝我为人去，只恐为人不到头。’此鬼之安于鬼。”宋时刘伯龙位历九卿郡守，而贫困尤甚，其廉正可知矣。一旦思营什一之利，不可谓非易阙初操也。遂有一鬼在旁鼓掌大笑，伯龙因之而止。其鬼之能化人贪心者也。若此之鬼，方礼之敬之不暇，而敢曰斩乎哉。”余曰：此真鬼也。若夫人而鬼矣，未鬼而人，其鬼尚暇不尽心人道，而趋鬼途，已非人也，乌得与安已分、化人贪之正鬼比。是必斩绝此等，始见清平世界。传中剿抚并用，犹为网开一面，不几又增一等侥幸鬼，遗一等漏网鬼？不知天地之气，春温秋肃；帝王之治，德感刑威。人趋于鬼，鬼复化为人，鬼而人也，宁得仍目之为人为鬼者乎？昔有为君而呼宫中阉侍为鬼者，赵曰赵鬼，李曰李鬼。余以为此等鬼更利害，其阴险惨

毒甚于鸩酒漏脯。有明之魏忠贤尤其明验也。残害忠良，破坏宇宙，凌迟不足以尽其辜，但贬守皇陵死，阴曹收入十八层地狱中，与十常侍刘瑾等同充割根鬼之数，永不出世，使钟馗欲斩之而不可得，是即谓阴曹之护短也亦无不可。

瓮山逸士题于兼修堂

《斩鬼传》自序

余曩不解明五佛为何如，但见其三头六臂，身缠毒蛇，怪状奇形，不敢正视。问老僧曰：“此何神也？”老僧曰：“佛也，非神也。”余不禁嗤然笑曰：“世间岂有如是之佛乎哉！吾闻佛以慈为本意，必垂眉落眼，善气迎人，使天下可亲而可爱，不欲令人畏而恶之也。若以此为佛，则邪魔恶鬼，皆得以佛名着之矣。”老僧曰：“独不观王者也，王者礼乐刑政之设；礼乐所以绳天下之善人，刑政所以戒天下之恶人。然究之绳善人者，是一副大慈悲心；其戒恶人者，亦是一副大慈悲心。知乎此，而垂眉落眼者佛也，即三头六臂者亦佛也，子何以为非佛乎？”余不禁绎然思，恍然悟，曰：“是矣，但善者犹非王政之所得尽绳，恶者犹非王政之所得尽戒也。彼夫天下之人，四海之广，为盗为奸为杀为害，其显然为不善者；或徒或流或斩或绞，王法得以戒之也。若夫捣大诓骗仔细齷齪风流糟腐，甚至好酒贪色等事，王法亦得以戒之乎？”老僧曰：“此故为善而非不善者也。奈何以王法绳之乎？”余曰：“尔以为善，抑焉在其为不善乎？且夫王者之政天下也，在厉其风俗耳。即如捣大之风倡，而人无诚实；诓骗之风倡，而人多诈伪；仔细齷齪之风倡，而骨肉寡恩。夫人而至于无诚，至于诈伪，至于骨肉寡恩，尚得以为善乎？即如风流糟腐、好酒贪色，未可以为不善也，似乎人好风流而玷污名教，糟腐而泥滞鲜通，好酒者败坏威仪，贪色者淫滥风俗。如此者，尚得以为

善乎？夫人之所以为人者，善耳。人至于不善，虽人而实鬼也。明哲者又安忍坐视，而不思超度哉。故作是传者，具一副大慈悲心，行大慈悲事。盖以继王政所不及，而欲效明五佛，使人知所畏而为善也。第存其心而不能操其权，故其事假之钟馗，而其功归于韩、富。乃不知者，或以疑余故以是骂人也，余敢以之质诸夫！

辛巳仲夏 烟霞散人题于清溪草堂

昔有人问画师曰：“天下何物易画？”答曰：“莫如鬼。”人曰：“鬼无形者也，何以易画？”画师曰：“正为无形，所以易画耳。且夫天下之物，莫不有形，即莫不欲象其形。苟有一点不象，不可以为画矣。若夫鬼，则无形，增之不见其长，减之不见其短，任意率笔，通无考证，此所以言易画也。”然则余之为是传，亦姑取其易画也。

第一回 金銮殿求荣得祸 酆都府舍鬼谈人

世事浇漓奈若何，千般变态出心窝。
只知阴府多魂魄，莫道人间鬼魅多。
闲提笔管漫咨嗟，焉能人世不生魔？
若教尽改妖邪状，常把青锋石上磨。

这首诗，单道人生在世，同秉三才，共赋五行，何尝有甚分别处？及至于受生之后，习于世俗，囿于气质，遂致迥然各别。好逞才的流于轻薄，好老实的迂于糟腐，更有那怪吝的半文不舍，捣大的满口胡诌，奇形鬼状，种种各别。人人既有些鬼形，人人都有些鬼号，把个化日光天，半似阴曹地府，你道可叹不可叹。故我想了个消魔的方法，与列位醒醒脾胃。

话说唐朝终南山有一秀才，姓钟名馗，字正南。生的豹头

环眼，铁面虬髯，甚是丑恶怕人。谁知他外才虽是不足，内才却是有余，笔下时篇篇锦绣，墨到处字字珠玑。且是一生正直，不怕邪魔。其时正是唐德宗登基，是年大比，钟馗别了亲友，前去应试。一路上免不得饥餐渴饮，晓行夜宿。一日，到了长安，果然好一块建都之地：

华山朝拱，渭水环流。宫殿巍巍，高耸云霄之外；楼台密密，排连山水之间。做官的锦袍朱履，果然显赫惊人；读书的软衫宽带，真个威仪出众。挨肩擦背，大都名利之徒；劳心费力，半是农商之辈。黄口小儿，争来平地打觔斗；白须老者，闲坐阳坡胡捣喇。

钟馗观之不尽，玩之有余，须臾到了旅店门首。店小二一见，吃了一惊，说道：“我这里来来往往，不知见勾多少人，怎么这位相公生的这等丑恶？”钟馗笑道：“你看我貌虽恶，而心却善，快与我寻间洁净房儿，待俺憩息，以便进场。”店小二安顿了晚饭，钟馗吃了，不觉已到黄昏时候。只见掌班赵鼎元来禀道：“明日买卷子，该银二两。”钟馗道：“何用许多？”赵掌班道：“每科旧例，买卷子要一两二钱，写卷面要一钱，投卷子要五钱，结状要二钱，共是二两，一些少不得的。”钟馗说道：“罢了，到也简捷。”于是打开行李，称出雪花纹银付与。赵掌班道：“明日投文，后日准备入场，不可有误。”钟馗点头应诺。一宿晚景不题。次日起来，礼部投了文书，走到十字街头，只见一伙人围看一个相士，在那里谈相惊人。钟馗挨入人丛内，抬头看时：

眸如朗月，口若悬河。观看处忠奸立辨，谈笑时神鬼皆惊。戴一顶折角头巾，依稀好似郭林中；穿一只少根朱履，仿佛恰如张国老。龟壳扇指东画西，黄丝绦束后拖前。曩在西河观将相，今来京都辨英雄。

这相士原是袁天罡的玄孙，袁有傅是也。因当大比，在此谈相。钟馗候相士稍暇，说道：“俺烦先生一相，不知尊意若何？”相士猛然一看，只见他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吃了一惊，暗自沉吟道：“我相了半日，都是些庸庸碌碌，并无超群出类之人，这人生的十分古怪。”于是定睛一看，说道：“足下尊姓大名？”钟馗道：“俺姓钟名馗，特来领教。”相士道：“汝天庭饱满，地额方圆，更有两观朝拱，兰台庭玉不缺，自是大富大贵之人。只是印堂间带了黑气，旬日内必有大祸，望足下谨慎才好。”钟馗道：“君子问凶不问吉，大丈夫在世，只要行的端正，至于死生祸福，听天而已，何足畏哉。”举手谢了相士，回到寓所。

次日进场，鱼贯而入。原来唐朝取士与汉朝不同，汉朝取士以孝帘，唐朝取士以诗赋。钟馗接得题旨，却是“瀛洲侍宴应制”五首，《鹦鹉赋》一篇。钟馗夙养有素，提起笔来，不暇思索，一挥而就，果然是金戛玉文，点画不加。钟馗看了，大喜出场。你道当日主闱的是谁？原来正主考是吏部左侍郎韩愈，副主考是学士陆贄，两人齐心合力，要替朝廷拔取高才。无奈阅来阅去，不是庸腐可厌，就是放荡不羁；更有平仄不调，音韵不叶；还有信口胡诌一字不通的；间有一二看得的，亦不过打油而已。二人笑的眼肿口歪，亦复攒眉叹息，说道：

“如此之才，怎生是好。”正在愁苦之际，忽然阅着钟馗的卷子，二人喜得双手拍案，连声叫好道：“奇才，李太白、杜子美复生矣。”两人阅了又阅，取为鼎甲状元，专候德宗皇帝传臚。到了五鼓设朝，果是皇家气象，十分齐整，但见：

九间金殿，金殿排立着金瓜金钺；两道朝房，朝房端坐着青章紫绶。御乐齐鸣，卷帘处香烟缭绕，隐隐见凤目龙姿；静鞭初响，排班时纱帽缤纷，个个皆鹤班鹭立。站

殿将军，圆睁着两只怪眼；把门白象，齐排着八个粗牙。
正是：

九天九日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当日钟馗等俯伏金阶，不敢抬头。只听得鸿胪寺正卿高声宣唱道：“一甲一名钟馗。”钟馗听了大喜，跪在金銮殿上。德宗皇帝闪开龙目，睁开凤眼，将钟馗看了一眼，不觉吃了一惊，心中不悦，道：“我朝取人全在身言。书判，这人丑恶异常，怎么做得状元。”主考韩愈见龙颜不悦，俯伏奏道：

“臣等职司文衡，只知看卷，不知看人，此人诗赋句句珠琅、篇篇锦绣，不可因其人而弃其才。且是人才之优劣全不在貌，晏婴身矮而能相齐，周昌口吃而能辅汉。若必以貌取人，我朝张易之、张六郎非明鉴耶！圣人云：‘以貌取才，失之子羽’，岂可因人而废其才乎。”德宗道：“卿言虽是，但我太宗皇帝时，十八学士登瀛洲，至今传为美谈。若以此人为状元，恐四海百姓皆笑寡人不识人才，将如之何？”话犹未了，忽见班部内闪出宰相卢杞，幞头象简，玉带金章，俯伏奏道：“陛下之言诚是，状元必须内外兼全，三百名中，岂少其人？何不另选一人，而烦圣心踌躇也。”钟馗闻言大怒，舞笏将卢杞便打，口中言道：“人言卢杞奸邪，今日果然。”其时闹动了金銮，混乱了朝仪。德宗大怒，喝令金瓜武士将钟馗拿下。钟馗此时气的暴跳如雷，扑下金阶，竟将站殿将军浑碱腰间宝剑拔出，向咽喉一刺，自刎而死。德宗惊的目瞪口呆，众官唬得面如土色。只见陆贄怒气填胸，向前奏道：“宰相不能怜才，而反害才，他说钟馗丑恶，做不得状元，他如今现称‘蓝面鬼’，岂可做的宰相。奸邪误国，罪不容诛，望陛下察之。”此时德宗如嚼橄榄，方才回过味来。说道：“寡人一时不明，卿言是也。”遂将卢杞发配岭外，以正其妒嫉之罪。封钟馗为驱魔大

神，遍行天下，以斩妖邪，仍以状元官职殡葬。众官方才喜悦，皆呼万岁。德宗退朝，不在话下。

且说钟馗受了封号，空中谢恩毕，提着宝剑，插着笏板，悠悠荡荡，向南而走。走够多时，远远望见一座城池，好生险恶。但见：

阴风惨惨，黑雾漫漫。阴风中仿佛闻号哭之声，黑雾内依稀见魑魅之像。披枷带锁，尽道何日脱阴山；锯解就椿，不知甚时离苦海。目连母斜倚狱口盼孩儿，贾充妻呆坐奈河等汉子。牛头马面，簇拥曹瞒才过去；丧门吊客，勾牵王莽又重来。正是：

人间不见奸淫事，地府累积受罪人。

钟馗正在观看之际，只见一个判官领着两个鬼卒，飞奔走来，高声叫道：“汝是何方魂魄，来俺酆都地狱？速速说来，免受拘拿。”钟馗看那判官时，却好与自己一样，头也戴着一顶软翅纱帽，身也穿着一件大红圆领，腰也束着一条犀角宝带，足也踏着一双歪头皂靴，也长着一部络腮胡须，也睁着两只灯盏圆眼。左手拿着善恶簿，右手拿的生死笔，只是不曾带着宝剑、笏板。钟馗道：“奇哉，难道此人也是负屈而死？”向判官道：“俺家姓钟名馗，本是唐朝状元，只因天子喜爱人才，不爱文章，又被卢杞逢君将俺拿下，俺气愤不过，自刎而死。天子怜我受屈，封俺为驱魔大神，遍行天下，以斩妖邪，俺想妖邪惟汝酆都最多，故来斩之。今日到此，烦你通报阎君，问他何处有妖邪，烦他指点，以便驱除。”判官听了此语，唬的战战兢兢，拱立道旁，说道：“不知尊神到此，有失迎迓，望乞恕罪！尊神欲见阎君，待小判急急通报便了。”于是别了钟馗，飞报至森罗殿上，奏道：“臣把守酆都，忽有一人自称姓钟名馗，乃唐朝状元，天子嫌他丑恶，不中其才，怒气填胸，自刎而死。天子念他无罪受屈，封为驱魔大神，遍行

天下，以除妖邪，特来酆都斩鬼，故此要见大王。”阎君道：

“有请。”判官传旨，钟馗进了大门，只见两边排立的都是些狰狞恶鬼。到了殿前，柱上挂着一副对联，上一边是：

莫胡为，幻梦空花，看看眼前实不实，徒劳机巧。

下边是：

休大胆，汁铜热铁，摸摸心头怕不怕，仔细思量。

阎君降阶相迎，钟馗放下宝剑，拿上笏板，倒身下拜。阎君双手扶起。让坐已毕，阎君道：“尊神到此，有何贵干？”钟馗道：“俺奉天子之命，遍行天下，以斩妖邪。俺想妖邪惟此处最多，故来斩之，乞阎君指示一二。”阎君道：

“论俺阴司，虽有鬼，然都是些服毒鬼、吊死鬼、淹死鬼、饿死鬼之类。鬼魅虽有众多，经理的神灵也不甚少，孤家自理之余，还有秦广王、楚江王、宋帝王、五官王、卞成王、泰山王、都市王、平等王、转轮王，又有左三曹、右三曹、七十四司。并无一个游走害人，尊神要斩妖邪，倒是阳间甚多，何不去彼斩之。”钟馗笑道：“阳间乃光天化日，又有王法绳制，岂容此辈存扎也？”阎君道：“尊神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凡人鬼之分，只在方寸。方寸正时，鬼可为神；方寸不正时，人即为鬼。君不见古来忠臣孝子，何尝不由为神乎？若夫曹莽辈，阴险叵测，岂得谓之为人耶？”钟馗听了，恍然大悟道：“是便是，但不知此等鬼是何名色？”阎君愀然道：“此等鬼最难处治，苟欲加之王法，彼无犯罪之名；欲彰之以报应，又无得罪之状。也曾差鬼卒稽查，大都是些习染性成的罪孽。”遂叫判官：“将此等鬼簿递与大神观看。”只见上面写的都是些：

诳鬼	假鬼	奸鬼
捣大鬼	冒失鬼	扎渣鬼
仔细鬼	讨吃鬼	地溜鬼

叫街鬼	寒碜鬼	倒塌鬼
酡脸鬼	急赅鬼	得料鬼
发贱鬼	耍碗鬼	绵缠鬼
遭瘟鬼	黑眼鬼	偷尸鬼
伶俐鬼	轻薄鬼	温尸鬼
诓骗鬼	急急鬼	低达鬼
捣虚鬼	齜齜鬼	扎撕鬼
不通鬼	呆邪鬼	撩乔鬼
抠掐鬼	穷胎鬼	心病鬼
醉死鬼	风流鬼	色中饿鬼

临了一个倭倭大王

钟馗看毕，大惊道：“不料世间有这些鬼魅，不知今在何方？”阎君道：“也无一定，大抵地方繁华处，轻薄风流等鬼多；地方鄙俗处，仔细齜齜等鬼多；地方浇漓处，捣大扎渣鬼多。尊神随便斩除可也。但是驱除之法，不可一概而论，得诛者诛之，得抚者抚之，得怜者怜之。总是量其情之轻重，看其罪之大小，只在尊神斟酌便了。”钟馗道：“虽然如此，但阴间鬼魅有十殿阎君掌管，又有六曹经理，至阳间之鬼，独委小神一个，恐怕独力难支，将奈之何？”阎君道：“不妨，不妨！孤家这里还有两个英雄，一名叫做韩渊，一个叫做富曲，他俩两个有文武之才，可以随便驱使，再着阴兵三百，以助其威风，自无不灭之理。”向鬼判道：“速传韩、富二人到殿听旨。”顷刻间，韩、富俯伏殿前，钟馗举目观看，韩渊怎生打扮？但见他：

头戴儒巾，论脑油足半斤；身穿蓝衫，想尘垢少煞三升。满腹文章，无奈饥时难煮；填胸浩气，只好暗处长吁。白眼亲友，反说穷酸骨傲；离心妻子，倒嫌男子情乖。正是：

失意猫儿难学虎，败翎鸚鵡不如鸡。

钟馗再看富曲时，却又不同，怎见的：

举止刚方，形容古怪。狼腰虎体，两臂有千斤之力；
海阔天空，一心无半点之私。力能扛鼎，怎奈无鼎可扛；
气可吞贼，其如有贼难吞。折弓烂箭，只好向人前卖弄；
六韬之略，只落到纸上谈兵。正是：

英雄欲把山河镇，命薄难逢捧毂人。

阎君向钟馗道：“他二人一文一武，堪可驱使。只是无尊骑可乘，难以驱驰，俺山中有一白猿，原是伯翳所变，因害伍子胥，将他贬在阴山中。百年以来，自怨自艾，颇有改邪归正之心。”遂呼鬼卒把白猿牵来。须臾鬼卒簇拥而至。阎君道：

“汝今既有悔心，可与驱魔大神骑坐，不得无礼。”只见那白猿摇头摆尾，似有驯服之状。钟馗起身拜谢了阎君，飞身骑上了白猿，提了宝剑，插了笏板，韩、富骑了骏马，率领阴兵，浩浩荡荡，往阳间而来。过了枉死城，只见奈河桥上立着一个小鬼，拦路大喝道：“何处魔神，从我奈何桥所过？”钟馗怒道：“唐天子封俺为神，阎罗王赐俺兵将，你是什么鬼，敢大胆拦路？”这小鬼听了，唬得浑身发战，道：“不知尊神到此，望乞恕罪。敢问尊神此去何为？”钟馗道：“天子令俺遍行天下，以斩妖邪，故从此路过。”小鬼道：“尊神遍行天下，小鬼情愿随行。”钟馗道：“俺已有阴兵，要你何用？”小鬼道：“尊神有所不知，俺原非小鬼，俺是田间貂鼠所变。曩日曾与鸛鵒赌赛，他欲巢遍上林，俺欲饮干奈河。不料他所巢不过一枝，俺所饮者不过满腹。不想饮水之后，身边生了两翅，化作蝙蝠，所以有鬼所在，惟俺能知。尊神欲除妖邪，待俺做向导何如？”钟馗听了大喜：“俺正少一个向导，你试变来我看。”那小鬼打个转身，忽然飞起，果然是碗大的一个蝙蝠。

钟馗喜出望外，跟定蝙蝠，踊跃而去。这一去，有分晓：

教魑魅攒眉，鹤唳风声皆是将；

令魍魉破胆，山川草木总成兵。

不知先斩何鬼？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诉根由两鬼共愤

逞豪强三鬼齐谄

漫说子云才，无且柳扶志已灰。弹铗田文何处去？

哀哀！说到伤心泪满腮。

冷眼怕睁开，满目难看似插柴。幸有皮袋装去了，该该！捣大欺人为甚来？

话说钟馗跟着蝙蝠，领着阴兵，浩浩荡荡，早已到了阳世，其时都变作人形。却正是三春时候，一路上看了些桃红柳绿，碧水青山，远远见杨柳湾里显出一座古刹，那蝙蝠早已飞去。钟馗道：“不免到那寺里歇息一回再走何如？”韩、富齐声道好。看看走近寺前，众神抬头观看，只见上面悬挂匾额，写着“稀奇寺”三个大字，果然修盖的甚是齐整，怎见的：

琉璃瓦颜如青石，朱漆柱不搅黄丹。白石台基，打磨的光光滑滑；绿油斗拱，妆画的齐齐整整。山门下，斜站着两个金刚，咬着牙，睁着眼，威风凛凛；三殿里，端坐着四大天王，托着塔，拿着伞，像貌堂堂。左边是南海观音，率领着许多罗汉；右边是地藏尊神，陪坐着十殿阎君。三尊石佛，莲台上垂眉落眼；两位伽蓝，公案后袖手旁观。更有那弥勒佛，张着口，哈哈大笑；还有那小韦

陀，穿着甲，默默无言。老和尚故意欺人常打坐，小沙弥无心念佛苦相思。

钟馗等到了寺门前，知客见了，吃了一惊，问道：“是何处来的？”钟馗道：“俺奉天子之命，到处斩鬼。因见上刹庄严，到此一歇。”知客引了钟馗，拜了佛祖，参了菩萨。走到后殿，又谒了弥勒佛，随喜了一会，知客让至方丈，递上茶来。吃茶毕，知客道：“老爷到此，本该恭敬，奈新近来了个火头。懒惰异常，恐怕斋饌不周，是以犹豫不决。”钟馗道：

“咱家并不吃素，你只与俺家买些肉、打些酒来，俺三人自吃。其余兵卒，你做些汤饭罢了。”知客见说，慌忙买了几腿猪肉，打了几桶好酒，送到方丈。钟馗挽起袍袖，提起宝剑来，将肉割碎，撩起长须，露出一张大口，如狼餐如虎噬一般，一面吃肉，一面饮酒。韩、富也陪他吃一番。真个是风卷残云，霎时间杯盘狼藉。钟馗道：“适间阎君跟前走的慌速，也不曾问二位根基，如今闲暇，何不细说一番，咱家也得个明白。”韩渊叹口气道：“俺本是寒儒，上无父母，下无兄弟，终日以吟诗作赋为本。不料此诗与彼丝不同，吟下盈千累万，也做不得衣裳，遮不得寒冷。此赋与彼富不同，作下满案盈几，也立不得产业，当不的人家。每日咽喉似海，活计全无，看看越发可怜了。待要寻亲戚，不惟不怜，而反笑我；待要靠朋友，朋友莫说求他，反难见他。及至回家，妻子噪个不了，因此俺弃了家园，四海遨游。无奈风流的嫌我迂俗，糟腐的道我狂放。后来寓在都门，颇为知章贺先生赏识，那年正当大比，蒙贺老先生取保，俺为探花及第。不想宰相杨国忠教他儿子作状元，贺老先生见他半字不通，不肯与他。他就怀恨在心，上了一本，说贺老先生朋比为奸。朝廷就将贺老先生罢职回家，将俺革退。俺想半生流落，甫能遇知，又遭阻滞，命薄如纸，活他何益。因

此一头撞死。阎君怜我无辜，正欲仰奏上天，不想主公至此，得见天日。”说罢，号啕痛哭。钟馗道：“苦哉，苦哉！既有此才华，俺今权拜你为司马，待功成之后，奏知上帝，那时再讨封爵如何？”韩渊含泪谢了。

犹未说完，只见富曲那里早已落泪。钟馗道：“汝是何心事？何不也与咱一讲。”富曲忍气说道：“俺本是将门之子，自幼习学弓马，颇有百步穿杨手段。怎奈时乖运蹇，迟逢不第，后投了哥舒翰。那年吐番作乱，哥舒翰令安禄山讨贼，将俺随军。不料安禄山失了军机，陷入贼阵，是俺不顾身将他救出。哥舒翰将要斩他，不料他攀了杨娘娘的情面，向明皇说了，反说主将败阵，皆手下不用命之过，因此将俺杀了。俺这奇冤无处申诉，自今得遇主公，正欲借此以泄胸中之恨也。”钟馗道：“既然如此，俺就拜你为先锋。”富曲也谢了。钟馗将自己之事，一一也说了一番。大家甚是伤感，叹息不已。

愁人莫对愁人说，说起愁来愁杀人。

话说三人一夜伤感不题。次日起来，正欲整顿阴兵，向前走，只见一个小沙弥，慌慌战战，拿一个红帖，往后殿直跑。钟馗问道：“是什么帖子？拿来我看。”那小沙弥不得已，递与钟馗。钟馗看见上面写的：“年家待教生独我尊顿首拜。”因问道：“此帖来拜的是谁？”小沙弥道：“我问他，他说要拜后殿弥勒佛。”钟馗道：“岂有此理，弥勒古佛岂可说个拜字？”小沙弥道：“老爷如不信我，他就来了，老爷闪在旁边看他动静便了。”钟馗依言，闪在一边。山门开处，果然进来，但见他：

两道黄眉，一双怪眼，两道黄眉，几生头顶中：一双怪眼，竟在眉棱上。谈笑时，仰面朝天；交接处，眼底无人。足蹈手舞，恍若六合内任彼狰狞；心满意足，竟觉四海中容他

不下。戴一顶凤头冠，居然尊其瞻视；穿一件蛇蚤皮，算的设其裳衣。两个小童，不住的高呼低骂；一匹瘦马，那里肯慢走缓行。

正是：猫儿得意欢如虎，蜥蜴装腔胜似龙。

原来此鬼一生好捣大，今日来，原欲捣这些和尚，骗些财帛使用，不料撞着钟馗。钟馗看了他举动装束，不觉勃然大怒。提起剑来，劈面就砍，道：“我把你这一字不通、诌断肠子的奴才，敢大胆欺人！”那鬼闪过一边，哈哈大笑道：“你且说如何不通，如何欺人？若说的是了便罢，稍若不是，决不甘休！”钟馗道：“不要论你的衣冠僭妄，举动轻狂，只说这尊弥勒佛何等尊重，你竟敢写‘年家待教生’的帖儿拜他，岂是通文达礼，谦恭自处么。”那鬼道：“若说起我的根基，只怕有我坐处，莫有你站处。俺当初和他同山修道，同榻讲经，后来他做了西方尊者，俺便做了南瞻部洲上管天、下管地、独尊无二掌立天下大将军。所以大帝见了，我尚称晚生，十殿阎君遇着我，皆道卑职。至于二十八宿、九曜星官以及四渎五岳、龙王等众，越发不敢正视。俺今与他待教生的帖，因他是个和尚家，不好称他眷弟，所以下个教字，可谓谦而又谦，何谓一字不通耶！”钟馗听他说出许多根基，唬的暗暗咬指道：“不想他有许多本领，怪道他扬眉瞪眼。”只得哄他说道：“你今无兵无将，俺待要杀你，显的我坐地欺人。你且去领来，那时和你交锋。”那鬼哈哈大笑道：“也罢，也罢，俺且让你，再来拿你未迟”只见那鬼足不踏地，从半空中去了。钟馗对韩渊、富曲道：“看他神通广大，其奈之何？”韩渊道：“虽然如此，其间尚有许多可疑处。”富曲道：“有何可疑之处？”韩渊道：“他拜弥勒古佛，弥勒古佛又是泥塑的，何能动容周旋，此其可疑者一也。又说是撑天立地大将军，俺查《缙绅》上与《幽怪录》并

《封神传》，一概上边皆无此官衔，其可疑者二也。又说三官尚称晚生，其神可谓尊之至矣，无以加矣，就该有銮仪侍卫、陪驾诸神，怎么一匹瘦马，两童跟随，外边并无扈从羽仪？此其可疑者三也。有此三疑，他说的话何足为凭？”钟馗道：“是呀，俺待将他斩了，恐他果有来历，有干天条。要放他去，又怕将来作祸，怎生是好？”韩渊道：“这个不难。”于是韩渊戴了一顶高头方巾，穿了一件水合道袍，束了一条黄丝绦，换了一双猪嘴鞋，对钟馗道：“我今扮作草泽医人，前去访问端的，再诛他未迟。”钟馗道：“有理，有理。”韩渊即刻肩上负了药囊，手拿了响环，作别众人，信步行走。走了多时，只见前面一溪水流，几个杨柳，树下一座小桥，桥边都是朱漆栏杆，十分清雅，怎见的？有诗为证：

秋水无尘映夕阳，东风拖出柳丝长。

闲来独向桥边坐，不羨几家彩漆床。

韩渊走的困乏，在桥上歇息片时。正在那里受用些“清风徐来”、“绿水溯回”，忽见一个白须老者走上桥来，向韩渊道：“足下莫非善岐黄之术么？”韩渊道：“公公问俺怎么？”老者道：“俺名通风，号仙根，年七十一岁，并无子息，只生一女，不知怎么近来发汗潮热，到晚来自言自语，似有妖邪之状，敢烦先生垂怜，屈驾一看何如？”韩渊正要问消息，随着一步一步走入村来。但见：

几间茅屋，一带墙垣。扇车旁，金鸡寻食；崖头上，白狗看门。南瓜葫芦，竟当做铜炉摆设；枣稗谷穗，权当做古画遮墙。牛圈里，两个铃铛鸣彻夜；树林中，几千鸟雀闹斜阳。还有那：

村姬黑面偏搽粉，少妇蓬头喜戴花。

韩渊跟着老者走入屋内，也不看他女儿容貌好歹，只顾低

着头，假装诊视脉里，诊了一回，只得说道：“令爱受了邪祟，不用服药，你这里现有一个撑天立地大将军，神通广大，何不请他来驱遣妖邪，乃烦俺调理耶？”通风道：“俺这里并无甚么撑天立地大将军，先生莫非记错了？”韩渊道：“不错，不错，小弟已曾见过，怎么记错了。”通风道：“你既见过他，他是怎么样个人，怎生打扮，说来我听。”韩渊即将他如何拜佛，如何面貌，如何衣服，一一说了。通风道：“原来道得是的，又是此鬼捣大。”韩渊道：“怎么是个捣大？”通风道：“此鬼名为捣大鬼，本是孟子所说齐人之后代，也是一妻一妾，因他妻子看破行藏，存身不住，所以带了一妾，到我这里来。初时捣的人人惊怕，个个心寒。后来捣惯了，只见如此捣，恰无甚本事，所以都不理他。他见人不理他，捣不下去了，又到远处地方，专捣过往客人，诳些财物，图些酒食。早是你们正气，不曾被他捣住，何尝是甚么神来。”韩渊道：“是便是，只是他现戴着紫金冠，身穿着白花袍，却是何处来的？”通风道：“此冠说来一发话长了，敝村那日赛社，要妆三战吕布的故事，向戏班中赁的袍冠来，不想他心怀齷齪，将冠藏了不肯还，时常戴了捣大。至于那件衣服，前日才向小弟当铺中借去，今日正要去讨，不想他又穿了去捣人。但不知那马和小童，又是何处捣来的。”一席话，说得韩渊如醉初醒，说道：“如此，怎生破他？”通风道：“不难，早起闻的他妾已饿死了，他还不知，待等他与你们交锋，对敌之时，老汉去高声报信，就索讨衣服，将他的根基搬腾出来，他自然捣不的大了。那时下手，岂不省力。一者成你们之功，二者除了地方之害，你道如何？”韩渊道：“妙，妙！”于是负了药囊，拿了响环，别了老者，一头走，一头笑，嘻嘻哈哈，直笑到山门而来。钟馗道：“司马探的事如何？如何这等大笑？”韩渊笑将怎么遇见

老者，怎么看病，怎的甚么扮故事、偷金冠、借衣服，一五一十细细说来，把钟馗、富曲笑个不了。

三个正在好笑之际，只见捣大鬼领着一伙得意兵，迤迤而来，山门外叫骂。钟馗大怒道：“来者莫非捣大鬼乎？”捣大鬼暗吃一惊：“他怎么知道孤家贵号来？”只得勉强说道：“孤家此号不过浑号而已，岂得谓之真耶，汝有本事，我和你定个雌雄。”钟馗道：“使得，使得，放马过来！”两人一来一往，大战到五十余回合，不分胜负。捣大鬼正战的高兴之际，只听的耳边大叫道：“捣大鬼，还我衣服来！”捣大鬼抬头一看，正是那通风老人。捣大鬼佯装不知，又战了数合。老人又叫道：“衣服是小事，还有凶事报与你知 道，你家贵妃今早分娩了，因无米煮定心汤，将他饿死了，急等 你去 买棺木。”捣大鬼见他履历被这老儿高声说出，气得骨软筋麻，目瞪口呆，不能 闹闹，早被富曲一骑马斜刺里抢出，大叫一声，将捣大鬼双手拿下。众鬼兵一混而散。通风老人见除了大害，也欣然去了。钟馗得胜回寺，将捣大鬼捆倒在地，把他眼珠用剑剜出，竟生吃了，说道：“俺本要诛你，体上帝好生之心，饶你去罢。”捣大鬼连忙叩谢了，急急瞎摸瞎揣的去了。

原来捣大鬼有两个结义兄弟，一名唤做扎渣鬼，一名唤个寒磣鬼，自幼与捣大鬼情投意合，声气相符。当日扎渣鬼与寒磣鬼正在不老石同坐着闲谈，只见那捣大鬼摸揣将来，大吃一惊，说道：“长兄今日为何如此光景？”捣大鬼听的声音，说道：“不消说起，你老哥终日捣大，今番捣偏了，遇着一个甚么鸟钟馗，将俺拿住，剜去眼珠生吃了，家中妃子已是饿死了。教我家有家难奔，有国难投，今日至此，专望二位兄弟救命。”说到此处，放声大哭，流了四行痛泪。扎渣鬼愤然道：“俺三人结义以来，无论官员，宰相也要看我们几眼，甚么鸟钟馗，

就敢欺心大胆小看。你不要怕他，要咱弟兄做甚么，他要打就和他打，他要告就和他告，臊胡子吃柳叶，俺就不信羊上树。”寒碜鬼道：“二哥说的是，自古道‘养军千日，用力一朝’，哥与弟兄们结义，正为甚么。你兄弟们也还有些本事，还有些鬼兵，怕了他不成。我把他只道是赵子龙，还不在我‘戊己庚’上哩。哥，你听我说，和二哥点起兵马，围住寺院，教他寸草不留！”捣大鬼壮起胆来，真个点鬼兵，披挂齐整，杀奔前来。但见：

炮声震地，杀气连天，裹足旗，围裙旗，迎风飘荡；
剃头刀，割脚刀，映日光辉。扎渣鬼头戴着紫绒冠，只他得意；寒碜鬼斜踏着笆圈镫，自觉威风。中军帐没眼睛，他还看兵书。弥勒寺前有结果，定教一齐登鬼录。

且说钟馗正与韩、富谈笑捣大鬼故事，只见小和尚两脚如飞，跑进来报道：“老爷不好了，祸事来了！”钟馗道：“有何祸事？”小和尚道：“捣大鬼又调将他两个兄弟，叫做甚么扎渣鬼、寒碜鬼，领着许多鬼兵，将寺围得铁桶相似，怎生是好？”钟馗怒道：“俺道饶他不死，他反寻上门来。”手提宝剑正欲出阵，韩渊谏道：“主公不消动怒，我想此鬼虽然剜去眼睛，究竟廉耻未曾丧了，不如先去劝谕他一番，他若改过自新，亦是消魔之法也。”钟馗道：“你试去一遭，待他不改时，再战未迟。”韩渊骑马出寺，高叫道：“捣大鬼前来会话！”只见那对阵中一马飞出，马上一人，头戴歪巾，身穿短服，手中拿一杆白锡枪，冲过阵来。众视之，正是扎渣鬼。扎渣鬼道：“俺和你往日无仇，近日无冤，为甚么将俺家兄剜去眼睛，还生吃了？俺今出来，拼个你死我活！”举起毛枪就刺过来。韩渊拦住道：“且莫动手，待俺说个道理你听。大凡人生世间，全要个忠信廉耻，圣人云：‘人而无信，不知其何也？’孟子又说：‘耻之于人大矣，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你们这伙鬼，通无信义廉耻。捣

大的捣大，扎渣的扎渣，尔以为得意洋洋，在人看来，狗屁不值。稍有廉耻者，即当羞死，尚敢扬眉瞪眼，白昼骗人耶！”只见扎渣鬼全无愧色，反呵呵大笑道：“汝欲学孔明骂死王郎耶？古人云：‘识时务者，称为俊杰，你教俺老实本分，谁来睬你。所以扎渣起来，呵臀的来也啃呵臀，嗅屁的来也嗅屁。你虽仰高自重，见了俺吃的，只怕香的你鼻孔里流油；见了俺穿的，只怕看的你眼中流血；见了俺家名唤安禄山，只怕想的你心上生疮。俺们如何体统，你就敢大胆欺心。”一席话说的韩渊牙痒难当，只得回阵。钟馗道：“为何司马一出去便回来了？”韩渊道：“不知怎的，他那里说话，俺这里就牙痒起来。实在难当！”富曲道：“俺料此辈非言词可下，还是相战一番，方见高低。”钟馗道：“既是这等说，先锋就去如何？”富曲结束停当，提刀而出。

且说扎渣鬼得意回阵，愈觉威风，向寒碇鬼道：“此等兵马何用战法，我将咱本领略略夸奖几句，他就逃命而去。”寒碇鬼道：“待他再来时，俺也替大哥出力。”正夸张之际，只见鬼兵报道：“外边又有一个将军来了。”寒碇鬼听说，戴了一顶灯盏大的高盔，穿了一件扎花铠甲，拿了一把割脚刀，冲出阵来。富曲问道：“来者莫非扎渣鬼？”寒碇鬼道：“你有眼无珠，就不看穿戴的是什么东西？提的是甚么兵器？且不论俺的武艺高强人才出众，只看俺这顶盔，是通身贴金的；这领甲，是南京清水绣线扎花的；这双靴，是真正鼓子皮做的；这口刀，是折铁点钢细砂石磨的；这匹马，是五十两细丝银买的；你有甚么本事，就敢与你寒碇老爷交锋对敌？”方才说完，只见富曲一跤跌于马下，众兵慌忙上前救回。钟馗道：“先锋为何落马？”富曲道：“奇哉，奇哉！他那里正信口胡夸张，不知怎的，将我的筋都裂的生疼，所以跌下马来。”钟馗道：“你

们不济，还是我亲自去。”遂提刀上马走出阵来，高声大骂。鬼兵告知。捣大鬼道：“二位贤弟俱是有功劳的，俺不免对他一阵。”扎渣鬼、寒碜鬼齐声道：“长兄且不必出阵，他已将长兄的眼剜了，只怕他说出长兄是瞎子，捣不得大。”捣大鬼道：“不妨，不妨，这叫做剜了眼睛不算瞎，就是割了头，也与他瞎捣一场。”二鬼阻拦不住，只得放他出去，钟馗道：“你是剜了眼睛的，怎么还要瞎捣？”捣大鬼道：“孤家向日原因娘娘驾崩了，一时心绪不宁，被你拿住。俺今调了两个兄弟，率领大将千员，雄兵百万，岂惧汝哉。你若早早回去，是汝大造化，你若说半个不字，俺勒令四大天王将你拿住，发在阎王那里，教你万辈不得人身！”

方才说毕，钟馗一阵呕心，几乎呕下一地，扶病回来。韩渊、富曲大惊道：“方才牙痒的牙痒，觔疼的觔疼，呕心的呕心，倘他冲杀过来，怎生是好？”正在愁苦之间，只见一个胖大和尚走将进来，但见他怎生打扮：

一个光头，两只肥腿。一个光头，出娘胎并未束发；两只肥腿，自长大未曾穿鞋。吃饭时，张开大口，真正是一座红门；哂笑处，蜜蜂细眼，端的赛两钩新月。肚腹朝天，膨膨胀胀，足可以撑船荡桨；布袋拖地，圪圪塔塔都是些烧饼干粮。

正是：

任他贵贱与贤愚，尽在呵呵一笑中。

话说那和尚笑嘻嘻走进门来，向钟馗众人道：“你们为何如此惶惶？”钟馗道：“师傅有所不知，如今有三个鬼王，将俺三人害的牙痒的，又觔疼的，又呕心的，所以不能胜他，将如之何？”和尚道：“不妨，不妨。”于是走出山门，向那鬼兵道：“何处鬼头？速来见我！”只见三鬼洋洋得意而来，

说道：“你是何方挂搭来的野僧，敢与我们说话？”和尚也不理他，他见和尚不理，拿枪便刺，拿刀便砍，和尚笑了一笑，张开大口，骨碌一声，竟将三鬼咽下肚里去了。钟馗众人大惊，道：“我师傅何以有此神通？”和尚道：“你们不知道，他三人本是胡瓜传流，也与他讲不的道理，论不的高低，只将他大肚皮装了就是，何必与他一般见识。”韩渊道：“是便是，只是吃到肚中，有些扎渣难当。”和尚道：“贫僧自有处治。”须臾出了一恭，把三个鬼做了一堆臭粪，众人方才大喜。正欲拜谢，尚未举手，化清风而去了。钟馗道：“怪哉，怪哉，怎么就不见了，莫非佛祖来助么？”韩渊道：“是，是，后殿弥勒佛正是这个模样。”一齐走至后殿来，拜谢了佛祖。正是：

三个鬼，生前作尽千般恶，
一堆屎，死后不值半文钱。
不知此后又有何鬼也？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韩司马计救叹施西 富先锋箭射酆脸鬼

花影当帘日正长，闲评人事弗商量。
英雄即知膏粱气，冒失还诛训之方。
不断多情绵似带，自干有面厚如墙。
剑锋不惜诛邪首，才觉青天分外光。

话说钟馗拜了弥勒古佛，回至方丈收拾行李，就要起程。那知客再三款留，说道：“老爷到此，贫僧并无点水之情，聊备粗斋，少伸寸敬。”钟馗与二神只得坐下。等了半日，才放下桌儿，又等了半日，才掇上茶来。看看等至日落时候，方才上几碗素饭。急的那知客不住的往来催督。钟馗大怒道：“汝既留俺，为甚这等怠慢？”知客道：“告老爷知，就是前者所言，新来这个火头十分懒惰，每日睡至日高三丈，每夜磨至三更以后，至于走动，都是丢油撒水，竟象害癆病的一般，所以把斋饌迟了，望老弟宽恕。”钟馗道：“叫他来，俺看看是怎的一个火头。”这知客等了半日，那火头才慢条丝理的走将进来。众神举目观他，但见怎生的形容：

垂眉落眼，少气无神。开言处，口如三缄；举步时，足有千斤。虎扑前来，不肯大惊小怪；贼若后至，又岂肯急走忙行？心和气平，好似养成君子；抄手并足，真如得道天尊。正是：

此髓东西堪似此，无粮有袋可为衣。

钟馗看了，按剑在手，大喝一声：“汝是何方人氏？从实说来，免你一死！”火头不慌不忙，上气不接下气，回道：“小人原非人类，本是冤魂。只因那年做些买卖，要赶头水，不想他人性急，都早去了。俺赶来时，已是红日半天，只得一人行走。谁知路远的紧，只是四五里，走了个黑，忽然遇见个皮脸贼，将俺的行李尽皆夺去走了。正要追赶他时，又是一条烟蛇把俺缠住，缠的我无力难当，不觉死去。指望告诉阎君，不料走到阴司，阎君又退了殿了，只得在寺中图些口腹，此是真情，不敢诈冒，所禀是实。”说了半日，方才说完。钟馗道：“俺听了半天，据你说来，莫非温尸鬼？”火头道：“不是是甚？”钟馗道：“俺待要杀你，你又无罪，要不杀你，实是恼人。”正

在心中沉吟，只见一人突然走进来，也不管上下，不分南北，坐在正面，举筋就吃。众人见了，都吃一惊，且看那人怎生模样：

本非傲物，恰象欺人。有话便言，那里管尊卑上下。有酒便吃，并不会谦揖让恭。东沟犁，西沟耙，说将来全无根据；但遮前，不盖后，做出去管甚周详。一充性子，闯出祸，方才破胆；三分粗气，弄下鬼，始觉寒心。

正是：但知天下无难事，不信人间有细人。

你道此鬼是谁？原来就是簿子上所记的冒失鬼。当时冒失鬼正坐在上面自饮自吃，钟馗看的大怒，道：“这个来的这等冒失，俺如今想了一个法儿在此。”众人道：“何法儿？”钟馗道：“他两个温尸的温尸，冒失的冒失，俺如今把他们评处一番，叫温尸的反冒失起来，冒失的反温尸起来，是个哀多益寡之法。”众人道：“方法虽好，只是怎么评处得来，依然变成两个？”钟馗道：“不难，不难。”提起宝剑，将两个鬼一剑一个，劈成四件，合将来依然成了两个。你道怎么长得来？盖鬼无形，止有阴气，气与气合，自然易成。只见两个鬼，温尸的不温尸了，冒失的不冒失了，竟成了一对中行君子。众人一齐大笑，都服钟馗有代天造化之手，只见些和尚唬的咬指，以为神人出世。又住一宿。

次日整顿阴兵，作别僧人，跟定蝙蝠，往前便行。行走了多时，只见通风老人坐在那里叹气，见了钟馗众神，大喜道：

“老爷们从何处来，请到舍间献茶。”钟馗道：“老者为何在此？”韩渊道：“此就是仙根老人，诛捣大鬼亏他。今日为何在此纳闷？”通风道：“一言难尽。自从那日诛了捣大鬼之后，只道老爷们驾已行了，决无相会之日，不想今日又遇着，实是三生有幸。”韩渊道：“你不知，捣大鬼又调了两个兄弟

十分利害，我们和他们战了几百回合，不能胜他，幸弥勒佛一口吃了，方才罢手。所以耽误多日。但不知你女儿比从前好些了么？”通风道：“说起来话长，请到舍下细讲。”于是众神跟定通风，走入草堂里来。只见一面挂着一副亲友庆贺的寿幛，文理只好半通，下面放着一张朱红小桌，漆皮已去了一半。墙边都是些囤子，堆放着麦子、黑豆，门后边都是些农器，无非是些犁、耒、杈、耙。众神看了一会，钟馗坐在上面，韩、富坐在两旁，其余阴兵俱在村外扎营，通风下边陪坐。须臾吃了茶，韩渊又问他女儿一事，通风道：“自从先生看病之后，日胜一日，后来看看待死。老汉将子女再三盘问，方才说出原由来，是一个鬼魅缠绕。所以请老爷到我家，今日幸是遇着，喜不自胜。”钟馗道：“是何鬼魅，俺正要斩他，他来的好。”通风道：“此鬼说来其实利害，小女曾细细问他，他初不肯说出后来相遇久了，方才说出根基。他本是无耻山寡廉洞人氏，洞里有个大王，叫做酆脸鬼大王。那酆脸大王又有四个徒弟，一名叫做齯齯鬼，他要吃人，再不肯教人吃他，真有一毛不拔的本事。一名叫做仔细鬼，任你贼打火烧，他总不肯舍一文下来。这两个鬼好生利害。还有一个叫做急懒鬼，无甚本事，只凭急懒罢了。又有一个叫做绵缠鬼，就是缠小女的这鬼。这四个鬼领了酆脸大王的教训，越发如虎添翼。如今这绵缠鬼将小女缠的九死一生，不久归阴，老汉一生只生此女一人，尚若缠死了，俺夫妻二人教何人送终？”说到伤心之处，泪如雨下。钟馗道：“你女儿叫甚名字？”通风道：“我女儿叫做叹西施，只因生的有些姿色，与西施相似，所以取他这名字。又因西施住在西湖蒙萝村，得水之精而生，我女儿住在这里，得山之秀，恰有相同，所以叫做叹西施。老汉见他生的娇媚，爱如掌上之珠。那日蔽村寨社，看些‘吕布戏貂蝉’的故事，不想被鬼缠上，今日专望

老爷搭救”。说罢，跪在地下。钟馗道：“斩鬼是俺的本分，不必多说，你且引俺去看看你女儿动静，方好下手。”于是通风引了钟馗，进了卧房，将他女儿一看，果然生得标致，但见他：

眉如新月，新月那里有这般线细；眼似秋水，秋水也莫有这澄清。脸赛桃花，犹嫌色重；腰同杨柳，还觉轻狂。蹙蹙眉尖，好似捧心西施；恹恹愁肠，真如出塞王嫱。只可惜生在荒村，一颗珠暗投瓦石中；若教藏于金屋内，三千粉黛难比娇。

这正是：王维妙手真难画，况我老拙无才怎能描。

钟馗看了他女儿，心中想道：“怪道有鬼缠你，原来生的这等标致。”向通风道：“这鬼怪甚时候来？俺就在你女儿外屋里等着。”通风欣然领诺，整办酒肉。众人坐定，谈笑饮酒。至更深时候，隐隐闪出一个鬼来，怎生模样？有诗为证：

不是风流不是仙，情如淅水性如绵。

若非酡脸甄陶久，怎得逢人歪死缠？

话说绵缠鬼走将进来，看见钟馗等众，撒身便走。富曲随后便赶，手举刚刀，照头便劈。绵缠鬼吃了一惊，闪过一旁，将一条红丝绣带望空中一掷，竟将富曲捆倒在地。钟馗看了，大怒道：“小小鬼头，敢弄此缠人之术。”赶上前去，举剑便砍。绵缠鬼双手无措，一个筋斗就不见了。通风道：“不然，不然，老汉也曾再三毁骂，他领了酡脸鬼的教训，尽夜只管歪缠，老爷如不信，转刻就来了。钟馗正在疑信之际，只见那绵缠鬼拿条死蛇，又来缠绕。钟馗手提宝剑便砍，绵缠鬼用死蛇来当了兵器，只管左右盘旋遮架，两个一来一往，大战多时，不提防他掷起死蛇，将钟馗缠住。富曲慌忙上前，正欲砍他，又一个筋斗跑了。富曲将那死蛇用刀割断，丢于地下。犹未及说

话，绵缠鬼又来了，富曲只得又战。如此在村中，相持了半月有余。钟馗急得暴跳，韩渊道：“俺有一条妙计，与其他来缠俺，不如俺丢个袋儿缠他，自然除了此害。”钟馗道：“他滑溜如此，怎么缠得住他？”韩渊道：“不难，不难，这条叫以逸待劳之计，恰要这老人的女儿手做。”通风道：“但得性命，用之何害？”韩渊向众人附耳低言道：“要除此鬼，只须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众人听了，大喜道：“还是司马见识广大，虽孙吴复生，不能过也。”通风遂将事告与妈妈，妈妈转告与女儿，叹西施道：“羞人答答，怎么做得出来？”妈妈道：“儿呀，但得性命，那怕害羞。”叹西施应允。众人都藏在后院，闲谈饮酒不提。

且说绵缠鬼到了晚间又来，静悄悄无人，心中疑道：“钟馗那里去了？”抬头见房中灯光半明半暗，听房中时，叹西施微微有叹息之声。绵缠鬼道：“怪哉，怪哉！想是他们去了？”遂大胆走将进来，问道：“你家鸟钟馗那去了？”叹西施道：“因战你不过，他们今早去了，你怎的一向不来？教奴家终夜盼望。”绵缠鬼道：“我恨不的寸步不离，只因他利害，所以不来见你，今日相会，实是有幸。”于是将叹西施双手搂住，就要求欢，叹西施道：“你且休性急，奴家见你交欢不久，不能满奴之意，奴今想了个法儿，做了一条白绫袋儿，勒在阳物根上，自然耐久，取出来与你试一试何如？”绵缠鬼一听，喜的心花都开了，亲个嘴，道：“谁似亲亲这等爱我！”真个解裤子，露出阳物。叹西施将袋儿套上，尽力一勒，绵缠鬼道：“慢些，勒得怪疼。”叹西施道：“不紧不久。”遂尽力又一勒，打成死结，见不能脱出，遂高声叫道：“绵缠鬼我已缠住了，爹爹快来！”钟馗众人等一拥而进，绵缠鬼措手不及，斩于剑下。只见富曲拍手大笑起来，韩渊道：“你笑甚么？”富曲拍

通风道：“我笑他父女二人会捉根子，那捣大鬼被他揪出根子，教俺灭了。这绵缠鬼又被他女儿捉住根子，今日斩了。怎的你父女二人会寻根子？”通风笑道：“你不知，老汉一家老实，不会找梢，故是要从根子上来做起，凡事如此。”说的众人又笑，这里钟馗就要起程，通风款留，备酒管待不题。

且说酆脸鬼住在无耻山寡廉洞，身边有一个军师，生来凡事精详，处事的当，因此人起一个混号，叫做伶俐鬼。当日伶俐鬼与酆脸鬼闲谈，酆脸鬼道：“连日怎么不见绵缠鬼来？”伶俐鬼道：“公主不消说起，他们自从得了酆脸的计儿，各人只顾各人，何尝孝敬你来。看那齷齪鬼倒来吃你，仔细鬼毫无馈送，至于急赖鬼，无日不缠。他们不来，是你的造化，你为何倒想念起他来？”酆脸鬼道：“你有所不知，他们如今不来，俺闲了时，安上这副脸皮，寻上门去，凭他齷齪、仔细、急赖、绵缠，也定寻他些油水。今日闲暇无事，你且权管山洞，我去寻绵缠鬼一回。”伶俐道：“任凭尊意便了。”酆脸鬼下的山来，过了大河，远远望见一座大庙，庙旁盖的一座茶庵，上写着四个大字：“施茶结缘”。再看破庙时，却是十分狼狈，但见：

穿廊倒塌，殿宇歪斜。把门的小鬼半个头，他还要睁眉怒目；值殿的判官没了足，依然是怒肚捧肠。丹墀下青蒿满目，墙头上黄鼠窥人。大门无匾，辨不出公候将相；圣像少冠，也不知贵贱尊卑。香炉中，满堆梁门漏土；供桌上，都去镶箔花牙。多因是懒惰野僧，不男不女闲混帐；辜负了喜心檀越，东奔西走费经营。正是：

若教此庙从新盖，未必人来写疏头。

酆脸鬼走进茶庵，只见两个闲汉在那里捣喇闲话。酆脸鬼坐在凳上，须臾一个和尚捧出三杯茶来，一人问和尚道：“你

这茶庵紧靠这座破庙，晚间就不怕鬼么？”和尚道：“怎么不怕，只是关了庙门，不理他也罢了。”那一个人道：“你们又说鬼哩，俺村中通风老头有一个女儿，生的千娇百媚，有甚么绵缠鬼缠上，看看待死。不想他命不该死，忽然来了一个钟馗，领着许多兵将，专一斩鬼，昨晚竟将绵缠鬼斩了。你道奇也不奇。”酆脸鬼听得这话，暗吃了一惊：“怪道他多时不来，原来被人斩了。”因问那人道：“老兄，这话可是真的么？”那人道：“怎么不真，我与他住在隔壁，我亲眼见过，难道哄你不成。”酆脸鬼听了，唬的忙忙似丧家之狗，急急似漏网之鱼，往回飞跑。伶俐鬼接着，问道：“主公今日面带不喜，为何？”酆脸鬼道：“我今打听的一桩大事，来与你商议。”伶俐鬼道：“甚么大事？请道其详。”酆脸鬼遂将那人的话说了一遍，“你说为今之计，还是如何？”伶俐鬼道：“即然这等利害，我们关了洞口，躲避深藏，他终有日过去。待他过去时，再扬眉吐气不迟。古人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此是兵家要诀，不可造次胡行。”酆脸鬼道：“你长他人之威风，灭自己之志气。俺今与你商量，一者要与绵缠鬼徒弟报仇，二者还要灭了他，免后之害。怎么你助起他来？”于是佯佯不睬，转入后堂去了。把个伶俐鬼满面没趣，叹口气道：“俺曩日投了倭倥大王，指望做些大事，不想他倥里倥，不足与共谋。今番又来在此，我见他脸甚壮，可以共事，不想又是有勇无谋之辈，除了脸厚之外，一无可取。眼见的缘林木殃，祸及鱼池。古人云：‘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我闻风流鬼为人倜傥，如今投他去便了。”于是收拾行李，悄悄出了寡廉洞，竟投风流鬼去了不题。

且说钟馗等众饮酒中间，说起绵缠鬼的师傅乃是酆脸鬼，钟馗道：“俺务必斩了他才好，但不知这酆脸鬼在何处住？”通

风道：“想必也不远，慢慢访他。”只见蝙蝠早已飞去，钟馗喜道：“兀的不是向导去了。”遂别了通风老人，率领阴兵，往前走路。正走中间，只见一条大河拦住去路。钟馗着人忙寻土人，细问津渡，土人道：“这河名为唾沫河，上本无此河，只因后来这无耻山寡廉洞出了一个酖脸鬼王，惹的人人唾骂，所以唾沫积聚，遂流成河。河虽阔，其实不深，老爷只管放心过去。”钟馗听了大喜，发付土人回去，率领阴兵，一个个渡过河来。过了河，看看就是一座无耻山，你道那山怎样？但见：

不成石，垒堆满地；没嵯岩，高耸插天。抵耳攒蹄挨打虎，峰窟仰卧；张牙舞爪脱木狼，满壑闲行。鬼捻松沿坡遍长，不清柏满岗齐栽。

正是：洞不在广，有鬼不廉；水不在深，有脸则酖。

当日，钟馗上了无耻山，围了寡廉洞，使阴兵高声叫骂。小妖儿报入后宫，酖脸鬼大怒道：“俺正欲灭他，他来的正好！”于是戴了一顶牛皮盔，穿了一件牛皮甲，拿了一口三尖两刃刀，走出洞外骂道：“你将俺徒弟杀死，正要报仇，你怎的这样大胆，还要寻上门来！”钟馗大怒道：“俺奉唐天子之命，专收汝等，尚敢相敌耶！”说毕，舞剑砍去。一剑正砍在脸上，只见他毫无惧色，并无损伤。钟馗道：“此鬼好壮脸也！”酖脸鬼道：“不敢相欺，将就看得过！任你刀砍箭射，总不在心。”富曲道：“主公退后，待俺箭射此鬼。”酖脸鬼道：“正好使的，咱家站下，凭你射来，只等你射乏便罢。”富曲自持百步穿杨的手段，挽起袍袖，拽满雕弓，一箭正射在酖脸鬼面上，众阴兵齐声喝采，以为一箭射死。不想他分毫不动，竟象不曾射的一般。富曲大怒，再射一箭，那箭又射中，脸上分毫不动，富曲慌了手足，一气连射了数十余箭，那脸总是不动。富曲道：“奇哉，奇哉！昔日雷万春面带六矢，人尚以为难，

不料此鬼脸带数十余箭，只觉平常，真从古未有之脸也！”钟馗气的暴发如雷，走上前去，照脸乱砍，竟如剁肉一般，剁了个不亦乐乎，将箭剁落一地，那脸并不曾红的一红。钟馗按剑问道：“你这脸端的从何处来，这等坚硬？”酆脸鬼道：“若说起俺这副脸来，却也有原有委。先日家师教我一个唾面自干的法儿，俺得此法，不过只要脸厚罢了，俺就造了一副脸，以铜铁为胎，外用热布包裹，生漆漆过。俺犹恐不甚坚牢，又将桦皮贴了千层，受三伏烈日，经了九九严寒。所以任你刀砍箭射，俺都不怕，曩日也是俺乏用，将脸当在铺中，后来去赎，不想他铺中当了许多张脸，一时查不出来。是俺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说道：‘你只将当下的脸向石头摔去，摔不起皮的，就是我的。’许多脸齐摔，竟摔破许多，惟俺这副脸并不曾动的分毫，所以俺这副脸竟成无价之宝，岂惧汝刀剑耶！”钟馗顾富曲道：“似此，将如之何？”只得败阵走回，挂了免战牌，酆脸鬼得胜回洞。

且说钟馗对韩渊道：“如此厚脸，怎生是好？看他本领倒有限，只是这副厚脸难当，怎的设个法儿，诱的他那副厚脸到手，便是不足畏矣。”韩渊想了一会，忽然道：“有了，有了。他所凭者，是副厚脸，俺也照他那脸做一副，比他那脸还加厚些，来日交战，与他相换，他若肯换时，此脸便得到手。”钟馗道：

“不妙，不妙！他失了一副厚脸，得上一副厚脸，脸究竟一般有何损益？倒把我也弄的成了一个酆脸鬼了。”韩渊道：“不是这等，俺这脸中却暗藏着一副良心，那良心自与酆脸鬼相反的，等他换上时，那良心发动，自然那酆脸渐渐薄了。那时他既脸薄，俺却脸厚，自然不战而屈人之兵矣。”钟馗听了，喜的拍手道：“妙哉、妙哉。此计也惟孙悟空能之，诸葛孔明亦不逮也。”于是依着法样造起来，先以生铜铸就，中以靴底铺垫，外用牛皮裹了几层。只是少副良心，问阴兵要，阴兵道：

“世间用不着，所以俺们未曾带来。只有一个鬼拾的半副，老爷只问他要便了。”钟馗遂问此鬼要，此鬼抵死不肯掏出，众鬼道：“明明见你拾的，如何竟敢昧了良心？老爷若不打他，他如何肯拿出来。”于是众阴兵按倒在地，从脊背里搜出来半副良心，装入脸中，比酩脸鬼的还厚了一半。

次日，差阴兵骂阵，酩脸鬼戴了厚脸，出来道：“汝已经败阵去了，怎么又来纳命，难道还不知孤家脸厚么？”钟馗道：

“你有厚脸，难道俺无厚脸耶！”于是将脸戴上，酩脸鬼吃了一惊道：怎么他也有副厚脸？怪道敢有武艺又来见俺。”只得高声叫道：“俺的脸昨日你们领教过的了，你的脸今日也要领教”！钟馗道：“从不吝教，只管领来。”酩脸鬼来在跟前，两足丁字站住，举起来两刃刀，照脸砍来。只听得“咔嚓”一声，火星乱奔，将刀已卷刃了。再砍第二刀时，将刀又卷刃了。酩脸鬼大惊道：“如此看来，他的脸更在我上了，俺若得了这副脸，可以横行天下矣。”高叫道：“你那脸果出奇，你肯换与俺么？”钟馗道：“怎么不肯换！”酩脸鬼心中大喜，道：“中了俺的计也！”急忙将脸抹下，递与钟馗。钟馗亦将脸抹下，递与酩脸鬼。酩脸鬼喜的戴在脸上。不多时，良心发现，看看把脸消的薄了，酩脸鬼大惊道：“怎么在他脸上厚，到我脸上反薄了？”再抹时，消得如纸一般，须臾现出良心半副来。钟馗见良心发现，与富曲并力向前，酩脸鬼遮架不住，逃回洞来。小妖慌张禀道：“为今之计，止有两条，或是寻齷齪鬼，或是寻仔细鬼，或行或止，快些定夺，不可迟挨，以取祸患。”酩脸鬼道：“罢了罢了，脸已丢了，还论甚么行止！遂拔出刀来，自刎而死。正是：

但良心能发现，果然有你不如无。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因齷齪同心访奇士 为仔细彼此结冤家

财如血，些儿出来疼如裂。疼如裂，六难何膺，但凭胡说。究竟胡诌诌不着，忽然两地成吴越。成吴越，鹬蚌相争，渔人自悦。

右调《忆秦娥》

话说醜脸鬼自刎而死，小妖见没了主人，只得四散逃走，因商议道：“我们去往何处好？”适才所言，不是往齷齪鬼处，便是去仔细鬼处。”一个道：“仔细鬼家远，我们先到齷齪鬼处可也。”

众妖出了寡廉洞，走过没嵯岩，从无耻山背后走到齷齪鬼门首。众妖向前扣门，内中一个小鬼走出，问道：“你们是何处来的？我家主人有病，不能相会。”众妖道：“你家主人害的何病，莫非故意儿推托么？”小鬼道：“岂有此理！我家主人害的是挟脑风，现今吃药无效，难道哄你们不成！”众妖道：

“若说别样病症我们不知，若说挟脑风，我们却晓得一个方儿。”小鬼道：“既有妙方，必要见教。”众妖道：“我家主人曾患此症，后来请了一个巫师，敲起他的神鼓，须臾将那时迁请将下来，将我主人头上打二十四棍，又被巫师炙了二十四个艾蒿，即时就好了。”小鬼道：“这是怎的缘故？”众妖道：

“你不知道？这名为贼打火烧。”小鬼道：“只当说的是正经话，原有此方，不想你们是鬼混我哩。你们端的为何要见我主人？”众妖道，“实对你说罢，如今不知那里来了个钟馗，又有一个韩司马，一个富将军，率领许多兵卒，专斩天下之鬼，昨日将俺大王灭了，俺们所以逃难而来，一者与你主人报信，二者我们还要托靠你主人，商议长久之策。”小鬼听了，唬的慌忙飞跑进去。

且说齜齜鬼，正在那里思量怎么图人家房产，怎么占人家地土。忽然小鬼报说：怎长怎短，如此这般的禀了一回。齜齜鬼不听便罢，听了脑子里一声响亮，魂已钻入爪洼国里去了。但见三万六千毛孔，孔孔流汗；三十二个牙齿，齿齿厮打。不免吩咐小鬼道：“与他们做饭，每人四十颗米的稀粥，咸菜一根。”吩咐已毕，只管踱来踱去，心下想道：“此事还须与仔细鬼商量方妥。”既而又想道：“若请他来商量，未免又要便饭相待，不如我到他那里去，他自然要管待我吃饭，这叫做猪八戒上阵，倒搭一钹。”主意已定，于是走出去。正走中间，忽然想起一事，你道想起甚么事来？他道路途遥远，倘然出起恭来，可不将一泡尿丢了？不如回家唤个狗来跟上，以防意外之变。真个回家唤了一只狗跟上。走了多时，果然就要出恭。齜齜鬼叹道：“天下事与其失之事后，无宁虑之事前。圣人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此之谓也。”真个出了个大恭，那狗过来吃了。不料吃了之后，那狗也要出恭，齜齜鬼看了，发昏骂道：“不中用的畜生，真正鼠肚鸡肠，一泡尿也存不住，要你何用？”待要丢了，甚是可惜，待要拿上，又无可拿之法，只得去道旁取些瓜菜叶，包裹而走。后人看到此处，不免有俚言四句赠他：

人屙之后狗偏吃，狗吃人屙狗奈何。

料理人吞吞不得，也须包裹当馍馍。

按下龌龊鬼不题。

且说仔细鬼性格怪吝，情甘淡薄，正在家中看守财帛。叫的一声开门，只得走出来，见了龌龊鬼道：“长兄何以到此？”龌龊鬼道：“无事不登三宝殿，今日有紧要话，特来商议。这般如此，有一个钟馗，怎的利害。我想丢了性命到是小事，倘若他兵卒抢掠，你我一些蓄积，岂不劳而无功了。”仔细鬼道：“正是，我们不然将银子打成棺材，将咱装在里面，等他来时，先埋了，岂不落的受用？”龌龊鬼道，“不好，不好，这几两财帛原是子孙的，我等不过与他们看守着，咱们随了去，教他们如何过度？”仔细鬼道：“我也是这般想，你说怎得个万全之策？”两个鬼想来想去，总没个好策。整整想了半夜，饿的龌龊鬼饥馁难当，只得向仔细鬼道：“老弟，我们饿了，不然将我引来的狗杀了，你老哥请你吃了如何？”仔细鬼道：“原来老哥还未曾吃饭么？哎，我们只顾想计策，就忘了这事。此时火已封了，怎么处？”低头想道：“有了，有了，昨日剩下两个半烧饼，还有一碗死鸡儿熬白菜，如不见外，权且充饥如何？”龌龊鬼道：“使得，使得！”于是搬将出来，放在桌上，仔细鬼陪着吃了一个，龌龊鬼止得一个半烧饼到肚。只是恰有许多芝麻落下，龌龊鬼要吃了，又恐仔细鬼笑话。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于是一面用指头在桌上画抵，一面说道：“我想钟馗这厮，他定要从怪吝山过，过了怪吝山，就是抽筋河了，过了抽筋河，就是蔽村了。”桌上画一道，沾得几颗芝麻到手，因推润指，就将芝麻吃了。吃了又画，画了又吃，须臾吃的干干净净。只见桌缝中还有几颗不能出来，又生一计，桌上一拍，大恨道：“我们并不理他，他怎么还要灭俺们。我若拿住他时，碎尸万段！”果然溅将出来，又如前吃了。正吃中

间，仔细鬼看着一阵心疼，你道为何？他见桌上芝麻，已是主人之物，不想又被齜齜鬼设计吃了，所以心疼起来。齜齜鬼见他心疼，心下也明白了，只得作谢起身去了。

且说仔细鬼疼了一回，转过气来，大恨道：“他何尝是商议计策，分明是叨扰我，不免明日也到他家商议，自然要还我的席了。”于是连夜饭也没吃，一宿晚景不题。

次日起来，收拾行李，竟往齜齜鬼家。正是：

齜齜鬼扳齜齜鬼，仔细鬼寻仔细鬼。

须臾到了齜齜鬼家门首，摇响门环，只见齜齜鬼在门缝里张望，仔细鬼道：“是我来了，不必偷看。”齜齜鬼开门道：

“原来是老弟，我只道是吃生米的来了。仔细鬼道：“你老弟从来不吃生米。”齜齜鬼故意扬声道：“想是老弟吃了熟饭了？”因对家人道：“你二爷吃了饭了，不必收拾，止看茶来罢。”仔细鬼听了，大吃一惊道：“此番又受他的圈套了。”只得吃了两钟寡茶。因说道：“昨日所言钟馗之事，我想来，还须与急赖鬼商议，他必定还有些急智。”齜齜鬼道：“不消提起他来。他去年借了我的三斗二升一合高粱，止还了三斗二升，竟欠下一合未还，我为朋友面上，不好计较，你说他可成个人么？”仔细鬼道：“成甚么人？他还问我借了二钱二分四厘五毫银子，还时短了我的五毫，如今止写欠约在那里，怎好去逼迫他。我们如今且做个大量君子，搁过一边，与他商议退敌之策。”齜齜鬼道：“你说的是。”

二人携手出门，同到急赖鬼家。只见急赖鬼门前围着许多人，都是讨债的。急赖鬼竟挂出一面牌来，上写着：“明日准还”。众人见挂了牌，越发嚷的紧了。二鬼道：“他明日准还也就罢了，为甚还这等乱嚷？”众人道：“二位有所不知，他这‘明日’是个活明日，不是个死明日，所以难凭信他。”仔细

鬼道：“总是个明日，如何又分个死活？”众人道：“有缘故，但凡有行止的，说明日是个死明日，无行止的，说明日是个活明日。这活明日就如夜明珠一般，千年万载长明起来，还有甚么底止。”齯齯鬼道：“原来如此，但如今列位要也无益，索性等他明日，看又是何说？”众人见说的有理，也只得去了。

二鬼方才进了急赖鬼的门，却见急赖鬼正在那里砌墙。二鬼道：“外面有许多人叫骂，怎的你在此砌墙？”急赖鬼道：

“二兄有所不知，我为西墙倒塌，如今拆东墙来补西墙，岂是有奈何的么！二兄到此有何贵干？”齯齯鬼道：“我们今日有天大一桩事，一则报你，二来求教。如此这般，你说怎生是好？”急赖鬼道：“我只道是甚么大事？若说这桩事，只须写一封书，名为吓蛮书，吓得他飞走。”二鬼问道：“怎么叫做吓蛮书？明白示教。”急赖鬼道：“你不知道，当日外国要伐唐天子，唐天子召将李青莲来，那李青莲吃的酩酊大醉，唐天子与他亲手调羹，又着杨贵妃捧砚，高力士脱靴。李青莲助起兴来，一挥而就，写成一封吓蛮书，竟将蛮子吓的跑了。如今也只写一封书去吓他，他自然不敢来了，有何虑哉！”一席话说的津津有味，把两个鬼喜的乱跳道：“妙，妙，妙！只是这封书无有人写，怎生是好？”急赖鬼道：“不难，不难！我们这八蜡庙中有个教学先生，文才最高，他做的诗词歌赋，再没人比他的过。那一年岁当大比，题目风、花、雪、月绝句四首，他拿起笔来，不暇思索，立刻就写成，我还记得，试念与你们听。”

那吟风的是：

一股冲天百丈长，黄沙吹起斗难量。

任他镇宅千斤重，刮到空中打塌房。

咏花的是：

一枝才谢一枝开，谁替东君费剪裁。

花匠想从花里住，不然那讨许多来？

咏雪的是：

轻如柳絮快如梭，可耳迎头满面朵。

想是玉皇请宾客，厨房连夜煨天鹅。

咏月的越发妙绝，是：

宝镜新磨不罩纱，嫦娥端的会当家。

只愁世上灯油少，每夜高悬不怕他。

龌龊鬼听罢，道：“你念的都好，只‘不怕他’三字，恐怕有些不明白。”急赖鬼道：“你不知，这正是用意深远处。大凡做贼的人，偷阴不偷月，最怕的是月，所以有‘月偏不怕他’，故用此个‘不怕他’三字，可不为奇之至矣。房官见了此卷，喜的说道：‘羽翼已成，自当破壁飞去’，所以他怕飞去，竟将他文字半边抹了许多红道拦住，犹恐他脱颖而出，只得又画了许多×××，著呈到主考那里。不想主考文字浅薄，说‘不怕他’三字没有出处，因此驳了，你说屈他不屈他？因此他满肚不平，有感怀诗一律，越发意味深长。”遂念道：

生衙钞短忍书房，非肉非丝主不良。

命薄满眸观鹬蚌，才高塞耳听池塘。

谈诗口渴梁思蜜，论赋心躁孔念姜。

何日时来逢伯乐，一声高叫众人慌。

两个鬼听了，越发不晓其意，说道：“还求老兄讲个明白。”急赖鬼道：“他说‘生衙钞短忍书房’者，是说待要做生意，又无本钱；待要做衙役，又无顶首，所以忍气吞声进了书房，故说‘生衙钞短忍书房’。第二句就为主考驳了，而说吟的诗当不得肉，作的赋当不的丝。又遇主考不良，不能爱才，故说：‘非肉非丝主不良’。那开头一联，他见人家中了他不中，故愤然说：我虽薄命，看他鹬蚌相争到几时？及至不第以来，

别无生涯，只得教书，那书生念起书来，就如那蛙鸣一般，古诗有‘青草池边处处蛙’之句，故又说个‘命薄满眸观鹬蚌，才高塞耳听池塘’。至于第二联，就说他教学的苦楚。每到谈诗论赋的时节，讲的口渴心躁。当日梁武帝困在台城，求蜜水止渴，所以说‘梁思蜜’那论语上说‘不撤姜食’，故又说‘孔念姜’。你看他对的何如其上也。及至后边，那结尾越发绝乎古今。当日马逢伯乐而嘶，其价倍重，他说‘何日时来逢伯乐’，设若遇了明白主考，将他中了；如今人都欺他，那时把众人都吓慌了，故说‘高叫一声众人慌’。你看他这诗中，那个是闲字，那一句是闲话？且是蕴藉风流，真异才也。只是‘德修而谤兴，道高而毁来’，人反起他个混号，叫做‘不通鬼’。你说这样才学，岂是不通的么？”齯齯鬼道：“自然是个大通家才学，何不叫他来写。”急赖鬼道：“你们空有几分财帛，道理全然不解。当日成汤访伊尹，文王访太公，玄德访孔明，都是亲身请见，岂有相召之理乎？孟子云：‘欲见贤人而不以其道，犹欲其入而闭之门也’。我们三人须学三顾茅庐的故事，亲自拜求，庶几他肯教。”齯齯鬼道：“还是老兄知礼。”于是三个鬼同出门来，转了几个弯，就是八蜡庙。三鬼轻轻叩门，只见里边走出个小童来，问了三鬼姓名，忙去通报。

且说不通鬼正与诌鬼闲话，见一小童来报道：“外有三人求见。”不通鬼道：“有请。”只见三鬼躬身进来，十分谦逊，向诌鬼致意道：“此位先生高姓？”不通鬼道：“此敝社友，诌老先生。”三鬼作了揖，次与不通鬼作揖，说道：“弟等久仰大德，未敢造次，今日会面，实慰平生。”不通鬼道：“学生草茅下士，幸接高轩宠顾，蓬壁生辉。”让坐已毕，须臾拿上茶来。三鬼吃茶已毕，抬头观看，果然清雅，但见：

小小院落，低低茅屋。也没有松，也没有梅，也没有竹。

檐前惟是二枣，阶下惟是双菊。一顶儿书柜，不是梨木；几卷儿残书，颇成古籍。砚台堪作字，诗桶可装笔。存点古太风，装个稀奇物。闭门违俗客，煮茶待知识。还有一桩缺欠处，无钱赊酒不得吃。

不通鬼说：“三位到此，必有所谕？”三鬼道：“无事不敢造次，今利害切身，所以恳教。”因将钟馗一事细说一遍，并求书之意告明。不通鬼道：“学生才疏学浅，只恐有负所托，还求高明者方可。”诤鬼大怒道：“何处钟馗？这等大胆！难道未知俺曹门体面么，敢来太岁头上动土。老兄，你将此书须写的官样些，教他知道我相公们有如此之才学，他自然不敢放肆了。如其不退，那时我们再动公呈。”不通鬼道：

“既然如此，学生只得呕血。众位请坐片时，待学生搜索枯肠。”于是众位静坐，不通鬼左扭右捏，髭须也不知拈断了多少。等了几个时辰，方才写完，众鬼围着观看，不通鬼念道：

年家待教生某等顿首书奉

钟馗先生麾下：

盖闻先王治世，各君其国，各子其民，彼此不争，凡以兵息也。先生不知何所至，竟将生等一概要斩。既以斩论，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二世而斩。”生等既非小人，亦非君子，其不应斩也明者。而先生必欲斩之，先生必要斩生等，生等独不可斩先生乎。如其见机而作，乃嘱阴兵而告之曰：“众鬼之所欲者，吾头颅也。我将去之，不亦善乎？”若犹未也，生等赫然斯怒，爰整其旅，将见弓矢斯张，干戈戚扬。争地以战，杀人盈城。先生其奈我何哉？统希酌量，勿待后悔。不宣。

众鬼看了，大喜道：“还是先生高才，又委婉，又刚正，他见了自然卷甲倒戈矣。”诤鬼道：“书词虽好，还须亲去一

遭，凭俺三寸不烂之舌，教他死心塌地，再不敢小视俺们。”众鬼越发大喜，只得攒钱治酒，与谄鬼钱行。谄鬼吃毕酒，拿了书，竟昂然去了。

却说钟馗灭了酆脸鬼，本欲进兵，奈是五月时候，天气炎热，只在中避暑。一日，正和韩、富赏玩榴花，忽有阴兵报道：“外边有一秀士要见。”钟馗道：“令他进来。”只见谄鬼高视阔步，走到面前，长揖不拜。钟馗已有几分不耐烦，问道：

“汝来何干？”谄鬼道：“俺闻兵乃凶器，战乃危事，是以圣人不得已而用之。今日先生到此，未必有不得已处，竟要将众鬼诛杀，上帝有知，岂祐汝乎？学生不忍坐视，故叫敝友修书一封，专来奉上。倘若执违，公呈决不免也！”钟馗听了他言词，已经大怒，又看他书十分无礼，大喝一声，手起剑落，将谄鬼连腰带肠挥为两段。于是率领阴兵，竟寻齯齯鬼来。走不多时，只见喊声震天，纷纷拢拢，有许多兵马相杀。你道是谁？原来是齯齯鬼与仔细鬼，因与谄鬼钱行，攒钱不均，齯齯鬼少攒数个，又有几分皮钱，所以仔细鬼率领家鬼与齯齯鬼相杀。其时钟馗就要下手，韩渊道：“主公权且息怒，二虎相斗，必有一伤，待他伤了一个，我们诛一个就容易了。”于是钟馗权且扎下营寨不题。

却说二鬼正在酣战之际，忽听得一声呐喊，二家鬼兵各自散了。你道为何？二鬼每月关粮不足，众鬼已是恨他，又见钟馗扎下营寨，料想纵有些功劳，绝无赏赐，因此散了。两鬼看见，愈加气恼，只得拔出刀子，彼此厮刺。看看两鬼俱带重伤，两家儿子出来，各自救回。且说齯齯鬼回到家中，疼痛难当，料想不得生，又怕死后累及儿子买棺材，夜间偷走出来，跳入粪坑而死。正是：

生前不是干净人，死后重当齯齯鬼。

却说仔细鬼知道自己必死，吩咐儿子道：“父苦扒苦挣，挣的这些家产也够你过了。只是我死之后，即时将我变卖，不要教放坏了，恐人家不肯出钱。”说到伤心处，流了两行泪，大叫一声，呜乎哀哉。死了半日，只见悠悠的又活转来，儿子吃了一惊，问道：“父亲还有甚吩咐？”仔细鬼道：“再无甚说，只是休教人家使上大秤称起去了。”说毕，方才死了。不想他儿了果然孝顺，竟遵父命，真个细细的碎割零卖了。这也叫做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人了。表过不题。

再说急赖鬼与不通鬼正在那里眼望旌旗捷，耳听好消息。只见小鬼来报道：“不好了，不好了，诔先生已被钟馗杀了，龌龊鬼与仔细鬼俱死了，我们无别说了，只好各顾性命。”说罢，逃走去了不题。

且说不通鬼听了这个消息，丢了三魂，丧了七魄，也顾不得笔砚琴书，走到后园井边，“扑咚”一声，作水秀才去了。这正是：

生前文理谬，死后也不通。

丢下急赖鬼，急急的走到家中，闭门不出。钟馗见众鬼自死，率领阴兵将急赖鬼宅舍围住，昼夜攻打。急赖鬼急了，教他的儿子也照法挂出一面牌来，将还字改成降字，说“明日准降”。钟馗见了牌，说道：“也罢，宽他一日。”到了次日。差阴兵问他如何不降？”急赖鬼道：“明日准降，为何今日来问？”钟馗听了，大怒道：“看起来，这明日是止底的不降！”急令阴兵快快攻打。急赖鬼见势头不好，拿了一枝画戟，杀将出来，富曲迎住。战了数合，只听的一声响亮，将急赖鬼掀下马来，众阴兵上前拿住。钟馗正欲斩他，急赖鬼道：“不算，不算！这是马打前蹶，非汝之能也，你虽拿我，我也是不伏，岂有大丈夫乘人之危而为胜之理乎？”钟馗哈哈笑道：“也

罢，俺就放你回去再来，量你笼中之鸟，网中之鱼，不怕你逃入离恨天去。”急赖鬼回到家中，骑了匹银鬃马，手执画戟，又出阵来。钟馗身骑白猿，舞剑相迎。战了数合，急赖鬼遮架不住，往西而逃，钟馗随后赶来。赶过山弯，却被富曲拦住，措手不及，活捉过来。急赖鬼道：“又不算，岂有此理，我一人，你却两人，虽然拿住，也算不得英雄。你有本事，只许单骑，不许夹攻。”钟馗道：“也罢，再放你去，那时捉住，再有何说？”急赖鬼回到家中，又拿了一口可怜剑走出阵来，与钟馗又战数合，料不能取胜，即便逃走。钟馗紧紧赶到没奈何边，再无去路。急赖鬼见了大惊失色，正在慌恐之间，绿柳阴中忽然撑出一只小船来，是没下梢的，急赖鬼指望渡河，过去再寻生路，不料跳的慌速，踏不住船头，一跤跌落水中。钟馗却待斩时，只见急赖鬼变成一个大龟，缩了脖子，再不肯伸出来。这正是：

躲债无方，张口不能胡急赖；

避人有法，缩头应该当乌龟。

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忘父仇偏成莫逆 求官做反失家私

为后攒眉日夜忧，金银惟恐不山丘。

乃翁未瞑愀儿目，孝子能忘报父仇？

纵然积金盈北斗，烟花无底钞空投。

早知今日成冰雪，应悔当年作马牛。

这首诗因何作起？只为人生在世，千方百计挣下钱财，后遭了不肖子孙，定要弄个干净。所以古人说的：“慳吝措财，必生败家之子。”这句话便是从古至今，铁板不易的道理。惟有司马温公看的透彻，说道：“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冥冥之中积阴骘以遗子孙，以为子孙久远之计。”人人都学司马温公之法做去，世上再没有齷齪鬼与仔细鬼了。奈何学习司马温公反少，学齷齪鬼与仔细鬼的偏多。学齷齪鬼与仔细鬼的既多，自然那败家的儿子也就不少了。怎见得？原来齷齪鬼与仔细鬼生了两个儿子，与乃翁大相悬隔。自从他父亲们死了，他就学起汉武帝狭小汉家制度来，所以诸事都要奢华。又跟了一班帮闲的朋友，非嫖即赌，将家业登时弄的干干净净。虽然弄去了多少东西，却落下两个美号：齷齪鬼的儿子叫做讨吃鬼，仔细鬼的儿子叫做耍碗鬼。此是大概，且容在下细细说来与看官们听。

且说钟馗见急赖鬼变了个大乌龟，率领阴兵又往别处斩鬼去了。讨吃鬼打听的钟馗既去，安心乐业在家里受用，只是房屋吃用俱不称心，反将他父骂道：“老看财奴，空有家资，却无盘算。人生在世，能有几日，何不穿他些，吃他些，使他些，丢他些，也算为人在世一场，怎么只管俭用，似今日死了，为甚不带了去，遗下这些东西累我，我也是个有才干的人，岂肯教他累住。”心中正在打算，只见个媒人引着个后生进来，那后生怎么模样？但见：

一顶冠，随方就圆；两只靴，遮前漏后。遍体琉璃，
只怕那拾布的钢钩搭去；满身秽褻，还愁这掏粪的毛里掏

来。拿不的轻，拈不的重，从小儿培植成现成活宝；文不的就，武不的就，到后来修炼就希罕东西。

正是：漫说海船钉子广，拔去船钉尽窟窿。

当日媒人领将后生来，讨吃鬼问道：“是何处来的？”媒人道：“闻的大爷少了使用的人，专领这个人来。这人，当切他家也是富贵人家，只因从小儿娇养，没有读书。他父歿了，倒学了一身本事，又会开湖，又会掷骰，又会饮酒，又会嫖娼。至于钻狗洞，跳墙头，越发能干。且是性格又谦让，又有行业。他赢了人的，再不肯逼迫；人家若是赢了他的，一是一，二是二，并不肯教人家上门上户索讨。因此将家私弄了；虽是弄了这些家私，人家还不说他个好，反称他一个混名，叫做倒塌鬼。你说这些人，可是有良心么。如今没奈何，投在人家使唤，问了几家都不能承当。闻的宅上不是那不容人的，所以即来投托。大爷只管留下，管教大爷诸事称心。”讨吃鬼听了这一席话，心下思想道：“我正要一个人，此人来的正好！”于是写了一张投身文书，赏了媒人十两银子，那媒人欢天喜地的去了。讨吃鬼对倒塌鬼道：“连日天气炎热，那里有甚乘凉去处？引我走一遭。”倒塌鬼道：“大爷要乘凉不难，离此不远有一座快哉亭，前面俱是水，水中遍栽莲花，沿堤都是杨柳遮阴。这亭子一点日色也没有，且是洁净无比，游人坐在上边，耳内黄鹂巧啭，面前荷花扑鼻。风过处，清波滚玉；日来时，杨柳筛金。绝好乘凉之地。”讨吃鬼道：“妙，妙，妙！但只是我一人坐在那里，无甚滋味，我心那得快活。你又是我的天地三，陪不得的，怎生是好？”倒塌鬼道：“这是不难之事，有小人一个相识，极会奉承，他当年奉承的小人甚是欢喜，小人因此送他一个美号，叫做低达鬼。大爷既少人陪，何不叫他来，陪大爷一乐。”讨吃鬼道：“好，好，好！你快唤

他来，我看怎的一个低搭鬼？”倒塌鬼去不多时，引将低达鬼来。讨吃鬼抬头一看，只见他：

满面春风，一团和气。弯着腰，从不敢伸；缩着肩，那能得直？未谈先看人，两只眼盯住大爷之须；未言先自笑，一张口朝着大爷之腹。身欲坐，而却象有钉，脚欲行，而惟恐有石。见了酒，而不知有命；见了肉，而只愁没腹。教投东，不敢西，惟取欢心；不避风，又不怕雨，岂惮劳碌。更有般绝妙技艺，若老爷没带草纸，他说道：“不打紧，有小人可飧饘。”

低达鬼进了门来，扑地磕下头去。讨吃鬼道：“不必行礼，请坐了讲。”低达鬼再四谦让，椅上沿边坐了。讨吃鬼叫一声：“低达鬼。”低达鬼慌忙跪下道：“大爷有何吩咐？”讨吃鬼道：“我因天气炎热，要乘凉一番，无人陪我，你今后也不必过谦，只要陪着我受用罢了。”低达鬼连连打躬道：“奉陪，奉陪。”于是收拾了两桌齐整下饭，都是山珍海味，只少龙肝凤髓，又抱了两坛惠泉酒，打马扬鞭，到快哉亭上来。只见快哉亭上早有一伙人，在那里吃酒。你道是谁？原来就是仔细鬼的儿子耍碗鬼，和两个知己朋友，一个叫做诓骗鬼，一个叫做丢谎鬼，在此闲乐。自从他父亲死了，也与讨吃鬼一样心肠，甚是怨恨他父亲不会做人，所以他就改了当初的制度，每日治酒取乐，与这两个人最厚。其时讨吃鬼望见，犹恐他不共戴天之仇，不料他肚量宽宏，不念旧恶，慌忙下亭来道：“长兄何以到此？一向小弟欲负荆请罪，惟恐长兄不容，今日望外之会，实乃三生有幸。”讨吃鬼道：“不消提起，皆由他们鄙吝，令我弟兄惨伤。”说罢，让到亭上，众鬼都问了大号，罗圈唱了一个肥诺。当下讨吃鬼让耍碗鬼，耍碗鬼让讨吃鬼，诓骗鬼道：“据我看来，不如你两家合了席罢，省的让来让去。”

低达鬼道：“妙哉，妙哉！小子左之右之，无不宜之。”即将两席并位。讨吃鬼居左，耍碗鬼居右，诓骗鬼下陪，低达鬼打横，倒塌鬼斟酒。

饮酒中间，又说起当日先人们刻薄，没见天日，若是我等，此亭上不知快乐了几十场了。诓骗鬼道：“如今这些话不必提起他了，放着眼前风光，何不畅怀，二位大爷只管说他怎的，岂不污耳。我们五十九，且吃酒！”于是斟酒一杯，要讨吃鬼行令。讨吃鬼道：“我酒虽会吃，却不会行令，你就替我行罢。”诓骗鬼又让耍碗鬼，耍碗鬼也是如此回答。你说这是为何？只因两家从不请人，所以都不会行令。诓骗鬼道：“也罢，我就替大爷们行。”于是拿盆说道：“我要个风、花、雪、月、梅、柳，如念差者，罚一大缸酒。”众鬼道：“求说个明白，洗耳静听。”诓骗鬼道：“你等试看来！”因捻着骰子道：“对月还须自酌，春风到处皆然；柳丝东摇西拽，棉花满河阳县；梅花香闻十里，雪花乱扑琼筵。奉错道差纠参，不罚大缸不算。”掷下去，却好掷下个么。诓骗鬼满斟一杯，递与讨吃鬼，讨吃鬼道：“这是为何？”诓骗鬼道：“令是小人替行，酒要自吃。”讨吃鬼吃了。转过骰盆来，就该耍碗鬼掌盆，耍碗鬼道：“这个坑小弟命了，你再说一遍！”诓骗鬼不得已，又念一遍，耍碗鬼还念差了两句。于是一掷，掷了个四，大家一齐斟上，把耍碗鬼罚了一大缸。就该诓骗鬼掷，丢谎鬼道：“你已掷了，怎么又掷？”诓骗鬼道：“此是大爷的令，我不过替大爷一掷而已，我敢不遵令么？”于是拿起骰来，掷了个六点，诓骗鬼行的令，自己知道，举起钟来，敬了讨吃鬼一杯，又与了丢慌鬼一杯。丢慌鬼道：“这是怎的？”诓骗鬼道：“令是‘雪花乱扑琼筵’，我所以乱扑起来。”低达鬼道：“怎么就扑不着我，只管叫我看着？”诓骗鬼也赏了他

一钟。转过盆来，就该丢谎鬼掷，掷出个两点，他将满圈都斟起来。诓骗鬼道：“兄请一大缸。”丢谎鬼大惊道：“我遵令，怎么我吃一大缸？令是‘春风到处皆然’，不该大家都吃酒么？”诓骗鬼道：“你不知道，令要限点数来，骰掷二点，你只敬两家就是了，岂不该罚么？”丢谎鬼道：“我只是捻着鼻子吃了。”临尾该低达鬼，低达鬼接盆在手，指望掷个么或掷个四，吃杯酒儿，不想掷出个三点，只得上下斟起酒来，自己心里甚是难过，趁众人不看见，竟将一壶酒，嘴对嘴偷着吃了，心上方才妥贴。众鬼吃得豪爽，不觉红日沉西，讨吃鬼道：“我们才吃的高兴，又早黄昏了，怎得有甚么去处去宿一

宿，乐个通宵如何？”话犹未了，诓骗鬼道：“这有何难哉，我们何不到柳金娘家一乐。”低达鬼道：“柳金娘家有两个女儿，一个叫做倾人城，一个叫做倾人国，俱有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大爷们相遇相遇，也不枉到此一游。”讨吃鬼与耍碗鬼听了这话，不觉身子麻了半边，说道：“他在那里住？我们快去！”于是二鬼乘马，众鬼随行，离了快哉亭，往柳金娘家而来。

走不多时，见一座大镇拦在前面，讨吃鬼道：“这是甚么去处，这等热闹？”诓骗鬼道：“此处叫做迷魂镇。”又走几步，只见一座高寨，耍碗鬼道：“这又是甚么去处？”诓骗鬼道：“这是烟花寨。”众鬼上的寨来，又是一个坑，上有独木桥。二鬼道：“这是何缘故？”诓骗鬼道：“这坑叫做陷人坑，这桥叫做有钱桥，说有钱的许你来瞧，无钱的不许你来瞧的意思。二位大爷是有钱的，只管来瞧他不妨！”二鬼听了，满心欢喜。于是走到门前，诓骗鬼高叫道：“柳金娘在家么？”柳金娘应道：“是谁？”开了门，见是诓骗鬼引着众鬼进来，说道：“众位爷，那阵风儿刮到此？”又问道：“这二位老

爷，怎的面生？”诓骗鬼道：“这是我的新朋友，俱有万贯家财，专来看我两位姐儿，今日到此，便是财神福神下降了。”柳金娘听了，喜的屁股也都是痒的，连忙请到房中。二鬼看时，房中摆的甚是齐整，上边供献的他祖师白眉神，下边一张桌子，八把椅子，两边铜炉古画，极其潇洒。众鬼看了一会，依次而坐。须臾，就是一套果仁泡茶，连忙催促他两个女儿出来。二鬼抬头一看，果然生的美貌难描，只见他：

乌油油发儿，粉扑扑脸儿，红馥馥腮儿，细弯弯眉儿，俊俏俏眼儿，直隆隆鼻儿，香喷喷口儿，甜蜜蜜舌儿，娇滴滴声儿，软绵绵手儿，玉削削指儿，直条条身儿，小尖尖脚儿。上穿藕荷细罗衫儿，下穿白纱百褶裙儿。就如两位仙姬一般。

二人向众鬼不端不正道了个万福，把二鬼喜的满身发痒，并无抓处。正在那里没做理会，柳金娘走来让坐，讨吃鬼与耍碗鬼依旧上坐，诓骗鬼与丢谎鬼下席相陪，两个姐儿打横，低达鬼斜占了桌角。又早大盘大碗搬将上来，无非是鸡鱼果品、海饕山珍，众鬼把滋阴白酒来斟，倒塌鬼自在下边坐了。众鬼猜拳打马，玩勾多时，丢谎鬼道：“不是小子大胆，何不教两位姐儿清唱一曲，与二位大爷劝一劝酒？”倾人城弹着弦子唱《黄莺儿》道：

巫山梦正劳，听柴门有客敲。窗前淡扫梨花貌，鸳衾儿暂抛，春情儿又挑，当筵不惜歌喉妙。劝尔曹，缠头频解，方是少年豪。

果然词出佳人口，端的有绕梁之音。众鬼夸之不尽道：“这位贤姐这等人才，又有这样弹唱，若非二位大爷有福，怎么消受得起。”于是又斟了一杯酒，要倾人国唱，倾人国依着前韵调，弹上琵琶，也唱道：

果是少年豪，缠头锦不住抛。千金常买佳人笑。心骚意骚，魂劳梦劳，风流未许人知道。问尔曹，闲愁多少？好去肩上挑。

众鬼齐声喝采，道：“妙，妙，妙！又新鲜，又切题，实是难为，劳音，劳音。”讨吃鬼道：“你们难为唱，何不你们也回敬他唱一曲？”诓骗鬼道，“不打紧，我有个《打枣歌儿》唱与他听罢。”一面拍手，一面唱道：

两冤家，我爱你，身材俏。我爱你，打扮的忒煞风流骚。更爱你，唱曲儿天然入妙。一个儿如莺啭，一个儿如燕娇。听了你的声音也，乖乖，委实唱的好。

当下众鬼听的都笑了，就该丢谎鬼唱，丢谎鬼道：“我不会唱，说个笑话儿罢。”众鬼道：“也好！”丢谎鬼道：“有兄弟二人同做生意，为兄的治货去了，拿了一千两银子。走到南边，不料遇见个绝色姐儿与他相遇，看看将一千两银子嫖的干净了，因此回不的家乡。那婊子念旧日之情，与他立起堂儿，只说他是毛神，凡有嫖客，俱要供养他。那日他兄弟等他不来，又带了一百两银子寻他。不想偏寻不着，却寻见这个婊子，他也要嫖。婊子道：‘我家有个毛神，甚是灵验，凡有嫖客，都要祭他。’这人依言来祭，却被他兄看见了，连忙跳下地来，问道：‘兄弟，你拿多少银子在此嫖？’兄弟道：‘一百两。’他兄说，‘快回去，快回去！我带一千两银子来嫖，嫖成个毛神，你带一百两银子，正好做个毬罢了！’”丢谎鬼说罢，唬的连忙跪下道：“小人失言了！”诓骗鬼道：“大爷们也不计较，你再说来，将功折罪罢。”丢谎鬼道：“我还有一个，越发说了罢。说道：‘一个人，有年纪了，不想他年纪虽高，春情不减，定要嫖个姐儿，怎奈他阳物皮软，再不能入户。他生了一计，将篱边篾片暗暗帮了进去。那姐儿嫌刺的疼，慌说道：

‘着正身来罢，不喜欢这些帮闲的。’把众鬼说的**大笑**。低达鬼道：“你得罪二位大爷，怎么连我们都扯下水去了”。当下众鬼笑了一会，丢谎鬼道：“你不要说我，看你有甚本事劝酒？”低达鬼道：“我没有甚本事，但求贤姐吩咐。”倾人城道：“我要你学个驴喊。”低达鬼道：“不难。”真个喊了两声。倾人城道：“不算，不算，要你跪在地下，就如驴一般大喊三声方算。”低达鬼道：“有何难哉。”果然跪在地下，高喊三声，众鬼笑的打跌。倾人城吃了酒，该劝倾人国。倾人国道：“我也不要你学驴喊，你只跪在地下，头顶酒钟，叫一声亲亲嫡嫡的娘，吃了儿子这杯酒罢。我才肯吃。”低达鬼道：“死不了人，待我叫来。”真个头顶酒杯，跪在地下叫道：“我的亲亲嫡嫡的娘，吃了儿子这杯酒罢！”倾人国方才吃了。二鬼笑道：“有趣，有趣！”又吃了一会，看看夜深，众鬼都告回避，二鬼悄悄问诓骗鬼道：“这桩事，我们都不在行，求兄指教。”诓骗鬼道：“这有何难，只要舍的银子就体面了。”二鬼领了大教，众鬼辞去外边歇了。讨吃鬼携了倾人城的手，耍碗鬼携了倾人国的手，各人回至房中，果然摆设的齐整，但见：

花梨木桌，皆非本地，描金漆柜，出在苏杭。架搭着，青红蓝绿衣裳；床堆着，绫罗绸缎铺盖。梳匣上，描成西湖佳景；镜后边，镶就东海螭蛟。更有那，桂花油清香可人；还有那，红漆马骚气触鼻。

二鬼从没有见这摆设，喜的心花都开，就如刘晨、阮肇入了天台一般，又象猪八戒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抬头不知高低。初进来，脱靴就赏银五两，两个姐儿看见他出手大样，枕头上百般奉承，不是生死簿上不该死，险些儿把性命都丢了。次日，众鬼又来扶头，无非是鸡蛋肉丸之类。才吃了早饭，众鬼

道：“我们做甚么好？”倾人城道：“蹴圆如何？”讨吃鬼道：“不会。”倾人国道：“不然我们投壶罢。”耍碗鬼道：

“不晓的。”众鬼道：“我们不如开湖。”不想是大家做定的圈套，专要套他两个呆瓜，他两个果然就上了道儿。于是连倒塌鬼叫到跟前，一同上场。初时润与他几牌，后来他要的偏不与他，登时就了当，赢住他几百两。二鬼道：“不了，不了，我们掷骰子罢。”谁想，骰子又是柳金娘置下，灌了铅的，众人又接住赢了许多银子。妙在二鬼大样，不惜银钱，俱照数与了。众鬼在柳金娘家闹了半月有余，也弄勾许多银子。

一日，也是合当有事，只见一个公子，头戴飘巾，身穿艳服，跟着许多人进来。众鬼道：“是那里来的？”家人道：

“甚么人在此？我家相公来，还不回避！”诓骗鬼道：“你是甚么人，教我们回避？”家人道：“好瞎眼睛的贼忘八攘的，此是本府贾太爷的公子！”说毕，拿鞭子就打。众鬼唬的战战兢兢，说道：“我们快走罢，不要太岁头上动土！”二鬼无可奈何，含着四眼泪，凄凄惨惨回到家中，气得面如土色，心如刀刺，好不难过。恨道：“早知公子威风，先父们何不做官？”诓骗鬼道：“这也不难，大爷们有的是银子，何不拿几千两，待小人上长安，与二位大爷谋个前程，自然不受人的气了。”讨吃鬼道：“银子谋了前程，我们怎样过日子？”诓骗鬼道：

“大爷们真个不知事，那时做了官，又有权，又有势，休说几千两，就是几万两，犹如探囊取物一般，那时任我们嫖赌，谁敢道个不字。”二鬼道：“好是好，却怎样谋求的方法儿？”丢谎鬼道：“不难，如今宰相李林甫用事，极贪贿赂，只要我们投在他门下，自然有官做了。”二鬼道：“说的有理！”每人打点五千两银子，装束成驮，托诓骗鬼与丢谎鬼替他们谋去了。

二鬼在家里，先学起官样来，走动时，大摇大摆；说话时，“年兄长”，“年弟短”，以为这顶纱帽指日可戴。不想长算短等，等了三个月，并无音耗。看看家业萧条，衣食不周，正在家中纳闷，只见丢谎鬼走来，二鬼忙问端详。丢谎鬼道：“那日驮了银子，进了长安，谁想时不凑巧，刚刚撞着朱泚作乱，将银子被贼抢了，诓骗鬼也教杀了，惟我逃的性命回来，今日相见，实是再世人。”这两鬼不听便罢，听了口吐鲜血，不省人事。丢谎鬼见不是势头，脱身走了。你道他往那里去了？原来他与诓骗鬼做成圈套，将银子均分了，竟到南边做生意去了。二鬼死了半日才苏醒过来，叹口气道：“好朋友，好朋友，细想起来，都是倒塌鬼害的我们，自从他到我家，柴不见烧，米不见吃，勾搭了这班朋友竟如劫贼，弄得我们干干净净，还要他做甚么。”提起棍来，照头一下，将倒塌鬼打死了。低达鬼听的打死了倒塌鬼，一溜烟走了。两个鬼见死的死了，逃的逃了，不多几日，把房产也卖了，家伙也变了，刚刚落下一根棍，一个碗。二鬼叹道：“还是先人们好，不是遗下这两件东西，却不大失脚了。”于是讨吃鬼拿了棍，要碗鬼拿了碗，才做起他们本分生意来。

一日，在街上乞食，只听得一声高叫，二鬼定睛看时，乃是叫街鬼，讨吃鬼问道：“看兄光景，自然是我们贵行中人了，怎么一向不见？”叫街鬼道：“二位想是认不的小弟了，小弟是急赖鬼的儿子，只因先父惟凭急赖，莫有蓄积，所遗些须房地，教人家折算去了。小弟没奈何，学会这个本事，倒也清闲自在。二位兄是方便之家，怎么也是如此？”二鬼道：“不消提起！”因将前事说了一遍，道：“如今我们是患难朋友了，且是父交子往，不如我们结拜了弟兄，彼此扶持。”二鬼大喜，果然在土地庙里磕了几个头，又彼此饮了血酒，果然恩爱。自

此，日则同食，夜则同宿。那日，正到大王庙中赶会，只见一个人慌慌张张道：“快躲，快躲！钟馗又来了！”三个鬼吃了一惊，问道：“他已走了，怎的又来做甚么？”那人道：“你们不知，他前者在此，闻的欠真山有了个假鬼，那鬼来的倒也利害，行事如捕风捉影，说话如遮天盖日，与钟馗战了几十场，钟馗才将他斩了。回来又遇着低达鬼，不想低达鬼不济事，竟为阴兵捉住，他就唬的满口胡招，竟将众位招下，如今将他发与阴兵们吮疽舐痔，所以钟馗又寻三位来了。”三鬼问道：“足下尊姓大名？”那人道：“吾乃地溜鬼。”说毕去了。

三鬼心中可信可疑。只听得鼓角连天，竟将大王庙围住。叫街鬼道：“不必慌张，我在这里呐喊，你们上阵去。”讨吃鬼拿打狗棍，上前来欲打钟馗，钟馗大喝一声，如山崩地裂之状，吓的讨吃鬼骨松筋麻，丢了打狗棍飞走。这边耍碗鬼见势头不好，祭起碗来，指望扣定钟馗，不料钟馗将宝剑往上一举，叮当一声，将碗打的粉碎。耍碗鬼大惊道：“罢了，罢了，把吃饭的家伙也丢了，还不投降，更待何时。”三个鬼一齐跪下，哀告道：“念小鬼们原是好人家的孩儿，只因不守本分，遂至于此。”钟馗道：“不守本分，就是匪类了，要你们何用。”举起剑正欲斩，三鬼又哀告道：“原非小鬼的不是，皆因祖父慳吝，见财眼红，不顾天理，所以生下我们。老爷岂不闻：‘慳吝措财，必生败家之子’么？”钟馗听了，反呵呵大笑起来，道：“据汝等说来，倒也有理，只是未免游手好闲不是常法，每人打你四十大棍，以戒将来。”打毕，又怜他穷苦，每人赏他大钱一百文，三鬼见赏罚分明，欣然拜谢，竟改过自新去了。这叫做：

费尽家资，阿翁枉作千年计；
学会讨吃，好儿也得百文钱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回 诓骗人还被人抠掐 丢谎鬼反教鬼偷尸

世事循环，何须将这个才除，那个随来讨？总是缘人诚虚少，苍天故把乾坤小。幸有钟馗心地好，除去奸顽，才觉东西晓。凭他千般巧变，当庭一断如包老。

话说诓骗鬼骗了讨吃鬼与耍碗鬼的万两银子。与丢谎鬼两个均分，还恐讨吃鬼不肯死心塌地，故教丢谎鬼来，捣了个瞒天大谎，弄的两个鬼讨吃的讨吃，耍碗的耍碗，他们却走到南方，竟公然做起生意来。原来人虽如此，天理不然，果然报应迅速，也是诓骗鬼合当晦气，寻了一个伙计十分利害。只见他：

颊似猴腮，鼻如鹰嘴。一副脸，通无血色；十个指，恰如钢钩。只可我负人，莫教人负我，奇方得自阿瞒；既已食其肉，还要吃其骨，妖术受自狐精。一点良心，离阴司，早已丢下；千般计策，出娘胎，敢不捎来。

正是：

要知此物名和姓，四海称为抠掐鬼。

当日抠掐鬼与诓骗鬼做了伙计，两个始初倒也合和，及至后来，卖了一钱只上五分，不及三个月，竟将五千两银子抠掐去一半。一日，诓骗鬼查帐，见没了许多东西，就问抠掐鬼下

落，抠掐鬼抵死不认。诓骗鬼不觉大怒，揪住抠掐鬼就要动手。不想抠掐鬼却有一般绝技，十个指头就如钢钩，跳将起来，竟将诓骗鬼，先抠其皮，继抠其肉，须臾抠见骨头，登时呜呼哀哉。其时保正、甲长见抠死了诓骗鬼，一齐动手拿他，不料他轮起十个指头来，抠的人人皮开，个个血流。众人见不是势，只得禀官府。其时是尹正坐大堂，众人上前禀道：“某等系地方保甲，适有抠掐鬼竟将诓骗鬼抠死，某等拿他，不料他十个指头如钢钩，又将小人们抠坏，望老爷速遣皂快，急快拿他，不然恐他逃了，带累小的们不便。”县官听了大怒，速差皂快两班并民壮捕役，多带绳索，火速绑来。只见去不多时，众役个个蒙头，呼疼叫痛而来，县尹见了大惊，问道：

“怎么你们这等模样？”衙役禀道：“这抠掐委实利害，小人们前去捉他，不料他颠倒轮开利指，将小的们也抠伤许多，并不敢进前，还乞老爷调些兵马，与他交战方好。”县尹道：

“非也，量他一人怎抠得许多？我想此物绝非人类，必是妖邪所变，须得高人法师，方可除得。若以此兵马相斗，一者扰害民间，二者上司惩戒，你们快访个法师来。”衙役们道：“小的们那里去访？必须老爷出张告示，或者有的。”县尹见说的有理，即叫刑房写成一张告示，须臾贴出：

本县正堂示，为除邪逐魔，以安生民事：照得光天之下，难容魑魅公行。化日之中，未许魍魉弄术。是以律有明条，师巫犹将禁止，况显为民害者耶？迩来本县不德，不能正己化民，竟有抠掐鬼者，具狼虎之指，持抠人之术，心如毒蛇，遇之者家破人亡，手若钢钩，当之者肉枯髓涸。若不早为驱除，势必尽为被害为。宜仰军民人等知悉，或有斩邪之勇，或有拿妖之法，或已实不能而转荐他人，或此处无有而求之别县，果能除去民害，本县不惜重

赏。务期合力同心，不可自贻伊戚。

特示右，仰知悉。

某年 月 日

当日告示张挂出来，常言道：“无巧不成话”，却好地溜鬼走将过来，见众人观看告示，他也插入其中。见是诛捩掐鬼的告示，大喜道：“我何不请钟馗来灭了此鬼，这赏赐不是我的么？”算计停当，上前去就揭告示。众人问道：“你能斩此鬼么？”地溜鬼道：“我虽不能，却能请个人来斩他。”众人见说的有因，簇拥着地溜鬼，入衙门里来。须臾，县尹升堂。众人禀道：“却好有人来揭告示，因将此人带来回话。”县尹问道：“看你身材有限，不知凭何法术可以斩鬼呢？”地溜鬼道：“小人也不能除他，小人知道一个斩鬼的人，姓钟名馗，唐天子封为驱魔大神。有一个韩渊，有一个叫做富曲，都是他的帮手。又领精兵数百，到处斩鬼。前因除了讨吃鬼们，小人所以认得。老爷既要除此恶物，非他不能。”县尹听了大喜，即时赏了地溜鬼五十两银子，同了两个快手，飞也来请。

却说钟馗打了讨吃鬼们，正要行走，恰值中秋，金风习习，玉露零零，颜潜菴有诗道的好；

金风萧飒楚天冷，人世光阴属白藏。

田舍饭炊云子滑，山园桃熟木奴香。

雁传归信山河远，虫结离愁夜正长。

况是江山摇落后，闲居蟠鬓渐沧浪。

其时钟馗领着阴兵，缓缓而行，一路上见了些衰柳啼鸦，凉风惊雁。正在观看之际，却见地溜鬼拦路跪下。钟馗道：“是何人拦吾去路？”地溜鬼道：“小的虽是鬼魅，却不害人，今日到此，正来恳求尊神斩鬼。”遂将捩掐鬼说了一番，又将县尹敦请之意禀上，钟馗听了甚喜，跟着地溜鬼跃踊而来。

却说抠掐鬼自从得了诓骗鬼的东西，他也竟招起兵来，旬日之间，也有数百兵，每日抠兵掐将。一日，正操练间，小鬼报道：“祸事到了，不知何处来了一个钟馗，声声说要斩大王。”抠掐鬼听了大怒，结束齐整，拿了一根银棍，冲出阵来。这壁厢富曲舞刀相迎。两个斗了数合，不分胜负。抠掐鬼料不能取胜，丢了细银棍，轮起手来，就如钢钩一般，向富曲脸上乱抠。富曲疼痛难忍，败阵回来。钟馗见富曲满面鲜血，吃了一惊，问道：“怎么这等狼狈？”富曲道：“利害，利害！粘上就去一层皮，从未见此抠法，不是善跑，不止抠去皮肉心肝，连筋骨都抠坏矣！”钟馗听了，愤然大怒，手提宝剑，大骂而出。抠掐鬼拿了细银棍，劈面相迎，这一场好杀。

但见：细银棍不离耳畔；青锋剑，那肯离眉。那个说“我抠死诓骗鬼，何干足下？”这个说：“我奉天子之命，专斩妖精！”那个说：“我轮开十个指，人人胆战。”这个说：“我举起青锋剑，个个心寒。”那个说：“俺和你，谁走了不是好汉。”这个说：“俺和你，谁胜了才是英雄。”正是：

两家费尽千般力，专看何人立大功。

抠掐鬼左支右吾，看看遮架不住，因此弃了细银棍，轮起指来抠钟馗。钟馗知其利害，只得虚晃一剑，败阵回来。抠掐鬼又得意去了。且说钟馗回来，向韩、富商议道：“目今此鬼猖獗，怎生是好？”韩渊道：“看他所持者，惟有十个指头，何不将酆脸鬼前日那副脸戴上，他自然抠掐不动，我们斩他，有何难哉？”钟馗听了，顿足道：“俺失较矣！”急忙将脸戴上，又出阵来，使阴兵叫骂。抠掐鬼听了，也不拿细银棍，轮起指来，向钟馗脸上就抠。谁料此脸坚厚异常，怎能动的分

毫？霎时将十指抠得鲜血并流，不能施展，只得缩回手来。钟馗见他抠掐不动，手起宝剑，劈头砍来，抠掐鬼大惊失声，逃回家去。众小妖见主将逃了，因盗上细银棍，一哄而散。正是：

蛇无头而不行，鸟无翅而不飞。

却说抠掐鬼回到家中，料想不能得生，关锁了门，点起火来，自焚而死。县尹见除了此鬼，心中大喜，率引百姓来请钟馗。钟馗推辞再三，怎当的众百姓齐声道：“老爷除了大害，小人们走的一步也放心些，务期少留数日，以尽我等一点穷心。”钟馗见其殷勤不过，只得随了县尹，到他衙中来。进了大门，只见堂柱上一幅对联：

百里清风回绿野

一帘明月照琴堂

不想县尹早已把筵席摆设停当，后边金字围屏，两边名人山水，地下铺着花毯棉毡，桌上摆着香几炉瓶，坐褥桌裙皆锦绣圈金，辉煌耀目，十分齐整。当下县尹把盏让坐，钟馗坐了正面，韩司马坐了左席，富将军坐了右席，县尹下席相陪。须臾三汤五割捧将上来。只见戏子拿只戏单，上来叩头，请点戏，钟馗点了一出《关圣斩妖》。随即扮演出来，先是周小官唱了一会，次后黄道士出来，书符念咒，出来了一个妖精，竟将黄道士打的去了。却好吕纯阳走过来，看了妖精厉害，连忙稽首焚香，请了关夫子来。那关夫子费了许多气力，妖精却被周将军捉住，方才完了。县尹看到此处，说道：“大人今日斩鬼，不亚关夫子矣。”钟馗道：“大人请我至此，也就是吕纯阳了。”韩渊道：“富将军也就算得周将军了。”富曲道：“不然，他将我脸抠破，只好是黄道士罢了，怎敢比得周将军。”满座大笑。

看看饮至黄昏，钟馗就要告辞，县尹再三款留，说道：“弟还有一所小园，敢烦大人枉驾，盘桓数日，也不枉弟敦请一番。”钟馗随至园中，见四壁粉墙，中间三间敞庭，庭后一株绝大松树，虽是中秋时候，却是绿阴掩映，十分潇洒。钟馗看了大喜。不多时，让至庭上，摆设的是古画宣炉，锦轴牙签，钟馗看之不尽，玩之有余，忽见天然几上放着两卷诗稿，钟馗展开一看，却好是秋风、秋月、秋山、秋水的绝句四首，两卷俱是一样题目，一样韵。先将一卷从头细看，只见咏秋风的是：

金风潇洒逗窗纱，雁序排空影欲斜。
今夜愁多应有梦，不知吹去到谁家？

咏秋月的：

清秋清夜沐秋光，散尽天香桂影长。
愿借仙娥消寂寞，好来窗下舞霓裳。

咏秋山的：

白雪飞去复飞来，霜叶如花满径栽。
最喜谢安兴致好，疑逢仙女到天台。

咏秋水的：

丹桂摇落晚烟多，雨后风余细细波。
窃爱澄鲜如俊目，每凭秋水忆娇娥。

钟馗看了道：“才思虽好，只是口角轻狂，必放荡不羁之人也。”再看那一卷诗，题目一样。

咏秋风的：

秋日风寒不用纱，街头摇荡酒旗斜。
舞霓坐后情犹在，结伴还须咏到家。

咏秋月的：

明月逢秋分外光，天香光占一枝长。

嫦娥若肯垂青盼，脱去蓝衫换紫裳。

咏秋山的：

萌蘖才生人又来，秋山所以少花开。

年来王道无人讲，松柏安能似五台。

咏秋水的：

原来有本水偏多，每到秋来不起波。

孺子濯缨应到此，岂容盥手映娇娥。

钟馗看毕，不觉掩口大笑，道：“好个糟腐东西，令人可厌！”县尹道：“大人眼力不差。这是下官作养的两个童生，其余向多一发不通，下官因他两个可雕琢，故作养他。这卷轻狂的，才思倒也看的，只是为人轻荡，于花柳之间全无中规中矩，因气象不好，同社人俱呼他为风流鬼。那一个糟腐的，与他却是相反，开口就讲道学，举步俱要安详，这也罢了。更可笑者，即出恭之际，必正其衣冠，冒雨之时，未尝乱其足步。至于世间人情，一毫不懂，所以同社人也送他一个美号，叫做遭瘟鬼。大人，你道奇也不奇？”钟馗道：“罢了，罢了，孔圣人云：‘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中行原是难得的，古今以来，能有几人？”

二人正才叹息，只听得鼓响，送进一纸状来。你道是谁的？原来是丢谎鬼与诓骗鬼分了五千两银子，丢谎鬼就做起财主来。两个小厮，一名叫捕风，一名叫捉影。又寻了两个伙计，一个是梁山泊上时迁的祖宗，生的毛手毛足，惯会偷人，故叫做偷尸鬼。一个是战国时祝驼的后代，生来伶牙利齿，专一赖人，故称为急赎鬼。这两个自从进了铺中，就打起顺风旗来，偷的偷，急赎的急赎。一日，也是合当有事，偷尸鬼拿着银子，往裤裆里塞，却遇见捕风一眼瞧见。不当面说出，只得告与主人公。丢谎鬼听了此话，未免疑心。一日，来在铺中查

帐，一看见没了一半东西，且有许多长支，问急赧鬼道：“东西没了大半，帐目俱是空虚，怎么还有许多长支？”急赧鬼道：“长支是我用了，明日慢慢还你，难道骗你不成？若是不还你这银子，叫半天里马踏死！”说罢，反有愤愤不平之意，摇着扇子，佯常去了。丢谎鬼见他这般光景，待要打他，又见诓骗鬼吃了大亏，前车已复，不敢再行。没奈何，求个代书，与他筛了几壶好酒，只要写的利害，以便耸动官府。那代书也不管他是虚是实，问了大概，草草的写成状子，他又许下后谢，竟到县中来递。其时县尹正和钟馗谈论那两卷诗稿，接的状子在手，两人细看，上写看：

告状人丢谎鬼。明火劫财，杀人无数事：情因一生谨慎，并不忘言，齿积三月，得银五千余两，指望创业垂统，以为子孙万代之计。不料运蹇时乖，忽遇偷尸鬼与急赧鬼，以虎狼之心，恃鲸吞之术，托名伙计，实系贼盗。竟于本月本日，明火持刀，尽将财物劫去。窃思财为养命之源，彼既劫去，我身必亡，数十性命，一时俱毙。以此罪恶滔天，王法安在。伏乞仁明老爷，速斩元凶，以救善良。倘蒙追获，顶戴无既矣。哀鸣上告。

二人看了，县尹道：“这状子有些不实，既是伙计，怎么又称盗贼，岂有伙计做明火之事？其间必有缘故。大人少坐，待下官问来。”钟馗道：“大人审他，容俺从后细听如何？”县尹道：“如此最好。”当下打点升堂，两边皂隶排列，开了大门，唤丢谎鬼进来。县尹问道：“你这状子，可是真的么？”丢谎鬼道：“小人从不说谎。”县尹道：“你三月有余，怎么齿积五千两银子？”丢谎鬼道：“其间有个缘故，小人别无他能，惟凭说嘴度日，当日有个耍碗鬼与小人相交，小人费了许多唇舌，整整说了三个月，方才骗得银子到手，岂不

是齿积么？”县尹听了已是大怒。又问道：“他怎么明火劫你来？”丢谎鬼道：“那时他与小人算帐，算的黑了，点上灯来，岂不是明火？他将小人的银子偷的偷，赖的赖，岂不是劫财？”县尹道：“你说杀人无数，这有何指证？”丢谎鬼道：

“他今将小人的银子拿去，小人势必饿死。若小人不死，有了银子，娶下几房妻，生下几个儿子。再过十数年，儿子又娶媳妇，再生下几个孙子。由此观之，莫说十数个，就数百个也不见的。今日将小人饿死了，断了种子，是饿死了小人一人，就如杀死无数性命一般，岂不是杀人无数么？”县尹见他满口丢谎，正欲加刑，不料钟馗听了大怒，从后边出来，手起剑落，早做无头之鬼。县尹又叫偷尸鬼上来，偷尸鬼道：“老爷，小人并没偷他的，只是那些东西不肯教他知道，若是偷他的东西，我岂能告他，都是诬赖小人。”只见那捕风、捉影上来证道：“老爷若不信，你身上还有所偷的东西。”县尹令搜来，果然搜出多少东西。县尹看了，大怒道：“现有脏证，还敢胡赖？”向钟馗道：“此人何以发落？”钟馗道：“俺想偷东西都是双手之过，割去双手，教他再难偷矣！”县尹道：“大人断的不差。”即将偷尸鬼剥去双手。又叫急赎鬼上来，急赎鬼道：“爷爷听禀，小人从不胡赖，因长支他几两银子，小人满口应承，已是他立下三限文书。”县尹道：“你拿文书上来！”急赎鬼双手递上，县尹展开看时，只见一块牛皮上写着：

第一限：黑炭水洗转白面。若是洗转了，再等第二限。第二限：绵羊平空化石片。若是化了，再等第三限。第三限：河里鱼儿变成雁。若是变了，终年不见面。

县尹看了，拍案大怒道：“你这不是赖他么？”钟馗道：“这人舌头反正不一，何不将他舌割了？”遂将急赎鬼舌头割

了。众人见断的斩截，处的快活，都顶感不尽，与钟馗立下祠堂不题。

且说钟馗一日与县尹闲坐，地溜鬼又走将来，钟馗道：“汝来何干？”地溜鬼道：“小人打听的西方有两个鬼，却十分可怜，不用张弓只矢，只要受苦怜贫，请老爷安抚去也。”钟馗听了，就要告辞，怎奈县尹抵死留恋。钟馗道：“大人之盛情，感谢不尽。即俺亦欲常常聚守，朝夕领教。怎奈唐天子教俺遍行天下，以斩妖魔，如今只管因循，一者怠慢朝庭，旷劳兵马，岂不有违钦命？”县尹道：“不然，如今此鬼又非强寇，不过只用安抚，何不劳司马一往，大人只在此等候便了。”韩渊道：“主公不必过虑，量此小鬼，何劳主公亲去。只我一人，或抚或诛，自有定夺。割鸡焉用牛刀。”说毕，与地溜鬼欣然去了。只见韩渊刚去，那蝙蝠又向东飞起，钟馗道：

“奇哉，难道东边又有鬼么？”县尹道：“何以知之？”钟馗道：“俺这蝙蝠凡有鬼的所在，惟他知道，竟是俺的一员向导。如今他向东飞起，俺少不得向东斩鬼一遭。”县尹道：“大人差矣，司马已往西去，大人若去，教他何处寻访？依愚所见，着富将军去，便可诛杀。如是猖獗，再去未迟。”钟馗听了，甚觉有理，向富曲道：“你试去一走，须要小心，不可造次。”富曲领了钧旨，率领阴兵，跟定蝙蝠，杀奔东方去了。

小鬼有灾，半夜三更间舍命。

钟馗无伴，少靴没帽受灾殃。

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回 对芳樽两人赏明月 献美酒五鬼闹钟馗

莫笑拘迂莫恃才，两边都费圣人裁。
迂儒未必扶名教，才学还能惹祸胎。
好色桥边人不遇，贪杯林下鬼偏来。
请君但看终南老，才入迷津事事乖。

话说富将军往东方征鬼去了，且按下不题。单表风流鬼，生的资性聪明，人才潇洒，也吟的诗，也作的赋，虽然不能七步成章，绝未至挠腮抓耳。且是风流倜傥，不拘小节，因此四海知名，所以伶俐鬼闻的他好，前来投托他。不料他一见如故，竟以兄弟呼之，两人甚是莫逆。

一日，正是八月中秋，东洋大海推出一轮明月来，清光十分可爱。风流鬼道：“今宵皓月依人，何不请遭瘟鬼来，与他赏月一会。”伶俐鬼道：“赏月虽好，奈他非赏月之人，只恐有负清光。”风流鬼道：“不然，我们两人对酌似觉没趣，不如请他来作个弄物，取笑一番，有何不可？”伶俐鬼见说的有理，使了一个小童去请，去了许多时辰，方才来了。遭瘟鬼向风流鬼作揖，道：“小弟正读书，不料盛价来请，所以小弟不俟驾而来，不知吾兄有何示教？”风流鬼道：“弟见月色盛佳，敢邀兄一玩，非有他也。”遭瘟鬼道：“吾兄差矣，古人

囊萤、映雪尚要读书，如此月色，何不读书，岂不可惜时光乎。且月乃阴精也，有何可玩？若以明月可玩，那红日亦可玩也，吾兄何不携酒一壶，对了红日赏玩起来。况孟子云：‘月攘一鸡’，即为盗者，尚且不负时光，况我等功名未逐之老童乎。”一席话，说的那风流鬼入耳难听，道：“吾兄数日不见，何一发糟腐至此矣。人生在世，花朝月夕，不可错过。古人秉烛夜游，正为此耳。只不见当日唐明皇，当上元之夜，随了罗公远，入月宫亲见嫦娥素女舞于丹桂树下，至今传为美谈，我们虽不如唐明皇，亦不可辜负嫦娥美意，吾兄何其拘也？”遭瘟鬼反呵呵大笑道：“这话可慌谈之至极，而无以复加也。中庸云：‘日月星辰系焉。’这月就如水晶珠一般，不过系在空中，那里有甚嫦娥，那里有甚仙女？不过是文人弄笔，故作是耳！所以孟夫子云：‘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亦不过是这等话说。”风流鬼道：“据兄说来，月是系在空中的了。还是麻绳，还是铁索？还是何处系结，还是何人拉扯？请道其详。”遭瘟鬼道：“兄何不通之甚也。若上天没有系处，那女祸氏炼石补天，却从何处补起？这等看来，上天定有人有物，怎么缚系不得？”风流鬼见他满口酸腐，又欲与他辩，伶俐鬼捻了一把，风流鬼会意，不言语了。遭瘟鬼见他不言语了，吃了几杯闷酒，怅然而回。不料回到家中不多几日，头上生一个大疮，脓血并流，流尽脓血，成了一个深窟，连忙请医人看视。医人说：“五香腐皮用一张盖顶，再用神曲酒糟安放窟内。”过了两日看时，顶上糟透了。医生说：“不中用了。”果然过了一会，呜呼哀哉。此是后话，表过不题。

且说风流鬼与伶俐鬼赏月，风流鬼道：“好腐物，倒把我们兴头打了！”伶俐鬼道：“我说不该请他，此人只须束之高阁，岂可与他共风月？”风流鬼道：“我们趁此月色，闲步一

回，有何不可。”伶俐鬼道：“甚好。”二人携手出门，游了几条街道，只见一带粉墙，半边一座小门，半掩半开，两人往里一看，原来是一座花园，十分幽雅，并无人迹。两人看的心痒，慢慢挨进门来。只见垂柳之下一湾清水，水上一座板桥。两人过的桥来，却是茶蘼架、芍药栏、牡丹台，松阴深处，又是一块太湖石。二人坐在石上，对着月色，照的满园花枝弄影，楼阁重荫。正在清爽之时，忽听“呀”的一声，二人抬头一看，却是重墙里面一座高楼，楼上窗棂开处，现出一个美人。常言道：“月下看佳人，黑处愈黑，白处愈白。”所以看见愈觉娇媚，宛如仙女临凡，又象嫦娥离月殿。只见那美人手托香腮，观看月色，久之，长叹一声，似有欲言难言，欲悲不悲之状。风流鬼不看还好，一见美人，痴魂早已飞上楼去了。伶俐鬼道：“观此女情态，非是无情，吾兄素具大才，何不即吟一首，打动他心？”风流鬼道：“有理。”遂吟道：

风微云净月当空，石畔遥看思不穷。

想是嫦娥怜寂寞，等闲偷出广寒宫。

美人听的有人吟诗，低头一看，看见风流鬼，仪容潇洒，举止风流，已是十分可爱，且又诗句清新，句句双关，不觉就有于归之愿了。只是伶俐鬼在旁，不好酬他，遂微笑一笑，掩窗而去。风流鬼见美人回去，恨不能身生两翼，飞上楼去，与他一团搂住。伶俐鬼道：“我们回去罢，有人来了干系是非。”风流鬼没办法，同了回来。回到家中，捶床捣枕，怎生睡得着？只得披衣而起，取笔砚来，作诗一首，写道：

寂寂庭阴落，瑶台隔院遮。

夜凉风破梦，云净月移花。

魂绕巫山远，情随刻漏赊。

那堪孤雁唳，无意赖窗纱。

次日起来，发寒潮热，不觉害起木边之目，心上之田了。伶俐鬼前来看视，失惊道：“吾兄何以至此，想是昨夜冒风了？可吃些药，表表汗才好。”风流鬼道：“我这病非药可治，若要好，除非美人来当太医，拔去邪火，滋以真阴，方才平复。”伶俐鬼笑道：“吾兄害上相思病了？”风流鬼道：“如此美人，想思病焉敢不害？”伶俐鬼道：“只怕空害了，既不知姓名，又不知行径。兄虽如此想慕他，这段冤情他怎么得知？”风流鬼道：“弟也知害之无益，但此心拳拳，终不能释。如果姻缘无分，兄当索我于枯鱼之肆，不复世生矣。”说罢，哽哽欲哭。伶俐鬼暗说道：“这段姻缘，我不与他周旋，岂不负他待我之情？”于是想了一回，忽然说道：“兄何不写一书，书中备陈委曲，待小弟送去，或者美人见了，就嫁你也不定的。”风流鬼道：“人皆称你伶俐，却如这等冒失。我们与他非亲非友，这书怎么送去？且是送与，他大人倘若见了，决不干休，道无故调戏良家女子，该当何罪？请收妙计，不敢领教。”伶俐鬼道：“吾兄怎不懂的，要送书去，必须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既不教他知我姓名，又不是我送书，只要美人知道，或有意或无意，自然知道了，何至惹祸招灾？”风流鬼大喜道：“吾兄果然伶俐，此谓有名有实也。”登时展开花笺，磨起香墨，也不用草稿，竟细细写成一封书子，上写道：

昨夜园林步月，原因潇洒襟怀，广寒宫里遽睹嫦娥面。不料美人怜我，既垂青眼，复又一笑。何德何能，爱我至此。天耶，人耶，抑姻缘之素定耶？窃自蒙恩以来，量减怀中，红销脸际，恨填心上，愁撮眉端，无心于耨史耕经，有意于吟风弄月。云重重，带结成胸中蕴结；风飒飒，都变做口内长吁。然则昨夜之怜我者，皆今日之害我者也。吁嗟乎！天合花好，阮郎无计可求；巫峡云深，宋

玉有情空赋。神之耗矣，伤如之何？伏乞垂念微躯，救人一命。两厢风月，少分妙趣于张生；银河鹊桥，愿逢佳颜于织女。专望回音，慰我郁结。不宜外，并前诗奉上，以希玉韵我和。

风流鬼将前诗写完，递与伶俐鬼。伶俐鬼买了许多翠花，扮成货郎儿模样，手里拿了唤娇娘，依着旧路，走到花园门首，不住的东蹴西蹴。蹴了一回，也是事有凑巧，却好美人又上楼来。见了货郎儿，使梅香唤住，要买翠花。伶俐鬼不堪之喜。走入园来。只见梅香说道：“俺小姐要买大翠花一对，须要好的，不论贵贱。”伶俐鬼乘着机会，就将那封书包了翠花，递与梅香，梅香接在手中，那晓得七长八短？上的楼来，递与小姐。小姐一看，却是一封情书。细细看了，知是昨夜那人。不想见了十分情顺，只是无缘可会。今日见了书中之意，字字含情，言言滴泪，如何不动其心？只得叫梅香看茶，忙忙寻了一副花笺，写成回书，后又依原韵和诗一首。遂将原书藏过，将回书包了翠花，梅香拿出来说道：“这翠花样儿不好，再有好的拿来。”伶俐鬼见换了纸包，知道有回信了，满心欢喜，答应道：“翠花也原不好，待有了好的，只管与小姐送来。”伶俐鬼得了佳音，急走如飞。进的门来，先叫道：“老兄，恭喜了！”风流鬼正在愁闷之际，听的“恭喜”二字，精神长了一半，连忙问道：“喜从何来，想是有些意思了？”伶俐鬼将书递上，两人细细一看，果然回得好，上写道：

妾守香闺，久慕伉俪，但未得其人耳！不意天合未扁，使我刘郎直入，楼头一笑，遽认夙世姻缘。承谕云云，知君念妾何深也！明月有意而入窗，谁其隔止者；白云无心而出岫，风则引之矣。既蒙婚姻之爱，愿订山盟海誓。所虑者：家有严亲，岂容私托？相思地，不能缩就；

离恨天，何以补完？家大人酷爱才华，郎君善寻机巧，果能绣户相通绮户，自尔书房可接妆楼。幸勿谓儿家门户重重锁，春色缘何入得来也！谨复外，依原韵奉和，并求郎君正之：

闲情浓欲本来空，偶会园林计转穷。

但愿上天收薄雾，嫦娥飞出广寒宫。

二人看了书之意，无非要乃翁心顺，搬进园来，方好相会的意思。风流鬼又有几分病发，说道：“虽蒙美人允了，但这老头儿不知姓名，如何会他？”伶俐鬼道：“老兄放心，容小弟慢慢访察，他书中说他爱才如命，必不是遭瘟鬼，闭门不出的死货，定是个问柳寻花、游山玩景的高人。我们待他出门，就可迎他了。”风流鬼道：“说的有理。”

过了数日，只见伶俐鬼走来说道：“老兄，我访着了。原来他姓尹名缙，本是一位原任乡绅。今日闻花园中菊花盛开，要到东园赏菊花，老兄何不带了笔砚，我扮书童，你扮相公，假称读书到那里，好乘机会。”风流鬼道：“使得。”遂拿了书箱，欢欢喜喜先到彼处。闲坐片时，果然那老儿骑一头黑驴，跟着个小童，挑着一副手盒，又携着一壶美酒，走入园来。见了风流鬼生的仪表人才，风流可爱，甚是羡慕，因举手道：“老兄想是读书么？但此地狼狽，难以读书。”风流鬼道：“地非读书之所，聊以避俗而已。”老儿坐在那边，两只眼只盯着风流鬼。伶俐鬼见他注意，故意道：“我有一柄扇儿，劳相公一画。”风流鬼道：“你要画甚么？”伶俐鬼道：

“眼前菊花，画上岂不因时？”风流鬼拿起笔来，不及半盏茶时，早已画就。老儿见了，欢喜道：“借扇一观。”风流鬼道：“出丑，出丑！”老儿将扇拿在手中，见他画的老干扶疏，亦复抚媚依人，大喜道：“吾兄妙笔，虽王维不及也！”

伶俐鬼道：“相公既然画了，何不再题诗一首？”风流鬼恃着才华，不慌不忙提起笔来，一挥而就。老儿见他写字飞舞，不暇思索，一发大奇，接到手中，高声念道：

群芳落后灿奇葩，潇洒疑同处士家。

自画自题还自赏，时将青眼对黄花。

念罢，喜的老儿鼓掌说道：“王摩诘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古今称雄，不料今日又遇一个王维也！此处不甚洁净，不便读书，老汉有一小园，颇觉清雅，吾兄明日搬来，老汉亦可朝夕领教。”风流鬼见说的正合其意，连忙打恭道：“谬蒙老先生错爱，唯恐搅扰不便。”老儿道：“说那里话来？你我就如一家，何必见外。”于是一处同饮，又问些古今事情，见他对答如流，一发可爱。须臾夕阳在山，分路回去。次日早起，打扮的靴帽光鲜，写了一个晚生拜帖，竟到园来。老儿见来了大喜，就安在三间高楼上，做了书房。风流鬼何尝有心念书，每日吃了饭，只在重桥边走来走去。一日走在太湖石畔，拾了一条汗巾，上写着：

自从消瘦楚王腰，盼的人来慰接交。

今夜月明堪一会，莫教秋水溢蓝桥。

风流鬼就如拾了活宝一般，连忙藏在袖中，专等金乌西坠，玉兔东升。看看到了黄昏时候，走到桥边，等候多时，只见宿鸟惊飞，花枝弄影，绿荫深处，美人冉冉而来，风流鬼喜不自胜，走上前去，正要作揖，不料好事多磨，忽见一个皂隶闯入园来，道：“原来相公在此，老爷有要紧话说，快走，快走！”美人见有人来，闪入内里去了，风流鬼满肚难过，无可奈何，只得推故道：“我今日身子不快，明日去罢。”皂隶道：“适才相公欢欢喜喜，怎么推故起来？老爷立等，不可迟了。”风流鬼无法可处，只得跟了走进县衙。县尹道：“无事

也不惊动，只因钟大人前日见了你的诗稿，心喜悦，要与你会面，可随我到花园中去。”风流鬼跟入园中，与钟馗作揖，钟馗见他人物风流，举止潇洒，却也欢喜，县尹道：“二位少坐，下官了些公事去。”辞了出来，丢下二人细谈，须臾摆上酒来，钟馗道：“足下才情极好，只是微带轻薄，犹非待人忠厚和平之意。”风流鬼一心只在美人身上，那里听他。钟馗又道：“吾兄妙年高才，敢烦一律，不知肯示教否？”风流鬼道：“何以为题？”钟馗想了一会，无可为题，掀着胡须笑道：“也罢，就以俺这部胡须为题。”风流鬼满肚牢骚，正欲借此发泄，当下吟道：

君须何事这般奇，不象胡羊却象谁？

面过当胸抛玉露，风来满目舞花枝。

要分高下权尊发，若论浓多岂让眉？

拳到腮边通不怕，亏他遮定两旁皮。

钟馗听了大怒，骂道：“小小畜牲，焉敢出言讥刺？”提起剑来，正欲诛他，只见风流鬼冉冉而退。钟馗随后赶来，赶到牡丹花下，忽然不见。钟馗大惊，急令人掘地，须臾掘出一副棺来，乃是未央生之灵柩。钟馗看了，叹道：“怪道他举止轻狂，原来是此人所化！”这里叹息不题。

且说伶俐鬼听说没了风流鬼，大哭一场，道：“我向见伶俐鬼无能，酡脸鬼不济，今日以为托身得人，不料他又死了，此仇不可不报！”从此就干起延揽英雄的事业来。不消数日，竟聚四、五个英雄，一个叫做轻薄鬼，生的体态轻狂，言语不实，最喜耍乖卖俏；一个叫做撩乔鬼，他能沿墙走壁，上树爬山，就如猿猴一般；一个叫做得料鬼，一个叫做捣虚鬼，这两个鬼也都是撩蜂踢蝎，吹起招塌之辈，一日，众鬼问道：“吾兄结聚我等，不知有何使用？”伶俐鬼道：“你们都知招塌鬼

与丢谎鬼死的缘故？”众鬼道：“只因他抠掐，丢谎，所以教钟馗斩了。”伶俐鬼摇头道：“不然，不然！皆因他尊号上有了鬼字，以此钟馗就要斩他。你们不信，大号上边带了这个字样，自然都要在斩字例上了。”捣虚鬼听了，大惊道：“若如此，何不逃之夭夭？”伶俐鬼道：“我如今打听的富将军不在，县尹与尹乡绅家吊丧去了。我们如今扮作县中衙役，混他一番何如？”撩乔鬼道：“县尹为甚与尹乡绅家吊丧？”伶俐鬼道：“敝友风流鬼与他小姐有约，如今他小姐听的敝友被钟馗处死，也竟抑郁而死。所以今日与他吊丧，黄昏还不得来。”众鬼听得，大怒道：“这等害人不浅，我们何不杀了他，也可以绝了后患！”伶俐鬼道：“行不得！我也要杀他，只是杀了，富将军回来，决无干休。我们只须一坛美酒，哄他吃醉，偷剑的偷剑，拿靴的拿靴，弄的他走又走不的，杀又杀不的，岂不美哉！”众鬼听了，齐声道好。当下买了一坛菊花酒，扮作衙役，俱投县中而来。

其时钟馗见县尹不在，韩、富二人又斩鬼去了，只得在大松树下，无聊闷坐。却见四五鬼役走来，钟馗问道：“你们到此何干？”众鬼道：“小的们因老爷不在，见钟老爷闷坐，故治了一杯水酒，与老爷解闷。”钟馗道：“这等说，生受你们了。”霎时筛上酒，也不用小杯，竟是荷叶大杯奉上，众小鬼唱的唱，舞的舞，提猴的提猴，踢踢的踢踢，登时把钟馗劝的酩酊大醉。伶俐鬼上前道：“钟老爷，吃酒吃的热了，将这双靴脱了罢。”钟馗伸出足来，捣虚鬼、伶俐鬼每人一只脱的去了。其时得料鬼偷了宝剑，轻薄鬼盗了笏板，撩乔鬼爬上了树，伸下足来，竟将纱帽夹的去了。弄的钟馗脱巾漏顶，赤足袒怀，甚是不成模样，所以至今留下“五鬼闹钟馗”的故事。

当日也是众鬼合该倒运。却说韩、富将军领兵回来。捣虚

鬼与伶俐鬼每人拿了一只靴子，往外正走，迎头遇着兵来，唬的捣虚鬼屁滚尿流，就要逃走，毕竟伶俐鬼有智，不慌不忙，故意迎上前来，富将军认的是钟馗穿的歪头靴，大喝道：“偷靴鬼，那里去？”伶俐鬼不慌不忙的说道：“小的们蒙老爷诛了抠掐鬼与丢谎鬼，如今民享安乐，感激不过，小的们盖了一所庙，又恐老爷去了，所以专来脱靴，以作小的们一点遗念。”富将军听了，半信不信，只得将二鬼领到花园。进的园门，只见得料鬼拿着宝剑，不住的左五右六的飞舞。富将军喝了一声，得料鬼丢了宝剑就走，富将军赶上，一刀斩了。轻薄鬼见杀了得料鬼，手举笏板，扬尘舞蹈，只管叩头，富将军看了大怒，手起刀落，挥为两段。乃至走到钟馗跟前，却见钟馗酩酊大醉，不醒人事，科头跣足，甚是狼狈。富将军咬牙切齿，将捣虚鬼砍为两段，伶俐鬼摘了心肝，方才与钟馗穿上双靴，扣定宝带。只是没了软翅纱帽，寻了一回，并无下落，众阴兵四下找寻。却好韩司马也回来了，问其所以，富将军道：“如此如此，只是不见了纱帽。”韩司马周围一看，并无踪迹，及抬头看松树道：“要寻纱帽，必在树上。”且说撩乔鬼夹了纱帽，正要下来逃走，忽见阴兵远远而来，他就藏在松枝稠密处，因此都看不见。适听的韩司马说，“要寻纱帽，必在树上”的话，唬的他就打起战来，将树枝摇的乱动。众人细看，只见撩乔鬼戴了纱帽在那里发战。富将军拽起袍袖，手挽雕弓一射，射将下来，与钟馗戴上纱帽，众人看时，已将撩乔鬼射死了。其时钟馗方才定省过了，见了韩、富甚觉赧颜。这正是：

长松下，众小鬼戏弄科头汉；

后花园内，二使者整理赤足人。

不知韩、富所灭何鬼，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 悟空庵懒诛黑眼鬼 烟花寨智请白眉神

多愁多害，寸心无奈。求天助水或成渠，靠人扶沟难及海。家贫须奈何，若是赌胜争强，惹祸招灾，终久有安排，少不得再整诛邪手，重施斩鬼才。

话说韩、富诛了众鬼，救醒钟馗，其时县尹也到，已知其详，只得排起筵席，与韩、富接风。酒席间，因问起两人所诛之鬼何如？韩渊道：“前承主公之命，到了西方，原来是一个心病鬼。他因偶过太华山，见层岩峭壁高插云天，又见山下又有华阴庙宇并多居民，他就起了不忍之心。唯恐山塌下来，压坏民间庙宇。所以忧虑起来，每日愁眉不展，面带忧容，看看病入骨髓。小神到那里，也不用人参、附子、官桂、良姜，只下了些宽心散，如今好了。”钟馗道：“怎么这一个鬼，就去许多时？”韩渊道：“说起来话长，小神救心病鬼之后，却欲回来，不料路旁草房中又有一鬼，亦可怜，他住着半间草房，全无人家家伙，头上戴着开花帽子，身上穿着玲珑衣服，米谷囤内无有隔宿之粮，灶窝内无有半星之火。这也罢了，更可怪者，到一家，一家就穷；行一处，一处就败。因此人皆恨他，遂唤为穷胎鬼。亲戚朋友都不理他，你说可怜不可怜。”钟馗道：“若如此破败人家，也就该诛了。”韩渊道：“诛不

的。”钟馗道：“如何诛不的？”韩渊道：“人虽穷，相交的都是一班高人。那日小神访去，只见在坐的有伯夷、叔齐、颜子、闵子、范丹、袁安与他相厚莫逆，惟有钱神可恶，再不肯见他。因此他竟作了一篇《祭钱神》文，小神爱他，抄的稿儿在此。”递与钟馗众人观看，但见上写着：

4
呜乎！钱兮，君其怪我耶，何终年未睹其面也？君其畏我耶，何一见面而辄去也？噫嘻！我知之矣，念余赋性恬淡，制行孤洁；无狠毒之心，无奔波之脚，无媚世之好颜，无骗人之长略，因致于之，无由故交，予之不屑。况尔形虽圆，秉性甚坚；尔心虽方，其党动迁。安肯佻佻睨睨，俯首降心，以从我也？

呜乎！钱兮，君其不来，其如我何？寒则待子而衣，饥则待子而食，亲友待子而交游，负欠待子而补窟。子既不屑以下交，余又安得不佻佻睨睨，俯首降心，以招子乎？闻君爱饮者，白酒；爱食者，鸡蛋。今则有酒盈樽，有蛋在豆，爰裁短章，以祭之曰：

惟我钱神，内方外圆，象天地之形体，刻帝王之宝号。非官贵而不栖，非勤俭而不到。羨文皇之贯朽，珍重故来；嗟武帝之空虚，侈情便耗。爰子有灵，鬼神可通，爰子有势，爵禄可致。须动，而谄者立至；足举，而侍者候门。舍君奚自然？则君之为用大矣哉！今者，维实余艰，披诚切诉：改阮籍之白眼，对子垂青；化稽康之傲骨，逢君不怨。韞匱而藏，愿永贮于千年；用之则行，期相逢于异日。我欲常常而见，子其源源而来。惟鉴此日之殷勤，莫记从前之疏淡。

祭毕，体倦而睡，只见一黄衣人揖余而言曰：“子今改弦易辙，吾将引类呼朋友矣。但子仁义尚存，廉耻未

去，无入门之法，奈何？”余霎然惊悟。然悟念仁义之难忘，知廉耻之必顾。起视其酒，酒犹盈樽；起视其蛋，蛋犹在豆。余将醉饱，以乐天真，子其唯唯而退后。

钟馗看了，问道：“此鬼你何以治他？”韩渊道：“小神欲遣医人，怎奈庸医多而明医少。也是小神量其病源，察其浮沉，与他二服元宝汤，如今竟不穷了。”钟馗听了，大喜道：

“卿可谓卢医、扁鹊，胜于庸医万万矣！”又问富曲道：“你斩的何如？”富曲道：“小神所斩之鬼，与司马所治之鬼大不相同。”钟馗问道：“何以不同？”富曲道：“此鬼名叫急急鬼。”钟馗道：“名色便奇，你且说来，他本事如何？”富曲道：“那日小神领兵前去，未等扎下营寨，他就杀来，小神只得举手中大刀相迎，战了一日，通无胜负。到了晚间，他也不戴盔，不穿甲，点了火把，就如张翼德夜战马超一般，整杀了半夜。他见杀不过小神，急的一头撞死了。”钟馗道：“这等性急，真所谓急急鬼也！”富曲道：“这个不算出奇，还有一个鬼，甚是异样，小神阅人，见勾千千万万，再莫有那样黑眼人。他黑眼也罢了，还跟了两个伴儿，一个叫做史大汉，一个叫做不习人，都是一般黑眼。”钟馗道：“想必是黑眼鬼了，你何以诛他？”富曲道：“小神见他黑眼异常，不欲诛他，所以领兵回来。”钟馗听了，变色道：“岂有此理，昔日孙叔敖见了两头蛇，犹恐害人，他还斩而埋之。况此黑眼鬼，惹得人人黑眼，个个攒眉，贻害于人间大矣，岂不是汝之过也？”一席话，说得富曲满面通红。钟馗道：“既然如此，俺明日必须走一遭。”

次日起来，点起阴兵，就要起程。县尹苦留不住，与众百姓直送至十里之外，方才回去。钟馗往东，浩浩荡荡而来。旌旗蔽日，杀气连天。远远望见一座小庵，钟馗道：“那是甚么

所在？”富曲道：“那是悟空庵，小神前者在那里住过。”钟馗道：“怎么叫做悟空庵？”韩渊道：“或者取‘色就是空’的意思。”钟馗道：“是，是。”须臾到了庵前，下了白猿，进门观看，果然一座好庵，有诗为证：

红尘飞不到，钟磬集弥陀。

古柏依丹鹤，苍松挂碧罗。

人来频犬吠，客至遣鹦歌。

曲径通幽处，僧房女色多。

原来这庵中住持就是色中饿鬼，若论他的本事，也跳的墙头，也钻的狗洞，嫖的娼妇，耍的龙阳，正所谓舟车并至，水陆齐行，不分前后，不拘南北者也。当日钟馗进的门来，见他举止轻狂，体态风流，就知不是正经和尚，只是一心在白眼鬼身上，将他权且丢过了。

次日，整顿兵马，摆成阵势。只见白眼鬼头戴一顶乌油盔，身穿一领乌油甲，手拿一柄流星锤，坐下骑着一匹挨打虎。在左者有史大汉，在右者有不习人。钟馗看了，向富曲道：“前者卿不欲诛他，真个此鬼异样白眼，我也不欲诛他，但无如之何？”富曲道：“且待我先出去。”手提宝剑，冲出阵来。那边不习人出马。两人战了多时，富曲终是不待见他，拨回马来。他只当富曲败了，随后赶来，富曲觑的较近，按定宝剑，拽满弓弦，回身一箭，正中咽喉，不习人落下马来。白眼鬼见射了不习人，就欲出阵，只见史大汉道：“主公退后，且待区区杀他便了。”白眼鬼道：“你怎么称起区区来了？”史大汉道：“我干大没瓢儿，岂不是区区乎？”拿了一根杏棒，也不骑马，走出阵来。这边钟馗大怒，提剑相迎，未及一合，被钟馗一剑砍倒在地。正是：

站到阵前八丈高，跌倒尘埃两截腰。

钟馗斩了史大汉，正欲回阵，只听的一声高叫道：“黑眼鬼过来了！”钟馗回头一看，黑眼异样，怎见的他黑眼处？且不论他五官不全，嘴眼歪斜。只他这副性情，就与人不同：人说好他说歹，人说长他偏道短；遇着斯文，他故意显他粗疏；遇着豪杰，他故意假充斯文；且是本不通文，他要满书扎本；不生涯他要假妆精细。正所谓：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自以为是不可与尧舜之道也。其实钟馗本不欲诛他，只得勉强又战一回。钟馗道：“俺委实嫌你黑眼，饶你去罢！”不想黑眼鬼他竟有许多变化，听的嫌他黑眼，他故意将身子变的小了，纵身一跳，竟钻入钟馗眼中去，疼的钟馗满眼流泪，叫苦不绝。富曲看了大怒，拔出宝剑，就要剜他。韩渊向前拦住道：“不可，不可！古人投鼠忌器，剜出他是小事，只恐伤了主公的眼睛。我们如今无可奈何，只得恳求他便了。”于是跪在地下，祝赞道：“黑眼鬼，黑眼鬼，再也不敢与你赌胜争强，再不敢与你冲锋对垒，任你纵横施权，还买公鸡谢你！”黑眼鬼听的祝赞他，满心欢喜，一个斤斗，方才去了。

钟馗抹了眼中泪珠，定醒半日，说道：“如此厉害，怎生是好？司马妙计多端，何不想一高法？”韩渊思了一会，说道：“自古行兵之事不过三件，一曰天时，二曰地利，三曰人和。为今之计地利、人和都用不着，只得要用天时了。”钟馗道：“天时怎么讲？”韩渊道：“天是时日支干相生克的理也，如今他叫做黑眼鬼，他是黑，我以白治他；他是眼，我以眉治他；他叫做鬼，我以神治他。由此而来，必须白眉神方可降他。但不知这白眉神是何出身？少不得寻《搜神记》来查他。”众阴兵走到铺里，拿了《搜神记》来，逐名细查，并无白眉神的名号，只得又取《幽怪录》来，与《山海经》来，从头至尾，又无此神。钟馗道：“莫不是马良么？”韩渊道：

“何以知之？”钟馗道：“三国时说，‘马氏五常白眉最良’岂不是他么？”韩渊道：“也还未必。”因此下了一令，谕阴兵知悉：“凡有知道白眉神者，急来报信。”

且说低达鬼，自从罚他与阴兵吮疽舐痔，每日受苦难当。一日，一个阴兵害了痔疮，要低达鬼舐舐。低达鬼没奈何，只得与他舐起，正舐的有滋有味，只见又有一个阴兵走来，问道：“你的痔疮好些么？”这阴兵道：“疼，疼，疼！所以要低达鬼来舐。”因问道：“连日与黑眼鬼交战，胜负如何？”那阴兵道：“老兄，你原来不知，因他前日钻入钟老爷眼中，无法可治他。教司马爷定计，司马爷说要甚么白眉神降他。谁想这白眉神，查遍也没有。如今传下令来，有人知道白眉神者，即时通报。你说这白眉神，知道他在那里，何处去寻？”低达鬼听了道：“爷，这话是真么？”阴兵道：“现今有令，怎么不真？”低达鬼道：“这等，小的知道白眉神住处。”阴兵道：“你何以知之？”低达鬼道：“小的当日跟着讨吃鬼在柳金娘家嫖，见他家中有一位尊神，两道白眉。小的问他是何神道，他说是祖师白眉神，因此认的。”阴兵大喜，连忙引低达鬼到庵中，报知钟馗道：“白眉神有了，低达鬼认的。”钟馗问其来历，低达鬼道其所以。韩渊听了大笑道：“可见世上无所不有，但不知白眉神是何出身？”低达鬼道：“小的止知其名，不知出处。”钟馗道：“你就引司马到柳金娘家去请。”低达鬼巴不得这一声，当下欢天喜地，引韩司马，领着十数个阴兵，再往烟花寨来。其时正是初冬天气，黄花开残，玉梅初放，青青瘦竹迎人，扑扑桤松当路。板桥边，水尽成冰；山头上，树皆脱叶。正行路间，恰好纷纷扬扬下了一天大雪，怎见的：

初如柳絮，继以鹅毛。楼台殿宇，好象银粉妆成；山

川草木，竟是玉尘铺就。富贵人，红炉暖阁，低斟美酒充寒；贫穷汉，少柴无米，高骂苍天度日。映雪寒儒读麟经，不用明灯；烹茶韵士煮雀舌，何须甜水。正是：

纷纷麟甲满空飞，想是天边玉龙斗。

正值天气寒冷，韩司马道：“我们不论庵观寺院，借盅茶吃，避避寒冷才好。”低达鬼四下一观，满眼昏迷，那里叩得着？只得往前又走。走勾多时，恰好有座小庙，阴兵上前扣门，里边走出一个道人来。阴兵道：“我们是走路的，因天气寒冷，要借杯茶吃。”道人睁圆怪眼，登时大怒，骂道：“你走路也没眼睛，这庙宇又非你家奴才。庄客，怎么问我要茶吃，是与你应行的么？”韩司马是个斯文人，听的他骂，倒有几分没趣，笑道：“既无茶也罢了，何必发怒？”怎奈他见人软了，他一发硬了，大惊小怪，一跳一丈高，牵爷娘射祖宗的怪骂。登时众人围了一团，看了动静，问其来历，内中有向灯的，也有向火的，因对韩司马道：“老爷不知他的脾胃，他叫做发贱鬼。纸不知轻，磨不知重，老爷只是打他，他就软了。”韩渊听了，不觉大怒，令阴兵将道士绑在石柱上，脚踢手打，果应其言，道士连连恳央道：“老爷饶了小人，休说茶，要饭也有，小人只管伺候罢了，如伺候不好，老爷再打未迟。”韩渊听了，大笑道：“真乃发贱鬼也。”教人解放。只见发贱鬼慌忙叩头谢了，请到房中。先是松罗茶，不多时，就是油炒香素菜。又是白面薄饼托上来，且是委曲殷勤。韩渊与阴兵吃了一顿，方才起身，他还送了十里方回。至此，微知轻重，稍不发贱，这也算韩渊教训之功，且按下不题。

却说柳金娘，自从接了贾知府的公子，只道是呆头公子，不想怪吝异常，睡了半月有余，只与两匹小袖、三两银子。柳金娘倒是常想讨吃鬼与要碗鬼，后来听的穷了，方才绝了念

头。一日，正在门前闲坐，忽见低达鬼走来，柳金娘惊讶道：

“你一向在何处来？”低达鬼道：“不必说起，当日讨吃鬼打死了倒塌鬼，唬得我逃命而走，不想事不凑巧，却好遇着钟馗，将我罚的与阴兵们吮疽舐痔，百般难过。今因遇着黑眼鬼，不能诛他，要请你家白眉神，所以教我引来。我今先来了，韩司马也就到了，你须小心伺候，不可怠慢。”话犹未了，只见阴兵摆列，司马早到。韩司马坐在庭中，柳金娘走来叩头。韩司马道：“你家有白眉神么？”柳金娘道：“有。”韩司马道：“这神是何出身？”柳金娘道：“小妇也不知道，只听说是当日柳盗跖，因此传下来，就如祖宗供养。”韩司马听了，道：“如此便好请了。”一面吩咐预备猪羊，一面做起祭文来。次日清晨，摆设停当，行礼，读祭文云：

维神，春秋豪杰，周末英雄，不王不帝，非伯非公。以和圣而为弟，与大夫而作兄。习成武艺，不乐斯文。当日临潼斗宝，敢来劫路行凶。诸侯闻之而胆战，众将见之而心惊。孔仲尼不能教化，秦穆公服尔峥嵘。子胥之钢鞭可畏，秋胡之巧舌难伸。因此暴横一世，所以千载为神。生前不甘淡泊，死后享受无穷。每日见油头粉面，时常赌绣袄红裙。老忘八杂剧夺目，小粉头唱曲钻心。广吃些粉汤浇饼，常听些琵琶弦筝。今者有事干渎，望你留神细听：你做当年冯妇，我做昔日陈臻。黑眼鬼猖獗难治，白眉神本领素钦。伏愿速逞尔豪梁之势，却莫恋花柳之丛。果其如响如应，尚其来格以来歆。

刚才祭毕，只见白眉神跳下来道：“司马请我何干？”韩渊道：“请你不为别事，今者有个黑眼鬼颇肆猖獗，难以治他，专请足下诛之。”白眉神道：“我只说为甚，原来为此。咱家放着受用之地，何等潇洒，如何又做下车冯妇也。”韩渊

听了，仰天大笑，往外就走。白眉神扯住道：“司马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韩渊道：“我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白眉神道：“愿子明以教我。”韩渊道：“向闻将军之名，如雷灌耳，今见将军，不过花柳中人耳，甫啜中人耳，不足以有为，是以去矣！”原来白眉神受不的人激，当下听了此话，气的暴跳道：“你敢量我不能诛黑眼鬼么？”韩渊道：“但不为耳，非不能也！”白眉神整动盔甲，带了钢刀，与韩渊并马而进。

到了悟空庵，见了钟馗，钟馗降阶而接，说道：“为此小鬼，有劳大驾！”两人谦让已毕，分宾主而坐。白眉神问道：“这黑眼鬼怎么模样？必须见了方好下手。”钟馗遂引白眉神走到阵前，令阴兵叫阵。不多时，黑眼鬼骑着挨打虎出来，白眉神看了，道：“原来如此，何足为奇？”钟馗道：“如此黑眼，将军犹以为平常也？”白眉神道：“你有所不知，俺在娼家门中，这些乌龟享赛，耍草鞭、吹胡须、擦红抹黑、扭捏装腔。至于那姐儿们，俊俏的还好，更有那丑的异常，他也要嘴上抹了胭脂，疤脸盖了铅粉，大脚上穿了花鞋，扭腰掐胯，备丑极恶。偏是那班子弟，反要爱他；偏是那班子弟，更要出丑。本是打他，他反以为爱他；本是骂他，他反以为亲他。及至分离时候，又要三行鼻涕两行泪。拿犁捉耙之才，竟要做才子佳人模样。这些黑眼，我看的稀熟，何况区区一鬼乎？以此较之，犹以为小等者也。”钟馗道：“你不嫌黑眼，即将此鬼诛了。”当下白眉神舞刀出马，黑眼鬼挥锤相迎。两人交战数合，料他怎能敌的过白眉神？只得弃了流星锤，跳下挨打虎，将身一纵，钻入白眉神眼中。不想白眉神的眼，见的黑眼事多，竟看的眼磁了，怎能钻的进去？一跤跌下来，急寻挨打虎时，已被富将军三拳两脚打死了，他见没了虎，越发着急，只

得拿了流星锤，钻入洞中去了。钟馗道：“如此，为之奈何？”白眉神道：“这有何难？”乃令阴兵取柴和草来，向洞中烧起火来，那烟尽都冒入洞中去了。

且说黑眼鬼在洞中，正呆休休歇着，教烟熏的两眼落泪，着实难受，没奈何，又跳出来。众人看时，黑眼鬼已变成红眼鬼了。白眉神向前喝道：“还不投降，更待何时？”黑眼鬼只得投降。白眉神将他脖项缚了一条麻绳，交与阴兵看守，方才回入阵中。钟馗等大喜，携手同入悟空庵。庵中早已摆下筵席，白眉神上坐，韩渊、富曲执壶，钟馗下面相陪。酒席间，问起白眉神为何不将黑眼鬼杀了，留他何意？白眉神道：“尊神不知，我在娼妇人家，自春秋已至今日，家家鼎感，人人供养，竟如祖宗一般。我无报答，今日牵了黑眼去，与他做捞毛的，故此我不欲杀他。”钟馗道：“将军在春秋时虽不能为王，也是一家豪杰，不思建立功名，传家立业，为甚在娼妓人家？未免污辱将军。”白眉神道：“你知道，和尚无儿孝子多，我今与忘八做个祖宗，那龟子就是我的儿子，那粉头就是我的女儿，那些嫖客就是我的女婿了。每日享他供养，也竟受用无比，何必巴巴急急，为儿孙做马牛也。”韩渊道：“如此说来，竟男盗女娼了？”白眉神道：“是何言也！”于是起身，牵上黑眼鬼与柳金娘家捞毛去了。这正是：

白眉神贪恋烟花寨，

黑眼鬼捞毛娼妓家。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回 好贪花潜移三地 爱饮酒谬引群仙

劝尔莫贪花，贪花骨髓竭。劝尔莫饮酒，饮酒肠胃裂。肠胃裂，骨髓竭，奈如何？哀哉无计躲阎罗。我今悟得长生诀，特请钟馗斩邪魔。

话说白眉神牵了黑眼鬼，往娼妓家去了。钟馗见蝙蝠不动，料想无鬼可斩，闲在庵中，韩司马看六韬三略，富将军习些弓马刀枪。钟馗闷坐无聊，每日在庵中随喜，看那白衣大士，送子天仙。一日到了一个所在，见殿后一座小门，一把小锁锁着。钟馗道：“这个去处俺未到，何不看他一看？”将手去开那锁，不想钟馗力大，应手而落。开了门，走将进去，里面曲曲折折，竟有半里之遥，方是一所小院。院中盖着禅室三间，甚是清雅。钟馗掀帘进去，只见正面放着金漆条桌，桌上摆着古铜炉，烧着真香；后边一轴雪景山水画，两边瓶内插着几枝梅花，清香扑鼻。东边衣架上搭着偏衫；西边一张藤床，银钩纱幔，十分齐整，但依稀有些脂粉之气。钟馗道：“这秃厮好受用也。”言犹未毕，只见那轴雪景山水画忽然张起，钟馗定眼一看，吃了一惊，却是个粉面妇人伸出头来，看见钟馗，忽然缩了进去。钟馗大奇，于是掀起古画，竟是一个小洞，往里一看，竟有十来个美貌妇人在里面，里面原来有所院子。钟

馗大喝道：“妖精们，还不出来，更待何时？”那些妇人见钟馗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先已胆落，那里还敢躲避。一个个只得出来，见了钟馗，一齐跪下讨命。钟馗道：“你等在此何干？从实说来，饶你们性命！”这些妇人战战兢兢，说道：“小妇人们来的不一，也有佃户之妻，名虽佃户，实嫁和尚的；也有烧香施舍，名虽行善，实图欢乐的；也有饥寒所逼，名虽周济，实来还帐的；也有逃亡出来，名虽避难，实图混帐的。日积月累，所以聚了许多，此是实情，望老爷饶命！”钟馗道：“如今秃厮在那里去了？”众妇人道：“爷爷听禀，他将小妇人们封锁在内，不分昼夜轮流取乐，如今耍的厌了，又在外边勾搭上许多私窠子娼妓小官，图他快乐，丢的小妇人们七颠八倒，少不得大家在此守节。望老爷寻见他时，劝他一番，活教雨露均沾，不要使他南枝向暖，北枝长寒也。”钟馗听了大怒道：“这些淫妇，要你们何用！”提起剑来，一剑一个，斩了罄尽。正是：

悟得空时原有色，谁知色后又归空。

钟馗斩了众妇人，独坐禅林，怒气转生，恨道：“必除此恶秃厮，方泄俺胸中之恨。但不知此厮在于何处？”正在此独自愤怒，却见地溜鬼走来。见钟馗颜色不正，问道：“尊神今有不慰之色，何为哉？”钟馗道：“你观地下是甚么东西？”地溜鬼见杀了许多妇人，大吃一惊道：“这些妇人，想是庵中秃厮的浑家么？自古道‘和尚是色中饿鬼’，由此观之，这和尚是色中饿鬼无疑了。”钟馗道：“这秃厮犹且不足，又往别处受用去了。我欲诛他，怎奈他不来，你与我打听一番，审其下落，吾去斩他。”地溜鬼不敢不遵，于是溜将出来，游了几条大街小巷，心下想道：“我虽然出来，知他在东在西，怎么察访？”正才走路思量，只见一个小和尚坐在人家门首，敲着木鱼念

经。地溜鬼听他念的却不是经，模模糊糊念的都是些“俏冤家”、“王大娘”之类，地溜鬼想道：“此必有缘故。”上前问道：“师傅，你化的是甚么？”他也不应。地溜鬼想道：“莫非色中饿鬼在这人家，他在此观风么？”心思了一会，只见小和尚起身撒尿，地溜鬼得了个空儿，溜将进去。只听得房中有笑语之声，地溜鬼蹑足潜踪，走来窗外细听，你道听见些甚么：

不说山盟，不念海誓。这一个紧敲木鱼，念着救苦菩萨；那一个慢拍双铙，低叫肉身罗汉。这一个金莲高举，光光然似乱坠天花，那一个缨枪频刺，依稀象点头顽石。战多时，寺门欲闭；霎时间，魂入西天。玩一会老僧入定，须臾间身到极乐。正是：

未央生大破肉蒲团，海阁黎夜宿销金帐。

色中饿鬼与私窠子妇人玩了一个时辰，方才云收雨歇。妇人道：“你今晚回庵中去么？”和尚道：“庵中钟馗住着，甚不方便，今晚就在这里歇罢。”又饮了几杯美酒，方才抱头交股而睡。地溜鬼听得是色中饿鬼，慌忙溜将出来。此时是黄昏时候，所以小和尚也不曾看见，飞走回来，报与钟馗。钟馗听了此话，也不点兵，也不领将，自己提了宝剑，跟了地溜鬼，往私窠子妇人 家来。到了门首，就要进去，小和尚拦住不肯放入，钟馗大怒，令地溜鬼：“将他锁了，牵回庵去，待俺再问他。”地溜鬼牵了小和尚去了，钟馗独自进门，大喝一声道：

“秃贼何在！”妇人惊的赤条条跳下地来，叩头求饶命。钟馗止见妇人，不见和尚，大惊问道：“秃贼那里去了？”妇人道：

“方才与小妇人同宿，淫情未厌，如今往别处去耍龙阳去了，想也就回来。”钟馗大喝一声，手起剑落，砍为两段。心下想道：“秃厮必定还来，不免在此等候。”等勾多时，只听的色

中饿鬼隔窗叫道：“我的亲亲，你睡着了？我好快活有兴，等我进去，再和我耍耍何如？”钟馗听的是他，提了宝剑，劈头就砍。色中恶鬼猛吃一惊，脱身就走，钟馗随后赶来。看看赶上，举起宝剑正欲砍他，不觉扑咚一跤，跌倒在地，正是：

触天怒气高千丈，扑地肥躯跌一堆。

原来是醉死鬼，吃醉了睡在地下，钟馗不防，忽然绊了跤。当下色中饿鬼得了个空儿，竟走脱了。钟馗起来看时，却是个醉汉，曾有《驻云飞》道的好：

闭目摇头，两道顽涎往下流。哇而吐一口，都是些饭菜慢肉。恰好似狗吐盛酥油，难消受。反复翻肠，不怕尘和垢，量小何须揽大瓠？

却说醉死鬼绊倒钟馗，钟馗爬起来又要赶色中饿鬼，却被醉死鬼一把扯住，口里喃喃呐呐骂道：“你是甚么人，敢踏老爷一脚？”钟馗待要杀他，见他又醉了，只得道：“俺姓钟，你待怎么？”醉死鬼道：“你是大钟、小钟？实对我说来。大钟也不怕你，小钟也不怕！”钟馗道：“快些放手，俺如今要杀人去！”醉死鬼道：“你要掷骰儿去，我就要上下，任你老羊、夹旦、抡快、对盆，总之不怕你！”钟馗听了，气得暴跳，提起拳来就要打，醉死鬼又道：“怎么，你不掷骰子，又要猜拳？来，来，来！”三呀、五呀乱出指头，反吆天喝地叫个不停。钟馗看了又怒又笑，用力摆脱，方才回入庵中。连忙将小和尚带过来，问色中饿鬼的下落。小和尚道：“小僧委实不知。小僧原在灰山草包营俊净大王手下，一向言从计听，甚是相得。不料近日来了一个呆邪鬼，与他气味相投，性情和合，反嫌我忒奸，叫我做了奸鬼。因此心怀不平。闻的老爷到此，指望投降老爷，领兵去剿除了他，俺便做山中大王。不想前日

来时，爷爷正与黑眼鬼相杀，被黑眼鬼钻入眼中，俺恐老爷没甚本事，又欲别图。忽遇色中饿鬼肯收留俺，俺一者想用他些家业，二者好图他的老婆，所以与他做了徒弟。今日他便混帐，俺与他观风，此是实情。至于他的下落，俺委实不知。”钟馗道：“你既把身与人，就该终始如一，奈何反面事人，其罪一也；既要投我，你又迟回睹望，其罪二也；及至秃厮留你，你又图他家业，谋他老婆，其罪三也。有此三罪，非奸而何？害人不浅，留你何用！”于是一剑诛之。

钟馗将奸鬼杀了，忽听得山门外呐喊摇旗似有千军万马之状。钟馗使人打听，回禀道：“外边一伙醉汉，不计其数，竟将庵门围了。”原来是醉死鬼调了人来。钟馗道：

“这怎么处治！”韩渊道：“正是，此辈不可诛之。不诛，则有恶言相冒，俺不免劝他一番，再作定夺。”遂走出门来。

叫醉死鬼答话。醉死鬼东倒西歪的走将上来，道：“叫爷爷怎么？”韩渊道：“看你衣冠不整，廉耻不顾，沉酣于醉乡，放怀于杯中，名教自有乐地，何必如此狂荡也？且夷狄造酒，大禹饮之味甘，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国者。’国且要亡，何况于身乎？譬如钢斧伐枯木，吾未见不颠扑者也！”

醉死鬼呵呵大笑道：“俺饮酒，你说不好么？吾闻天有酒星，地有酒泉，人有酒禄。当日帝尧千钟，孔子百瓢，一帝一圣，又何尝不饮酒也。至于竹林七贤，莫不饮酒。我朝李白、贺知章等，称为酒中八仙。果其饮酒不好，就该众人唾之，骂之，为甚么犹称之颂之也？我如今虽不能称酒仙，也甘心作酒鬼了”这正是：

但得醉中趣，勿为醒者传。

说毕，卧在地下，或高歌，或低骂，闹个不了。韩渊无法可处，只得回来对钟馗道：“为今之计止有一策，须向这边太守

讲了，令他出张禁止屠沽的告示，这叫做‘三日无粮不聚兵’，这伙人没了酒吃，自然散了。”钟馗道：“使得，使得。”于是整冠束带，骑了白驺，竟到府中。知府迎至堂上交拜，问道：“大人何故而来？”钟馗道：“近因此地醉死鬼甚多，俺欲斩他，于心不忍。今来敢乞大人一张告示，禁止屠沽，此辈可以不诛自散。”知府道：“禁屠沽甚好，只是此时腊月，又非祈雨之时，怎好禁止屠沽？”钟馗道：“这也无妨，古人云，腊雪占三白，大人何妨祈雨？”知府醒悟道：“下官才疏智浅，不能想到此处。大人请回，下官如今就出告示。”钟馗辞别，回到庵中，知府果然禁了屠沽。不数日，果然众人没有酒吃，个个皆醒，丢下醉死鬼，各自散了。只有醉死鬼犹然未醒。你道为何？原来他吃酒成了脾胃，没酒三分醉。钟馗见只留他一个，便欲诛之，韩渊劝阻道：“天官还避酒客，何况我等。”只得扶他起来，他方才一步一跌，走入醉乡深处去了。这醉乡深处，你道如何：

从无贵贱，并没尊卑。事大如天，到此尽都瓦解；愁深似海，来此也要冰消。旌旗不摇酒旗摇，何须征战，酒马常猜兵马歇，若个操戈。平原督邮，应是窖前吏部；一州从事，如过落井知章。山中王，少不得独尊李白；酒泉郡，没奈何还要刘伶。不识不知，恍然若唐虞世界；如痴如梦，竟是混沌乾坤。路不远而自来，只要三杯到肚；城不关而自入，也要几杯穿肠。

当时醉死鬼到醉乡深处，只见李青莲、崔宗之、毕吏部、贺知章，还有稽康、山涛、向秀、刘伶、阮藉、阮咸、王戎等，或弹琴于松树之下，或奕棋于竹林之中，或抱膝长吟，或闲观宇宙，或临流以羡鱼，或依山而玩鹤，正在潇洒之际，只见醉死鬼到来，众仙问道：“汝是何人，到此何干？”醉死鬼

道：“小人颇能吃酒，不想触犯钟馗，今要斩我，所以逃难而来。”众仙道：“既能吃酒，你也不俗了，何不与他讲我们的高旷，他自然另眼看觑。”醉死鬼道：“不讲还好，讲了他反禁止起屠沽来了，弄得我粮草俱绝，他反恶言不逊，动不动拿了宝剑只要杀人，我怎么敌的他过？”众仙听了，大怒道：“这等可恶！我们何不与他辩论一场，教他晓得酒中滋味不比寻常？”大家齐声道：“正是！”遂即离了醉乡深处，竟到悟空庵来。

钟馗见了问道：“列为老先生，到此为何？”李青莲道：“闻尊神甚贬我等，今将来辩之。”钟馗道：“小神正欲领教，众先生请道其详。”李青莲道：“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所以说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正为此耳。我等花朝月夕必饮酒者，正欲尽眼前之欢乐，而消胸中块垒也。尊神焉知酒中之趣乎？”钟馗道：“先生爱饮，实高矣，旷矣。但当日安禄山之大乱，先生何不以酒退之，而为永璘王所缚也？向时无子仪、光弼，先生已作楚囚矣。上无补于国事，下无救于身家，其高旷耶亦安在！”李青莲羞惭而退。毕吏部上前又辩道：

“你谓青莲先生饮酒无益，当日《清平调》三首，何尝不是酒中来也，尊神不饮，请问诗稿好过李青莲否？”钟馗道：“你非槽前盗酒儿耶？夫朝廷命官，潦倒于酒，则为口腹之欲，行狗盗之事，尚敢扬眉吐气向人辩论乎？”羞的毕吏部满面通红，再不敢出声。崔宗之、贺知章愤气不平道：“毕公盗酒，正是文人韵事，反以为狗盗，何也？”钟馗大笑道：“圣人云‘细行不谨，终系大事。’若以盗酒为韵事，则鸡鸣狗盗之徒，皆称韵事乎？”崔、贺二人无言以辩。稽康、山涛等齐声道：“尔道饮酒败德，古今帝王就该禁止。为甚么冠婚丧祭，俱不废酒，何也？”钟馗道：“冠婚丧祭非滥觞，故礼饮不过三杯。岂有尔

等沉酣，败坏礼俗耶？山公大节不亏，犹有可恕。至于公等，或居丧而饮酒，或荷插而饮酒，或丧身而饮酒，甚至李核站空，锱铢必计，而犹托身高旷，惑人视听，向非祖士雅、陶士行，诸公安能救晋室之败乎？由此观之，真名数之罪人也！”

众仙见辩不倒钟馗，都回去了。醉死鬼那里还敢闹闹？就要跟了众仙回去，众仙埋怨道：“我等原是酒仙，几乎被你累成酒鬼，快快回去，免得我们动手！”可怜这酒鬼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得仰前合后，独自一个行走。走勾多时，却好到草包营地方了，此处乃凌净大王所管，太守不能禁止，所以有酒家卖酒。醉死鬼数日不得饮酒，甚是难过，喉咙里痒了难熬，一但闻的酒香，香得两股顽涎直流出来，忙忙拣了一个座位，叫酒保把酒筛来。初时只顾饮酒，也不看馆中有人没人。此时三杯到肚，打点住了五脏神，方才将眼一轮，只见那头座上坐的个风流和尚，不住眼的看他，醉死鬼沉吟道：“看我怎的？不要管他，我且饮酒！”谁想他惯了的脾胃，一壶酒后便抓起糟来，恨道：“好钟馗，天杀的！竟将我早了半月。我今日吃了酒，再和你大闹一场，你就是金刚，我也削你块泥皮。”说毕，哈哈大笑道：“如此好酒，钟馗劝我休吃，难道吃了你家的不成？这样可恶！你若知道这滋味，只怕想断了你的肠了哩！”高一句，低一句，说了一会，口里哼哼吱吱，又唱起来。你道唱的是什么？他唱道：

酒呀酒，我爱你，入诗肠能添锦绣。我爱你，壮雄心气冲斗牛。我爱你，解愁闷扫清云雾。摇头轻富贵，冷眼看王侯。这样的清香，这样的美味。钟馗焉敢鄙薄酒！

和尚听的他说钟馗长钟馗短，不觉走来问道：“老兄只管怨这钟馗怎么？”醉死鬼朦胧眼向和尚看了一会，说道：“师傅，你不知道，前日我倒在地上，只当在家里，睡的正受用，

他竟将我猛然踏了一脚，把他绊了一跤。他说甚么要杀人，因此我调了些弟兄们围住了悟空庵。我与他讲理，他竟不知事，反说我吃酒的不好。我气愤不过，请了一班酒仙与他辩论，不料他执迷不悟，始终不仙佛道，教酒仙们连我也不要了。所以我在这里自饮自喝，你问我怎么，想是要和我赌几壶么？”和尚听了，道：“足下原来是我的大恩人。”醉死鬼道：“我只晓的吃酒，并不施甚么恩，怎见的是你的恩人？”和尚道：

“原来足下那日醉了，不知其详。当日钟馗提了宝剑赶我，赶的将近，不是足下绊他一跤，我今已作无头之鬼矣。老兄救我性命，岂不是恩人？”醉死鬼焦躁道：“他为甚么要杀你？”和尚欲说难说，只顾支吾。醉死鬼越发焦躁道：“要说就说，你我萍水相逢，也是有缘的，何必隐讳？”和尚道：“小僧原来带一点色心，见了妇人就如性命一般，因此人皆叫我色中饿鬼。那一日，正在一个私窠子妇人家混帐，不知他怎的知道，竟来杀我。亏的我又混帐小官去了，回来时，妇人已经杀了。他还等我。因此我先逃，他随后赶来。不是遇着吾兄，我这个葫芦已成瓢多日矣。”醉死鬼听了，道：“该杀，该杀！出家人经不念，苦不受，只要嫖娼，倘然惹下歹疮，性命难保。不然生下一男半女，儿子便做了王八羔子，女儿便做了粉头娼妇，这就是你出家人积下的阴鹭？”和尚笑道：“那里一时就能生育？”醉死鬼道：“你说不能生育么？那些婊子们襁褓的娃娃，难道都是自家的不成？快些改了，决不可如此。”和尚道：“老兄真醉死鬼，人生秉性，怎么改的？你说我好色，你为甚么好酒？你能改的好酒，我也能改的好色了。”醉死鬼道：“不错，不错，真个难改！此后咱两人平处开罢，将你的色也分与我些，将我的酒也分与你些，大家一发做个十全混帐人罢，不要半落不合的，惹的世人笑话。”和尚道：“讲得最

好！”自此后，两人酒色并行起来。却不知酒色最是齐行不得的，一齐行就要伤性命的。后来不多几日，就教钟馗杀了，此是后话，且不题起。

再表钟馗，辩倒了众仙，唬退了醉死鬼，回到房中与韩渊商议道：“如今色中饿鬼不知下落，我们何不先去灭了倭倥大王，省得耽搁工夫。”韩渊道：“主公说的不差。”于是收拾行李，一把火将悟空庵烧得干干净净，率领阴兵往前行走。此时腊尽回春，正是元旦佳节之日，只见：

家家抬春盛，处处挂长钱。白发老者，无语思旧岁；
小儿拍手，齐声贺新年。新帽，新靴，皆说道新正纳谄，
春盘，春菜，请将都饮春酒。嗑瓜子，踢毯子，儿童们在
街头作乐；戴花翠，勒首帕，婆娘家在闺阁妆娇。正是：
有诗为证：

山河不改还从古，时序从头又见新。
律见青羊改岁华，东风尖侧逗窗纱。
寒消腊底难留雪，暖到梅梢已放花。
玉历乍颁时共泰，辛盘初荐酒宜赊。
年来况是妖气净，春遍人间几万家。

当日钟馗正走，见路傍酒旗招摇，钟馗道：“今日新正佳节，权饮三杯，取椒花献公之意何如？”韩、富二神齐声道好。遂进馆去，也是当时凑巧，却好遇着色中饿鬼与醉死鬼一递一碗吃酒。钟馗大怒道：“俺只当你逃遁天外去了，原来还在此处么？”提起剑来，措手不及，将色中饿鬼斩于剑下。醉死鬼见斩了和尚，吃了一惊，即欲逃走，却被富曲一把扯住，韩渊欲劝时，早已一刀也诛了。这叫做：

除去花僧，闺中自少相思妇；
诛了酒鬼，街前不见卧道人。

不知倭倥大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 妖气净倭倥归地狱 功行满钟老上天台

世上人皆趋巧，老实些儿才好。老实若过头，便是现世活宝。活宝，活宝，独立正南偏恼。设计将他害了，起看妖气尽扫。尽扫却亏谁？却亏唐家钟老。钟老，钟老，这个功劳不小。

右调《如梦令》

且说倭倥大王生来立性懵懂，举止从容，虽然尊颜如神，却象木雕泥塑一般。一日，在灰山闲坐，小妖报道：“大王，祸事来了！如今有个钟馗大神前来征讨，大王不可不备！”只见倭倥大王翻白了两只眼，竟如不听见一般，并不回言。这小妖又复说了一遍，倭倥大王道：“你说甚么不可不备，是叫我备酒请钟馗么？”小妖道：“不是，如今钟馗杀大王来了，大王不可不备！”倭倥大王大睁了眼，将脸映的通红，说道：“我比你不知道！”蹭了一会，猛叫呆邪鬼道：“过来！”呆邪鬼也不理他，又蹭了顿饭时候，大叫道：“过来！”小妖问道：“大王叫谁过来？”倭倥大王道：“我教你打听钟馗。”小妖得令去了。呆邪鬼方才走过来，倭倥大王见了道：“好奇怪，怎么又有个呆邪鬼了？”呆邪鬼道：“惟有我一个，再没

有第二个象我的。”倭争大王定省了一会，说道：“错了！”呆邪鬼道：“甚么错了？”倭争大王道：“使他打听钟馗，错使你去了。”呆邪鬼道：“我现在这里，怎么又错使我去了？”倭争大王蹭了一会，看了两眼，点了点道：“又错了。”呆邪鬼道：“又错了甚么？”倭争大王道：“使你打听钟馗，错使他去了。”呆邪鬼方才领了令出来。

于是下了灰山，出了草包营，往前慢走。走勾多时，只听的笙箫聒耳，十分可听。呆邪鬼道：“不要管他，我只在此看一看。”走上前去，却是一所大庄院，庭堂台阁，修盖的十分齐整。大门外，一伙乐工在那里不住的吹打；二门上，又是许多的鼓手，都是些邪乐。及至庭园内，锣鼓喧天，一班男戏，一班女戏，一递一出的唱，两边厢房中，左厢房是和尚念经，右厢房是道士念经。席前斟酒的都是些姐儿，下菜的都是些大家人，灯烛辉煌，照耀如同白昼。里边却也人山人海，十分热闹。呆邪鬼慢慢的挨近席前，只见那个主人坐在上面，穿着无数的衣服，皮袄又套皮袄，暖耳上又衬上暖耳，还恐穿不了，把衣服都搭在两边架上。至于饮的酒，是金花、梅桂、惠泉，无般不备，吃的肉是猪、羊、鸡、鱼、鹅、鸭，无物不有。唬的呆邪鬼咬指，以为是公侯之家，不然怎的如此奢华？因悄悄问人道：“这位老爷是甚么人家，今日做事这般热闹？”众人道：“是白丁。”呆邪鬼愕然道：“白丁怎么这般体统？”众人道：“你那里晓得这人，今日是他生日，所以念寿经。你见他这等奢华，他家的钱却是有限，全凭扎撕，所以人都称他扎撕鬼。今日这般受用，只怕后日还没午饭吃哩！”呆邪鬼道：

“原来是一味捣大，拉大架，没有实落么？”他竟整整看了一夜，也忘了打听钟馗。次日，依旧路走回。倭争大王问道：“你回来了么，钟馗果是如何？”呆邪鬼道：“一味捣喧，并无

实落”倭倥大王大喜道：“如此，便不足畏矣！”呆邪鬼道：

“你道我说谁捣喧？”倭倥大王道：“不是钟馗捣喧，难道是孤家捣喧不成？”呆邪鬼道“你两人都不捣喧，只是扎撕鬼肯捣喧。”倭倥大王大挣道：“怎么说的是钟馗，又拉出扎撕鬼来了？”呆邪鬼唾了一口道：“我就忘了打听钟馗了。”倭倥大王听了，气的半日不说话，呆邪鬼呆站了半日。倭倥大王道：“饥了！”呆邪鬼道：“饥了，敢是吃饭？”于是走到厨下，托上一盘呆瓜，续后又是一碗死猪肉，一碗淹鸡脖子，临了一碗老牛肉，随着一盘大馍馍。

倭倥大王正吃的受用，只见小妖来报说：“大王快进膳，准备厮杀，钟馗已到草包营了。”倭倥大王吃了饭，揩了口，从容问道：“钟馗利害如何？”小妖道：“大王听禀：手执青锋剑，头戴软翅纱帽，逢山到处斩妖精，一个不余剩。率领阴兵数百，还有司马、先锋，须臾踏碎草包营，不怕大王倭倥不倭倥。”倭倥大王听了，唬的两眼磁瞪瞪，说道：“呆邪鬼那里去了？教他出战！”小妖道：“呆邪鬼不知去向。”倭倥大王叹道：“当日奸鬼与伶俐鬼在我这里，我嫌不老实，不想今日都走了，这怎么处？”又蹭了一回，少不得穿甲戴盔出来。这边富曲出马问道：“你就是倭倥大王么？”不想倭倥大王却有一桩绝妙本领，任你打他、骂他、唾他、杀他，他总是瞪了一双白眼，再不出声。当时富将军问之再三，倭倥大王并不回答，富曲不觉勃然大怒，举刀便砍，他只是不动。富曲大奇，只得勒回马来报与钟馗，钟馗道：“这又奇了！”于是提了宝剑，也不答话，劈头就砍，他也是不动。钟馗道：“看此倥物，不可以力杀他，须要想个法儿处置他方好。”地溜鬼道：“不如小的去，将他头上栽起一个大炮，将他挣死何如？”钟馗道：“你去试来。”地溜鬼轻轻抬一个炮火，栽在倭倥大王头

上，将药捻点着，只听得一声响亮，就如山崩地塌之状，谁知倭倅大王不但不曾挣死，且越发成了个挣头，更觉端重了许多。韩渊道：“这样人杀了他，也污俺的名目，不如在他背后挖一深坑，我们移兵别处，留下地溜鬼看着。他见我们去了，自然回去，哄的跌在坑中，活埋了就是了，何必劳心费力，与他争强赌胜耶？”一席话说的钟馗大喜，真个依了此计，令人背后挖了一个深坑，上用浮土虚掩。只见倭倅大王睁着两只发倭倅眼，那里知道身后消息。钟馗安顿已毕，留下地溜鬼打听，拨转阴兵，往西而来。

正走之间，远远望见一所庄院，你道是谁的？正是扎撕鬼的住所。当日扎撕鬼庆毕生辰，果如人之所言，次日便没了银钱。其时和尚、道士、鼓手、乐人都来要钱。没的折处，少不得将暖耳、皮袄、皮套、衣服之类当的当了，卖的卖了，折算的折算了，丢下几件破纱片，没人要他。钟馗到门，没奈何穿了出来迎接。钟馗进门一看，这扎撕怎生打扮。

头戴纱巾，身穿纱服。头戴纱巾冷飕飕，自然缩肩；身穿纱服战兢兢，勉强摇摆。轻绢遍体，猛看来不是穷酸；鸡栗满身，细端详浑如病鬼。缁袍不耻，未必有子路高风；春服既成，全不是增点气象。弯其腰，抱其腹，病如夏蛙；流其涕，皱其眉，惟爱夏日。

钟馗看了，忍不住问道：“如今虽然立春，天气尚寒，足下为何穿起纱来？”扎撕鬼没的回答，说道：“我家有这样东西，怎么不穿？”钟馗不觉哈哈大笑，扎撕鬼见钟馗笑他，突然大怒起来。却是为何？原来扎撕鬼并没房舍，这所大庄为庆贺生辰，才赁下一月期限，以便延宴宾客、唱戏摆酒。早上房主来赶，已是着气，又有和尚、道士、乐人、鼓手吵闹了一番，将几件蛇蚤也当卖了。他是好体面的，此时穿了纱服见

人，已经赧颜，谁料钟馗当面抢白，并无含蓄，他竟老羞变成怒，登时发暴起来，道：“你是甚么人，竟敢上门欺人！”一头撞将去，钟馗往过一闪，不想他用的力气太猛，撞至墙上，一时脑浆迸流，就呜呼哀哉了。忽然阴兵报道：“外边有一人探军情。”钟馗道：“绑他进来！”只见几个阴兵，簇拥着呆邪鬼当堂跪下。钟馗道：“你是何人，到此何干？”呆邪鬼道：“我是灰山草包营下来的，我主人是倭争大王，昨日差我来打听钟馗，我昨日在此看唱戏，就忘了打听，今日忽想起来，是我主人吃饭去了，我就乘空而来，但不知这钟馗是黑的是白的，在东边在西边？老爷若见过，示我知道：不然我回去，我大王又说我不中用。”众阴兵听了皆笑，呆邪鬼道：“不要笑，我说的都是实话。”众阴兵骂道，“瞎眼的贼，现坐着钟老爷，还要你何处打听？”呆邪鬼听了说是钟馗，爬起来就跑，富曲大喝一声，一刀砍倒在地，再也不能勾呆邪了。正是：

生前大号既呆邪，死后尊称难急骨。

料想阴间不用他，罚到山中变呆瓜。

按下钟馗众人，再表倭争大王，见钟馗去了，他竟忘了回去，只管站着。等的地溜鬼心里火发，无计哄他回去，只得假充小妖，走来禀道：“大王想是饥了？请大王进膳！”倭争大王道：“那钟馗不来了么？”地溜鬼道：“不来了！”倭争大王点了一点头道：“你说的是。”掉过身，大踏一步，一声说道：“不好了，孤家要跌下去！”话犹未毕，只听的一声响亮，跌入深坑。把这地溜鬼喜的打跌，飞跑来报与钟馗。钟馗与众神往观，只见倭争大王睁着两眼在里边坐着。地溜鬼逞他滑溜，拿了一杆枪往下便刺，谁想倭争大王也有不净时，将枪柄提定，尽力一拉，竟将地溜鬼一个斤斗拉将下去。众阴兵正

欲救时，倭倭大王已将他坐于身下压死了。钟馗道：“可恶，可恶！”速令阴兵急急将土掩埋。可怜倭倭大王，一生倭倭，至此完帐了！正是：

三寸气在全无用，不待身亡万事休。

钟馗埋了倭倭大王，向韩、富二神道：“俺初出阴府时，阎君与我鬼簿，见临了是个倭倭大王，何不将簿一查，看我诛了多少鬼魅？”韩渊道：“有理！”于是拿过簿来逐名细看，一个个或抚或诛，并无余剩。钟馗大喜道：“这等看来，俺的功行已满，还不班师，更待何时？”真个是：鞭敲金镫响，人唱凯歌还。浩浩荡荡，再往阴曹地府而来。正是：

斩尽妖邪剑气寒，功成归去万人欢。

阎君若问诛邪事，不比轮回一样看。

不觉的过了奈河桥，进了枉死城，把门判官认的钟馗，慌忙通报。此时十殿阎君正都会议公事，听的钟馗到来，连忙下殿相迎。钟馗见阎君出来，下了坐骑，藏了宝剑，整了衣冠，上前行礼。阎君笑道：“屈指一年，鬼便已尽除，尊神何成功之速也！”钟馗躬身道：“托赖大王余威，是以到处平夷，不烦劳苦，大都皆韩、富二神翼替之力，小神何功之有？”须臾，让在殿上，交拜毕。此时韩、富二神，阎君相待也不比往日，说道：“向在阴间属我等所管，今日功成行满，上帝不日当有封诰，岂以旧制相拘乎？”于是大排筵席，钟馗上坐，韩、富二神两旁，阎君等主席相陪。饮过数巡，阎君问道：

“尊神除邪功劳，请道其详，好待小神等去奏报天庭，以讨封爵。”钟馗遂将前项事情、某鬼如何安抚、某鬼如何诛杀，一一说明：“但其间还有不在鬼簿上的，俺见可恶，情理难容，亦并诛之。”阎君问道：“那几个不在簿上？”钟馗道：“如史大汉、不习人、还有色中的饿鬼所与那些妇人，俱非鬼簿上有

名的。”阎君道：“尊神有所不知，那史大汉本是吕布一转，因他虽然勇猛，却少刚强，所以罚他转了史大汉，正欲尊神诛了，以报杀丁建阳之罪也。至于那不习人，他是张六郎一转，因他前世生的美貌，人皆爱他，故有许多淫欲之罪。今日使他转了不习人，所以今日之憎者，皆昔日之所爱者也，尊神亦诛的不错！”钟馗道：“那些妇人们，也有缘故么？”阎君道：“怎么没有缘故？那都是吕太后、武则天、赵飞燕、杨贵妃并贾充女、虢国夫人之类，因他淫欲无度，所以罚他转了此辈，只道受些饥寒，少改邪淫。不料犹然无耻，尊神诛之也不足以尽其辜，俺如今罚他们变母猪、母狗去了。”钟馗道：“大王差矣，此辈不过好淫，殿下加以重刑。俺观古今以来，如王莽、曹操，我朝杨国忠、安禄山、卢杞之类，大王何处以之？”阎君道：“王莽、曹操辈已在阿鼻地狱中数百年矣。至于杨国忠，已罚他转牛去了。安禄山已罚他变猪几遭，生前受无限苦楚，临死还要赏他一刀，剜骨剥皮，其罪莫大如此。你道阴府无公么？”韩、富二神听的将杨国忠、安禄山处的如此凄惨，两人齐声道：“善哉，善哉，我两人之恨也消了。”钟馗又问道：“卢杞怎么样了？”阎君道：“卢杞昨日才拿到，还未审理。”钟馗道：“何不牵来，我问一问他。”阎君传旨下去，不多时，只见十个狰狞恶鬼将卢杞绳缚索绑而至。见了钟馗，唬的战战兢兢，俯伏地下道：“向日是天子嫌君貌丑，岂关小鬼之过。”钟馗听了，心中大怒，拔剑就要斩他。阎君笑道：“尊神若斩了他，他反得便宜矣。看我自有处治。”遂令众鬼将卢杞下入油锅，须臾皮骨皆脱。钟馗大喜道：“也算阴兵跟了我一场，何不将此肉赏与他们，以酬一年之苦。”阎君令分散，食讫，众皆踊跃而去。阎君问道：“诸恶已各秉虔诚，等候上天”。不题。

且说玉皇上帝，一日设朝——原来上天朝仪与人间更是不

同。怎见的：

黄龙绕柱，彩凤飞檐。左金童，手捧香盒；右玉女，盘托明珠。耳盈笙歌，丹墀下一派仙乐；满目瑞气，宝殿上万道祥光。九曜星官，顶冠束带，雍雍雅度；二十八宿，戴盔穿甲，凛凛威风。南天门四大元帅，东西列坐；玉虚殿内十美女，左右排班。李老君骑青牛，远来朝觐；吕纯阳跨白鹤，忙道山呼。还有哪巨灵仙，身若泰山，端秉金戈来值殿；更有那老寿星，头如极斗，斜倚竹杖看朝仪。

当日玉帝坐宝殿，众天神朝拜毕，玉帝道：“目今乾坤明朗，下界清平，人间想有什么真主吗？”众天神未及回答，只见太白金星伏金阶奏道：“南天门外，十殿阎君候旨，有事要奏。”玉帝传旨：“着他进来。”十殿阎君到了殿下，参拜已毕，齐声奏道：“臣等职司阴界，凡有罪恶无不秉公裁夺。但南瞻部洲大唐国，有等似鬼非鬼，似人非人，各随所性，尽由习染，故往往有犯罪之实，无犯罪之名。所以，王法不得而加，报应不得而显，以至乾坤昏暗，世界不清。臣等正在忧烦。幸有钟馗，其人秉刚正之气，具斩鬼之才，只因生来貌丑，以致唐天子摈逐，不料他愤怒自刎而死。唐天子令他遍行天下以斩妖邪，臣等助他阴兵数百，韩渊、富曲二神。韩渊有运筹之能，富曲有诛戮之勇，今已到处平夷，魑魅灭形，魍魉破胆，此皆钟馗与韩、富之力。臣闻，有大功者必蒙厚赏。今天地清宁，其功非不大也。伏乞陛下，封王赐爵，以照劝善。臣不敢自专，候我皇敕旨。臣等不胜悚惕待命之至。”

玉帝听毕，忙宣上殿。见钟馗威风凛凛，相貌堂堂；韩渊儒雅风流；富曲虎体熊腰。天颜十分喜悦。传旨：“十王各回，朕当赐爵。”于是。十殿阎君拜谢，回阴府去了。钟馗等

俯伏殿下，不敢抬头。须臾，太白金星，手捧丹诏，当殿宣读：

玉帝诏曰：朕维，两仪既判，三才始分。天得一而成阳，地得一而成阴。人秉天地，气属五行。不料，风土既异，习染成性。或浮夸而鲜实，或虚诈而欠诚，或心怀慳吝不知子孙之悖，或任情奢侈不惜天地之珍，或嗜酒以亡命，或贪色而损身。种种不善，以致天地昏暗。王法绳之而无据，因果报之而无凭。兹尔钟馗，秉清洁之德，任大正之心，诛除恶鬼，厥绩匪轻，可封为翊正除邪雷霆驱魔大帝君。韩渊有孔孟之操，建孙吴之功，可封为天枢文德翼圣真君。富曲擅信布之勇，兼蓬蒙之能，可封为天枢德赞圣真君。妖气既尽，仰太阳之普照；正气满怀，皆钟馗之宏功。业既高于千古，爵宜冠乎天人。钦哉。

钟馗等谢恩毕，玉帝退朝。韩、富二将辞别钟馗，俱到天枢垣中赴任去了。钟馗出了南天门，跨了坐骑，前行虎旗一面，到他庙中，享受香火去了。

这庙中，自从除了捉搦鬼，众百姓齐心感戴，因此盖的金碧辉煌，光彩夺目。外边五间大门，里边七间大殿，甚是宽敞。此时，钟馗到了庙中，享受无穷供养，连蝙蝠、白猿竟做了子产之鱼，得其所哉。且是灵感异常，求风得风，求雨得雨，百姓莫不欢悦。县尹详呈上司，动了本章，奏知德宗皇帝。德宗皇帝看了大喜，急宣柳公权，做匾一面，以石青镇地，真金帖了字，外用皇绫包了，委礼部尚书杜黄裳、内臣鱼朝恩前去挂匾。其时，哄动了乡村，闹动了镇店，若大若小，男男女女，都来观看。匾到门首，只听的一派笙歌，十分热闹。须臾，解开包裹，挂在殿上。士大夫争来观看，果然写得整齐；盆样大的五个字写道：“那有这样事。”

诗曰：

花复帘笼午梦长，醒来提笔记荒唐。
诛邪有术言为剑，灭鬼无能笔代枪。

又诗：

富曲逞奇俱是幻，韩渊定策总非常。
只因画上钟馗好，一一描来仔细详。

尾 笔

野史氏曰：魑魅魍魉，磷火荧煌，盈宇宙皆是也。是书一出，如甘露菩提水遍洒环中，鬼火自灭。试问上中之五形，后王之三尽，阴曹之剑刀山，有如钟馗老子一剑否？有如我烟霞散人一笔否？

兼修堂跋

无中生有编成简，或以为笔情之趣，或以为口孽之愆。乃作者俱不任受，不过消磨清昼，排遣素怀耳。知我者谅之，不知我者讶之；闻之者解颐，闻之者现齿，而作者之面目如故也。老夫往阅《草木春秋》，亦是无中生有，才人游戏之笔。彼则付之剞劂，公诸海内焉。何以知之？其转换接落，以及字句间盖作者一时遣兴牵笔描去，不暇推敲，以此知不欲付之剞劂。公诸海内也。老夫爱其才华，细加笔削，更觉快心奇目。不敢与烟霞散人共口孽之愆，然而复敢大言曰：此书居《草木春秋》之上。散人不欲付之剞劂，公诸海内焉。故既为之叙，而复言之跋云。

●〔清〕东山云中道人编●肖 蓝校点●

平 鬼 传

第一回 万人县群鬼赏月

世上何尝有鬼？妖魔皆从心生。违理犯法任意行，方把人品败净。举动不合道理，交接不顺人情，摇头晃脑自称雄，那知人人厌憎。恶行虽然人怕，久后终难善终，恶贯满盈天不容，假手钟馗显圣。昔年也曾斩鬼，今日又要行凶，咬牙切齿磨剑锋，性命立刻断送。

话说大唐德宗年间，有一名甲科进士，姓钟名馗字正南，终南人士。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只因相貌丑陋，未中头名。一怒之间，在金阶上头碰殿柱而死。他的阴魂不散，飘飘荡荡，来到幽冥地府，在阎君面前，将他致死的情由，从头至尾诉了一遍。阎君甚是叹惜。遂问钟馗道：“俺有一事奉烦，未知从否？”钟馗道：“愿闻钧旨。”阎君道：“阴间有鬼魂，皆系在下掌管。今阳间有一种鬼，说他是鬼他却是人；说他是人他却又叫做鬼。各处俱有，种类不一，甚为民害，惟万人县内更多。在下怜你才学未展，秉性正直，意封尔为平鬼大元帅，凡遇此鬼，除罪不至死尚可造就者，令其改邪归正，以体上天好生之德，其余尽皆斩除。倘有恶贯满盈罪不容死者，生擒前来，再以阴间刑法治之。俟斩尽杀绝，功成之日，自当奏知上帝，论功升赏，加官进爵，未知尊意如何？”钟馗听罢，向前谢道：“既蒙抬举，谨遵钧旨。”阎君大喜，遂交给《平鬼录》一本，又赐给青锋宝剑一把，追风乌骓马一匹、纱帽、圆

领、牙笏、玉带，并拨给鬼卒四名：第一名大头鬼，第二名大胆鬼，第三名精细鬼，第四名伶俐鬼，随路听用。

钟馗谢恩下殿，出了幽冥地府。头换尖顶软翅乌纱，身穿墨绿蓝猊海青蟒袍，腰系金镶玉带，手执牙笏，上了追风马。遂吩咐大头鬼头前开路，大胆鬼挑琴、剑、书籍，精细鬼手提八宝引路红纱灯，伶俐鬼擎着三沿宝盖黄罗伞。分派已定，号令一声，摆开队伍，杀气腾腾，威风凛凛，直往万人县进发。这且不表。

再说这万人县，在长安西北，离京有二万三千余里。这万人县内，有一没人里，里中有一躁偏街，街内有一人，姓无耻字不为。自祖上以来，并无恒产，也不货殖，全凭膂力过人，相貌魁伟，强借讹诈度日。年过四旬，娶妻应氏。所生一子，与无耻大不相同。生得身長不过三尺，居心甚短，行事也短。因此，人给他起了一个混名，叫他短命鬼。无耻对应氏道：“我无门自祖上以来，俱各人物魁伟，出人头地。这个儿子，如此糝微，如何能传宗接祖，倒不如没有这个儿子为妙。”故此，无耻看见短命鬼就怒，终日非骂即打，总要置他儿子于死地。应氏劝之再三，无耻总是不听。应氏无奈，一日向丈夫说道：“杀生不如放生好，你既不喜他，我有一个表弟，姓阮名硬，现在不修观里为僧，法名是针尖和尚。我把他送与我表弟做徒弟如何？”无耻道：“我只不要这样儿子，任凭你去发放，不必问我。”应氏遂择了个日子，将短命鬼送到不修观里去为僧。

这应氏，三五年间又生一子，排行为二，颇有父风，人家给他起了一个混名，只添了一个鬼字，叫他做无二鬼，长到十五六岁上，无耻与应氏相继而亡。无二鬼行事为人，较无耻更甚十倍。且说他怎生打扮：夏天里，歪戴着草帽，斜披着小

衫。冬天里，袍套从不给扣，惟以蓝搭包扎腰。满城内，富的不敢惹他，穷的不敢近他；他寻着谁，就是谁的晦气。偏有一个下作鬼，给他做帮客。又有丧门神的儿子，名舛鬼，给他做门徒。真个是：

万人县内聚群鬼，户户家家活遭殃。这无二鬼同下作鬼、舛鬼，终日在万人县内，东家食，西家宿，任意胡行，无所不为。

一日，正逢中秋佳节。无二鬼留了五位客，在家饮酒过节。一个是粗鲁鬼，一个是滑鬼，一个是赖殆鬼，一个是噍荡鬼，一个是冒失鬼。无二鬼将这五鬼让在风波亭上，序齿而坐，吩咐舛鬼预备酒肴，俟金乌西坠，玉兔东升，以便饮酒赏月。滑鬼向无二鬼道：“天气尚早，弟家有一小事，去去就来。”众鬼道：“不可失信。”滑鬼道：“不失信，暂且少陪。”滑鬼对着众鬼，将手一拱，佯常出门去了。

且说滑鬼出门，来在街上。正走之间，忽听背后有人叫道：“滑哥慢走，我有话与你说。”滑鬼回头一看，却是混账鬼与讨债鬼同来。滑鬼见了，连忙就跑。滑鬼跑得快，混账鬼与讨债鬼身体肥胖赶不上。滑鬼舍命正往前跑，忽然一人，正冲着滑鬼飞奔而来，与滑鬼胸膛相撞，将滑鬼咕咚撞倒在地。讨债鬼赶上一步，将滑鬼按住不放。滑鬼道：“欠你的帐目，我就清楚，你且放我起来，我看是谁撞倒我？”讨债鬼松手，滑鬼爬将起来一看，说道：“哟，原来是愣二哥。未知有何要事，这等紧急？”愣怔鬼道：“昨日进城，路遇无二哥，邀我今日到他家去，饮酒赏月，我恐到迟，所以误撞尊驾，得罪，得罪。”滑鬼道：“我方才也在无二哥那里，因有事回到舍下，立刻我也回去。”讨债鬼道：“是踩偏街的无二哥么？”愣怔鬼道：“正是。”讨债鬼道：“平素与人讨帐，无二哥略帮几句言语，那人就将帐目清楚了。屡次承他盛情，我亦欲到

他家去。但今日节间，有些不便。”混帐鬼道：“我们买几包礼物，登门贺节，岂不两便。”愣怔鬼指着混帐鬼问道：“这位台兄尊姓？说话甚是有理。”讨帐鬼道：“这是舍弟，名混帐鬼。”遂令混帐鬼买了几包礼物。愣怔鬼将滑鬼抓住，说道：“今日任有什么紧事，不准你去。今日也不许讨帐，你得随俺回去。”滑鬼不敢强去，遂同众鬼转回踩偏街来。

滑鬼进门，向无二鬼道：“事未得办，却给二哥又邀了几位客来。”众鬼一齐离坐。只见混帐鬼手里提着四个甲鱼，二三十个螃蟹，讨债鬼抱着两个西瓜。无二鬼叫舛鬼收了，同走到风波亭上，谦让一回，按次序坐定。滑鬼将路遇愣怔鬼被撞的事说了一遍，俱各哄堂大笑。又叙了一回寒温，瞧荡鬼举手向众鬼道：“我们今日不期而遇，恰是十位。古人有热结十弟兄，至今传为美谈。我们今日，何不效法古人，也结个异姓骨肉。不惟物以类聚，常常聚乐；倘事有不测，也可彼此互助，不失义气。但不知此言，有合公意否？”众鬼齐声赞美。无二鬼遂叫舛鬼制办祭物伺候。

舛鬼出门去，到了街上，也就买了些下作物件回家，即刻排出来了一桌据实供。却是三碗菜：头一碗是山草驴子放屁——作孽的蚂蚱；第二碗是蒜调猪毛——混帐和菜；第三碗是肝花肠子一处煮——杂碎。买了半捏子没厚薄，请了一张假马子，烧了一支讹遍香，奠了三杯啜酒，行了一龟三狗头的礼，放了三个灭信炮，一齐发誓已毕。无二鬼年长，坐了第一把交椅，粗鲁鬼次之，愣怔鬼为三；排到末坐，却是舛鬼最幼。舛鬼将供撤到风波亭上，又添了一碗鹅头烩螃蟹，一碗生炒愣头鸭子，一碗坏黄子鸭蛋，一碗清水煮瓠子。真个是：

月到中秋明似镜，酒逢知己胜同胞。

众鬼彼此猜拳行令，不觉三更有余。正饮之间，忽听外面

叩门甚急。无二鬼不觉失惊落箸，叫舛鬼前去探听。要知来的是谁？再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烟花巷色鬼请医

话说无二鬼，同众鬼饮酒中间，只闻叩门声急，遂叫舛鬼去门内探听。这舛鬼来在门内，细声问道：“外边何人叩门？”门外答道：“我奉周老爷差来，有急密事，要见无二爷面禀的。”舛鬼回禀，无二鬼令开门引进来。那人来到风波亭上，向无二鬼道：“家爷命小人来，面禀密事。不知可有僻静所在否？”无二鬼遂将那人，引到内宅。那人将阎君命钟馗之事，附耳低言，细细说了一遍，转身就走。无二鬼亲送出门去了。

无二鬼回至风波亭上，众鬼一齐问道：“此系何人？周老爷是谁？”无二鬼叹了一口气道：“今日众兄弟幸会，又结了生死之交。月下谈心，酒逢知己，正可作彻夜之欢。不料想，竟是好事不到头，乐极悲生。”粗鲁鬼起身，拍掌大喊道：

“到底是为的何事？快讲，快讲，还有这些咬文嚼字哩。”无二鬼道：“那周老爷住在咱这县城北黄堂村，幼年也是我辈出身，因才情高超，趁了万贯家私，改邪归正，在阎君殿前，新干了一名殿前判官，现在听用，尚来得缺。来人是他的长班，说周老爷昨日在阎君殿前站班，面见阎君将一个不第进士，姓钟名馗，封为平鬼大元帅，领了四名鬼将，前来平除我们。我与周老爷素日相好，叫他偷送信来，令我们躲避躲避。”愣怔鬼道：“二哥放心，料想钟馗，不过是个文字官儿，能有多大

神通。”无二鬼道：“阎君又拨给他四名鬼将，如何敌挡得住。倘有不测，悔之晚矣。”噉荡鬼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难道说我们坐以待毙不成。竹竿巷里有一位下作鬼哥，与我最好，他的嘴也巧，口也甜，眼也宽，心也灵，见人纯是一团和气，低头就是见识，将他请来，计议计议，包管这场祸事，冰消瓦解。”无二鬼道：“愚兄也与他相好，昨日我也邀他过节，他说今日家中上供祀先，所以未到。”赖殆鬼道：“如此，就差滑老七去请他来如何？”滑鬼道：“弟不能去。一者路径不熟，二来步履艰难，三来我并不认识他。”赖殆鬼道：“要紧事也如此滑法。”无二鬼道：“不必争执。今已夜深了，明日我差舛老十去罢。列位明日也要早到。”说毕，俱各垂头丧气而散。

到了次早，舛鬼奉无二鬼之命，走到竹竿巷里，来在下作鬼门首。此时门尚未开，高声叫道：“下作鬼哥在家么？”这下作鬼，原是汤裱褙的徒弟，自从得了汤裱褙的传授，才学会了这个下作武艺，吃穿二字，俱是从这条下作路上来的。汤裱褙虽死，下作鬼不忘他的恩情，请了一位丹青，将汤裱褙的像貌画了一幅影，又写了一个牌位，上题着“先师裱褙汤公之神主”，旁写“孝徒下作鬼奉祀。”请五浪神给他点了主，供在一座房内，终日锁着门，即他妻也不令他看见。每逢初一、十五，烧香上供，磕头礼拜，求他阴灵保佑。昨日八月十五，上供之后，下作鬼夫妻二人，散福赏月，多饮了几杯，夜间未免又做些下作勾当，所以日出三竿，尚然酣睡。梦中忽听门外有人喊叫，遂将二目一揉，爬将起来。披衣开门，往外一看，笑嘻嘻的说道：“我道是谁哩。老舛，你从何来？如何来得恁早？”舛鬼道：“我奉无二哥之命，特来请你，有要事相商。”下作鬼遂转身进内，对他妻子说：“无二哥着老舛来请我，倘有人来找，只说我往无

二哥家去了。”说毕，遂同舛鬼出门，直往躁偏街而去。这且不表。

再说下作鬼的老婆，是个溜搭鬼，善送祟下神做巫婆。自从再醮了下作鬼，实指望做对恩爱夫妻，不料下作鬼拿着老婆竟也做了奉承人的本钱。溜搭鬼也乐得随在风流。听得舛鬼声音，遂说跟了无二鬼来了，因此也就起来，搽脂抹粉，慌成一片。原来无二鬼素日常到下作鬼家中来，与溜搭鬼眉来眼去，两下调情。下作鬼只装不知。久而久之，背着下作鬼，两人竟勾搭上了。及溜搭鬼出房，见无二鬼未来，未免淡兴。抬头见下作鬼祖师堂门不曾锁，自言自语说道：“他这个牢门，出锁入锁，今日我可进去看看。”乃至走到汤裱褙的影前，只见他缩着头，扭着膀，探着腰，笑密忽的两只眼，伸着四寸长的一条溜滑的舌头，不觉大怒，气恨恨地把门锁了。因想道：“我那情人色鬼哥哥，想他的病今已好了。我今日无事，何不前去，一叙旧好。”想罢，遂将大门掖上，出门直往烟花巷而来。

及至进了色鬼的大门，来到色鬼的卧房，看见色鬼面如金纸，瘦如干柴，遂问道：“色哥，你的病体好些么？”色鬼一见溜搭鬼，不觉满心欢喜，问道：“情人，为何许久不来？”溜搭鬼道：“家里事多，总不得闲。”说着，就在色鬼床沿上坐下。见一个年幼家童送茶过来，年纪不过十六七岁，白面皮，尖嘴巴，两个眼如一池水相似。溜搭鬼接茶在手，遂问道：“这个孩子几时来的？”色鬼道：“是前月新觅的，名叫小低搭鬼。”溜搭鬼笑道：“无怪你的病体直是不好。”色鬼道：“实因无人扶持，并无别的事情。”溜搭鬼目触心痒，不觉屡将眼去看他，小低搭鬼用眼略瞟了两瞟，只是低头，微笑不语。溜搭鬼向色鬼道：“病体如此，也该请位郎中看看才是。”色鬼道：“此地并没位好郎中。”溜搭鬼道：“眼子市

里街西头，流嘴口胡诌家对门，有一位郎中，是南方人，姓贾号在行，外号催命鬼，新近才来，却是把捷径手，何不请他来看看。”色鬼听说，喜之不尽。遂差小低搭鬼，牵了一匹倒头骡子，前去请催命鬼。

小低搭鬼走到眼子市里，问着催命鬼的门首，便叫道：“贾先生在家么？”只见催命鬼穿一领陈皮袍子，戴一顶枳壳帽子，腰系一条勾藤带子，摇摇摆摆，走将出来，问道：“那家来请？”小低搭鬼道：“烟花巷里色宅，来请贾先生调理病症的。”说毕，从拜盒内取出一个红帖来，上写着：“年家眷弟色鬼拜。”催命鬼接帖在手，便长出一口气道：“连日不暇，今日更忙，如何能去。”小低搭鬼道：“贾先生不必推辞，今日来请你，是溜搭鬼举荐的，千万去走走才好。”催命鬼迟疑多会，将头点了两点，说道：“本情实不能去，但溜搭鬼与俺素日相好，且又是隔壁同行，今日不去，异日何以见面。忙也少不得去走这一遭。”说毕，回家取了药箱，叫小低搭鬼背着，贾在行上了倒头骡子，直往烟花巷而来。要知后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贾在行误下绝命丹

话说贾在行，同小低搭鬼来到烟花巷内，下了倒头骡子，进了大门。只见溜搭鬼迎出来，说道：“久未相会，闻得贾先生医道大行，逐日忙迫，今日光临，不胜欢跃。”贾在行道：“多蒙荐引，感谢不尽。”二人到了客舍，吃过茶，领至色鬼

房内。色鬼一见贾在行来，意欲起身施礼。贾在行急向前按止道：“开口神气散，闭目养精神，不要妄动。在下与尊驾评脉。但牛马驴骡脉在头上，所以兽医攒角摸耳朵。人的脉在脚上，须从脚上看的。”遂一伸手，抓住了色鬼的脚丫子。闭着眼，低着头，沉吟了片时，撒了手，总一言不发。溜搭鬼道：“此病吉凶如何？”贾在行长出一口气道：“利害，利害，这脉如皮条一般，名为皮绳脉。那脉书上说得明白：

硬如皮绳脉来凶，症如泰山病重重。

若是痛钱不吃药，难吞阴间饼卷葱。”

色鬼道：“既请先生评脉，那有不吃药之理。”溜搭鬼道：

“先生有好药只管用，药资断无不从厚的。”贾在行遂将药箱打开，取了一个小瓷瓶出来，说道：“此瓶名为掉魂瓶，里面盛的是绝命丹。药书上说得明白：

绝命丹内只五般，牛黄狗宝一处攒。

冰片人参为细末，斗大珠子用半边。

王母取下天河水，老君炉内炼成丹。

灵芝仙草做引子，吃上三服病立痊。

若问修炼多少日？手忙脚乱八百年。

这药，一治胸隔饱满，二治内热外寒。可惜你把病害错了，空有这好药，用他不着。”小低搭鬼在药箱内拿出一瓶道：

“这里边是什么药呢？”贾在行接在手内道：“不可乱动，倘然弄错，性命相关。”遂用手倒出瓶中的药丸来，一边说道：

“此丸名为九蒸八晒的疙瘩丸，一治癣疮、疥疮、脚鸡眼、茨猴子，又治腰酸腿痛、癆伤失血。色爷，你若将此药用滚白水送下，稳稳地睡倒，药力行开，便能穿肠过肚，滋阴降火，宁吐止血，不日即可痊愈。”小低搭鬼又插口道：“先生有痔疮药否？”贾在行道：“可是足下？”小低搭鬼道：“正是。”

贾在行道：“若是酒色过度，饥饱劳碌得来，不治久则成漏。足下是因聚精养锐上得来，不早治恐成终身之累。”小低搭鬼道：“如何成终身之累呢？”贾在行笑而不答。溜搭鬼道：“求明白赐教。”贾在行笑着向溜搭鬼耳边说着：“恐成脏头疯。”溜搭鬼用手中扇子，在贾在行头上轻轻打了一下，说道：“他是真心求教，你偏有这些胡言乱语的。”贾在行此时，与溜搭鬼眉来眼去，与小低搭鬼言语勾搭，久已神魂飘荡，心不在焉矣。遂手包了三包药丸，交与溜搭鬼，叫他给色鬼服用。又道：“若用此药，必须忌口，还须寻一僻静所在，静养才好。不然，恐不效验。”说罢，色鬼遂照着小低搭鬼丢了一个眼色，小低搭鬼会意了，用一个小金漆茶盘，端了二两重的一个红封，送于贾在行面前。贾在行收过，背了药箱去讫。不题。

且说溜搭鬼，用滚白水将药碾开，叫色鬼吃了，用被给他盖好，就要回去。色鬼道：“蒙情请了郎中来，今已服药，俟我出了汗，你日夕回家去罢。”小低搭鬼也苦苦相留，溜搭鬼就应允了。

色鬼睡熟之后，小低搭鬼虽不曾亲近女人，年已十六七岁，又常被这些好南风的戏弄，那床第上的风月，久已纯熟。溜搭鬼这日原是用来寻色鬼以叙旧好，及见色鬼病重，未免淡兴。幸遇着这个小低溜搭，柳眉杏眼，唇红齿白，处处可人。溜搭鬼一见，早已心许。今乘色鬼睡熟，四目相视，欲火动心。遂向小低搭鬼丢个眼色，令他将大门关上，两个携手到了小低搭鬼的房内，搂抱相亲。各自解带宽衣，正欲云雨，忽听得色鬼大喊了一声，如霹雷一般。吓得二人慌忙整衣，来到色鬼房内。只见，色鬼面如紫茄，七窍流血，即刻呜呼哀哉了。

溜搭鬼对小低搭鬼道：“我与色鬼虽然相好，并无亲戚。

闻得他有一个亲哥，名叫酒鬼，住在杏花村里。他若来了，我却不便，不如早走为妙。”说罢就走。小低搭鬼拉住道：“可怜我幼失父母，又无家室，你去，我可如何？倘蒙见怜，我随你去。我就在你家，早晚伏侍你，岂不是好。”溜搭鬼道：“我固愿意，但恐怕俺家那个下作东西，见了你，未必肯饶你。”小低搭鬼道：“就一身充二役，也说不得了。”说罢，二人急忙去讷。不题。

及至到了第二日早晨，贾在行便道从色鬼门前经过，意欲进门看看色鬼的病势如何。及至走到色鬼房内，见色鬼已死，溜搭鬼与小低搭鬼俱无影踪，回身就走。忽见桌上有剩的药丸一包，贾在行一看，方知昨日错留了绝命丹，色鬼必因此丹而死。若是有人知觉，这庸医杀人的罪，稳稳的落在头上。急忙回到家中，背了药箱行李，逃往阴山，投尖腚鬼去了。

话说色鬼被贾在行的绝命丹治死，阴魂不散，飘飘渺渺，各处随风闲游，一日，不修观内针尖和尚，正在蒲团打坐，忽被一阵腥血冲撞元神。针尖和尚捻指一算，知是色鬼游魂从此经过，遂掐诀将他魂魄拘回。色鬼就在蒲团边双膝跪倒，把他屈死的原因，诉说了一遍。针尖和尚知他阳寿未尽，遂命短命鬼，到三更时，至烟花巷内，将他尸首盗来。针尖和尚在葫芦内取出一粒仙丹，用露水和开，灌在色鬼口内。不片时，魂魄付体。睁眼一看，知是重生。遂向和尚谢了救命之恩。针尖和尚道：“你平生淫人妇女过多，应有此症。你如肯改悔，拜我为师，我教你些兵法武艺，可以保护你的身体。不知你意下如何？”色鬼道：“俺的欲心未净，恐怕难以学道。”针尖和尚道：“色即是空，这个色字，我们空门原是离不了的。”色鬼遂向针尖和尚拜了四拜，又和短命鬼叙了师兄师弟。短命鬼遂领了色鬼，观中各处闲玩观看。色鬼问道：“此观因何名为‘不

修观’呢？”短命鬼道：“这村名为大撒村，开山祖师名唤不害，为了善念，要修一座观。一则为四方祈福之所，二则为自己栖身之地。不料想，大意该成，就有一位施主，情愿将砖、瓦、木料等物自己通捐送来，并不募化众人，所以名为‘不修观’。山门内竖了两块石碑。一碑下是土龟，一碑下是乌龟，这二碑俱是不害修的。二门内有七十五司，司中有上刀山的，下油锅的，有变驴马禽兽的，这俱是不害修的。”二人正在此观看，忽见针尖和尚命麦王童来唤。二人急忙走至方丈。针尖和尚吩咐道：“方才我默运元神，忽然心血来潮，捻指一算，算知我们这不修观内，不久就有大祸临门，你二人有刀剑之厄，须当准备方好。”要知观内有何祸事？再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下作鬼巧设连环计

话说针尖和尚，知不修观气数将尽，钟馗不日即到。一人逃避不难，奈与短命鬼、色鬼有师徒之情，不忍忽然。令短命鬼将山门匾额除下，把“不修观”三字涂去，改成“大放寺”，仍挂在山门上。又令将前后山门紧闭，教短命鬼学了五行土遁，教色鬼学了兵法武艺。习成之后，针尖和尚领了麦王童儿，于半夜时候，驾起一片妖云，飞到狼牙山黑水洞，修真养性去了。这且不表。

再说下作鬼，那日同了舛鬼到了躁偏街，进了无二鬼的大门，见粗鲁鬼、赖殆鬼、噍荡鬼、滑鬼、愣怔鬼、讨债鬼、混账鬼俱早在风波亭上团团坐着。一见下作鬼到，一齐离座相

迎。下作鬼与各鬼叙了寒温。及见讨债鬼与混帐鬼，遂向无二鬼道：“这二位不得认识？”无二鬼道：“这位是讨债鬼弟，这位是混帐鬼弟。素日相好，昨日也与俺拜了异姓兄弟了。”下作鬼道：“久仰，久仰！弟在家日多，出门日少，所以未得识荆，得罪，得罪。”讨债鬼与混帐鬼也与他上了一会亲热。下作鬼道：“早知昨日有此胜会，无二哥既邀我，任凭有甚大事，断无不来的，可惜不知道，错过了。”说着，彼此又谦让了一会，方按长幼坐下。

粗鲁鬼忽大声喊道：“我们有塌天大祸，绝不提起，只弄假谦恭，算得甚事。”无二鬼遂将阎君命钟馗平鬼，及周判官差人送信的事，细细说了一遍。下作鬼踌躇了半日道：“素日琐屑小事，弟还有些小见识，如今性命相关，事大责重，小弟一人如何敢当。”众鬼道：“不必推辞，倘钟馗来时，不惟我们束手待毙，即尊驾恐亦有未便。”下作鬼道：“既蒙众位不弃，在下就要抖胆了。但人微言轻，恐令不行，终属无益。”无二鬼遂取了一个黑碗，在阶前摔碎道：“有不遵令者，即如此碗！”下作鬼道：“我们今日共有十余位，其余凡与我们同类者，若不尽行连成一气，惟恐寡不能敌众。”无二鬼道：

“须俱纠合前来才好。”下作鬼道：“其余俱好纠合，惟有墙缝里住的那个穷鬼，有点子难说话，一贫如洗，偏要咬文嚼字，甚不随和。”讨债鬼道：“天地间没有不上竿的猴，不过是多打会子锣。这穷鬼，从前我却与他甚相熟，我去寻他何如？”众鬼道：“甚好。”下作鬼又道：“还有牛角胡同住的一个累鬼，他与穷鬼是亲表兄弟，人甚骨气，且有胆略，这也是个要紧的。”混帐鬼道：“小弟从前与他有些连手，待我去寻他。”众鬼大喜，二鬼遂出门分路去了。

下作鬼道：“小弟从前有一家人，名叫勾死鬼。因弟家中

无甚出息，去投赌钱鬼了，若是此人在此，不消三日，这万人县里鬼皆可以齐了来。”无二鬼道：“这赌钱鬼，我与他极相好，明日写封字去，借来使唤何难？”下作鬼道：“既然如此，蛇无头不行，人无位不尊。无二哥须登了王位，方好发号施令。”众鬼齐道有理，遂将无二鬼拥在上面炕上坐定。下作鬼又道：“有王必有徽号，今无二哥既以炕为宝座，即号为炕头大王何如？”无二鬼甚是得意。众鬼齐道：“有王就有军师。”遂将下作鬼拥在无二鬼的左首坐定。齐道：“看军师头平耳尖，就呼军师为狗头军师罢。”下作鬼谢了众鬼，遂大声喝道：“听俺号令。”未及开言，只见讨债鬼回来了，众鬼齐道：“无二哥已正王位，须要跪下回话。”讨债鬼遂跪下禀道：“小弟到了墙缝里，进了穷鬼的大门，院内养了许多的眼前花，穷鬼正在那里栽培观玩。见了我，他拿了一个小低杌子，叫我坐下。我就把二哥邀他结义的事说了一遍，他就把穷眼一瞪，穷牙一咬，骂道：‘无知之徒，休要胡言乱语。我这条堂堂穷汉，岂肯合你们这些五不五、六不六、七青八黄不堪的东西，呼兄唤弟；再要顺口胡放，即便裹耳之敬。’我又说：目下阎君命钟馗前来平除我们，还是随伙的好。他又说：

‘尔等罪恶滔天，俟钟馗来时，我必帮助他，将尔等斩尽杀绝，方称我意。看来那穷鬼是终不能入伙的了。’下作鬼见混帐鬼也站在旁边，问道：“你寻的累鬼呢？”混帐鬼也跪下禀道：“小弟到了牛角胡同问他，他邻家说他往躲庄去了，不定几时才回来。我问躲庄在于何处？旁人俱说不知道，惟累鬼自己明白，所以没寻着他。”下作鬼道：“这也由他，起列两旁，听俺吩咐。凡用兵之道，未知天时，先明地理。万人县城廓完固，守有奈河之险。奈河迤南三十里之遥，左有蒿里山，右有望乡台，前有鬼门关。再南九十里，有子母山一座，高可

插天，长可塞海。这几处险要地方，我们兄弟分兵把守，处处招军买马、积草屯粮，他虽有阴兵百万，战鬼千员，其奈我何！”遂令讨债鬼、混帐鬼前赴子母山镇守；又令粗鲁鬼把守鬼门关，赖殆鬼副之；冒失鬼把守望乡台，滑鬼副之；愣怔鬼把守蒿里山，噍荡鬼副之；大王与俺亲在奈河，督修战船。舛鬼为前部先锋，随班听用。分派已定，又吩咐讨债鬼与混帐鬼道：“子母山孤立南方，最关紧要，须差妥当人远去打探，一有信息，即报大王知道。倘子母山有失，须向鬼门关奔走。俟钟馗追来，粗鲁鬼、冒失鬼、愣怔鬼等各守营寨。若攻蒿里山，山上须塞断去路，多用灰瓶滚木，从上打下。望乡台的人马，即鸣锣擂鼓，击其后阵。若钟馗回兵来战，即鸣金收军，退回台内。钟馗若攻望乡台，台上多用弓箭、火炮，蒿里山的人马，呐喊下山，扰其后阵，若钟馗回兵来战，即鸣金退回山上。倘钟馗直攻鬼门关，则东面望乡台，西面蒿里山，两处人马齐击后阵，钟馗回兵来战，就各回营寨紧守。如此三日，钟馗人马，不战自疲，然后出其不意，合兵夹攻，钟馗虽勇，一鼓可擒矣。众家兄弟们，不得违令，自取咎戾。”无二鬼抚掌大笑，众鬼俱各心服，从此各驻汛地，抹马砺兵，单等钟馗到来，一场鏖战。只苦了万人县里的人家，无二鬼营中，用袍甲旗帜，紬缎布匹铺内遭殃；用粮饷草料，粮食柴薪铺内遭殃；民间有骡马的，牵来做坐骑，民间有牛车的，要来拉军装，就是民间的柜箱，也要来喂牲口，真是个：

天理昭彰终有日，万鬼性命俱沉伦。

这万人县里的百姓，日不聊生，怨气升天，有冤也无处去诉，这且不表。

再说下作鬼在这踩偏街无二鬼家，一连住了三天。一日遂向无二鬼说道：“启禀大王，臣来此已数日了，臣妻在家，甚

不放心，求大王赏假数日，回家安置妥当，即来襄赞军情。”无二鬼道：“先生既为入幕之宾，如何一刻可离？此间现有洁静房舍，先生把宝眷接来，岂不彼此便宜？”下作鬼也知无二鬼不怀好意，但乐得吃些现成茶饭。下作鬼又奏道：“既蒙大王鸿恩，谨遵钧旨。”遂辞了无二鬼回奔竹竿巷来。

下作鬼一路只想着到家如何夸官，如何祭祖。那知溜搭鬼与小低搭鬼从色鬼家回来，昼则挨肩靠膀，夜则交胫叠股，好得如胶似漆一般。及至下作鬼到家叩门，溜搭鬼闻听是他丈夫声音叩门，与小抵搭鬼不觉大惊。溜搭鬼遂心生一计，如何对答，方才与下作鬼开了门。下作鬼进得门来，一见小低搭鬼，不觉大怒，顺手在门后取了一杆顶门铁枪，照着小低搭鬼的咽喉，飏的就是一枪。要知小低搭鬼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唐钟馗火烧不修观

话说下作鬼，见了小低搭鬼，不容分说，举枪就刺。幸小低搭鬼眼力乖滑，将头一低，下作鬼用枪过猛，那枪头直透门扇，急且不能拔出。慌得溜搭鬼向前抱住下作鬼道：“不问青红皂白就丢刀弄枪的，难道杀了人是不偿命的吗？”下作鬼也自知过于卤莽，转脸问道：“他是何人？你缘何留他在家？细细讲来。倘有半字虚假，我如今较往常大不相同，断断不能干休！”溜搭鬼道：“他姓刘，名得住，是我的同胞兄弟，今早间才到咱家来的。”下作鬼道：“这就错了，娘子你姓胡，他姓刘，如何是同胞兄弟？”溜搭鬼道：“其中有个缘故。当初

我母张氏，父亲胡浑，生俺姐弟二人。父亲去世，奴已十五岁，这个兄弟尚在怀抱，他随娘改嫁刘姓，所以姓刘。我来你家，今已三年，若是虚假，你可见过丈人、丈母吗？”下作鬼愣了半日，噗的笑了一声说道：“内弟休怪，到是愚姐夫的不是。”遂拉着小低搭鬼的手，让他坐下，问道：“内弟一向家住何处？因何音信不通？”小低搭鬼也就顺着溜搭鬼的话，支吾了一回，下作鬼也就不深究了。

溜搭鬼问道：“你方才说，你与往常大不相同，难道今日你有了甚么下作前程不成？”下作鬼遂将无二鬼为王，封他为军师，现在来接家眷，同享荣华的话，细细说了一遍。溜搭鬼听说，喜的嘴也合不上，说道：“各样俱好，就是在他家同院居住，有些不便。”下作鬼道：“不必抛清，速速收拾行李，不时就有人马、轿伕来接。”溜搭鬼道：“俺兄弟亦可同去吗？”下作鬼道：“这个自然。”说着，只见从人报道：“人马、轿伕已到门了。”溜搭鬼上了轿子，小低搭鬼紧紧跟随，下作鬼马上押着行李，来到无二鬼家中。无二鬼一见溜搭鬼，不胜欢喜。名为下作鬼的家眷，实为无二鬼的压寨夫人。小低搭鬼也做了无二鬼的亲随伴当。下作鬼居心大方，却也不甚拘滞，这且按下不表。

再说钟馗自从领了阎君命令，未免晓行夜宿，饥食渴饮，行了一月有余。一日在路，向大头鬼道：“吾们一路行来，过了多少城市山林，并不曾遇见一个鬼，倘然当面错过，大功何日可成？尔等须各要留心，凡有行径诡谲、踪迹可疑者，即行盘诘，不得有误。”大头鬼四人俱道：“遵令。”

又走了百余里路程，忽见一人，冒冒失失而来，抬头一看，回身就跑。伶俐鬼踪步赶上，双手捉到钟馗面前，禀曰：“这人行踪可疑，乞元帅盘诘施行。”钟馗问道：“你既倖倖

而来，为何见了本帅又回身跑去？其中必有缘故，若不实说，定然斩首。”那人战栗禀道：“前边墨松林内，有一不修观，今改为大放寺，寺内有一短命鬼与一色鬼。这短命鬼甚是不长远，小人方才自寺门口经过，适与短命鬼相遇，恐上了他的短当，有些害怕，所以如此慌张。”钟馗又道：“短命鬼是如何短法害人？”那人答道：“他不论人之厚薄，也不论事之大小，专以短见害人，哄人上了竿，他就抽了梯；哄人过了河，他就拆了桥；他现烧香现捏佛，烧了香毁了佛；现吃饭现支锅，吃了饭拆了锅。他生平说的是短话，做的是短事，专以短见杀人、害人、骗人、哄人、欺人、灭人。所以人叫他为短命鬼。人若撞见他，跑得慢了就吃了他的短亏。”钟馗问明，将这入放去，率领鬼卒，直扑墨松林而来。

及到墨松林内，果见一座山门，山门下站着一个短人，生得短手、短胳膊、短腿、短身子，穿着短道袍、短鞋、短袜、短裤子，手中拿着一把短刀子。见了钟馗，就要使他的短武艺。不料大头鬼走上前去，给他一个凑手不及，拦腰挟将过来。钟馗叫他跪倒面前，手执青锋宝剑，望着他的短颈就是一剑。钟馗力大身重，反把自己闪倒在地，起来看时，短命鬼踪影全无。原来短命鬼与针尖和尚学了五行土遁，见缝就钻。钟馗举剑砍时，他已借地下蚁穴遁去。遁回寺内，将被获逃遁的事，向色鬼说知，仍从后门借土遁去了。

色鬼仗着自己法术精通，将衣冠装束齐整，托了一杆不倒金枪，来到山门以外，大声喝道：“何处邪毛外祟，敢在此间放肆？早早前来纳命！”钟馗同大头鬼等，遍地寻找短命鬼不着，正在纳闷，忽听有人搦战，大头鬼与大胆鬼向钟馗禀道：“末将愿往，擒此妖鬼。”钟馗道：“须要小心。”大头鬼、大胆鬼各执兵器，出得墨松林来。见色鬼跃武扬威，正在那里

索战。大头鬼道：“早通性命，俟俺斩了你，好勾除鬼录上的名字。”色鬼道：“俺乃针尖和尚的门人，短命鬼的师弟，色鬼是也。”大头鬼听得“色鬼”二字，不容分说，手舞银锤，直向色鬼的胸前打来。色鬼用枪拨开，锤来枪挡，枪去锤迎，战了二、三十个回合，不分胜败。大胆鬼见战色鬼不下，举起蒺藜咕嘟，踏开大步，直奔前来助战。色鬼见势头不好，口中念念有词，一腔热血喷出，大头鬼晕倒在地，浑身血染，如红花缸内提出的一般，幸大胆鬼敌住了色鬼，精细鬼、伶俐鬼急向前，将大头鬼救回。大胆鬼抖擞精神，未及十数回合，色鬼已觉招架不住，又口中念念有词，用手在鼻梁上连击三拳，鼻孔内喷出两道三焦虚火。大胆鬼急转败走，被虚火炙得须发俱已拳曲。色鬼也不追赶，竟回大放寺去了。

且说大胆鬼败回，将色鬼如何致败情由，细细说了一遍，钟馗道：“吾等奉命而来，初次对敌，如此不利，大功何日得成？”心中甚是焦躁。伶俐鬼向前禀道：“元帅不必愁闷，俺有一计，须如此如此，色鬼定然被擒。”钟馗闻言，暗暗应许。幸而色鬼的三焦虚火，与那一腔热血，不能伤人性命，大胆鬼不过须发卷曲，大头鬼将腥血洗去，依然精神如故。

晚膳以后，到了三更时分，伶俐鬼同众鬼暗暗来到了大放寺的门前，令大头鬼把住后门，精细鬼把住前门，自同大胆鬼起阵阴风，驾起云头，进了寺内，先盗了他的不倒金枪，然后用黑狗血照定色鬼的阴魂喷去，破了他的三焦虚火。遂大声喝道：“色鬼还不起来纳命！”色鬼从睡梦中惊醒，身不及衣，足不及履，手中又无了枪，口中又喷不出三焦虚火来，无奈何从窗洞内跳出，开后门就跑。大头鬼在门外，听得门响，从傍一锤打倒，又劈面一锤，脑浆崩裂，结果了色鬼的性命。大头鬼进寺，会同了大胆鬼等，回至墨松林，禀知钟馗。钟馗大

喜，遂将《平鬼录》上色鬼的名字勾去。

到天明，率领四大鬼卒，到了大放寺内，寻找余鬼。乃至方丈闻得夹皮墙内，似有妇人声音，遂向前打开，见有十余个少年妇女走出来。钟馗问道：“尔等何处人氏，在此何干？”

那妇女道：“俺俱是下作鬼的表嫂子，因去年三月三来庙烧香，被色鬼与短命鬼强留在此的。求爷爷饶命；”钟馗道：

“我把色鬼打死了，你们去罢；”众妇女磕头谢恩，各自散去。钟馗令前后放火，顷刻将不修观烧成灰烬。钟馗道：“今灭色鬼，实伶俐将军之功，记在功劳簿上，但短命鬼不知去向，倘再获住，即行斩首，方消我恨。”言罢，遂率众又往前走，寻找短命鬼去了。

第六回 短命鬼被擒子母山

话说短命鬼，从不修观后门借土遁逃走。在地中行了一日一夜，约略去钟馗已远，突从地内钻将出来。愣了半日，心中想道：“素日我曾听人说，自我进不修观为僧之后，我母家中又生一弟，混名叫无二鬼，现今长大成人在万人县里居住，我不如前去找他。诃奈不识路径，如何是好？”抬头往北一看，见远远的土坡下，有数间草屋，傍着溪边，柳树上挑出一个酒帘儿。短命鬼料是村庄，定有人家知道路径，遂一直奔来，路旁忽见来了一个柴夫，挑着一担山柴，短命鬼问道：

“借问大哥，这里叫做甚地名？”那柴夫答道：“你过来的是断肠岭，前边大树林边，是有名的断肠坡。”短命鬼问了，直

望着断肠坡而来。来到坡边看时，有一株大树，四五个人搂不过来，上面都是枯藤缠着，抹过大树边，有一个酒家。短命鬼进了酒店，见店内先有四五个大汉在那里吃酒。一个道：“远远望着只说来了一个小孩子，不料想却是一个三寸钉。”短命鬼道：“我不曾与你相识，因何开口就骂人？”一个站起来道：“骂你还是小事。”遂用手抓住短脖子，将短命鬼翻倒在地，用绳索将他手足捆了。那上面坐的一个大汉道：“不用两人抬他，只叫一个人，用根棍子，将他手足穿了，挟上山去就是了。”果然一人用根棍子将短命鬼挟起。任凭短命鬼怎么哭叫，谁肯放他？如打狗的一般，挟上山去，绑在将军柱上。有几个小喽罗说道：“大王方才酒醉睡熟了，且不要去报，候大王醒了，禀了大王，把这个孩子的心肝扒出来，给大王做碗醒酒汤吃，我们大家也吃块嫩肉。”短命鬼在将军柱上，足不连地，欲借土遁走也不能。

约至到了三更时候，只见厅背后走出三五个喽罗来，说道：“大王起来了，把厅上的灯烛剔得明亮些。”又见那大王走出来，坐在东边交椅上问道：“喽罗们，你们那里拿得这个小孩子来？”喽罗答道：“小的们正在咱那酒店门首巡哨，见这个小孩子独自走来，因此拿来献与大王做醒酒汤吃。”那大王道：“正好，快去请二大王来。”众喽罗去不多时，只见厅侧边走上一个人来，在西边交椅上坐下。那大王道：“喽罗们，快些动手，扒出这孩子的心肝来，做两碗醒酒的酸辣汤吃。”只见一个小喽罗，端一大瓦盆水来，放在短命鬼的面前，又见一个小喽罗挽着袖子，手中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剜心尖刀，那个端水的两手端起水来，照着短命鬼的心窝子就浇。原来人的心，都是热血裹着，把这热血用凉水浇散了，然后取出心肝来时便脆了，好吃。那喽罗浇水，直浇了短命鬼一脑。那

短命鬼仰面叹了一口气道：“无二鬼，我那亲兄弟呀，你怎知你哥哥死在这里？”那大王听得“无二鬼”三字，便喝住喽罗道：“且不要杀他，他方才说甚么鬼？”喽罗禀道：“他说‘无二鬼，我那亲兄弟呀，你怎知你哥哥死在这里？’”大王闻听此言，慌忙走过来，走至短命鬼面前问道：“你与无二鬼有甚亲着？”短命鬼道：“无二鬼是我的胞弟。”二大王道：“天下重名重姓的无二鬼甚多，问他是在那里住的？”短命鬼道：“是在万人县没人里踩偏街住的。”大王闻言吃了一惊，遂夺过那喽罗手中的剌心尖刀来，便把绳索割断，扶到厅上，请他坐在正中交椅上，低头便拜。短命鬼问道：“二位大王何故不杀小人？二位大王高姓大名？与舍弟有何亲戚？”那大大王道：“此处名为子母山，弟名讨债鬼，这一个是我的胞弟，名叫混帐鬼，皆与无二哥是结拜兄弟。今日不知是无大哥到此，以致大哥受惊，得罪，得罪；惟求大哥宽谅。但大哥既与无二哥是一母同胞，为何不同在一处居住？今尊驾却从此地经过，不知意欲何往？”短命鬼即把年幼如何，以至前日被钟馗擒住，又借土遁逃走，如今要赴万人县里，寻找无二鬼去，不识路径的话，细细说了一遍。讨债鬼也将所以在子母山为王，积草屯粮、招军买马，全为预备钟馗的话，也细细说了一遍。一面叫喽罗摆上筵席，请短命鬼用了饭，又叫喽罗伏侍短命鬼安了歇。讨债鬼向混帐鬼道：“幸而俺听得‘无二鬼’三字，将他放下来，若是杀了他，无二哥知道了，如何是好？”混帐鬼道：“就是将他杀了，无二哥如何得知？”二人说了一会，亦各自去睡了。

次日清晨起来，讨债鬼与混帐鬼陪着短命鬼用了早饭。讨债鬼道：“大哥难得到此，在此多住几日，俺再差喽罗送你去，你若不去，即同愚弟兄在此协守子母山亦好。”短命鬼

道：“俺兄弟虽系同胞，数十年来未曾见面，念弟心切，断难再迟。”讨债鬼道：“既如此，俺差人送大哥前去。”遂吩咐喽罗预备行李盘费，讨债鬼二人亲送下山，又嘱咐喽罗道：

“无二爷现在奈河督修战船，你将无大爷送到奈河去罢。”短命鬼一拱而别。

喽罗背了包裹、行李，短命鬼随后。行了数日，远远望见桅樯林立，轴轳横空，喽罗指道：“那战船就是无二爷亲自督修的，河边就是大寨。”说话间来到了辕门，喽罗与那门军都是相熟的，向前拱手道：“借重传报一声，只说王爷的亲哥，大王爷来了。”门军进内报知无二鬼，无二鬼闻报，呆了半晌。下作鬼道：“大王前日曾言及有一令兄，自幼入不修观为僧，或者闻得大王得了王位，前来相投，亦未可知。”无二鬼恍然大悟，遂吩咐有请，将短命鬼迎入中军帐内。

短命鬼遂把他出家为僧的话说了一遍，问及家事，短命鬼才知他父母相继而亡，闻言大痛。无二鬼也落下几点泪来，问道：“大哥离此不得甚远，为何总不回家来看看？”短命鬼道：“起初不修观内只有师父一人，无人照管，及至后来添了色鬼师弟，师父又回山去了，所以未得回家。”下作鬼在旁道：“大哥如今自然是闻得无二哥得了王位，所以前来？”短命鬼道：“并不知二弟在此为王，愚兄只因被钟馗无故捉去，举剑就砍，幸俺借土遁逃走。他且说务要将咱这一类之辈尽行斩绝，方消他恨，大约不久就到此了。后又闻得色鬼师弟，已被他擒斩了，把不修观他也放火烧了，我并无处栖身，所以前来。”无二鬼闻听此言，心中大怒，向下作鬼道：“不料钟馗这等可恶，若待他兵临城下，阻挡就难了，不如俺先杀向前去，给他一个措手不及，杀他一个片甲不归，方知俺的利害！”下作鬼道：“不可，倘然失利，悔之无及，不如在此等他，左

有望乡台，右有蒿里山，还可彼此救应。”无二鬼那里肯听，着短命鬼看守营寨，遂带了大小三军，骑上了一只净街虎，手拿一柄皮锤。下作鬼手使一根竹竿，打着一面顺风旗。小低搭鬼骑着一个臭蛆，头前引路。舛鬼骑着一只鴉鸟，手使一根丧棒，督催后军。万人县城上，放了三声灭信炮，出了城门，过了奈河，迤迤而来。

行了三五日，忽然劈面迎着钟馗。无二鬼抬头一看，遂勒住了净街虎，大声喝道：“来者黑头黑脸的，莫非就是钟馗？”钟馗道：“然也。”无二鬼闻听“钟馗”二字，并不再言，举锤就打，钟馗举剑相迎。战不数合，被钟馗回马一剑，正对无二鬼的脸砍来，谁想那无二鬼的脸，原来是磁瓦子打磨了，又用生漆漆了，至壮不过的一幅子皮脸。一剑砍来，火星乱爆。无二鬼有件法术，名为黑眼风，凡和人打仗，必定先使他黑眼风唬人。今被钟馗砍了一剑，当下他就使起黑眼风来。只见无二鬼照着钟馗把眼一瞪，即刻黑风陡起，乌烟瘴气，顷刻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且是这黑眼风里边，有许多的恶鬼，俱带着殄款，有摇头的，有剁脚的，有呲牙的，有瞪眼的，有骑马的，有使枪刀的，有活捉人的，有迷糊人的，种种不一。滑喇喇一声风响，竟把个钟馗合四名鬼卒，刮到半悬空中，上不沾天，下不连地，飘飘飊飊，不知刮到那里去了。要知钟馗性命如何，再听下回分解。

第七回 五里村酒店收穷鬼

话说钟馗被无二鬼的黑眼风刮起，犹如驾云一般，天昏地

暗，不辨东西南北。大头鬼等惟恐与钟馗失散，紧紧相随。这且不表。

再说那万人县内的百姓，被这些无二鬼、下作鬼等终日欺诈骗骗，闹了一个翻江搅海，鸡犬不宁。你说那百姓怎样受害？下作鬼的武艺仗着低、坏、邪、戳、殄；无二鬼的武艺仗着歪、赖、刁、讹、嚙；舛鬼的武艺专仗着舛气扑人，令人万事不利。三鬼之中，惟下作鬼更甚，外面与人相交，却是极好，他肚里却藏着个令人不测的心眼子。不论亲疏厚薄，是个人他就低一低；不管轻重大小，是件事他就戳一戳。他心里不是低坏，就是戳邪，把这低、坏、戳、邪，轮流换班伺候，殄之一字，令早晚听用。更可恨者，帮着有势的欺人，有力的讹人。惹得万人县中人人秽骂，个个切齿，他却不理之焉。所以万人县里的百姓，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他是臭鸭蛋，言其是个坏黄子。

那万人县城南，有一座山，名为磨天山，离城有百余里。那山顶上，下视日月，立数星辰，其高无比。山下有一村，名为怂人村。村内有一人，此人姓能名吃亏，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名叫能忍，次子名叫能让。父子三人，俱是受气生理。他父子三人，常受下作鬼无数的气，总是忍气吞声，直受而不辞。一日，能吃亏向他两个儿子道：“咱家一家，不知受了他多少气？何日是个了手？”能忍道：“屑小事情，何必较量。常言说得好，‘省事饶人，过后得便宜’，不必理他。”能让道：“恶人自有恶报，即或不报，亦自不妨，全算咱前世里歉下他的气债，今世还他何妨。”能吃亏道：“虽如此说，到底叫人心中不快。昨日闻听人传言说，不久就有一个平鬼大元帅，姓钟名馗，来斩除他们。但不知为何至今还不见到来？或者钟馗不知他们在这万人县里，来到半路之间，又回去了也未可知。

不如我们虔备金银香烛供献，上咱这磨天山顶上，望空祷告一番，求那位钟馗老爷早来斩除他们。绝此大害，岂不是好。”能忍、能让俱道：“言之有理。”遂出门传了许多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各携着金银香烛供献，能吃亏在前，众人在后，拥拥挤挤，齐往磨天山而来。

一路行走，人多嘴杂。这个说：“下作鬼如此害人，一定是个鳖星照命。”那个说：“你看那鳖，见了人把头缩在肚里。这下作鬼伸着头去打听事，如何是鳖星照命？”这个说：

“不是鳖星照命，定是兔子下生。”那个说：“也不是，你看那兔子，嘴上有豁的，说话不得爽利。这下作鬼能把个滚圆的葫芦，说的长出个把来，如何是兔子下生呢？”又一个说：

“你们俱说错了，他原是个狗星临凡。你看那狗，不论大小，总是谁家喂他，就给谁家看家。这下作鬼，谁家给他点子吃，便替谁家瞎哼哼，不是个狗种是甚么？”众人齐道，或者，或者，一路胡言乱语，不多时来到了磨天山顶上。一齐摆上供，焚上香，烧了金银，倒身下跪，各人把那受害的情节诉了一遍，齐声叫苦连天，只见一股子冤气直往上升。不料想这股子冤气，正冲着无二鬼刮钟馗的那一股子黑眼风。那黑眼风原是邪风，那冤气原是直气，以正直之气而冲邪术之风，焉有不冲散之理？故黑眼风被冤气冲散，将钟馗与四名鬼卒从半悬空中掉将下来，正落在那磨天山山顶上。

众人一见，吃了一惊，齐往山下就跑。钟馗喝住道：“尔等在此何干？速速供来，免汝不死！”能吃亏有些年纪，抖了抖精神，壮着胆子走向前，跪下禀道：“俺是万人县里的子民，因无二鬼和下作鬼作践得难堪，闻得钟馗老爷要来平他，总不见到来，俺众人无奈，在此烧香上供、祷告，求钟馗老爷早到，以除此一方之害。不料冲撞了尊神，只求尊神老爷饶

命。”说罢，只是磕头。钟馗说：“尔等不必惊慌，俺便是平鬼的钟馗。”众人闻听是钟馗的驾到，只说众人虔诚感了来的，齐上前，重复磕了头，都把那受害含冤的情由又诉了一遍。钟馗道：“此山去万人县有几里路程？”能吃亏道：“只有百十余里，但中间尚有两座恶山，爷爷须要小心。”钟馗道：“不妨，尔等且自散去。”能吃亏合众人谢了钟馗，个个欢喜，人人念佛，俱各下山去了。

钟馗率领着四名鬼卒也下得山来，只见前边山脚下有一座酒店，钟馗道：“我们用些酒饭，再往前行。”及至进了酒店，钟馗与四名鬼卒用了酒饭，钟馗问店小二道：“这里叫甚么地名？”店小二道：“这村去磨天山有五里之遥，此处故名五里村。”钟馗正与店小二说话，忽见店外一人在前行走，后边一人拉着衣裳，寸步不离，嘴里咕咕哝哝，说了许多不中听的话，前面那人却是一言不发。钟馗问店小二道：“这店外两人是做甚么的？”店小二道：“那前边走的，是俺这村头住的忧愁鬼的女婿，叫做穷鬼。他原在万人县城里居住，听得人说无二鬼与下作鬼邀他合伙，他执意不从。后来便骂他，又要寻事打他，他在那城里住不的了，所以暂住在他丈人家。那后边的那个人，是这西北子母山上住的，那山上有一座寨，名为阎王寨。寨主名叫讨债鬼，此人是讨债鬼的兄弟，名叫混帐鬼。他说穷鬼欠他的帐目未清，穷鬼说久已清楚了，他不欠他的，故此混帐鬼拉着他吵闹。”

钟馗闻言大怒，唤大胆鬼吩咐道：“方才过去的那两个人，前面是个穷鬼，后边是个混帐鬼，赶上去，将混帐鬼斩了，将穷鬼带来回话。”大胆鬼手提蒺藜咕嘟，赶上前去大声喝道：“混帐鬼那里走？”混帐鬼见来势不善，遂从怀里摸出了一面算盘来，举起算盘迎将前来，大胆鬼手举蒺藜咕嘟劈面相

迎。两个战了三两个回合，那混帐鬼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幸而腿脚利便，且战且跑，顷刻间，跑出了百步之外。大胆鬼也不追赶他，遂捉了穷鬼来见钟馗。禀道：“混帐鬼战败逃走，捉得穷鬼当面。”钟馗抬头一看，只见那穷鬼头戴一顶愁帽，身披一领破蓑衣，手里拿着一块麻糝，心广却是体瘦，瘦的只落了一张皮，包着一把穷骨头。钟馗问道：“你叫甚么名字？”穷鬼见问，遂躬身行了一套穷礼，答道：“晚生名叫穷鬼。”钟馗听说一个“鬼”字，怒从心生，拔剑就砍。穷鬼慌忙跪下磕头道：“有下情禀上，晚生本来不是穷鬼。昔日也有几亩田地，也有几间宅房，只因晚生素性愚拙，把几亩田地被混帐鬼混去了一半，又被下作鬼奉承去了一半。只落得上无片瓦，下无锥扎。没奈何，千方百计又凑了几串铜钱，做了一个小小生意，以为养家之资。不幸又遇着舛鬼。这舛鬼更是可恶，早晚在我铺里死没眼色，贫嘴寡舌，偷烟吃，骗茶喝，夸他的儿子俊，说他的老婆好，没上半年，舛了我个本利净光，我才成了个穷鬼。”钟馗道：“店小二说无二鬼和下作鬼邀你去合伙，你执意不从，却是为何？”穷鬼笑道：“无二鬼与下作鬼也是该当天败，恰好叫晚生遇着尊神，若是尊神肯纳晚生之言，那无二鬼与下作鬼旦夕可破。”钟馗闻听，不觉大喜。毕竟穷鬼说出甚么言语、用何方法破敌。再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 溜子阵战败遇穷神

话说穷鬼对钟馗道：“俺如今虽穷，幼年也曾使枪弄棒，

舞剑抡刀，十八般武艺件件都会。就是这块麻糝，也是仙人传授的，打人在百步之外，百发百中，饿时又可充饥。只因人穷志短，彼众我寡，故此暂且躲避于此。即这混帐鬼，晚生非不能敌他，实是不愿与他较论。尊神如肯将俺收用，凡破无二鬼与下作鬼并诸鬼的法术，与往万人县里去的路径，俱各纯熟。”钟馗闻言大喜，说道：“本帅收你为‘破鬼前部先锋’，你可愿意吗？”穷鬼磕头谢道：“既蒙收用，冲锋破敌，死而无怨。”钟馗当下就令与四大鬼卒都见了，又吩咐店小二拿酒饭来与穷鬼吃，这且不提。

再说那混帐鬼逃回子母山，把战败的情由细细说了一遍，讨债鬼听罢，气得三尸暴跳，七窍生烟。遂升了流水大帐，聚将鼓响，众喽罗身披铠甲，手执兵刃，俱赴大帐伺候。号令一声，三声炮响，讨债鬼出了大帐，上了铜法马，手使一根逼命杖，下了子母山，呐喊摇旗，杀奔五里村而来。来到村外，列开阵势，声言不寻别个，单叫穷鬼出来算帐。

那穷鬼此时正在店中吃饭，忽见店小二跑来说道：“不好了，今有子母山寨主，讨债鬼大王领兵前来，声言叫穷鬼出来算帐。你快快出去，不可连累我们。”穷鬼闻听此言，来到钟馗面前禀道：“小将蒙元帅收用，愿擒此毛鬼，以为进身之阶。”钟馗许诺。穷鬼又禀道：“小将的坐骑，现在丈人家中，我去取来，即便出战。”说毕，遂从店中后门出去，到了忧愁鬼家中，骑上他的瘦骨驴，手拿麻糝，来到两军阵前，与讨债鬼正撞个满怀。那讨债鬼并不问话，手举逼命杖劈面就打。不料这穷鬼脸皮嘴巧、心机灵动，不用思索，随机应变，善于支吾。紧来紧支吾，慢来慢支吾，左来左支吾，右来右支吾，未来先支吾，不来预支吾。千方百计，支吾得个讨债鬼汗流夹背，无计可施。卖了一个破绽，败阵就走，穷鬼不知死活，见讨债鬼败

去，满心欢喜，两腿将瘦骨驴一磕，随后赶来。讨债鬼听得铁铃响亮，回首一看，见穷鬼赶来，随将铜法马勒住，遂下了铜法马，左手执着虎头藤牌，右手提着短逼命杖，就地一滚，转瞬之间，已滚到穷鬼的面前。穷鬼见他滚来得厉害，拨驴就跑。讨债鬼紧紧地滚来追赶。他的杖也重，力又大，这穷鬼腰里又没劲，随站随跑，穷鬼只有招架之功，并无回手之力。穷鬼正在危急之际，心生一计，用手将瘦骨驴勒住，向讨债鬼道：“你这等滚战，俺死不甘心。我摆一阵，你若破得，我即死而无怨。”讨债鬼道：“俺被你支吾怕了，倘我一退，你若脱逃，岂不便宜了你。”穷鬼道：“我虽穷，岂是脱逃之辈。俟我摆就阵势，即请尊驾进阵来打，尊驾倘打不开，若被俺擒获，也不可后悔。”讨债鬼道：“我看你摆甚么阵？”遂吩咐三军，暂将人马退后，且看穷鬼摆阵。

再说这穷鬼并无人马，如何摆得成阵势？那知道穷人自有穷人的武艺。那穷鬼在五里村前地下，用鞭杆顷刻间画成了一个阵图，名为溜子阵。内边暗藏着七闪八躲九跑十藏四般妙用，周围门户生剋，闪出一条盘香路来，内有无穷的变化。穷鬼将阵摆完，来到阵前，大声喊道：“讨债鬼进阵打阵。”讨债鬼闻听此言，带了几名贴身的喽罗，闯进阵来。穷鬼一见，先将七闪八躲的法儿施展出来，讨债鬼这根逼命杖自东打来，他往西闪；自西打来，他往东闪；自后打来，他往前躲；自前打来，他往后躲，穷鬼只这几闪几躲，闪躲得个讨债鬼杖杖落空。战了百十回合，讨债鬼总不能取胜。此时讨债鬼十分焦躁，眉头一皱，计上心生，也使了一个法术，将他胸前狮头带子，略松了一松，口中念动咒语，喝声道：“出！”只见从袍甲内，啧啧有声，飞出来一些饿皮虱子，大如飞蝗，黑白两种，直向穷鬼身边飞来，不论头面身上，见肉就叮，叮得个穷鬼其疼钻心

刺骨，甚是难当。此时穷鬼闪也不能闪，躲又不能躲，跑也跑不了，藏也藏不清，又被逼命杖逼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少不得顺着那条救命的盘香路，败将下去。

讨债鬼见穷鬼败走，也催动他的铜法马，随后赶将下来。穷鬼见阵内不能藏身，将瘦驴一领，从溜子阵后宰门里逃出阵来。正然舍命逃走，忽见一人面黄肌瘦，身高八尺，头戴乌纱破帽，身穿狗皮亮纱蟒袍，足登粉底盆靴，拦住去路，大声喝道：“穷鬼还不下驴！”穷鬼道：“我和你无冤无仇，为何挡住俺的去路，致俺于死地？”那人道：“贤契不必害怕，俺乃穷神是也，知你有难，特来相救。”穷鬼闻听此言，下驴倒身下拜道：“求尊神速速救命，那讨债鬼后边追赶下来了。”穷神道：“贤契莫慌，我自有宝贝擒他，你仍回阵去，将那讨债鬼引到此处来。”

穷鬼闻言，又上了瘦骨驴回到阵中，只见讨债鬼正在阵中东张西望，寻穷鬼不着。遂大声喝道：“讨债鬼休走，看我擒你！”讨债鬼一见穷鬼，并不答话，举杖就打，穷鬼用麻糝隔开。又一杖打来，穷鬼回驴就跑。讨债鬼那里肯松，一直赶出后宰门来。穷神看得亲切，遂从囊中取出一件宝贝，名为法网，照着讨债鬼撒去，把一个讨债鬼罩在网内，左冲右突，总不能出来。穷鬼一麻糝，将讨债鬼砸下铜法马来。穷鬼遂下了驴，用脚踏住后心，腰里抽出一把空钱串子，将讨债鬼捆住。才要来谢穷神救命之恩。只见混帐鬼又杀奔前来，穷神道：“你再将混帐鬼引来，我另有法术擒他。”

穷鬼闻言，仍回阵去。这穷神又从囊中取出六块骨头来，按上下四方摆定。只见那混帐鬼追赶穷鬼前来，穷神一见，急将六块骨头照着混帐鬼一摇，那混帐鬼一阵眼黑，跌翻在地。穷鬼上前踏住，也用空钱串子捆了。走近穷神面前，叩头谢

道：“若非恩师大展神通，如何能成此大功。但不知恩师擒他，是何法宝？”穷神道：“这两件宝贝，是俺一生得心应手之策，也不知救了多少穷人。头一件名为法网，又名为绝命网。第二件名为救命骰，又名为摇会。这两件宝贝，正是治讨债鬼与混帐鬼的对头，他两个既入其中，如何能逃？你解他两个前去请功，异日自有好处。”说罢，遂化阵清风而去。

穷鬼又望空拜谢了，将讨债鬼、混帐鬼押赴酒店来见钟馗。钟馗一见大喜，即命大头鬼将讨债鬼与混帐鬼斩首，就把这两颗鬼头挂在店外树上，号令示众。这五里村中，老传少，男传女，东传西，近传远，大大小小，男男女女都知道钟馗斩了讨债鬼、混帐鬼，除此大害，齐来店内叩谢钟馗。钟馗道：

“尔等素日如何受害？”内中一人道：“自从这子母山上来了他两个在此为王，欺他少的，他偏说多；还了他的，他说帐尚未清。真真受他无穷之害。”又一老人道：“俺这村中有一童谣，待念来与老爷听听，老爷便知俺这附近之民受害之大。”

那老者念道：

北山揭来东山赌，个个卖了坟头土。

人若识破此中趣，气死头家喜死祖。

钟馗道：“此童谣如何讲解？”那老人道：“北山就是子母山，这村内不肖的子孙，到那里揭了钱来；东山赌，俺这东山之东，有一个赌鬼，专做头家，开赌博场，引诱好人家儿孙在他家赌钱。不过几年，输的坟地都卖了，所以造出这个谣言来。”钟馗道：“如此说，这赌钱鬼比那讨债鬼、混帐鬼为害更甚了，尔等指明去向，俺也与你们斩除了何如？”众人欢天喜地的指出地方来，有分教：

飞蛾接火身倾丧，怒鳖吞钩命必伤。

要知赌钱鬼的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回 桃花山收服两兄弟

话说当日金乌西坠，玉兔东升，钟馗就在五里村店内宿了一夜。次早起来，众乡民送出村外，指明去路，穷鬼在前引路，钟馗同四大鬼卒在后，迤逦行来，不觉又是巳牌时分。远远望见前面，满山遍野，一片红光。钟馗向穷鬼道：“前面不知是何地方，因何这等光景？打探明白再往前进，并问明去赌钱鬼那里还有多少路程？”穷鬼去不多时，回报道：“山上山下都是桃树，现在三月天气，桃花盛开，所以红光夺目。昨日乡民说道，去桃花山三十五里，便是赌钱鬼窝赌之窟。想必这就是桃花山了。”钟馗道：“不料此地却有此美景，我们缓缓而行，大家观玩一番。”

钟馗和四大鬼卒，说说笑笑，不多时，已离桃花山不远。穷鬼忽指着那桃树林内禀道：“看那林内有人伸头探脑，此处莫非有歹人吗？”钟馗笑道：“纵有几个毛贼，谅他也不能成其大事。”说犹未了，只见前面山嘴上，锣鸣鼓响，穷鬼道：“不好了，速速快作准备！”钟馗撤出青锋宝剑，穷鬼举起麻糝，大头鬼四个亦各持兵器，一齐趲马向前。只见山坡边闪出三、五十个小喽罗，当先簇拥出一条大汉，高声喝道：“是何处恶鬼？敢从此经过！识时的速束手受缚，以供俺兄弟早晚食用。倘敢迟疑，定先斩首，用盐腌了，以备俺零碎受用。”钟馗闻言，抬头一看，只见那人身高丈二，膀阔三尺，金盔金甲，手使一根齐眉九节桃木棍，不象绿林中朋友。钟馗出马喝道：“看你堂堂一表人物，正该给皇家出力，为何在此落草为

寇，掳将行人，是何道理？”那人并不回言，举棍就打，钟馗用剑相迎，你来我往，战了十数回合，不分胜败，穷鬼见钟馗战那人不下，看得亲切，从后一麻糝砸去，那人往前拾了两拾，仍然举棍鏖战，众喽罗见主人吃亏，一齐向前，大头鬼四人接住厮杀，如风卷残云，顷刻将三、五十个喽卒搦死一半，其余尽皆逃散。大头鬼等乘势一齐助战。那人虽勇，如何敌当得住。穷鬼瞅空，一麻糝打去，那人往左边一歪，大头鬼赶上一锤，打翻在地。钟馗道：“不要伤他性命！且将他绑起来。”大胆鬼、精细鬼将他两手绑缚，拥至钟馗面前跪倒。钟馗道：“你姓甚名谁，何方人氏，缘何在此落草？讲得明白，饶你性命！”那人叩头禀道：“俺名郁垒，胞兄神荼，祖居东海度朔山大桃树下。因性好食鬼，每获一鬼，用苇索系之，终不能去。倘若不服，鞭以桃条。二十年来，东海之鬼被俺食尽，因于去岁就食此山。方才鬼卒误报，说是有恶鬼经过，小人所以持兵器前来。不知尊神降临，多有冲撞，望乞饶恕！”钟馗道：“吾乃钟馗是也，奉阎君之命，封俺平鬼大元帅，往万人县斩鬼除害。尊驾素好食鬼，何不随俺前去平鬼立功，将来好成正果？”郁垒叩头道：“愿随鞭镫。”

钟馗令解其缚，正要细问，忽闻山下人喊马嘶，旗旛招展，有一二百喽罗拥簇着一条大汉杀奔前来。钟馗合众鬼卒各执兵器，预备迎敌。郁垒上前阻道：“元帅暂息虎威，这必是胞兄神荼听俺被擒，领喽罗杀下山来。俺去说他前来拜见元帅。”说罢，趑身便走。不片时，郁垒领那人来钟馗面前，将兵器撇下，纳头便拜道：“不知元帅驾临，多有得罪！方才听兄弟说，已蒙元帅不弃愚贱，收录麾下。元帅请上，愚兄弟情愿以弟子之礼相拜，伏乞容纳。”钟馗听罢大喜道：“如此深合愚意。”神荼二人拜了四拜，从此即以师徒相称。神荼呼众喽罗

都来磕头，上前禀道：“请老师合众兄弟到山寨歇息两日，再往前行。”钟馗许诺。神荼二人与众鬼都相会了，令郁垒头前引路，神荼就伏侍钟馗上马，在旁随行。

及到山顶，将钟馗让在草堂正中坐下，神荼兄弟又行过大礼，在两旁陪侍。令小头目陪穷鬼四众，在厢厅坐了，吩咐喽罗看酒摆筵。钟馗细看神荼与郁垒，汉丈无异。但只见：神荼是银盔银甲，手使一杆浑铁点钢叉，惟面庞与郁垒不同。郁垒生得面如银盆，圆眼长须。这神荼面如生漆，两眼接耳，两眉朝天，海下一部落腮胡须，且如铁线。钟馗看罢问道：“二位贤契性好食鬼，还是将鬼获住，择其不循理者食之，还是每获一鬼，不论贤愚，一例食之？”神荼道：“那有功夫辨他的贤愚？”钟馗道：“阳则有人，阴则有鬼。以后还该分别善恶为是。”二人同声道：“谨遵师训！”小喽罗报酒到，郁垒执壶，神荼把盏。酒过三巡，碗如黄盆，盘以锅盖，端上菜来。头一盘是暴炒鬼肚，第二盘是白汤炖肥鬼头；第一碗是红烧鬼肘子，第二碗是暴腌鬼腿，末了一盘是醋溜鬼肝肠。当日直吃至半夜方散。

次早起来，钟馗催趲要行，神荼道：“此离万人县不过百里，何必急急？”钟馗道：“若直赴万人县就不用从此经过了，闻得这桃花山以东，有一赌钱鬼，也是鬼录上有名的。灭了此鬼，然后西行。”神荼道：“小徒也闻得有这个人，专引诱良家子弟来此耍赌，破家荡产，人人痛恨。更有一种下愚不移的，老死不悟，岂不可笑。老师若灭得此人，真为民间除害，人人感激。”一面吩咐喽罗，将山寨内一切细软装载车上，又将吃剩的咸鬼肉，还有两包腌鬼腿都载在车上，以备零星路菜之用。放火焚了山寨。又吩咐众喽罗道：“愿随者同往，不愿者回家安业！”喽罗磕头散去大半，有二、三十个无家可归

的，情愿跟随使用。下得山来，摆开队伍，呐喊摇旗，较从前大不相同，钟馗在马上甚觉得意，催动人马，往前进发。

正行之间，远远望见一只绵羊，自南跑往北去，后有一人追赶，一只手牵着一头牛，一只手拿着一根钓鱼杆子，还攥着一把牌，摇着头，直往前跑。钟馗指道：“这必不是好人，谁替我擒来？”言犹未了，郁垒举起桃木棍，大撒步赶上前去。那人见势不好，撒了牛，舍命就跑，跑至一家门首，推门钻进去了。郁垒赶至门首，想道：“初次奉命而来，不好空回，也只得进门寻找。”及进了门，见一厂棚，内有数十人，里三层外三层的拥在那里。郁垒走至跟前。众人一哄而散，只剩下土炕上一个人还在那里蹲踞着，毡帽掩着眼，两手插在腰里，在那里做宝。旁边一人大怒道：“你是什么人？敢将俺的宝局搅散！也要知道俺替死鬼不是好惹的！”郁垒道：“适才有一人，左手持杆，右手拿牌，进的门来，为何不见？”替死鬼道：“那是俺这后庄上住的个赌钱鬼张二哥，他从前门进来，就出后门去了，找他自有住处，缘何将俺的宝局搅散？”郁垒知道他不是那人，不如暂且将他拿去顶缸，遂用皮绳把替死鬼并炕上那人一齐拴起，来见钟馗。将赌钱鬼如何逃走，这个叫替死鬼，合这个人如何做宝的话，说了一遍。钟馗道：“这个名叫替死鬼，那个是甚么名字，明白供来！”那人跪倒禀道：“小人专门做宝，人都说明人不做暗事，给我起了个绰号，都叫小人暗鬼。”钟馗听罢怒道：“开场赌博，例同一罪，推去斩首！”众喽罗应了一声，将替死鬼和暗鬼绑将出去。要知二鬼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 五里村斩烧一全家

话说鬼卒将替死鬼、暗鬼绑赴法场，才要开刀，大头鬼向前道：“不必斩他，且叫他吃俺一锤。”手起锤落，替死鬼脑浆迸出。又一锤，暗鬼也丧了残生。钟馗道：“此去北村不远，我们就此寻找赌钱鬼去。”行不多时，远远望见那村中倒有三、四百家烟户，但不知赌钱鬼住居所在。将及村边，村前有一道大溪，溪边一人，有三十多岁，一手拉着一人，劈面用唾沫啐着，百般辱骂。那人不敢回言，只是陪笑。钟馗一见不平，着神荼、郁垒将二人拿来，便问所为何事，如此辱人？这人跪下禀道：“他在长不理里耳门子后头居住，名唤喇吗鬼。头两个月里借了小人的衣服去，至今未还，催之再三，只是不肯送来。小人今日遇见他，不好打他，只唾他两口，羞辱他，使他早些还我的衣服。不知爷爷驾临，望乞宽恕饶命。”钟馗道：

“这等人废时失事，甚是可恶，留在世间无用。大头鬼，与我杀了。”大头鬼近前一锤，将喇吗鬼打死。唬得那个拉他的人只是磕头求饶。钟馗道：“你有衣服肯借与人，自是好人，你只将赌钱鬼的门户指清，俺便饶你。”那人起身，唬的抖成一片的，回手指道：“过去此溪，那庄西头两边两株大槐树，中间那座门楼里，便是赌钱鬼家。”钟馗道：“你去罢。”那人一溜烟的跑了。及至来到赌钱鬼的门首，看了看，大门早已紧闭了。

且说那赌钱鬼，从前庄后门出来，跑到家里，先将大门关好，到内宅见了老婆女勾死鬼、大儿顺子、次子二巧、三巧、

四巧、五巧、六巧、女儿穿花，战兢兢的说道：“我自欠户家讨帐回来，路过替家屯，遇着一群五六十个人，俱是鬼头怪脑，黑眉狐眼，也不知是过往神道，也不知是无主冤魂，见我就赶，幸而我跑的快，跑回家来，略再一迟慢，性命休矣。至今我心里犹如养着小鹿的一般，扑扑在这里跳哩。外门我已关了。我要到灌铅房里去藏藏，诸事不可来惊唬我。”女勾死鬼道：“青天白日，有这般见神见鬼的，你去罢。”赌钱鬼随往灌铅房里去了。这且不题。

且说钟馗见赌钱鬼将大门紧闭，无可如何。大头鬼向前禀道：“俺用锤将大门撞开，进内看了动静出来，再以便行事。”钟馗许诺。大头鬼拣了八名雄壮鬼卒，只用打了两锤，大门已开。大头鬼领着八名鬼卒进了大门，走至客舍一看，却是静悄悄的。再往后进，见左边一屋，房门紧闭，呼么喝六，甚是闹热，将门打开，是几个少年子弟在内掷骰赌博，吩咐鬼卒，逐名绑锁而去。西侧也有一屋，却无声嚷，及至走进前去，窗洞中似有人往外张看的。及进内看时，又是一场牌局，也令鬼卒绑锁出去。大头鬼自觉有功，扬扬得意，虽落孤身一人，并不害怕，提锤又往后走。正走之间，忽听脚下“噶咚”一声响亮，不料身已坠落坑中。原来赌钱鬼家有一陷人坑，从旁看去，无异平地，人若到此，坠落坑中，坑深不过丈余，愈骨突愈深，久后就成一个无底坑，这坑却与他家的剥皮亭相近。女勾死鬼邀了几位女亲眷，正在那里砸骨牌壶，忽听得坑内响亮，都手擎着纸牌，走近前来，往坑中瞧看。内中一个白发老妇，面带眼镜，站在坑边往下一看，大头鬼把头一晃，锤一举，大喝了一声，老妇一阵心惊，立脚不牢，扑咚也跌入坑内。大头鬼正没好气，一锤打为肉泥，众妇人一哄而散，都从后门去了。女勾死鬼遂唤他儿子，兄弟六人，各执挠钩，将大头鬼

搭上坑来，绑到剥皮厅上，将衣服剥去，团团捆住。指着骂道：“你是何处邪毛外祟，敢在这里作怪？五巧、六巧，速将煮人锅烧起，好叫他受用！”大头鬼只不作声。

忽见钟馗师徒三人并穷鬼、众鬼卒一拥而至，措手不及，神荼一叉先结果了长子大顺，次子二巧、三巧已被桃木棍打倒，钟馗斩了女勾死鬼。精细鬼先解放了大头鬼，找衣服与他穿了。大胆鬼活擒了四巧，惟有六巧见势头不好，跳墙就跑，伶俐鬼赶上，拉住后腿，就在墙边活活摔死了。五巧跪下求饶，大头鬼过来也是一锤打死了。只是不知老赌钱鬼躲在何处。钟馗吩咐：“将前后门把守，鸡犬不放，严严细搜。”忽听得穷鬼在后边大喊道：“在这里哩！”众鬼卒闻听，一齐来到灌铅房内，将赌钱鬼扭至钟馗面前。钟馗道：“且不要杀他，找一轻轻的刑法来，打着细问。”穷鬼找了一根空钱串子，将赌钱鬼拴起来，吊在那门鼻子上，使他一把钱比子，不打他的短腿，单捣他的丁拐。打的个赌钱鬼叫苦连天，誓不敢再行局赌。钟馗那里肯依，道：“你要将煮人锅烧起，叫大头鬼受用，你自制的物件，为何便宜外人？找些油来。倾在锅内，叫他自己受用！”果然寻了半锅油，顷刻间烧的翻浆冒滚，神荼用叉将赌钱鬼挑在锅内，其初杀猫似的乱叫，不多时烹成一块灰炭。钟馗吩咐道：“他这宅舍俱从不义得来，前后给我放火。”众鬼卒一齐燃柴点草，可惜赌钱鬼的一个穿花女儿，活活的烧死在床底下。钟馗师徒人等仍从旧路而去。这些庄乡见赌钱鬼家火起，都说：“是天理昭彰，竟也有今日报应！”及见钟馗、神荼、郁垒，又说：“是天神、天将下降。”

不说乡人纷纷议论，且说钟馗师徒回至五里庄上，只见老少男女各拿香烛、纸花，念佛跪接。店小二仍让到自己店中。众乡人见了神荼兄弟，又添了许多鬼卒，俱各不敢近前。钟馗把

收神荼兄弟，并斩替死鬼、灭赌钱鬼的话对众人说了一遍，众人更加欢喜。钟馗向大头鬼道：“把阎君给的鬼录取出，将已斩之鬼按名勾除。”大头鬼取出鬼录呈在桌上，钟馗用笔对众勾除，色鬼、喇吗鬼、赌钱鬼都勾了，见替死鬼、暗鬼、女勾死鬼鬼录上原有名字，钟馗也用笔勾了。着大头鬼将鬼录收好，穷鬼用手揽住跪下，双眼流泪，只是磕头。钟馗道：“穷将军何必如此？上边虽有你的名字，你既归正，自可免死，何用害怕？”穷鬼道：“小将还是小事，才见那鬼录上有‘忧愁鬼’三字，这是小将的岳丈，就在此庄居住，谁知也在鬼录上，将来也不免刀头之苦。求元帅看小将面上，免他一死，感恩非浅。”说罢，只是磕头。钟馗道：“忧愁鬼虽在鬼录上边，本帅料他无甚过恶，你前日说坐骑寄在忧愁鬼家，所以俺听见也不深究。但不知因甚叫他忧愁鬼？”旁一老人禀道：“这个人说来却也可笑，买愁买不来，卖愁卖不出，终朝每日不是愁买，就是愁卖。两道眉毛终年家挤在一处，从不见他分开，所以叫做忧愁鬼。”钟馗道：“这也可怜，将他唤来，替他医治医治就好了。”穷鬼闻言，遂将忧愁鬼叫至钟馗面前，钟馗一见，吩咐道：“将这忧愁鬼给我绑了！”要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 奈河关下作鬼署印

话说钟馗吩咐鬼卒将忧愁鬼背绑起来，忧愁鬼果吓了一身冷汗，只是磕头求饶。钟馗自锦囊中取出来了一粒丸药，名为

宽心丸，叫使大胆汤送下。忧愁鬼恨病吃药，将宽心丸衔在口中，使大胆汤恶恨恨的咽将下去。钟馗着人架起，走了三遭，将绑松了。钟馗道：“你此时心里如何？”忧愁鬼喜笑颜开，叩头谢道：“人生在世何必忧愁，买不来有钱在，卖不出有货在，天下没有上不去的崖，就是天塌了，还有四个大汉子撑着哩。”从此竟变成了一个大慢性，整日家皮头夯脑的，总不忧愁，这虽是宽心丸子的功效，却也得了大胆汤做引子的济。这且按下不表。

再说那无二鬼用黑眼风把钟馗刮去，等了半日，四下一望，渺无踪影，不觉大喜，命跟从人等，敲起得胜鼓来回营。不一日，回到奈河大寨，一切将卒俱各叩头贺喜。无二鬼叫摆庆功筵席，望乡台的冒失鬼、滑鬼、蒿里山的愣怔鬼、噍荡鬼闻信，亦各陆续到来，惟鬼门关稍远，所以只少粗鲁鬼、赖殆鬼没到。众人都叩了喜，小卒报道：“筵席齐备。”众鬼就在大寨中，按长幼坐了，大吹大擂，吃将起来。饮酒中间，无二鬼指着下作鬼道：“军师叫俺不要杀上前去，若听了军师话，那得了这场功劳。只恨晚了些。若再早去三、五日，岂不省下了讨债鬼、混帐鬼两个兄弟的性命。”下作鬼道：“俺是谨慎小心的意思，倘然有失，众兄弟营寨甚远，并无救应，如何是好？昨日不过是侥幸成功，不足为训。”冒失鬼举杯大言道：“还便宜了那厮，若兄弟去时，只照头一棍，结果了他的性命，岂不永绝了后患。”舛鬼叹一口气道：“大家且不要欢喜的过了头，钟馗被大王的黑眼风刮去，料不能将他刮死。若刮往南去还好，倘然刮向北来，我们死的日子就快了。”下作鬼道：“偏你有这些舛话！”噍荡鬼道：“若是日里来还好，若是夜里来，我们就是滚汤泼老鼠，一窝都是死。”无二鬼道：“这是甚事，你也是这般打噍荡？”冒失鬼道：“不妨，不妨，古人

说的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他若不来便罢，他若来时，我去挡他。难道说我们就怕了他不成。”众人说说笑笑，饮至二更方散。冒失鬼等告辞，各归营寨。无二鬼向下作鬼道：

“目今钟馗不知去向，我们不如把人马撤回城去，在家住着，以逸待劳，有多少便易？”下作鬼早知无二鬼意思，说道：

“不可，散将容易聚将难，我们费了若干的气力，才得成此犄角之势，若是散了，如何一时聚得起来。大王若想家时，自己回去住几时，有信再来，方得两全。”无二鬼道：“军师言之有理。”一夜晚景休题。

到了次日，吃了早饭，将王命旗八杆，令箭十二支交与下作鬼暂行掌管，兵符、印信交与下作鬼署理。无二鬼穿一身酱色卞绦海青，头戴粉红缎子扎巾，骑了一匹青骢马，小低搭鬼也骑了一匹红头骡子，搭上行李，紧紧跟随。下作鬼送出营门，无二鬼与小低搭鬼直往万人县大路而来。此时五月尽间天气，薰蒸炎热，走了二十余里，远远望见官道旁柳阴树下，有一座三间的野饭铺，低搭鬼指着道：“我们到那边凉凉，饮饮牲口再走。”说着，到了跟前，无二鬼下马进店，就在一条板凳上往外坐了。低搭鬼将马拴在树上，店小二拿水桶打了一桶水，小低搭鬼就桶内先喝了两口，饮了牲口，也在无二鬼的背后坐了。店小二向前问道：“客官还是吃酒，还是用饭？”无二鬼道：“你且将那井水舀一碗来。”店小二舀了一碗水，放在无二鬼的面前。

无二鬼正然喝水，见大路上来了一人，头戴破帽，衣衫褴褛，低着头往前走，后跟两个人，用竹筐抬着一个人，绳锁绑着。抬的人道：“好热天，凉凉走。”把筐放在路旁，齐往井上喝了水，坐在檐下，摘下草帽来扇风。无二鬼问道：“你们是做甚么的？”那人答道：“是送伍二鬼的。”无二鬼闻言，

把眼一瞪，低搭鬼走近前道：“呸，好大胆！敢犯大王的宝号？”

那人站起来道：“他是为奸情，与你何干？”两个正在争执，后又来了一人，汗流浹背，身穿蓝布短衫，头戴烟熏凉帽，走来劝住道：“不要争执，这是城内的无二爷，你们不认的。”那两人就知是城里无二鬼了。无二鬼遂背着手走至路上，望筐内一看，见那人约有十七、八岁年纪，黄白面皮，两截袜子，缎鞞鞋，可身海青紬衫，左眼下拳大一块青红赤色。无二鬼问道：

“这孩子，你们是为的甚么事？”伍二鬼道：“爷爷救命，小人姓伍，排行第二，父亲名伍玉林。”且说他父亲伍玉林，万贯家私，夫妻恩爱年近四旬并无子嗣，南寺烧香，北庙念佛，子孙娘娘神前许愿。到得四十五上，生了此子，十分珍爱，任他所为。所以他也不好读书，终日闲游浪荡，学了些好拳棒，惹草招风，饮酒赌博，偷香窃玉，无所不会。其初都叫他是浮浪子弟，新近才升了这个伍二鬼的名号，结交的朋友也都是些帮闲抹嘴，不守本分的人。玉林夫妇见生这样儿子，教训不听，反成仇讎。夫妻因气相继而亡，家业也就好上来了。他却伶俐善说，向无二鬼道：“那个戴破帽的名叫倒塌鬼，小人从他门首经过，他因借贷不遂，就说小的和他老婆通奸，将小人打了一顿，如今还要送我到县里去问罪。俗语说的好：‘拿贼要赃，捉奸要双’，若果小人和他老婆通奸，今日他的老婆为何不来？冤屈死小的，求爷爷救命！”无二鬼见他人物干净，又言语灵巧，遂大声喝道：“过来，给他解了绳索！”小低搭鬼和那戴凉帽的地方牛二，连忙给他解了。无二鬼仍坐在店内，小伍二鬼上前给他磕头。无二鬼道：“明是讹诈不遂，却赔上老婆说是奸情。”这时看的人都团团围满了，倒塌鬼在人空内低声咕哝道：白把老婆叫人奸了，还落了一个讹诈。”无二鬼大怒道：“就是奸了你的老婆，也不是大不了的甚事。你

这厮再敢扎挣，这只手是官，这只手就是皂隶。”牛二向前拉着道：“好不识时务，还不快走。”找那抬的二人，不知几时也早已走了。牛二和倒塌鬼见势头不好，也遂一溜烟走了。

无二鬼喝散众人，问小伍二鬼道：“肚内饥否？”小伍二鬼道：“俺从昨晚没吃饭。”无二鬼见店后面有两间小屋，就拉伍二鬼到后面。无二鬼上坐，叫小低搭鬼与伍二鬼两个旁坐。店小二近前问道：“老爷用甚酒饭？”无二鬼道：“有甚酒肉只管取来，还问甚么，一总算帐就是了。”店小二唬得连忙去办酒饭。饮酒中间，无二鬼笑问道：“兄弟，不必瞒我，那人的老婆生的何如，你果然得了没得？”伍二鬼道：“不敢相瞒，这人不上二十三、四年纪，生得长挑身子，黑鬢鬢的鬓儿，弯生生的眉儿，清冷冷的杏子眼儿，樱桃口儿，娇滴滴的声儿，从白里透出红来粉浓浓慢长脸儿，窄星星尖笋脚儿；未从开口，就似笑的一般，无庸粉饰，自然风流，人都称他是风流鬼儿。小人费了半年工夫，才得到手，只两次就叫他捉住了。幸亏恩人相救，至死不忘。”无二鬼听了这番言语，正挠着他心中的痒处，抓耳挠腮，恨不能飞上前去，顷刻到手才好。又问伍二鬼道：“贤弟，可惜怎么样一个美人，愚兄没福，不能一见，奈何？”伍二鬼寻思了半晌，说道：“恩人要见此人也不难。”遂凑到无二鬼的耳边，说道：“只须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包管可得。”无二鬼拍案大叫道：“妙哉，妙哉！好计，好计！”不知伍二鬼说出甚么计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吊角庄风流鬼攀亲

话说无二鬼听了小伍二鬼的一番言语，急忙用罢酒饭，算还店帐，出门上了马，着小伍二鬼骑了红头骡子引路，低搭鬼在后跟随。行了十多里路，到了吊角庄一家的门首，小伍二鬼下骡子指道：“此间就是了。”无二鬼下马一直进去，见屋内桌上放着一个油灯，有一个年老的婆婆，大门里骂倒塌鬼，倒塌鬼靠着门扇，嘴里也咕咕哝哝的，那少年妇人捂着脸只是哭。无二鬼喝了一声，自到灯前一条凳上坐下。三个人都唬呆了，无二鬼指倒塌鬼道：“方才你抬去的那小厮，俺好意替你讲和，谁知他两腿青肿，遍体鳞伤，倘有不测，人命官司难打，如今把那厮给你送回来了。”说着，只见小低搭鬼搀扶着小伍二鬼，哼哼唧唧的进来了。无二鬼气忿忿的指道：“且在那边床上睡着。”倒塌鬼跪下道：“还求爷爷主张，小人是倒运的人，高抬贵手，小人就过去了；低低手，小人过不去。只求爷爷做主！”风流鬼见势不好，侧身就走，无二鬼用手挽住道：“讲个明白再走！”两眼不住去看那妇人。倒塌鬼也说道：“全是你惹的祸，你倒要脱干净。”风流鬼偷眼一看，见无二鬼好个魁伟人物，向前深深道个万福，说道：“是奴家一时没主意，做错了，求爷爷担待担待。”只这几句娇言柔语的话，把一个无二鬼早已魂飞天外，魄升九霄，八尺身躯已酥麻了多半边，不觉回嗔作喜道：“不是哟，他年幼无知，纵有些不是，也不该将他打的这样。”老厌气鬼在旁参透机关，大着胆

发话道：“俺也是有名有姓的人家，纵然成了官司，找着那亲戚，只要他承揽承揽，就没有大不了的事。”无二鬼道：“你那亲戚是谁？”厌气鬼道：“人的名儿，树的影儿，说起来谁不知道。他在城里竹竿巷住，名唤下作鬼，是这婆娘嫡亲两姨姐夫。闻说如今做了大官，俺也是不怕人的。”无二鬼闻说，将机就计，起来施礼道：“不知就是老伯母，多有得罪！”厌气鬼却呆了。将手把倒塌鬼扶起来，说道：“下作鬼与在下八拜为交，做了军师，现在奈河镇守。下二嫂溜搭鬼现在我家同居。”厌气鬼道：“就是这媳妇子的嫡亲两姨姊妹，既是至戚，我厨房去烧茶。”无二鬼向倒塌鬼道：“尊驾请坐，光景为何这等落寞？”倒塌鬼道：“不背你老说，起初在府里开杂货店，不三五年，本利亏折，将铺面倒塌了，后将地土变卖，弄些货物赶集上店，只二三年，又倒塌了。所以人都叫我倒塌鬼。”无二鬼说：“不妨，既是至亲，明日随俺进城，也封一官半职，吃穿都在小弟身上。”风流鬼答道：“若得如此照应，阖家感恩不尽。不知官人贵姓大名？说了，奴好称呼。”无二鬼道：“俺姓无，绰号二鬼。”妇人道：“无怪乎，这床上的敢是一家？”无二鬼道：“音同字不同。”随掏出五两银子来，叫倒塌鬼去买酒肉。倒塌鬼道：“这村里没有，还得往午间那个饭店里去买。”向妇人笑道：“二爷不是外人，娘子暂陪一陪，这去有好大一时耽搁。”妇人道：“你只管去，有这些话说！”

倒塌鬼才出门，又转回来道：“门外两头牲口，着他们牵到东园去，叫他吃些青草也好。”小伍二鬼一骨碌扒将起来，同低搭鬼去了。无二鬼一双眼只看着那妇人，那妇人也眼里偷睃无二鬼，旋又把头低下。无二鬼道：“不敢动问，娘子青春多少？”妇人低头应道：“二十四岁了。”无二鬼道：“小俺

四岁。”又问道：“你合这小伙儿，从几时认识的？”妇人笑着瞅他一眼，一面低着头弄衣裳衿儿，又一回咬着衫袖儿。无二鬼按捺不住心猿意马，走近前，一手将他脖子搂过来，就要亲嘴。妇人扭头道：“被人看见，又要弄出事来了。”无二鬼道：“婆婆厨房烹茶，丈夫出去买酒肉，这两个都是我的心腹。”一面便伸手去摸他那裤子中的东西。妇人有些按捺不住，叉开手道：“你这歪厮缠，奴的住房就在这屋后，我去去就来。”妇人头前走，无二鬼随后跟到房内，不及掌灯，就黑暗中春风一度。及整衣来到前边，刚刚厌气鬼烹了茶来，倒塌鬼也买来许多酒肉。风流鬼到厨房内收拾酒饭，无二鬼高谈阔论。及至饭罢，鸡已破晓，又给了倒塌鬼十两银子，叫他送家眷进城。无二鬼遂同小低搭鬼上牲口同行，小伍二鬼合倒塌鬼在家收拾行李，雇车辆起身。

再说无二鬼到了城边，刚进城门，进城到了踩偏街自己门首，门尚未开，门首站着一个黑长汉子，手拿一封书信，见无二鬼纳头便拜。说道：“小人是赌钱鬼那边来的，只因到家病了月余，所以来迟，望乞宽恕。”无二鬼道：“你名唤勾死鬼么？”答道：“正是。”短命鬼开门，无二鬼进内，先到溜搭鬼房内。溜搭鬼方才起来，与他叙了寒温。回到风波亭上坐下，把勾死鬼唤至跟前，问道：“昨日闻得一信，说你主人赌钱鬼被钟馗全家斩戮，你知道否？”勾死鬼道：“小人在家病了月余，一直来此，没闻此信。”无二鬼道：“想是传言之误。”短命鬼走来请安，低搭鬼脱空就往溜搭鬼屋内去了。无二鬼向勾死鬼道：“只因有一钟馗，奉阎君命令，前来斩除我们，俺预先得了这信，就现在的十人结成生死兄弟，分兵把守。这万人县地方究是人多鬼少，十人之外，我辈尚多，一时不能齐集，知你眼也宽，也能说，务期都勾来入伙。倘有缓

急，以便协力堵挡。”勾死鬼道：“这个容易，不是夸口，只消半月期限，包管尽行罗致麾下。”无二鬼听了大喜，随叫短命鬼管待酒饭，给了他十两盘费去讫。

无二鬼回到后宅，与溜搭鬼同席，离别许久，分外亲热。饮酒中间，门军来报：“门首有两辆车子，女眷二人，还有两个男人，说是大王叫他来的。”无二鬼吩咐小低搭鬼照应着他进来，随将前事对溜搭鬼大略说了一遍。风流鬼跟着厌气鬼已进内宅，溜搭鬼迎着，道了万福。风流鬼道：“姐姐得了好处，如今不认得人了。”溜搭鬼睁一睁说道：“你可是陶家大妹子吗？”厌气鬼道：“正是。”溜搭鬼道：“有十多年没会，一时如何想得起。方才大王和我说，我只是不懂。”从新又道了万福，问了好，就让了屋内坐下。无二鬼不好同坐，往外陪倒塌鬼、伍二鬼去了。伍二鬼也带了自己的行李，还有两个箱子。无二鬼不胜欢喜，说道：“行李且放在厅上，吃了饭，缓缓的安置。”无二鬼让倒塌鬼上坐，倒塌鬼再三推让，仍是无二鬼坐了首座，短命鬼等两旁陪着。酒至三巡，无二鬼就封倒塌鬼为督总管，掌收内外一切银钱、出入买卖事物。倒塌鬼就席前磕头谢恩。命他在风波亭侧三间房内，与短命鬼同住。饭后，倒塌鬼将自己应用物件搬在房内，东侧与短命鬼联床铺，西一间收银钱，中间等子、算盘、帐目。倒塌鬼原是买卖人出身，收拾无一而不在行。后边厌气鬼自住一处，风流鬼又是一处，用过晚膳，无二鬼却在溜搭鬼房内歇了。溜搭鬼是明来，风流鬼房中是暗去，轮流取乐，已非一日。

这一日，无二鬼正在溜搭鬼房内，令他坐在怀内，一递一杯饮酒磕牙。风流鬼不知，从门前一溜过去，无二鬼赶上，两手抱回，要他同在一处玩耍。起初假作扭捏，微有惭色，三杯酒落肚，本面目出现，谑浪笑语，具具挠到那极情尽致。那知

乐极悲生，只见短命鬼忙来到跟前，急且话也说不出。无二鬼道：“所为何事，这个模样？”短命鬼喘息定了，方才说道：“下作鬼差人来，说钟馗斩了替死鬼，油炸了赌钱鬼，并他的六个儿子、老婆，还有一个暗鬼。目今离望乡台只有半日的路程，请大王急速起身前去。”无二鬼闻报，身子往后一仰，昏倒在地。要知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冒失鬼酒里逃生

话说无二鬼闻钟馗不久即到，吓得昏倒在地，溜搭鬼、风流鬼慌成一片，手足无措。倒塌鬼、小低搭鬼、小伍二鬼听见，俱各跑来，救了半日，方得苏醒。睁了一睁眼，长出一口气道：“不料应了舛鬼的言语。”厌气鬼劝道：“不知是真是假，慢慢的打听明白，再从长计议，大王何必这等光景。”无二鬼起来，往前厅坐定，着短命鬼唤报子进来，无二鬼又细问了一番，吩咐道：“回去报知军师，叫他传令各营，加意防守，我这里不日就到。”报子去了，无二鬼仍回后宅，饮酒作乐，和溜搭鬼你恩我爱，和风流鬼如胶似漆，那里肯去。

那下作鬼在奈河寨中，各处告急文书如雪片相似，又催了数次，无二鬼绝不见来。又怕又急，虚火上升，不觉二目昏花。适催命鬼贾杏林被勾死鬼勾得到寨，用了一剂药，顷刻红肿起来。下作鬼不敢再用他的药了，只买些杭菊熏洗。一日，泡了一碗滚烫烫的菊花水，在那里熏眼，忽报望乡台冒失鬼要见。传令就在后堂相会。冒失鬼来到后堂，见是三间厅，中

间放一张没棱角的圆桌子，两旁两根调角板凳，后面摆着十二幅不公屏。冒失鬼打恭。下作鬼道：“在下现有眼疾，不能还礼，请坐罢。”冒失鬼就坐在靠桌的板凳上，问道：“正在用人之际，军师如何害起眼来？”下作鬼低头熏着眼答道：“这也是为军机起见。”冒失鬼又道：“闻得钟馗离此不远，还该请大王来才是。”下作鬼道：“不要说起，请了五次，只不见来。”冒失鬼将桌子一拍，说道：“这就奇了！”下作鬼正低着头熏眼，一碗滚菊花水都溅在下作鬼脸上，下作鬼跳起来，抱着头大喊道：“杀了我了，烫死我也！”冒失鬼道：“俺来大寨，茶也没喝一杯，谁知你那水是热的。”下作鬼道：“给我滚出去！”冒失鬼走着道：“这等无用，还来作军师，还敢署印！”说着出辕门去了。

再说钟馗那日离了五里村，行了半日，见前面一带瓦房，俱是五脊六兽，扁砖到顶，宽只丈余，高不满三尺，内中往来者颇具人形。钟馗猜疑，差穷鬼打听回报。穷鬼探明回报道：

“此系小庙子鬼，其风俗从不进城，也不赶集上店，为人也小，行事也小，处处好占小便宜，是最为人害的。”钟馗大怒，遂令神荼、郁垒率领鬼卒团团围住，务期斩尽杀绝，不得遗漏一个。神荼向前禀道：“祈老师息怒，现已日落西山，待等夜静时候，小徒自有擒拿之法。这样小鬼最好食用，或用火烤，或用笼蒸，犹如奶猪一般，就是白煮，亦肥嫩异常。”钟馗许诺。到得定更以后，神荼兄弟各取桃条一根，到庙前将门踢开，遂摸遂穿，或穿其腮胸，或穿其肋巴。两根桃条尚未穿满，即已尽绝。零碎啖食，甚是甘美。次日早膳，一顿就用了十二三个。

钟馗师徒三人，带领着众鬼卒又往前行，只见穷鬼向前禀道：“此地去望乡台只有一里之遥，打探得有冒失鬼同滑鬼在

台上把守，元帅请在此少待，商量的攻取之策，再往前进。”钟馗吩咐：“就在此高丘之处下寨。”

安营已定，钟馗见天气尚早，独自一人悄悄步至望乡台前相其形势，观其路径，以便明日前来攻打。谁知此时早有细作报知冒失鬼，冒失鬼闻得钟馗自来探听，遂骑上一头直肠子驴，手使一根青头八棍子，把台门一闪，一驴当先，就窜将出来，喊道：“吾乃冒失鬼是也，你敢自来送死！”举棍照钟馗便打，钟馗拔剑相迎。战了五、七回合，冒失鬼自觉招架不住，将驴圈回，大败而逃，钟馗紧紧追赶。冒失鬼不敢仍回望乡台，直奔素常饮酒的杏花村去。将到村边，那驴一个前抬，把冒失鬼吊下驴来。

钟馗将及赶上，不料村内有两个人，正在那里抱坛而饮。一见钟馗，不问姓名，不问是非，跑过来一把拉住，就让酒、让坐，手也不松。这个说：“何必如此，所为何事？吃三杯再讲。”那个说：“天下何为乐事？吃酒。世上谁是神仙？醉汉。请坐，请坐！今日幸遇老哥，千万扰俺一盅。”两个人将钟馗拉住，拿起杯来说道：“老哥，你立饮三杯！”举杯就灌，一连灌了七、八杯。一个拿起壶来说道：“胡子哥哥，你也扰弟三杯！”举起杯，又灌了八、九杯。灌的钟馗着了急，问道：“你系何人？这等无理！”一个说：“胡子哥，你不认得兄弟么？我是酒鬼。”那个说：“我是醉鬼。”钟馗闻言大怒道：“你将我拉住，若冒失鬼逃走，即先斩了你两个，再寻冒失鬼去。”遂将酒鬼、醉鬼按倒在地，举剑就砍。忽闻空中大叫道：“剑下留人！”钟馗抬头一看，见一人头戴青丝双翅软巾，身穿淡红云缎圆领，足登皂靴，白面长须，飘飘而来。近前拱手道：“弟是玄宗年间杨贵妃捧砚、高力士脱靴、醉答番书的李白是也。独饮不乐，求老哥免他二人一死，赐与小弟

作一酒友，早晚同饮，共取乐事，未知肯否？”钟馗答道：

“不知前辈老先生降临，有失迎迓，得罪，得罪！既是老先生见爱，他二人不过好酒贪饮，情尚可原，领去何妨。”太白长揖谢了钟馗，遂带领酒鬼、醉鬼而去。正走之间，忽从酒馆内跳出一鬼，身高八尺，浑身紫肉，将太白拉住，说道：“诗翁既将酒兄、醉兄讨饶领去，俺也是个饮者，求携带携带。”太白睁着醉眼一看，说道：“你与他二公大不相同，他二公醉了，或是话稠，或是酣睡，你吃醉了不是骂街，就是闯祸，你原是无二鬼的门人，如何也算酒中知己。”这鬼见李白不肯救他，就要动起粗来，钟馗远远望见那鬼拉住太白不放，赶上前去，背后一剑，将这鬼分为两段。太白重复谢了，带酒鬼、醉鬼去乞不题。

且说冒失鬼得了性命，一直跑了二十余里，见柳荫树下有堆衣服，慌忙坐在上边歇歇再跑。只听腓下一声大叫，冒失鬼起来又跑，那人赶上一把抓住，骂道：“俺好好在此睡觉，缘何坐俺这么一腓？”举手就打，冒失鬼回手招架，那人说道：

“且住，你好像冒失鬼老姊丈？”冒失鬼道：“哟，你不是唠叨鬼表舅吗？”唠叨鬼道：“姊丈为何这般光景？”冒失鬼将战败之事说了一遍，唠叨鬼道：“胜败兵家常事，何必如此。昨日勾死鬼到来，邀俺前去入伙，不知钟馗这等可恶，吾二人到望乡台去，待我堵挡他一阵，以报姊丈战败之仇，未知意下如何？”冒失鬼大喜，情愿引道，二人愤愤的直扑望乡台来。正行之间，遇了两个败残小卒，一见冒失鬼放声大哭，说道：

“滑将军闻得将军战败，不知逃往何处去了，钟馗到来，把守台的兵卒十杀八九，小的二人从刀枪林内逃得性命，今遇将军，实属天幸。”唠叨鬼道：“望乡台已失，今又天晚，不如暂宿旅店，来日黎明前去，杀他一个措手不及，夺回望乡台，

方显俺的手段。”二人宿了一宵。

次日，来到台前骂阵。鬼卒报入中军，钟馗上台一望，见那鬼头上无盔，身上无甲，且无坐骑，手内只拿着一柄锯。钟馗口中不言，心内想道：“从来临阵对敌，或是枪，或是刀，有应手的兵刃方能取胜成功，这鬼拿锯而来，明是轻生送死，殊觉可笑。”遂提了青锋宝剑，下台来独自临阵。那知唠叨鬼的这柄锯是费了工夫，得了传授，祖孙父子世世相传的一件奇宝。到得跟前，通了姓名，便使起锯来。照着钟馗头上一锯，脚上一锯，前一锯，后一锯，左一锯，右一锯，上一锯，下一锯，东一锯，西一锯，一顿好锯，锯得个钟馗头晕眼黑，净发恶心，晃了两晃，坠下马来。冒失鬼见了，只说钟馗已死，向前就要擒拿。那知钟馗心里明白，将宝剑往上一绰，正中冒失鬼的心窝。冒失鬼来的勇猛，那剑直从脊背上透出来。唠叨鬼来救时，神荼也刚刚赶到，只听“乞嘹”一声，又倒了一个。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粗鲁鬼梦中丧命

话说唠叨鬼见冒失鬼被刺身死，急忙来救，不料神荼赶到，照后心一叉，唠叨鬼往前一拾，把嘴还张了五、六张，也呜呼哀哉。神荼扶起钟馗，往望乡台而去，这且不题。

且说那滑鬼见势不好，一溜烟就跑了。直跑到万人县里，见了无二鬼说道：“冒失鬼被钟馗战败，不知去向，小弟也与钟馗前后打了七、八仗，互相胜负，究竟众寡不敌，望乡台被

钟馗占去，小弟无奈，才跑进城来。”无二鬼只为诸日有人到来，不是说钟馗利害，就是说被钟馗杀败，聒的耳朵都将聋了，所以听滑鬼这番言语，也不以为事，仍回后宅，着溜搭鬼、风流鬼一个弹琵琶，一个唱曲，暂且饮酒散闷。滑鬼又与倒塌鬼、小伍二鬼都叙认了，小低搭鬼、短命鬼也凑来一处闲谈。这倒塌鬼终是做过大买卖的，为人老干，向众人道：“弟有一拙见，未知众位以为何如？现在钟馗打破望乡台，与大寨相去咫尺，蛇无头不行，奈何关上屡次差人来请，大王只是不听。倘然奈河关一破，我们是燕雀处堂，死亡立至。以小弟愚见，今晚将大王请出来，总不要提起钟馗一事，只是欢乐饮酒，轮流把盏，破命相劝，俟大王大醉之后，用车偷将大王送到奈河关去。到那里合军师言明此事，大王难说又回来不成。俟灭了钟馗，然后大家长远欢聚，岂不是好？”众人齐声赞道：“好计！”到得晚间，果然把无二鬼用酒灌醉，暗暗驾车送去，抬到寨中。

无二鬼饮酒过多，直至次日午间方醒，呆了一会，说道：“昨晚明明在家饮酒，今日为何却在寨中？”只见下作鬼走向前道：“大王一向安好？”无二鬼道：“莫非我是做梦吗？”下作鬼笑道：“青天白日，为何说起梦来？”无二鬼起来，前后走了一会，说道：“奇事？”下作鬼道：“果然奇事，俺在寨内议事，忽家人来报说：‘并无动静。’于三更时分，只听一阵风响，大王已卧在寨中。只见大王酣睡，未敢惊动，大约是大王洪福齐天，大王该兴，钟馗该灭，或是黄巾力士，或是四大揭谛，将大王送来的。”说犹未了，只见门军来报说：“有一人骑着一匹没皮虎要见军师。”下作鬼道：“命他进见。”小伍二鬼下虎进见，对着无二鬼故作惊慌之状，说道：“家中于半夜三更，忽说大王不见了，小人们那里不寻到，却在这

里。”无二鬼疑是真有神助，遂高兴起来。下作鬼交还兵符印信，小校报说：“探得钟馗人马在望乡台歇了一日，今日午刻起营，要去争蒿里山哩！”无二鬼道：“再去打探！”遂向下作鬼商议道：“钟馗既知俺的厉害，将聚将鼓打起，凡营中大小将佐都跟俺前去，一面通知蒿里山的愣怔鬼、噍荡鬼知道，杀他一个里应外合，必获全胜。”下作鬼道：“此计甚妙！”遂令寨中旧有鬼卒俱各顶盔贯甲，勾死鬼新请来的鬼卒亦各使枪弄刀。无二鬼上了净街虎，率领着众鬼卒直奔蒿里山来。

行至半途，正与钟馗人马相逢。钟馗见是无二鬼出马，吩咐：“将人马暂退一舍之地安营下寨，挂出免战牌去。”穷鬼向前问道：“元帅并无对阵，胜负未分，为何将免战牌挂出，岂不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钟馗道：“穷将军有所不知。”遂将从前用法术将他吹去缘由说了一遍。穷鬼大笑道：“他的武艺俺却尽知，有何惧哉。那阵风名为黑眼风，这风却是有眼珠的，看人下菜碟，且是有前劲没后劲。刮起风来，人若往后退，其风愈大，他便得一尺进一尺，得一寸进一寸。若抖抖胆，迎着风往里一钻，钻到黑眼风里头去，却是稀松平常。无二鬼还会打没底子跟头，云里来，雾里去，甚难捉他，元帅也要留心。”正说之间，大头鬼报道：“外有二鬼前来讨战。”命神荼、郁垒出营迎敌，钟馗随后掠阵。来到阵前，只见一个少年人，自称为小伍二鬼，坐下骑着一只没皮虎，手内拿着一杆三股子叉。一个年老的，自称为老尖腩鬼，坐下骑着一匹伶俐猴，手里使着一把短锤。神荼、郁垒一见，并不答话，各执兵器杀上前去。战未数合，老尖腩鬼早被郁垒一桃木棍打下伶俐猴来，又复一棍结果了性命。小伍二鬼一见心慌，也被神荼一叉，死于没皮虎下。无二鬼见伤了他两员大将，把眼皮一翻，又使起黑眼风来，照着钟馗阵里便刮。顷

刻，乌烟瘴气，黑风抖底，其中摇头舞旌，咬牙跺脚，五马长枪，各样砣款又使将出来。那知穷鬼早将破他的方法对钟馗说了，钟馗师徒率领鬼卒，大着胆子，不往后退，只往前钻，钻将进去，果是稀松平常。无二鬼此时便没了局，害了怕，松了劲，叫了一声“不好！”就要想跑，早被钟馗赶将上去，劈头一剑。无二鬼眼力乖滑，把头往后一歪，只听“噶呀”一声响亮，把无二鬼的左耳砍将下来，满脸流血，抱头狗窜，败将下去。

钟馗随后追杀，忽从树林内钻出一鬼，骑着一头发之豹，手举一杆没星子秤，大喊道：“毋伤吾主，俺火炮将军粗鲁鬼在此！”钟馗撇了无二鬼前来迎敌，这鬼果然的粗鲁，轮起秤来，没斤没两，没轻没重，照着钟馗乱打。又听蒿里山上鸣锣击鼓，呐喊摇旗。尘头起处，又来一彪人马。神荼接住厮杀。这粗鲁鬼战了五六个回合，觉得没了后劲，圈回发之豹，不论东西南北，不顾前后左右，乱跑了一回，直败回鬼门关去。钟馗鸣金收兵，郁垒斩了咧咤鬼，神荼活擒了噍荡鬼，都来献功。噍荡鬼在钟馗面前跪倒，说了许多乞怜讨饶的话。钟馗问道：“你和愣怔鬼在蒿里山把守，愣怔鬼为何不见？”噍荡鬼道：“愣怔鬼救了无二鬼，送往奈河去了。爷爷如肯饶了俺的狗命，赴汤蹈火，万死不辞。”钟馗被他缠扰不过，说道：“给他松了绑，带至后营，赏他酒饭。”噍荡鬼饱餐了一顿，不胜感恩戴德，叩头谢恩。钟馗道：“我欲用你，如此如此，这般这般，若得成功，不惟饶你性命，还可论功行赏。”噍荡鬼道：“粗鲁鬼与小的不对，素日俺一开口，他就打俺的嘴巴；和他同守关的赖殆鬼，与小的臭味相投，小的到那里，相机而动。元帅只看关内起火，只管杀入，小的自当接应。”钟馗吩咐还了他的甲马，出营门而去。

钟馗叫人用饭，战马加饱草。起更之后，率领大队人马，直望鬼门关来。到得关下，正是三更，命将红灯高挑。没半个时辰，见关内起火，关门大开。钟馗一拥而进。此时粗鲁鬼在睡梦中，闻得喊杀之声，一骨碌爬起，往外就跑。不料跑的猛了，留脚不住，一头碰到南墙上，碰了个脑浆崩裂，丧命而亡。钟馗命救灭了火，瞧荡鬼率领赖殆鬼前来求见，钟馗从重赏讠，就在鬼门关安营下寨，这且不题。

且说那无二鬼，回到奈河大寨，满脸是血，疼痛难忍。催命鬼说道：“大王放心，俺内科虽是平常，外科却得了名人传授，不惟止痛，顷刻间包管大王的耳朵，长一个复旧如初，能大能小。”无二鬼道：“你有何法？快着，快着。”催命鬼取出一捏灵丹，照着无二鬼头上一吹，即刻长出了一个耳朵，约有三寸多长，上尖下齐，里外有毛。无二鬼用手一摸，满心欢喜。忽听探马来报，说“瞧荡鬼里应外合，赖殆鬼投降钟馗，粗鲁鬼自己碰死，尽节而亡。钟馗兵屯鬼门关了。”无二鬼向众人计议道：“今各营俱失，奈河关孤立难守，不如退回城去，或者尚可保全。”众人应允了。才要拔寨起营，忽门军禀道：“外有两个高人，前来助阵，请大王军令定夺。”要知来者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耍乖山勾兵取救

话说无二鬼欲拔寨进城，有小校来报，说有两个高人，前来助阵。无二鬼令请到大寨，行礼已毕，无二鬼还礼让坐。只

见左边那人，身披一领败人甲，头戴一顶吃人盔，坐骑是一匹活兽，兵刃是一柄空锤，自通姓名，叫做累鬼。能征惯战，有万夫不挡之勇。右边一人，两眼朝天，一鼻高顶，出口伤人，古来名将，名为轻薄鬼。

下作鬼道：“现今钟馗甚是猖狂，二位若能得胜，自当重用。若败阵回来，我们进城未晚。”累鬼二人齐道：“今日正是黄道吉日，大王即将俺送过奈河，与他见个高低。下作鬼遂着糊涂鬼撑过一只顺水船来，二人上去。糊涂鬼在后推着，横行一回，竖行一回，随风倒舵的过了奈河。下作鬼骑了一个臭蛆，无二鬼上了净街虎；愣征鬼骑一头顺毛驴，使一根没把子的流星，头前引路，领着一群鬼兵鬼将，来给轻薄鬼与累鬼助威。轻薄鬼与累鬼商量了一回，轻薄鬼遂藏在旗门以内，累鬼单身独骑跑到阵前搦战。钟馗在中军帐内，先吩咐了噍荡鬼带领着郁垒，叫他如此这般行事去了。

穷鬼闻令，遂按了按愁帽，抖了抖蓑衣，掂了掂麻糝，单人独步来到两家阵前。对了头，却不厮杀。两个俱把兵刃放下，四根胳膊往上一伸，扣住手，彼此支了一回空架子，抱头大哭。哭了一回，穷鬼开口叫道：“累家兄弟，我的穷，是一言难尽，上无片瓦，下无锥扎，这还是小事。最可恼的，四邻给我在县公衙门里打了一张报单，说我是家产尽绝了，人情来往尽皆抛弃，亲戚朋友皆下眼子看我。你的累，强似我的穷，我的穷还不如你的累哩。”累鬼听说，也叫了一声：“穷表弟，说起人情往来，舍又舍不了，随又随不起，少不得尽力巴结，累得我呲牙扭嘴；你说你的穷不如我的累，殊不知我的累还不如你的穷，穷倒直截了当。”说罢，又哭将起来。穷鬼哭穷，累鬼哭累，只哭得天愁地惨，还不住声。不料，大头鬼用挠勾从后面将累鬼搭住了大腿，横拖倒拽的捉过阵来。

穷鬼才要回营，只见无二鬼阵内，旗门开处，一鬼大喝道：“尔等不得无礼，俺轻薄鬼来也。”穷鬼看那鬼时，却与众大不相同。只见他：摇摇摆摆，两道挤眉，一对弄眼，一个嗤鼻子，一张咧嘴，骑着大马，使着金刀，直奔穷鬼而来。穷鬼抖了抖精神，劈面迎将上去。这轻薄鬼，眼里却看不见穷鬼。穷鬼让他过去，暗暗的从背后一麻糝，将轻薄鬼砸下马来。轻薄鬼把眉一挤，眼一弄，鼻子一嗤，嘴一咧，就想要跑，早被穷鬼抓将过来，攢了几攢，掂了几掂，竟是比灯草还轻，空有一身轻肉，并无一点子骨头。轻薄鬼问道：“你是什么人，这等无礼？”穷鬼答道：“我是你穷爷爷。”轻薄鬼叹道：“我自幼眼里不曾见你。”穷鬼道：“我在你眼角住了多年，你还不觉么？”轻薄鬼用两手将眼揉了揉，说道：“我这眼角里何尝有你？”穷鬼道：“你再细揉揉。”轻薄鬼果然用两手把眼仔细揉。穷鬼趁着轻薄鬼揉眼，照头一麻糝砸去，轻薄鬼倒仰在地。又复一糝，结果了性命。

钟馗见穷鬼得胜，号令一声，一拥杀上前来，无二鬼分头迎敌。两下里混杀了一阵，直杀得鬼哭神嚎。钟馗阵内，个个英勇，人人争先。大胆鬼刺死了杂毛鬼，神荼力劈了滑鬼，钟馗生擒了腌臢鬼，大头鬼活捉了调鬼、弄鬼，俱用桃条穿了，送回后阵。伶俐鬼率藤牌手滚过阵去，正与下作鬼相遇，把他马腿砍倒，下作鬼翻筋斗撞下马来。舛鬼抡丧棒来救，被大头鬼一锤打伤左臂。幸无二鬼和愣怔鬼杀到死救，方得出阵。不敢复战，夺船渡河而走。及钟馗人马赶到河边，只剩了糊涂鬼、迷瞪鬼撑着船接应败残鬼卒。糊涂鬼被伶俐鬼一戟刺中左腿，翻身落入奈河。迷瞪鬼急欲撑船逃命，用力过猛，拨不出篙来。神荼将身一纵，跳上船去，把迷瞪鬼一叉杆打在河内。钟馗鸣金收军，就在奈河边安营下寨，神荼等都来报名献功。

穷鬼道：“惟赖殆鬼被乱军杀死，现剩了他骑的一匹赖猫子在此。”钟馗道：“甚是可惜。”这且不题。

且说无二鬼同下作鬼、愣怔鬼，收聚败残人马，直奔万人县来。及到城边，见城门紧闭，门楼上高挂六颗人头。细看时，男头三颗，是短命鬼、倒塌鬼、小低搭鬼；女头三颗，是厌气鬼、溜搭鬼、风流鬼。无二鬼看罢，放声大哭，就欲自刎。愣怔鬼上前抱住，说道：“大王何必如此，有我三人，倘得资助，还可再图恢复。”下作鬼道：“此去城北五十里，有一枉死城，城内有一胡捣鬼，我们若去投他，狐死兔悲，必然见纳。俺又闻得，小尖腩鬼在耍乖山弄巧洞聚了许多人马，与大王素称世交，写书前去勾兵取救。倘钟馗赶来，内外夹攻，杀他一个片甲不归，有何不可。”无二鬼尚在犹豫未决，只见城上郁垒和噍荡鬼大喝道：“无二鬼还不下马受缚！”无二鬼方知，是他二人将家眷杀害。遂率残兵败将，直扑枉死城来。那胡捣鬼果然一见即行收录。下作鬼叫无二鬼削去王号，自己也不称军师。分兵两处，名为前后两部。前部以胡捣鬼为主，后部也以胡捣鬼为主。贾杏林是个斯文之末，着他写书信一封，叫勾死鬼揣在怀内，跑到耍乖山，进了弄巧洞，上了荆棘寨，见了小尖腩鬼，将书呈上。小尖腩鬼拆书一看，只见上写着：

万人县没人里踩偏街狗头大王、愚仁叔无二鬼顿首，
谨致耍乖山弄巧洞尖腩大王老仁侄麾下：前者钟馗猖獗，
阴山一战，令尊大人死于非命。今愚仁叔三战三败，现在
被逼枉死城内。闻老仁侄兵多将广，速于兴兵前来。一则
报老仁侄不共戴天之仇，二则救愚仁叔旦夕必毙之命，岂
非两全。老仁侄素秉大义，谅不见阻。望速，望速。

小尖腩鬼看罢，气得把尖牙一呲，说道：“不及回书，你回去说俺就到，断不有误。”

勾死鬼去后，小尖腩鬼整顿人马，即刻起程。只见他：带领着众人怕、人不惹、风快、吴不精四员大将，放了三个枣核子炮，直扑枉死城而来。到了城下，安营下寨。城内无二鬼差人出城犒军，自不必说。

到了次日巳牌时分，钟馗人马也到。两边摆成阵势。营门开处，只见众人怕手擎着三尖两刃刀；人不惹使着浑钢打就的透甲尖锥；风快并吴不精俱使着筋缠铁裹的皮笊篱；小尖腩鬼骑着一只小伶俐猴，使一柄小短锤。通了姓名，直扑钟馗杀来。后有许多精兵，每人手拿一根铁锭杆子，一齐拥上。那枉死城里，无二鬼等，又领着无数鬼卒钻将出来，两路夹攻。钟馗措手不及，大败而去。小尖腩鬼也不追赶，洋洋得意，同无二鬼入城，饮酒贺功去了。钟馗跑了一舍之地，见众鬼不追，遂收败残人马，扎住营寨，说道：“来到此间，不料有此大败，如何是好？”穷鬼道：“他这里兵多将广，不可力敌，只可智取。”遂在钟馗耳边说道：“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未知如何？”钟馗大喜，遂依计而行。

且说小尖腩鬼进城，参见了胡捣鬼，到无二鬼寨内，大吹大擂，摆上筵宴，饮酒贺功。无二鬼举杯，向小尖腩鬼道：

“若非老仁侄这等英勇，如何得此大胜，可庆可贺。”小尖腩鬼道：“这只是小事，明日擒住钟馗，请老仁叔到小侄山上走走，就知小侄训练的功夫了。”小杯大盏，上下兵将都吃了一个酩酊大醉，方告辞出城。回到本寨，将寨门关上。也有卸甲解袍的，也有和衣而睡的，直如一窝憨猪相似。那知钟馗人等，早已偷入寨内隐藏。见众鬼睡熟，遂呐喊一声，犹如削瓜切菜一般。可怜，大鬼小卒，一个不留，又放上一把无情大火，就有未死的也烧成一堆飞灰了。

次日，钟馗为前部，神荼、郁垒分为左右，穷鬼断后，又

来城下搦战。军门报知城内，贾杏林道：“小将自进营来，并无寸功，今日情愿独战钟馗，方显俺的手段。倘有不测，有小尖腩鬼在外，亦可救应，大王只在城头观阵便了。”无二鬼大喜。

城门开处，只见贾杏林骑着一只瞎猫，使一柄两家斧，披一身杀人甲，戴一顶无人不吃盔，打着两杆望风扑影旗，自名为催命鬼，威风凛凛的杀出城来。钟馗见贾杏林临阵，向神荼郁垒说道：“他若动手，咱就不好了，不如暂退为上。”贾杏林见人马退去，那里肯放，紧紧追来。钟馗阵内一声锣响，人马分为两段，让贾杏林进阵，周围一裹，将贾杏林裹在阵中。要知贾杏林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森罗殿缴册复命

话说钟馗把催命鬼围在阵内，东是苦海，并无去路；西有人马把守，又难冲出。钟馗着神荼、郁垒轮流和他接战。战了几个回合，遂鸣金回营，埋锅造饭，料他插翅难飞。那知道海边有一岛，岛后有一峪，名为地峪。催命鬼上天无路，只得入地峪藏身。及到十八层之内，见有咳嗽鬼和他妻子痲病鬼在内养病。见催命鬼来，只说替他医症，不胜欣幸。

且说钟馗，用过战饭以后，遍营寻找，绝不见催命鬼的踪影。及到海边，听得地内有咳嗽之声，知是催命鬼在内躲藏，着挠钩手从洞内钩了一回，不见动静。穷鬼道：“何须如此。”遂寻了一堆枯柴，将峪内塞满，焚将起来。催命鬼自不说，可怜咳嗽鬼夫妻二人，医生不来还可苟延性命，医生一到，就呜

呼哀哉了。

钟馗料催命鬼已死，领兵仍要去城下搦战。忽鬼卒报道：

“此间有大字两行，启元帅知道。”钟馗上前一看，见是“皮锤岛”三字，旁有一行小字写道：“官怕大计吏怕考，光棍最怕皮锤岛。”看罢，转瞬一字全无。钟馗道：“想是那家神圣指点于俺，无二鬼应丧在此岛之内。”遂吩咐郁垒和穷鬼道：

“本帅埋伏于此，你二人前去诱敌，只许败，不许胜，诱无二鬼到此，俺自有擒他之法。”

郁垒二人领命，到城下百般的辱骂，内边胡捣鬼甚是着急，屡次使人催无二鬼、下作鬼出城迎敌。无二鬼和下作鬼计议道：“我们兄弟十人，已死多半。今小尖腩鬼又为我们全军尽丧，胡捣鬼屡次来催出战，我们若怕死不出，不唯无以谢众相好于地下，恐也在此立脚不牢。”愣怔鬼道：“就是活着，亦难见人。”下作鬼无奈，上了他的臭蛆；无二鬼跨上了净街虎；愣怔鬼骑上了顺毛驴；勾死鬼在前，打着丈二长的一杆灵幡；舛鬼骑着鸚鸟，手执哭丧棒在后督阵。放了三个起灵炮，城门一开，杀奔前来。郁垒上前迎敌，战了五六个回合，实在招架不住。虚晃一棍，败下阵来。穷鬼也随着就跑。跑十数里地，将近赶上。郁垒恐被穷鬼所擒，回头又战。战了三五回合，折身又跑。及至到了皮锤岛，下作鬼迟疑不前。穷鬼站住，大喊道：“不来不算好汉！”无二鬼将虎一纵，跳上岛去。舛鬼紧紧跟随。赶了二里多路，就看不见郁垒、穷鬼二人了。下作鬼大声喊道：“不好了，中了计了。”回头一看，只见岛口已被堵绝。无二鬼道：“此地却也有山，也有岭，也有洞，也有塔，也有鸟，也有树，可惜此地不知叫甚名字？”勾死鬼道：“我昨前曾到此，却颇晓得。这山名为巴掌山，岭为抓住岭，洞名不能洞，塔叫按住塔，树名亲伯树，鸟名乌眼

鸡，那崖叫做情着崖，这岛名为皮锤岛。”无二鬼知道到了绝地，长叹一声。只见钟馗人马围将上来。无二鬼往前一跳，被三尖瓦绊倒，神荼赶上，一叉叉住。钟馗先叫将他心肝取出，然后割了首级。愣怔鬼被大头鬼打倒，复叉两锤，结果了性命。勾死鬼被乱军杀死。下作鬼见前边一沟，溜着沟子好跑，郁垒正在沟边等候；下作鬼见他两根粗腿，抱住，手也不放，郁垒就用乱棍搠死。惟舛鬼，舛气扑人，是人不能近他的。穷鬼取了一把草杆来，撩散舛气，正待要斩他，却被他父亲丧门神救了去了。钟馗大喜，取出鬼录，按名勾除。见胡捣鬼也有名字，遂率众人到枉死城来寻找。胡捣鬼已不知去向了，只落了他妻子偷生鬼和两个跟班的，一个叫屈死鬼，一个叫眼子鬼；还有一个买办名粘缠鬼，俱皆斩讫。钟馗道：“胡捣鬼既然跑了，咱暂且在此歇马。”遂在枉死城歇了一回。

钟馗驾起祥云，神荼摇身一变，变了一只蝙蝠，在前引路；郁垒化了一把宝剑，伏在钟馗背上，众鬼跟随，齐赴幽冥地府森罗殿来。见了阎君，将鬼录呈上。阎君一见大喜，又将斩鬼缘由，细问了一遍，遂命摆筵庆功。饮酒中间，这钟馗把穷鬼、累鬼引到阎君面前，叫他跪下，代他禀道：“这穷鬼，自投降以后，引路破敌，甚是出力，且为人正气，绝不肯与无二鬼为伙。这累鬼，亦是一见就投降的，求阎君慈悲。”阎君吩咐判官：“给他生死簿上注定，每人纹银五万，良田千顷，当铺一座，捐四五两银子的一个小前程，着轮回司，领他二人托生去罢。”二人叩头而去。

神荼从桃条上又撸下来一个弄鬼，一个调鬼，叫他跪下。阎君问道：“这一鬼有何好处？”钟馗答道：“只有坏处，并无好处。”阎王吩咐推出斩首示众。郁垒又撸下一个鬼来，叫他跪在阎君殿前道：“这是死鬼。”阎君道：“他生平所为如

何？”钟馗禀道：“他却并无恶处，只见逐日死眉不瞪眼，并无一点精神，所以他是死鬼。”阎君吩咐道：“把他浸在曲泉里。”原来森罗殿前有一水泉，名为曲泉，水深一丈，广有八尺。看管这泉的，即名为曲泉鬼。曲泉鬼应了一声，将死鬼拉去，推在泉内。又擗下一个，叫做瞎鬼。阎君道：“他生平如何？”钟馗禀道：“他并无不好，只是虽有眼珠，并无眼色，也看不出人的喜怒，也看不出人的好歹，东西放在目前，他如不见的一般。”阎君吩咐道：“只把他两眼浸在泉内。”曲泉鬼过来，提其两脚，把他的头浸入泉中。又带过一个拉塌鬼来，钟馗道：“这鬼，终年不知净面洗手，浑身油污俱满，齜齾不堪。”阎君也令浸在泉内。又带过了一个寒碜鬼来，说道：

“此鬼不过其貌不扬，别无不好。”阎君也叫浸在曲泉。又带过一鬼，钟馗道：“这是齜烟鬼，他专好吃烟，绝无烟具，逢人即要烟吃，逐日在烟铺外蹲踞。”阎君道：“这是小事，吩咐掌嘴。”站班的皂隶过来了两个，把他打了二十个嘴巴，齜烟鬼遂置买了烟袋、烟荷包，买了好烟，到处还席去了。又带过了腌脏鬼来，却与拉塌鬼不同，浑身上下都是猪狗尿尿，那张脸，自从他娘给他洗过三朝之后，至今从没见过水，手是更不消说了。臭鱼烂虾，人人弃之如遗，他却亲亲如蜜，甚至与猪狗同器而食，忝不为怪，然而却无心病。阎君命曲泉鬼，内外给他收拾干净。曲泉鬼领命，把他衣服剥去，放在一条剥人凳上，用个竹炊帚，上下刷了五六水；又叫他喝了口水，把竹炊帚给他输在嘴内，刷洗一番；又叫他多饮泉水，给他刷洗了肠子，他却哭叫不肯。曲泉鬼用麻绳将他捆在凳上，口内塞上一个接口，如杀猪使水相似，灌了六七桶水，下边屎尿交流。又将肚腹给他揉了一回，然后将他放起，给他两件干净衣服穿了，遂变成了一个假清客，也养花草，也贴字画，也会吹笛唱

昆曲，拿着白面扇子，逐日摇摇摆摆，居然象个斯文模样了。又带过噍荡鬼来。钟馗道：“这，嘴遂不好，却抄杀无二鬼的家口有功。”阎君吩咐：“把嘴给他治好。”曲泉鬼叫他喝了一口水，他嘴里喷出了许多的粪，曲泉鬼给他洗刷干净，他说话再不噍荡了；就是有点好嘍文。曲泉鬼用钩子从泉内搭出死鬼来，变成了一个一时不闲的活鬼。瞎鬼变成一个夜辨五色的精明鬼。寒碜鬼平头正脸，拉塌鬼变成一个干净鬼。

重赏了大头鬼四个。阎君率领钟馗并神荼、郁垒来到南天门上，先见了南极仙翁，禀明此事。仙翁带领到昊天金阙，正值玉帝登殿：

金童对对执幡幢，玉女双双捧如意。瑞云缭绕，祥光氤氲。

玉帝问当驾官：“有奏章者出班，无事散朝。”言未毕，只见一人俯伏金阶，高擎牙笏，口称：“臣五殿阎君，本有奏闻。落第进士钟馗，臣见他为人正直，命他斩鬼除害。他率领门徒神荼、郁垒，半年之间，按册斩尽杀绝，实属有功于百姓，理合奏闻，恳恩论功封赏，睿鉴施行。”遂将鬼录呈上。玉帝铺在龙案上，看了一回。旨下，宣钟馗带神荼郁垒见驾。

钟馗在前，神荼、郁垒随后，跪在丹墀之下。山呼已毕，玉帝前后问了一遍，钟馗对答如流。又见神荼、郁垒相貌非凡，龙心大悦。旨下：“钟馗斩鬼有功，封为翊正除邪魔雷霆帝君。神荼、郁垒从师平鬼，甚属可嘉，封为巡行天下驱魔使者、左右门神将军。”三人叩头谢恩。到殿下，又与众星官都相见了。阎君领回森罗殿，留住三日，然后临凡，各赴任所去了。至今元旦节令，家家画钟馗像：目睹蝙蝠，手持宝剑，悬挂中堂。户户写神荼、郁垒名字，供奉大门。自此，鬼魔消除，四海永清，万民安乐，共庆太平，千万斯年矣。

●〔清〕落魄道人编 ●郑丙乾 校点●

常言道

序

为人在世，若梦浮生。花花世界，碌碌红尘，只求倘来富贵，那惜过去光阴。但能天从人愿，自然福至心灵。虽则只无一定，算来人有同心。处世莫不随机应变；作事无非见景生情。有生色，必须亲身下降；无好处，聊作袖手旁观。不见面，未免怒目相向；一对手，便肯唾面自甘。人来求我，但觉扬眉吐气；我去求人，不妨摇尾乞怜。设或听其自然，正可俟夫瓜熟蒂落。无如求之不得，犹不免乎藕断丝连。官清私暗，不顾违条犯法；阳奉阴违，那管害理伤天。旁观者清，人人要做好事；当局者迷，个个会生恶念。历观夫古圣格言，言者非不谆谆，尽以为老生常谈，听者竟属藐藐。别开生面，止将口头言，随意攀谈；进去陈言，只举言前事，出口乱道。言之无罪，不过巷议街谈；闻者足戒，无不家喻户晓。虽属不可为训，亦复聊以解嘲。所谓常言道俗情也云尔。

嘉庆甲子新正人日西土痴人题于虎阜之生公讲台

第一回 论人我当思人即我我即人 计得失须知得是失失是得

西江月

会摆堂前锦服，能言赫赫青蚨。世情冷暖俗人多，
那个不来敬我。

半世忧愁郁结，一生劳碌奔波。披星戴月却因何，
只为其中这个。

这个不是别个，就是天地间第一件至宝。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无翼而飞，无足而走，无远不往，无幽不至。上可以通神，下可以使鬼，系斯人之性命，关一生之荣辱，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故人之忿恨，非这个不胜，幽滞非这个不拔，怨仇非这个不解，令闻非这个不发。真是天地间第一件的至宝，而亦古往今来第一等的神物。所以这个神佛有一对的《花鼓》对世上的人说道：

一家儿过活，富贵的如何？有我时骨肉团圆；没我时，东西散伙。有我时，醉膏粱；没我时，担饥饿。有我时，曳轻裘；没我时，鹑衣破。有我时，坐高堂；没我时，茅檐下卧。这壁厢，变童妖女拥笙歌；那壁厢，凄风苦雨人一个。要我来不要我？

请问世上的人，那个不要？谁敢说个不要两字。这个至

宝，有的没有了，弄得七颠八倒。没有的，求其有，使尽百计千方；等得这个有了，更想其多，觉得千难万难。到得这个多了，多多益善，还要常保其多，犹不免千算万计。所谓巴一千撞一万，非但不敢说不要两字，就是要字里面，且有说不尽的景况。劳心劳力，日夜千辛万苦，也因为要这个；为客为商，奔走千乡万里，也因为要这个；卖男卖女，骨肉东三西四，也因为要这个；奴颜婢膝，为要这个甘作低三下四；朝张暮李，为要这个不顾九烈三贞。至于六街三市，三百六十行，九流三教，做尽千奇百怪的勾当，无非为要这个上头起见。总之，世上的人，心内也要，口内也要，口内不要，心内总要。当时不要，久后原要；老也要，少也要，男也要，女也要，智也要，愚也要，你也要，我也要，他也要。正是：

或黄或白， 以尔作宝。

凡今之人， 维子之好。

这个至宝，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昌，果然是人人要的人。人要，不独是你一人要；不独是我一人要，是天下人皆要的了。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尝不同；人要的，自然我也要的；我要的，难道他不要的。世上的人切不可辨个尔我，切不可分个人己；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盖以我自己看我，我固居然是一个我；以他人看了我，我亦不过一个他人；以我看他人，他人原是一个他人；以他人自己看他人，他人亦是俨然一个我。人要想自己比他人，然后可以行得去。故世间惟一恕字，可以终身行之。这个恕字，事事不可离，时时不可忘。论到好的所在，有诸己而后求诸人，论到不好的去处，无诸己，而后非诸人。自己不欲的事情，断不可施诸他人。总要常存个人心一体的念头。这二句话可称个尽善。目下的人，为了这个，至于有己无人，但知一我，往往忧人富，自

怕穷，隐然他的是我的，我的是动不得的。有一等凭着自己的势头，强占人便宜；有一等恃着自己的豪富，硬派人吃亏。占人便宜，还要把人凌辱，派人吃亏，还要把人遭蹋。有一等要图自己肥家，不顾别人死活存亡，得了这个人的财物，便把那个人置之死地。有一等见凶便住，见善便欺的人，遇了情通理顺，讲情话理的，便道不怕伊，情理三分明欺七分；撞着了强横霸道更凶似我者，只得忍气吞声，敢怒而不敢言，外面还要陪着小心。有一等欺贫重富的人，迷着个财主，便假殷勤，扭相知，装尽许多丑态，仍然一些也叨不着他的小光。若是叨得着小光，便胁肩谄笑，无所不至，连廉耻也有些不要的了。若见了个贫士，便不在他心上，当面轻褒他，冷淡他，奚落他，背后说他笑他，其实因他贫穷，未曾沾染厘毫丝忽；若是穷人向他挪移了十两八两，里面便蓄着个我富他贫的念头，外面就露出个他贫我富的形状，还要肆无忌惮，当场出丑，不顾别人的颜面。又有一等看见别人的富，心怀妒忌，甚是不平，自己的穷，好像别人连累他的一般，当面挪移撮借，背后反要算计划策。或假公济私，于中取利，不晓得什么叫做情，叫做理，什么叫做义。甚至父子们平白地风波即起，兄弟们顷刻间水火已成，朋友们陡的里干戈就动，六亲不睦，九族不和。或损人不利己，或两败俱伤。为因要这个，反把这个送与别人，而且有伤天害理，划恶策毒计，不知忘了多少情，负了多少义，单有自己而无别人。一世辛劳，并无片刻之安，那有一时之乐，直至四肢冷，双脚挺，口不能说长论短，目不能鉴貌辨色，耳不能寻消问息，身不能西走东奔，心不能千思百想，喉咙中的气儿一断，方才肯罢。正是：

三分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

这等看起来，利令志昏，当局者迷，看不破的居多。然而

看得破了，难道教人不必要这个至宝么？若说道为人总该不要，纵然有了，也该送与别人，那些天下的富人，没有一个是，天下的穷人，没有一个不是的了。不是这等说。这个至宝，原是人世养生之物，贸迁有无，借此以便食用，不可一日没有，如何不要。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故向日陈仲子不食兄食，原属矫情；厌居士车金入海，更为不经。所以这个至宝，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了未免伤廉。可以与可以无与，与了未免伤惠。取与之间，须要看得清，见得大，不可把这个至宝看得太轻，亦不可把这个至宝看得太重。当取的便取，不当取的勿取。当与的便与，不当与的勿与。倘若我手中有物，不可生轻忽心，把这个至宝任意挥洒，若不是我的，不可生妄想心，图谋别人的至宝。凡事要归个适中，斟酌个一定不易的道理，古人说得好，“临财毋苟得”。得是原许人得的，不过教人不要輕易苟且得耳。揆诸理上，理上说得去。度诸情义，情义上也说得去。然后与之有名，取之无愧，心安意适。这等样有了财物，用也是经用的，失也是不易失的。有一等人，说到个取字，笑容可掬，欣然乐从，即一时不便就取，还要想个取的法儿出来。必待取之而后快。说到个与字，眉头打结，心内怏怏，即算一定要与的，还要迁延时日，与之终是肉疼，常把个患得患失的念头，横于胸中。朝思暮想，万结千愁，无非欲得而恐失。甚至阴谋暗算，不顾天良，霸占强吞，怎知情理。不管乡党论谈，亲朋怨怼，任别人笑他骂他咒他恨他，只是一味个要得而不要失。这等人的所作所为，是什么意思？他的念头，无非要自己受用，并为子孙之计耳。但不知天命不常，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设心不良，安能久享？否极泰来，泰极否至。往往见器满则倾，物极则反，祸起萧墙，变生仓卒。半生得之而甚难，一旦失之而甚易。阴谋暗算的财物，化为乌

有；霸占强吞的家产，竟属子虚。否则暗来暗去，渐渐消磨，荡产罄家，一败涂地。即使自身能保，难保后人。盖刻薄成家，难免子孙荡费，不是养个痴呆懵懂的贤郎，定是出个嫖赌吃着的令子，包你家产消灭，反本还原，财物耗尽，连根而去。若是恶债未清，儿女必至做出不可问的事情，舍身以偿祖父之债，即死在九泉，尚要被人谈论。世人莫道此等儿女是个不肖，这是极顶的孝子慈孙。盖父之与子，合来总成一尺，父亲做了五寸，儿子自然也是五寸。父亲若是不伶俐的，只做得一寸，儿子必然能干，倒要做起九寸来了。若是父亲做了九寸，儿子自然只好一寸了。若一寸做完，连一分也没有了。奉劝世上的人，须剩些地步与子孙用用，切不可做尽了。正是：

但存方寸地， 留与子孙耕。

可见得世间的贪财爱钞，算计别人的，到得临了，究竟无益。世人为何不思行善，岂不晓得“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而徒欲以财物家产传之子孙，是谓求祸而辞福。盖祸福本是无门，亦惟在人自己召他。世上的善恶报应，真如影儿随形，近报则在自身，远报只在儿孙。为人在世，总要把这个至宝，看得轻重适宜，把这个人情细心体贴，把这个善念常存心上。若是贫士，贫乃士之常，不可怨恨自己此时之贫，不可妒忌他人此日之富，见富勿为谄媚，当自寻乐地。若是富翁，富亦何足异，不可矜肆自己一日之富，不可讪笑他人一日之贫，遇贫勿预隄防，宜以善为宝。把贫富两字看得淡些，宁为君子，勿作小人。

我试把一段人人晓得的故事，说与世上的人知道。正说间，忽有不速之客一人来，见了此书，哈哈大笑，说道：“这样书，那个要看，那个要听。徒以不入耳之言来相劝勉。一派迂气，满纸腐谈，真是惹厌。有一等人见了，必然说笑你做书

之人，还要说道：‘此人甚奇，自道识字，却是不通，而且连篇别字，说出这样言语，不知世务。这做书人必定是个不长进的废物，请付之丙丁。勿使这一等人看见。’客乃掷书而去。噫！此客乃真知世务者。但世上之人，见了此书，以予言为是，无非点头一笑；以予言为非，亦不过摇头一笑。无所消遣，聊以此作《笑府》观，亦无不可。予亦不知工拙，有心劝世，不顾贻笑大方。正是：

将酒劝人， 终无恶意。

不知人人晓得的是什么故事，且听下文分解。

第二回 钱落空身轻浮大海 心向上手援遇燧人

西江月

漫讲诗云子曰，休说者也之乎。文章怎好市中沽，只怕难充饥饿。

莫被儒冠贻误，须知创业良图。一经挫折倩谁扶。包管时光难度。

话说明朝崇祯年间，有一人姓时名规，取个不越规矩的意思。号叫伯济，伯是个大其志向，欲大有济于世。是当时第一个有名秀才，原籍忠厚人氏，家住好仁坂里。父亲叫做时行

善，官为大理寺正卿，现今致仕在家。母亲安氏，同庚半百，所生二子，是个一胞产的弟兄两个，都是一十八岁。长子时方便，娶妻韦氏，也是同庚，生下一个儿子，名唤时达，只得三岁。次子即是时伯济，娶妻颜氏，小字如玉，是方镇地方颜良的女儿，年纪也与时伯济同庚，也生下一个儿子，名唤时通，也只得三岁，月分与时方便的儿子大些。一家八口，父子同心，弟兄竭力，儿子媳妇们奉事父母，极其孝顺。那父母两个待这儿子媳妇们，亦极其慈和。兄弟甚是尊敬哥哥，哥哥也甚是爱惜兄弟。就是妯娌之间，亦甚是和睦，宛如姊妹一般。这两个孩子虽在襁褓，却是终日不闻啼哭之声。共处一堂，天伦叙乐，骨肉同欢，布衣甚暖，菜饭甚香。上不欠官粮，下不欠私债，无忧无虑，一门甚是快活。但是那时行善为官的时节，却是两袖清风，家业不能十分富足，所有祖上遗留下来的一件东西，是个至宝。那件东西生得来内方外圆，按天地乾坤之象，变化不测，能大能小，忽黄忽白，有时像个金的，有时像个银的，其形却总与钱一般，名曰金银钱，这金银钱原有两个：一个母钱，一个子钱，皆能变做蝴蝶，空中飞舞，忽而万万千千，忽而影都不见，要遇了有缘的才肯跟他。时伯济家内的这个，是个子钱，年代却长远了，还是太祖皇帝赐与时行善的始祖。历传五世，从来没有失去。但是只得一个，正是：

囊空恐羞涩， 留得一钱看。

忽一日，时伯济静极思动，心中起个念头，心问口，口问心，自己想道：“我不合念了这几句诗云子曰，并不知什么一些世务，不能见多识广。虽然父母在堂，不可远游，但男儿志在四方，岂可困守家中。家中父母，赖有哥哥在家奉事，不如出去游历一番，把得有个出头的日子也好。”于是告禀父母。父母应允。那时行善道：“你既要出去游历，自然遍上山川，

遨游四海。家内有个金银钱，你晓得天下是有两个的，不知母钱今在何处。你带在身边，倘遇见了，一并带回，使他母子团圆，也是一桩美事。”就叫安夫人取了金银钱出来，交与伯济。伯济收了金银钱，拜别了父母、哥嫂、妻子，一肩行李，往大道而行。

当日行了一程，夜间歇店投宿，看见一人，自称钱神，厉声说道：“目下你的名儿不好，我与你要暂别几日。”醒来却是一梦。自己暗思道：“我是个当今第一个有名的秀才，怎么说我的名儿不好，要与我暂别几日，甚是奇怪。”因想起家中父母骨肉，不知安否，时刻在心，朝行夜宿，遍观各处的风土人情，身边这个金银钱，却不在他心上。一日时值季冬，天气严寒，信步来至海边，细观海景，但见：

这一边，稳风静浪，柴船自来，米船自去。那一边，随风逐浪，小船傍在大船身边。有时平地起风波，有时风过便无浪，有时无风起处也是潺潺浪滚，有时风头不顺，宛如倒海翻天。不见什么高山，那见什么平地。白茫茫一派浮光掠影，昏沉沉满眼赫势滔天。

那时伯济看出了神，转眼间忽然金银钱不见了，四面观望，毫无踪迹，不提防一时失足，连身子也落下水里了。正是：

福无双至， 祸不单行。

此时，海岸上，来来往往的人也不少。他们要顾自己性命要紧，怎肯下海来救，只好慢慢的看他落水罢了。他心内存着个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念头，一些也不惊慌。说也奇怪，那时伯济的身子落在水中，并不见他沉没海底下，余于海面，连衣服也不致甚湿。你道这是什么缘故？不是什么有恁海神海佛，只为有个龙神护祐。这条龙原是一条困龙，困居海内，不能上

天，今见时伯济落水，顿起相怜之念，空中保佑，不使他沉到海底。那时伯济撑开眼皮一看，真是一望无际，随着波浪，听其自然，滔滔滚滚，往那一边去。觉得离那海岸渐渐远了，回头看那海岸上的人，别人看我弗多大，我看别人也大弗多了。顷刻间，余到海心，四面无边无际，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远远望见一只海船，不知有多少人在船上。看看将近，只见一人双脚踏在平基上。他的形状，似有三分贼气，疑是海洋大盗。时伯济不动声色，并不求救望天叫喊一声。原来这只船上，有三个主儿，一个叫神仙官，一个叫老虎官，一个叫狗官。脚踏在平基上的，是个水手。其时适值神仙官同狗官在船头上立着，看见海中有人，神仙官道：“这边有个人落在水中，我们且抛一抛锚，带住了船，缓缓的将船撑拢去，把那个落水的人救了起来何如？”狗官道：“什么相干，要我们着急？”两个在船头上顿时相骂起来。那老虎官听见，慌忙走来，说道：

“船通个水，人通个礼。你们不要在船头喧嚣。自古道宰相肚里好撑船，我们是一条跳板上人，有甚事情，须要大家耐些，到底为着什么？”神仙官把手指了水中的时伯济说道：“我意中要想救这个人，对他说了，他不但不肯，反要夹篙撑，竟与我相骂起来。”老虎官面上带着笑，向狗官道：“据你的意思，难道着他落水，让他死了不成？”狗官道：“然也。”木头雕老虎官道：“一叶浮萍归大海，人生何处不相逢。那个人虽然与我们没有碰过船头，但东海船头也有相碰的日子。我们救了他，他日后自然也晓得知恩报恩，如何不要去救他？”神仙官道：“既然如此，快把船撑拢去救他。”老虎官道：“你不要慌，船到桥，直苗苗，我自有个道理。”那个狗官，终是在旁边打退船头鼓，说道：“我看起来，只怕两边是撑不拢的。”老虎官道：“你摇了半日的船，缆多没有解。我这等对

你说，你还是不听。”那时三人不拘两，神仙官同狗官走至船梢上，倒去说闲话去了。老虎官只得自己动手，把船横撑，欲来捞救时伯济。无奈撞了退船头鬼，在船底下挡住去路，再撑也撑不动，霎时间风波骤起，他们自看风使船的，一得着了风，便扯足了满篷，一帆风竟往那一边去了。其时时伯济仍无人救，只管在海面上自来自去，飘飘荡荡，不知余了多少路，遥望见青水河边一带树木，黑沉沉一簇人家。正看间，身子不觉已近海滩。海滩上的树木，原来却是冬青树。人家尚远，不甚分明，隐隐似有个城池在内。时伯济爬上海滩，脚底下踏着一件东西，阔有三尺三，长有四尺四，不知是什么海宝贝。其实是一块瓦片。那里晓得这块瓦片硬又硬，滑又滑，才踏上去，底下一挫，那里还立得定脚头。两脚却在滩上，身子又跌落在水里了。正是：

屋漏更遭连夜雨， 船迟又遇打头风。

那时伯济弄得上不上，下不下，欲向上面行去，又自己不能为力，两只手那里撑得起；若望下流去，却是顺势。他意中一心向上，只得勉力撑住，然终是力怯，身在海内，脚在滩上，更比在海中飘荡的时节，越觉闷些。身子动也不能动一动，说话也说不出半句，即使说得出话来，那个有人听见。不意树林中忽有个人走出来，看见他跌了下去，慌忙上前，立在海滩，把他两脚儿撮起，一撮竟撮至岸上来了。便问那人姓名居处。那人道：“小子并无姓名，那有家乡。我是燧人氏的苗裔，人都唤我燧人，道号子虚散人，欲在海边寻访高人，在此经过，救了君家，也是有缘。”伯济道：“承蒙散人搭救，再造之恩，何以为报？”燧人道：“我辈救人，岂肯望报。”燧人也问时伯济的姓名踪迹。伯济备细说了一遍。燧人道：“原来是个读书人，可敬，可敬。如何遭此挫折？然目下的秀才，

如君家者，正是不少。你既遭了此一文之衅，你如今还去想他不想他？”伯济道：“这个身外之物，我去想他怎的。”燧人道：“你既不想他，你今意欲何往？”伯济道：“我自落水而来此地，乃天之所命，我有何往，只得听天而已。”燧人道：

“所言诚是。但此间前不巴村，后不着店，就使你往那一簇人家，走进这城里去，也是人生路不熟，如何是好？”伯济道：

“这一簇人家是什么地方？”燧人道：“是小人国。”伯济道：“这座城叫什么城？”燧人道：“这城叫做没逃城。此城筑得甚是坚固，四面若关了城门，就是神仙也飞不出去，凡人那里逃得出，所以叫做没逃城。国中居民甚众，城内有一人，自小做卖柴主人的，国中顺口儿都叫他柴主。柴主之名，遍满天下，真是个若要发迹，浑名先出。自从出了柴主之名，就得了一个也是什么金银钱，家中甚是富足，如今竟有敌国之富。闻得他敬重斯文，你如今无所依归，倒不如我指引你，去到了他家，自然必有好处。他家住在城中独家村上，国中人人晓得。切记切记，后会有期，我自去了。”言讫，忽然不见。时伯济此时，无可如何，只得向那一簇人家走去。看看进了城门，见那城内的地形，比别处地方低些。缓步行来，有意无意间，打听这个独家村上的柴主。正是：

明知不是伴， 事急且相随。

不知独家村上这个柴主，姓甚名谁，且听下文分解。

第三回 时规被小人作贱 钱愚受一文牵制

西江月

得利何妨违理，多财尽管无才。纷纷尘事实奇哉，
只怕天公尚睡。

休虑人粗貌俗，当愁运蹇时乖。一生虽有命安排，
须晓炎凉世态。

却说小人国内，独家村上这个柴主，你道是谁？不是别个，他姓钱名愚，号叫士命。他父母是没有的，弟兄也是没有的，只有一个妻房习氏，小名妒斌，年方四十四岁。生下一个儿子，名唤百锡，年方一十八岁，尚未娶妻。那钱士命自己年交六十九岁，头是歪的，不比别个，不是凡人，原是天上串头神下降，容貌异常，比众不同，生得来：

头大额角阔，面仰髭须跷。黑眼乌珠一双，火烧眉毛
两道。骨头没有四两重，说话压得泰山倒。臀凸肚跷，
头轻脚摇。两腿大，肚皮小，天生大卵脬。

那大卵脬，有一时要气胀起来。随身有两个小僮，一个叫
眭炎，一个叫冯世，一个立在左边，一个立在右边，把他大腿
捧了，将这卵脬用力慢慢的呼起来，其中的气渐渐平了，心内
才得快活。若有一时要撒屁，下身重大，两腿粗胖，也须要这

两个，在他两边把阔臀掇起，然后待他把屁慢慢的放出来。这两个睦炎冯世，生平习惯，最喜干这勾当，所以常侍左右，并不自知忸怩。然而钱士命向来却没有人使唤，原是一个穷人赤底的。自从做卖柴主人的时节，用着不识轻重、不知分量的一条蛮秤，横冲直撞，生意兴隆，财源茂盛。忽一日，正在那里卖柴，半空中飞下一件东西，躲在那一条蛮秤上。钱士命见了，喜出望外，连忙拿来藏了。你道是什么东西，原来是个金银钱。这个金银钱，却是母钱，就是同那时伯济落于海中的子钱，是天生的一对。他自此以后，家道日隆，小人国内，竟算是一个大阿哥了，挣下了多少南庄田北庄地，又得了一个大大的官儿，封为自汛将军。独家村一带地方，都是他家的住房，门前有棵大树遮阴，朝南一对孟门，孟门即是大门，是他们的土语。孟门里面，第二进是个拂中厅，里面第三进是一所堂屋。堂屋下一口天生井，朝外挂一顶狒轴，狒轴上面画的是一个狒狒。其形与猩猩相似，故名曰假猩猩。两边挂着一副对联，上联写着“大妈哈落落”，下联写着“阿谜俚沮沮。”梁上悬着一个硃漆匾额，上书“梦生草堂”四字。只因钱士命的母亲，向日怀孕在身，睡梦中不知不觉产下一个儿子，就是钱士命。其时适值此堂落成，喜之不胜，这个匾额就取这个意思，以示不忘之意。靠北摆着一只建几，建几上面，拼着一只硬桌，左右摆着八把有主椅。梦生草堂旁边一间矮斋，斋中摆几条彫凳，别人到他家里去商量事故，必要在这矮斋中讲话。梦生草堂里面第四进，是一所自室。自室中，也有小小的一个匾额，题着“我在这庐”四字，两边也挂着一副对联，上联写着“青石屎坑板”，下联写着“黑漆皮灯笼”。朝外挂一幅横披鸾画，上面画一只青鸾，画底下摆一张炕床，炕上铺一条狒鼠绣褥，褥上盖一条厚棉被，底下衬一条乞席。炕边摆一把称

孤椅。这个室中，上面水泄不漏，四边不露光明。钱士命不拘时候，坐在这称孤椅里，暗昧不明，几不知天地为何物。自室后面，房屋不计其数，原有三大圆堂四大厅。正是：

家值千贯，身值千贯。

一日钱士命在自室中走出来，恰到梦生草堂中，忽见豪奴走进，报道：“外面有个人，特来问候将军。”钱士命道：

“是那个？”豪奴未及回答，抬头已见一人，

装模做样，曲背弯腰，贼形贼势，鬼头鬼脑，巧言令色，胁肩谄笑，一见柴主，低头伏小。

这个人姓施，号叫利仁，原是钱士命家里走动的一个帮闲人，年纪不多，只五六十岁，满口牙齿落尽，身材短小，小人国内的矮人有名的，叫做无齿小人。其时到了钱士命家，走至梦生草堂阶下，见了钱士命，不敢开口，只顾磕头。钱士命道：“施利兄，有话请说，你不是道士，为何把屁股向起天来？”施利仁道：“久慕府上有个金银钱，是天下第一件至宝，吾想，至宝原是人生难得见的东西。今在府上，不可错过，故特造府奉拜，欲借这个金银钱一看，未识允否？”钱士命道：“你这个人，太看得这个金银钱忽略了。我这个金银钱岂是轻易动得的，你改日斋戒沐浴了，待我择了吉日，备了香案，祝告一番，然后同你到那里去，只好望一望，也不可拿他出来，怎么说出一个借字来。然吾却不怪你，你是个没有金银钱的人，自然不晓得其中的道理，你且起来。”施利仁道：

“是阿，是阿，小的原觉造次，但世间罕物，素所尊重，愿求一见，勿负小的一片诚心，告辞了。”钱士命道：“你若要见这个宝贝，常常到吾府上来伺候伺候，或者有遇着可以见得的日子。”一头说话，两人走出门来，钱士命立在孟门边，施利仁立在大树底下，正要分手，远远看见一人，好像不是小人国内

的人物，但见他：

鼻直口方，眉清目秀，低声哑气，面黄肌瘦，进退两难，无路可投，步步小心，常恐落于人后。

施利仁想道，这个人来得诧异，必非我辈中人，待吾去问。他遂走向前边，说道：“你是何等人，看来不是我国内的人品，问你姓甚名谁，家居何处？”那人道：“小人姓时名规，号叫伯济，中华人也。闻得此间独家村上，有个人叫什么柴主，未知住在那里？”施利仁道：“噤声，这‘柴主’两字，岂是说得的么！若是我们将军听得了，你的性命就有些不保。你是中华人，不晓得吾们海外的话儿。你要到他家去，你须随我来。时伯济跟了施利仁，走至大树底下，见了柴主。钱士命道：“施利兄，你去问他，他是何人？”施利仁道：“他叫时伯济，中华人氏。”钱士命道：“你中华人，为何到此？”时伯济道：“小生是个文学秀才。”钱士命道：“秀才是天下第一等废物。”时伯济道：“只为游学出门，身边带一个金银钱。”钱士命道：“嘎，金银钱，在那里？”施利仁在旁边听得了，连忙跪下说道：“中华原是富饶之地，上邦人物，失敬失敬。乞借金银钱一看。”时伯济道：“不意行至海边，这个金银钱失去，身子落在水中。方欲上岸，又遭挫折，一路飘流至此。”钱士命道：“你空长大。是个无用之徒。必然手头松，不经意，所以一个金银钱也失去。”施利仁道：“看他满面滞色，那有福气招留这个金银钱在身边。你不淹死，还是你的造化。你如今要访问钱将军，是什么意思？”时伯济道：“我闻得燧人说，他敬重斯文，故而特来访问。”施利仁道：“这位就是钱将军。钱将军，他既远来，你府上少个用人，着他在府上使唤使唤何如？天色已晚，明日再来奉候，小的去了。”钱士命道：“时伯济，你住在吾府上也罢。吾要问你，

你这个金银钱不见了，可晓得落在何处。”时伯济道：“落在海中。”钱士命沉吟良久道：“你随我进来。”那时，时伯济无可奈何，只得随他进去。但是，这小人国内的房屋低小，走比门，必要低了头儿：正是：

在他门下过，怎敢不低头。

其夜，钱士命就令时伯济在矮斋中歇息，他自己却在自室中去睡了。然身儿虽在炕上，一心想着这金银钱，那里还睡得着，翻来覆去，一夜无眠。

一更里个思量这个也钱，今来古往独推先。惹人怜，说来个个口流涎。形如坤与乾，又如地与天，世上谁敢来轻贱。算来真与命相连，今夜教我怎样个也眠。我的钱阿。提起你，谁弗羨。

二更里个思量这个也钱，钦心久仰在先前。实通仙，一文能化万千千。好换柴和米，能置地与田，随心所欲般般便。教人怎不把情牵，胜如爹娘共祖子个也先。我的钱阿，称卖命，是古谚。

三更里个思量这个也钱，朦胧如在眼睛前。乐无边，精神强健骨头颤。心中真爽快，眉间喜色添，此时才得如我念。谁知却是梦魂颠，依旧身儿在炕子个也眠。我的钱阿，醒转来，越留恋。

四更里个思量这个也钱，怎生落在水中间。恨绵绵，心头无计泪涟涟。一时拾弗着，心思想万千，如何设法来谋面。越思越想越凄然，这件东西非等于个也闲。我的钱阿，要见你，何时见。

五更里个思量这个也钱，心中许愿意诚虔。告苍天，千愁万绪苦无边。区区若到手，时时供佛前，焚香跪拜心无厌。至诚至敬不虚言，伏望钱神赐悯子个也怜。我的钱

阿，早早来，如吾愿。

一夜里个思量这个也钱，翻来覆去不安眠。意心坚，腹中好似火油煎。黄昏思想起，直到五更天，东方发白心难变。几时飞到吾跟前，弄得区区心想子个也偏。我的钱阿，勿负我，心一片。

钱士命想了一夜，清晨起来，坐在称孤椅里呆想，忽见施利仁走到面前，说道：“将军闷坐在此，想来有心事么？”钱士命道：“你那里知吾的心事。”施利仁道：“将军，莫非在那里想这个海中的至宝么。”钱士命道：“你怎么晓得？”施利仁道：“将军何不把府上的这个母钱，引那海内的子钱出来。这叫做以钱赚钱之法，管教唾手可得。”钱士命道：“妙极，妙极！你若不说，吾却忘了。”钱士命即忙拿了家中的金银钱，同施利仁来至海边，两手捧了金银钱，一心要引那海中的子钱到手。但见手中的金银钱，忽然飞起空中，隐隐好像也落下海中去了。此时钱士命眉头一皱，计上心来，顿时起了车海心，要把这个海水车干，正是：

一钱落水， 晓夜思量。

两钱落水， 连夜车浜。

不知海水车与不车，且听下文分解。

第四回 坐井观天得钱便作骄态 斯文扫地失意怎肯低头

西江月

举世莫非人子，盈寰尽是皮囊。一般肺腑一般肠，造物原无偏向。

落魄须防失志，素封切忌颠狂。穷通富贵本寻常，何用装模做样。

却说钱士命在海边，欲要母钱引那子钱到手。母钱也飞起空中，隐隐也落在水里，顿时起了车海心，要把海水车干，连忙叫施利仁回家唤人。那里晓得施利仁看见钱士命金银钱失去，他竟悄悄走了。钱士命独自一个在海滩，心忙意乱，如热石头上蚂蚁一般，又如金屎头苍蝇相似，一时情极，将身跳入海中，淘摸金银钱。那时白浪滔天，钱士命身不由主，又要性命，连叫几声救命，无人答应。趁势游至海边，慌忙爬上岸来，满身是水，宛似落水的鸡无二。才到岸上，心中到底舍不得，又在那里想这两个金银钱。欲要再下海去，跨大步，将一只脚跨至水内，想着了性命要紧，又只好缩脚上岸。闷闷不乐，竟自回家。一路行来，打听得通衢大道上，有个李信，能知过去未来之事，遍游天下，四海闻名，出没不常，行踪无定。人若想着李信，那李信就在眼前，若有人问他事情，他说

行得的，行之无有不利；他说行不得的，行之终属勉强。他住一所三横一竖的房屋，屋边略有些田土，门前挂一面小小招牌，上面横书“未卜先知”四字，下面两行写着“惯断是非曲直，能知祸福吉凶。”那钱士命见了，向前拱手，说道：“先生，久违了。”李信不开口，身子动也不动一动。钱士命道：“我要问先生，我失去一件东西，不知可能复得？”李信也不开口。钱士命道：“先生，你没有口么？”李信也不开口。钱士命道：“你没有耳么？”李信也不开口。钱士命道：“我要问问我的终身，是什么样一等人。如何问之不答，叫之不应。”于是李信手书一个纸条，上写“小小行钱，目中无人”八个字，递与钱士命。钱士命看了，全然不懂，说道：“你既能知过去未来之事，你可晓得我有几个儿子？”李信即写下一个“不”字，与他看了。钱士命也不懂，欲要再问，他终不开口，遂恼恨起来，说道：“我生平有了事情，从来也没有问过这个李信，他是一个不开口的东西，我去问他，这是我一时的没主见，自己不好。这纸条上面的几个字，我也不明白他写的是什么说话。这个不字，又不识他是什么意思。”又气又恼，拿了纸条，一径走回家去，进了没逃城，来到独家村上，走入孟门里面，从拂中厅穿过梦生草堂，踱进自室中，坐在称孤椅里，长吁短叹。心内想着这金银钱，手中拿了纸条，眼睛看定了这八个字，迟疑了半晌，忽然立起身来，走出自室，来到矮斋中，见了时伯济，说道：“你真是倒运人，你到了我家，连累我的金银钱失去，险些儿我的性命不保。”就把前事说了一遍。时伯济道：“李信是我的知己。”钱士命道：“既是你的知己，你又是读书人，你看纸上这八个字，是什么解说。”时伯济举目一看，道：“小小行钱，目中无人。小小是个戈，行钱是个贝，合来是一个贱字。目字没有了两画，添了一个人字在内，是个囚字。这八个字却只是两个字，道你的

八字，是贱囚两字。”将军一闻此言，暴跳如雷。正是：

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

一时要提兵调将，灭此李信。时伯济道：“李信踪迹不定，来往无凭，从那里去捉他。”钱士命道：“他现在通衢大道上。”时伯济道：“他神通广大，变化不测，急切不能取胜。将军你且三思。”钱士命道：“我誓不与李信并立，若能灭了，才畅我的胸怀。我如今思想金银钱要紧，也无暇及此，将来务要灭他。我要问你，我问他我有几个儿子，他写了一个不字，又是什么解。”时伯济道：“不字是一个两字，道你的儿子是一个。”钱士命道：“这个倒被他猜着了。我却不识这不字。”自此把灭李信的事，常挂在心。步出矮斋来，至梦生草堂，时近黄昏时分，那时正是腊月十五夜，有天无日，月色朦胧，钱士命但闻得咯咯咯的叫声，不知声从何来，疑是金银钱出现，静听之，却在天生井内。遂叫畦炎、冯世拿了一条千丈麻绳，系着一块壁板，钱士命坐在板上，落下天生井内，几至井底，举目看时，那咯咯咯叫的，却不是金银钱，原来是只井底蛙，拾在手中，抬头一看，竟是天无箬帽大了，慢慢的叫畦炎冯世拽了起来，坐在井上，两眼望青天。顷刻间，但见白地上起乌云，腾至空中，唿刺一声，青天里一个霹雳。豪奴进来传说，外面街上，天打杀了一个过路人，不在话下。

不一时，满天蝴蝶，大大小小，在空中飞舞，看得钱士命眼花缭乱，忽而蝴蝶变做一团如馒头模样，落在钱士命口中。咽又咽不下，吐出来一看，却是两个子母金银钱。这两个金银钱，就是落在海中的至宝，此时方落在钱士命手内。那钱士命眉欢眼笑，把井底蛙放脱井中，双手捧了金银钱，摇摇摆摆，踱到梦生草堂，把金银钱供在建几上。畦炎、冯世慌忙摆了香案。钱士命望上礼拜，暗中祝告道：“敬者钱，弟子钱愚，虔诚拜祷，今日

叨天之祐，有了这金银钱，伏愿世世子孙，持守不失，永为钱氏镇家之宝。”祝告完了，立起身，捧了金银钱，走至自室，把金银钱藏了，坐在称孤椅里，哈哈大笑，说道：“我好不容易有这两个金银钱。不知我费了多少心计，多少辛勤，此时才得到手。这是我一团心血换来的。天下这些想钱的，谁人学得我来。”正是：
不将辛苦易， 难得世间财。

钱士命得了这两个金银钱，坐在称孤椅里，越觉心绪不宁。他有了金银钱，若外人不晓得，又见不出他的能耐，显不出他的体面；若外人晓得了，又恐有人眼红，向他借贷，与他缠扰，正在思想，不觉天明。抬头忽见施利仁闯入自室，钱士命道：“施利兄，昨日你见我金银钱失落水中，你就悄悄走去，今日你晓得我复得，你仍然到我府中来了。”施利仁道：“将军你休错怪，我昨日见你金银钱失去，小的忙回家，唤人来替你车海，走到海边，将军已经回府。本欲当夜走来府上，看看天色晚了，所以今日黎明即至。若将军的复得金银钱，如今说起才知，小的并不晓得，望将军一道其详。”钱士命乃把坐井观天落下金银钱的事，备细说了一遍。施利仁道：“如此请将军堂上坐了，待小的们叩贺将军。”于是把称孤椅掇在梦生草堂，钱士命在称孤椅里，施利仁在阶下磕头叩贺，睦炎冯世及豪奴，一家大小人等，齐集梦生草堂，多来磕头叩贺。独有时伯济不到。钱士命大怒道：“时伯济何人，不来叩贺我钱将军。”正在喧嚷，只见豪奴走向前说道：“门前来了一个和尚，要见将军。”钱士命道：“叫他进来。”随叫睦炎、冯世把称孤椅掇进自室中，他远远望见那和尚走进。你道那和尚怎生模样，但见他：

轻骨头，大眼眶，油头滑脑，头带韦帽像冠冕。花拳绣腿，身穿课衣弗见袂。头阁阁，尾翘翘，依稀常在睡

梦里，满面绿于于；髻髻时登雾露中，周身烟漫漫。

那和尚，大模大样走进梦生草堂，见了钱士命，打个问讯，分宾主坐在有主椅上。施利仁自己拖了一只德杌，坐在旁边。钱士命道：“和尚，宝刹在那里？”和尚道：“小处在大排场右首，弗着街上，前世寺内。”施利仁道：“上人法号叫什么？”和尚道：“小僧无号。小僧日逐在外化缘为活，国人顺口儿都叫我化僧。因此即以化僧为号。”钱士命道：“化僧，你到此何干？”化僧道：“我方才打从此间经过，见府上财气迎门，一道红光，直透天庭，必有宝贝在府。但红光之下，伏着黑气一团，环绕屋宇。主将军数年之内，身家不保。想将军府上，秽气太多，故而至此。”钱士命道：“化僧，你看起来可有挽回否？”化僧道：“据小僧愚见，务要把府上那有形的垃圾，先去尽了。然后把无形的垃圾再去，或者可以挽回造化。”钱士命道：“我与你是有缘的。可替我设法设法。”化僧道：“你取一把扫帚出来。”睦炎冯世忙把一把扫帚，提在化僧跟前。化僧把扫帚拖在屁股后，望北拜了四拜。施利仁走近，把扫帚插在化僧身上道：“拖了不便，插在腰间的好。”化僧道：“妙极。”化僧趑至南首，拜了四拜，拜毕，趑至东首，拜了四拜，拜毕，又趑至西首，拜了四拜，立起来，说道：“如今要叫一个斯文人，把府上的垃圾，尽行扫去。那团黑气，可以渐减，小僧实与将军有缘，故而特来指点。”钱士命道：“承化僧指点，无以为报，奈何？”化僧道：“小僧闻得府上有两个金银钱，小僧欲化将军一个，未识允否？钱士命听了，真是“说着钱，便无缘”，向化僧道：“化僧要化我别件东西，总好商量，若是金银钱，是我镇家之宝，断断不能如命。”化僧道：“如此小僧告辞了，容日再来募化。”钱士命道：“要问化僧，那无形的垃圾，如何扫去。”化僧道：“只是在将军自己心上作主。”钱士命遂送出孟门，化僧飘然

而去。钱士命回到梦生草堂，同施利仁走进自室，坐在称孤椅里，商量扫地。施利仁道：“斯文人，府上现有，如何不使唤他。”钱士命道：“是那个？”施利仁道：“矮斋中时伯济，他是中国读书人，岂不是斯文人。”遂着睦炎冯世叫时伯济到跟前，说道：“时伯济，我得了金银钱，合家大小内外人等，都来磕头叩贺。你为何不到？”时伯济道：“我在矮斋中读书，并不晓得将军得了什么金银钱。”钱士命听了大怒道：“你在我府中，怎说个不晓得三字。”随用手把时伯济挞了一下。施利仁道：“你今朝子曰，明朝子曰，不知你缠的什么子曰。将军，他不肯磕头也罢，今且饶他。如今将军叫你扫地，要把合府地上扫得干净，若再不周到，莫怪将军重怒。你可晓得，吃他一碗，凭他使唤。你做了鳅，那里怕得泥。做此官，行此礼。你勤谨扫地，小心服事将军。我是去了。”当时别了钱士命，竟自回家。时伯济无可奈何只得拿了扫帚，通前彻后，地上处处扫到，却都扫得干净。扫毕，仰天长叹道：“天啊！我一身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我忠厚人，不意在小人国内，遭此一挞，我有何面目尚在人世。我生了这样命，不如死了，倒也干净。”满腔愧恨，无门可告，又只好含忍。正是：

不如意事常八九， 可与人言无二三。

不知时伯济此时可要自尽，且听下文分解。

第五回 时伯济有去无来 钱士命只进弗出

西江月

富贵弗因刻薄，贫穷岂为软柔？漫夸奸狡有机谋，造物纤毫不谬。

饮啄莫非前定，银钱讵可强求？无分忠厚与器浮，须待时来福凑。

却说时伯济在小人国内，遭了钱士命的一挞，愧恨欲绝，一时无地自容，欲要将身自尽，不愿再生人世。忽而想着：

“我一身欲大有济于世，岂肯与琐琐小人计较，遂致轻生。况此地本非我安身之处，我来此，却是我自己不好，听了燧人的话儿，误与小人为伍。”一腔懊恼，满腹踌躇，步出矮斋，却遇见了睦炎冯世，问道：“我前日闻得燧人说，你家将军敬重斯文，所以小生到此，怎么使我遭如此之一挞。”睦炎冯世道：“你这个人真是懵懂，我们将军敬重的斯文，不是那文，这是那一文两文的文字。岂是你这文绉绉的文字。你真认错了道儿。”时伯济听了，乃恍然大悟，决意要去，心中想道：

“我来得明，去得明，我若不别而行，又不是我堂堂男子所为。若要去当面辞他，我又不屑。”遂题诗一首在矮斋壁上，写着：

有所闻而来， 有所闻而去；

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

回头就走，顿时出了孟门，离却独家村而去。一心欲要寻觅李信，无奈城中不是他住的所在，必要离了没逃城，才好寻他；又是路径不熟，不知从那里去的好。左思右想，无处投奔，说道：“我自来到此地，尚未知国中的风景如何。凡事皆有命在，且慢步前去，再作理会。”你道那城中的风景人情，怎生模样？但见：

地势险，路径窄，望去不平，行来不直。茶坊酒肆最多，道院僧房连接。也有店铺开张，经商贸易。也有步担肩挑，佣工作息。也有医卜星相，也有倡优隶卒。也有偷鸡市狗，也有为盗作贼。也有坐地分脏，也有沿街求乞。峨冠博带的不少，骑马坐轿的不一。古来生涯不少，何止三百；养家总是一般，道路却有各别。这样风俗不衰，此等人心难测。无父母兄弟，无朋友叔伯。无师生，无亲戚。也知跪拜，也知作揖，也知嚼字咬文，也知谈今论古。轻礼义，重财帛；恶寒冷，喜炎热。无连鼠，国内之产；歪摆布，城中所出，但觉家家门户低微，处处人烟稠密。

时伯济走至一条路上，忽见一个人挡住去路，叫道：“时伯济，你住在钱将军府中，为何竟逃了出来，可曾盗他的金银钱？我同你去见将军。”时伯济道：“我出来，钱将军岂有不晓得的道理。若说金银钱，不是我心上的东西，还要去见他怎的？”那人道：“不相干，我同你转去，问了将军，才放你走。”时伯济不睬他，竟望前走出此路去了。你道这个人是谁？为何认得时伯济？原来就是施利仁。他住在这条路上。这条路叫做走热路。他一出门来，遇见时伯济，晓得钱将军府中即日有事，决不放他，知他必然逃走出来，所以挡住去路。那时看见时伯济不睬他，走出此路，心中大恼，自己又不能追

赶，连忙来至独家村上，告知钱士命。钱士命道：“睦炎冯世方才已对我说了。我正要打点去追他，你来得正好，你随我一同去追他转来。”钱士命同施利仁带了睦炎冯世跟着一班豪奴，离了独家村，望前奔去，气昂昂行了许久，远远望见时伯济在一家门前。时伯济回头看见有人追他，他走入此门，把门闭上。钱士命认得这门内，是做媒婆的柳娘娘家中。向前把门打了几下，那里晓得，门儿坚固，未曾打开，惊动旁边墙垛，却有些倒意。众人一齐动手，把墙用力推去，顷刻一垛墙垣推坍，众人一拥而入，搜捉时伯济。时伯济只得打从后门逃出，后面众人一齐赶上，无处躲避。正在危急，只听得半空中，有人叫道：“时伯济，你从东南上走，可以出得此城。外面就是好道路了。我是燧人。你自去罢。”时伯济听了，急急忙忙向东南而走，离了没逃城，望好道路上去了。钱士命见他逃出此城，看看去远，不能追赶，同施利仁带了众人回到独家村上。施利仁道：“这样人在我辈中，原觉可厌，如今追他不转，倒也罢了。将军请回府，小的也要回家了。”钱士命道：“你不要去，明日是我诞辰，不免有点事情，我是不好在外面应酬。我们儿子年幼，你在我家中料理料理。”施利仁道：“小的久已晓得，将军明日大诞；今夜家中有事，明日清晨一定来府。”钱士命只得放他去了，回到梦生草堂，吩咐家中人等，准备明日事情。正是：“有钱不消周时办”，寿筵等事，一切齐备，当夜歇息。明日清晨起来，那时正是正月十五日，三阳开泰，万象回春的时候。梦生草堂中，张灯结彩，上面供着骨董老寿星，松子老寿星，车光老寿星，棉花老寿星，红纸老寿星，下面供着两尊别过老寿星，拆供老寿星，桌上杂撮果盘，一对烛台插上大烛，点上无名火，炉中烧起柴香，满堂香气逼人。叫了一班魔倒班，演做全本话巴戏。钱士命躲在自室中，

炕上静坐，不肯出头。外面那些不是亲也认亲的坟客乡邻亲眷，拜生日的，纷纷不一，来来往往，好不热闹。正是：

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

送来的礼物，何须逊谢，一概照单全收。亲友一概不见面，只有睦炎冯世两个在外接应。正在热闹之间，但见施利仁走进，备了一个帖子，上写着：

门下走狗施利仁顿首顿首备了礼物四色

夹单一张，上写着：

枣酒一坛 前腿全肘

看杜面三袋 一口沙糖满榼

睦炎冯世拿了进去，与钱士命过了目，然后打发使金力金，受了不辞。又见那前世寺内的化僧，也备了一个帖子，上写着：

前世寺衲子化僧和尚恭祝也备了烛面糖酒四色

也有夹单一张，上开着：

倒浇蜡烛十枝 镶边酒一坛

荒唐一味 装体面千条

钱士命也过了目。睦炎冯世打发了使金力金，也受了不辞。又见一个人送来礼物四色：两荤两素，摆在梦生草堂阶下。细看是什么东西？原来是：

死宰鸡一只 水蟹一盘

得皮酸桔子满盒 大壳风菱满盒

那来使慢慢的递上一个帖子来，上写着：

弥弥小晚生墨用绳端肃顿首百拜

里面钱士命吩咐，叫睦炎冯世将他礼物一应辞去。这个人问得钱将军不受他的礼物，蹉跌一跤，在孟门边碰了一鼻头灰，进来向睦炎冯世再四恳求，也只得勉强受了。你道这个人

怎生模样？但见他：

生成一个绌头，学得一般没法。两道倒眉直竖，一双摊眼反插。腰系累带，身穿缠甲。肩不能挑，两个肩头拱嘴；手不能提，十个指头重夹。文不能测字，扁担倒一字不知。武不能打来，抓鸡力两手缺乏。惯会闹里抢夺，那怕别人扭扯。

这个人，家住一豚堤，出身本姓邹，父亲叫做邹桓，表字十国。他自己不肯姓邹，改姓姓墨，名庸，号叫用绳。从伯父邹大美在一字巫城中学得一身本事，倒会书符念咒，说神弄鬼，同钱士命原是五百年前嫡嫡亲亲的四四一十六门亲眷。墨用绳见钱士命把他礼物收了，喜出望外。那时同施利仁、化僧各各相见，唱了一个臀后喏，齐声向眭炎冯世说道：“小的们特来上寿，要请将军出来叩见。”眭炎冯世到里面自室中转了一转，出来说道：“钱将军已经上了炕，必不肯出来的了。各位都拜了寿星，请到矮斋中吃面罢。”就叫豪奴摆好桌子，叫施利仁坐了第一位，化僧坐了第二位，墨用绳打横坐了第三位，钱百锡出来，坐了主位。见桌上先摆着十二个盆子：四荤四素，两千两湿；荤的是腌臭鲞一盆，生炒鸡蛋一盆，野味脚一盆，鲂鱼头一盆；素的是麻油拌青菜一盆，炒熟黄豆一盆，尿渣煨盐齏菜一盆，老茄子一盆；干的是冷镬子里爆个热栗子一盆，盘门柿堕一盆；湿果是翻花石榴一盆，飞金杨梅一盆。眭炎冯世拿了几只墨樽杯，劝他们吃酸白酒，各人斟了一杯，墨用绳量窄，捏了鼻头勉强把酒呷干，他两个到外面拂中厅陪客去了，随即拿上热炒四盆：一盆飞来肉圆，一盆夹蚌炒螺蛳，一盆蟹脚肉，一盆猪油瞒肚子。然后拿上正菜四色，副汤两碗：一次落汤鸡，一次东坡肉上躲只虾，却是贪贱买猪婆肉，一次汤罐里卤鸭，一次火烧团鱼，一碗江北河豚，一碗臭肺

头。还有点心四碟：一碟凑口馒头，一碟得法绿豆糕，一碟碗里机春饼，一碟凤蛙大麦团。墨用绳从来没吃过馒头，拿一个咬了三口，里面却是生的，他就不吃了，施利仁道：“见食不抢，到老不长。三十六着，吃为上着。吃得下肚，五分财饷。大家不要做假。”随手把落在桌上的一条蟹肉，也拿来吃了。化僧道：“施利兄，盆子外面的东西，可好吃些？”大家笑了一笑，落后每人一碗麦脸面。陆炎冯世又来劝酒，外面又不知摆了多少酒席。席面上也是七次八碟，摆了满台。里面外面，都吃得满喉撑颈，杯盘狼藉，那有略啖肉味的，只有吃死不休的，还有吃不尽兜子奔的。你一杯我一盏，杯杯满盏盏干，好像吃不散的筵席。那晓得，正在吃酒不计价的时节，只听得外边一个人，大呼小叫，在孟门内吵闹进来，众人只得散了，各各归家，把酒席尽行收起。正是：

富家一席酒， 穷汉半年粮。

不知外边大呼小叫的是何人，且听下文分解。

第六回 万笏见柴起意 时生遇李安身

西江月

富贵生前注定，贫穷命里相招。任君使尽计千条，难与天公相拗。

刻意机谋枉费，攒眉奔走徒劳。不如安分乐逍遥，还我本来面貌。

却说钱士命家中，正在吃酒不计价的时节，来了一个人，在外面吵闹，大呼小叫，从孟门内一直进来，说道：“我特来你们府上，要寻一件东西。见你家备了多少酒席，飞禽用得多少，我生平惯吃生人脑子，我如今戒了。要在你府上寻几个鹑头，受用受用。若现在没有，你家中有个金银钱与我一个。等待你有了鹑头，拿来取赎便了。”那时众人多散，钱百锡也进去了。只有眭炎冯世迎着问道：“你是什么人？姓甚名谁？家居何处。”那人道：“我姓万名笏，柳州人氏，现居下山路上。对你家将军说一声，快快与我金银钱。若道半个不字，教你家将军性命不保。”眭炎冯世来到自室中，告知钱士命。钱士命听了，大吃一惊，半晌不言语，想了一想，说道：“我一时那有鹑头安排他。他要我金银钱做押，这是我镇家之宝，如何舍得与他。这个人又是不好说话的人。”左思右想，无可如何，

只得暂把一个金银钱与他，慢慢的别处去寻鹊头来，向他取赎罢了。这叫做“善钱难出，急钱打出”。钱士命取了一个子钱，眼泪汪汪，交与眭炎冯世，与那姓万的做抵押。眭炎冯世拿了金银钱出来，付与柳州人说道：“改日有了鹊头，安排了你，那时你要还我们的啊。”万笏应道：“晓得，晓得。”接了金银钱，一溜烟去了。正是：

清酒红人面， 财帛动人心。

其夜，钱士命又是一夜无眠，明日清晨起来，在自室中闷闷昏昏，想起金银钱，费了多少心计，才得有此两个，如今被他取了一个去，教我那里去寻鹊头来向他取赎。正在踌躇，只见施利仁走进，说道：“昨日人多，未便独自进来，面叩将军，恕罪，恕罪。那个吵闹的人，为甚么来的，后来怎样安排他去了？”钱士命把昨夜事说了一遍，又将心事告知。施利仁道：“飞禽走兽，多在天野地，将军若去打猎一番，鹊头何愁不得。”钱士命听了，遂吩咐眭炎冯世，把家中的拂车推出，向施利仁道：“幸亏我还有个金银钱在这里，可以用此拂车。”原来这个拂车，离金银钱不得，把金银钱放在拂车上，不用牛马，不用人推，随人的心里要到那里，他自己会行。若没有金银钱，就推也推不动的了。这叫做无钱而不行。那时，钱士命就取了母钱放在拂车上，把身子坐在上面，推出门去。那晓得孟门开了一扇，车大门小，一门竟有些推不出，又把那一扇开了，然后拂车推出孟门。跟了施利仁、眭炎冯世、一班豪奴，各带军器，要到无天野地去打猎，搜寻鹊头。

行至一条狭路上，遇着一个小瞎子。这个小瞎子姓万名弗着，就是万笏的儿子。因为算人的命多不准，所以取了这个名字。他手执报君知，在路行走，遇见了钱士命的拂车，供着一个明晃晃的金银钱在上边，他两只眼睛，顿时开了，一见金银

钱，便用手连忙来抢。钱士命大怒，喝令拿下。施利仁先把他报君知夺了去。陆炎冯世捉住了他。钱士命道：“快快把他的性命与我收拾了。”小瞎子道：“我如今不要金银钱了，还了小瞎子的报君知，饶了小瞎子的性命罢。”钱士命那里肯依，随叫陆炎冯世拖了他走，跟了拂车。行至前面，见路旁有一口枯井，小瞎子吃苦头，把他放在枯井内，淹死了。正是：

人为财死， 鸟为食亡。

钱士命供好金银钱，一径来至无天野地，没有程途，一派荒郊，远远望见那假虎丘上一只斑斓猛虎，张牙舞爪，似有吃人的意思。走至近身，那里晓得老虎弗吃人，形像怕杀人，身体也不动一动，只道在那里打瞌睡。这是千年难得，却原来是一只纸头老虎。只因无天野地的人，要打劫人的财物，所以装这老虎在此吓人。这老虎头上有几个苍蝇，钱士命上前用手去拍。旁边钻出多少狐狸，狐假虎威，蜂拥而来。钱士命连忙缩手，回头见有一群白兔，在窠边吃草。他就放起鹰来，把兔捉住。那些狐狸悲悲切切多逃去了。正是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又随手打了几只白脚兔。钱士命也就望前行去，留心要寻鹊头。在无天野地上，但见：

变豹突如其来，荒獐无处投奔。见人便吃豺狼嘴，满地奔跑野猪精。错保猪婆身不动，直脚野人望前奔。脱皮猢猻呆呆看，吓呆松鼠定定能。哭老鼠的猫儿假慈悲，戴帽子的猢猻倒像人。青肚皮猢猻那有灵性，白脚花狸猫何处去寻。牛头弗对马嘴，一牛生来是狗口不出象牙。恶狗当路蹲。

钱士命在拂车上，见了这只狗，向施利仁说道：“这狗乃是一只猎狗，不知何人在此打猎，走失在此，何不引他回去。”钱士命吩咐拿些细糠来喂他。谁知饥狗见了细糠，再喂也喂他

不饱。钱士命又把手来引他一引，这狗就纵身跳上拂车，爬至钱士命面上来。施利仁看见，连忙拿出两面三刀，用力一刀砍去，把他尾巴割下，那狗就负痛逃去。钱士命却不在心上，他是弄鹊头要紧，吩咐施利仁与众人用心搜寻。四面观望，只见这答儿家鸡打得团团转，野鸡打得着天飞。众人多抬头观看，霎时间一鸟从天下落来，跌杀在地；众人多道：“将军好了，鹊头在这里了。”拾来献与钱士命，钱士命一看，他是开口就见喉咙，提起尾巴就见雌雄的人，知道是一只天鹅，想吃了许久，此时才能到手。鹊头虽寻不见，得了天鹅，也觉满心欢喜，乘着拂车，不觉来到无天野地的极顶之处，忽然来了一个怪物，见他生得来：

头生四角，望去居然戴帽。身出扁毛，行来好像穿衣。人头兽腹，狗肺狼心。逢人啃去一片皮，咬人须要咬见骨。

看他这个形状，你道是什么怪物？这就叫做衣冠禽兽。钱士命见了，晓得他是害人的东西，连忙回转拂车。亏了拂车上有金银钱，随心所欲，自行得快，众人跟了拂车，那怪物自不能追及了。但是钱士命走遍了无天野地，鹊头终未能到手。转来一路留心，远远看见一个人，在无天野地上横行过去。钱士命好象认得他，连忙赶上去，一把扯住，问道：“你可是叫李信么？”那人道：“正是。”钱士命喜道：“我今日才扯着了李信，我若不灭，势难两立。快快把他一刀两段。”那人道：

“将军请三思。敢是你认错了。小的是沓口吕，名殉，号强词，与将军原是祖父相交，自来并无仇隙。”钱士命道：“你难道不是通衢大道上的这个李信么？”那人道：“不是，小的就住在无天野地旁边，沸情里内。与将军所说李信，道不相同，因与我面貌相同，往往人多认错。”当下钱士命将他细看，见

他的人品甚合我意，这个人谅来必有些手段，因向这个吕殉说道：“吕先生，你有什么本事？”那吕殉道：“不是小的夸口说，全凭我三寸不烂之舌，可以决胜千里。随身还有件宝贝，叫做歪丝，凭他什么样的人，若缠裹着身，管教他牵也不能牵一牵。就是通衢大道上的这个李信，神通广大，却也奈何我不得。”钱士命道：“你今跟我回去。我欲拜你为军师。你意下如何？”吕殉道：“承蒙将军不弃，敢不如命。”钱士命道：“我今欲寻鹊头，尚未寻着，还要同你回去商量。”那吕殉道：“寻鹊头并不烦难。”于是钱士命和那吕殉同坐在拂车上，众人跟了，一径回家不题。

却说时伯济，自从在柳娘娘家逃出没逃城，上了好道路，来到通衢大道上，遇见那李信，知己相投，分外情深。时伯济安心住在他家中，寸步不离左右，就是李信也情愿跟他。李信要到那里，时伯济便跟他到那里。时伯济要到那里，李信也跟他到那里。比当日住在钱士命家矮斋中，相去何啻霄壤。一日，时伯济偶然步出门来，就撞着了一个温六公。这温六公却有些旁门邪术，手中写了一个迷字，向时伯济面上一放，挡住去路，说道：“伯济兄，你我同道，你可晓得你的金银钱，如今又在万笏手里。你若想他，同我一条路上转去，还到没逃城里，向下山路上走走何如？”遂着了他一个迷字，昏昏沉沉同了他走，幸亏李信暗暗跟随，不致有伤性命。进了没逃城，一路行走，望见前面有一所鬼庙。时伯济被温六公搀入庙中，温六公即便画符念咒，召了许多野鬼，从里面走出来，打头两个大头青胖鬼，阴大神弗鬼，后面随出的活鬼、阴鬼、倒鬼、臭鬼、冒失鬼、偷饭鬼、连熟鬼、地里鬼、六市鬼、讨债鬼、轻脚鬼、吊煞鬼、寒酸鬼、瘦酸鬼、溜打鬼、压壁鬼、摸壁鬼、打扯鬼、鬼里鬼、酒鬼、赌鬼、色鬼、竭鬼、逗鬼、泥鬼、苦

鬼、哭鬼、饿鬼、死鬼、雌鬼，那些鬼都是小鬼，一拥上前，摆了一个迷魂阵，把时伯济团团围住，多说道：“时伯济，闻得你有个金银钱，借与我们看看。我们若得一见，尽可升天。”时伯济道：“我如今是没有的了。”众鬼道：“不相干，如若没有，你休想出得此庙。”时伯济道：“我的金银钱，已经落在他人之手。如今晓得说在万笏手里，我怎好借与你们。”温六公道：“你现在没有，我却知道；只要你亲口许了我们就是了。”时伯济道：“我手中没有，怎好轻许你们？”温六公道：“你若不肯许，我看你如何脱得此阵。”说犹未了，但见四边烟雾漫漫，抬头不见青天面，一团晦气罩住时伯济。李信看见，也就使出神通，念动正言。果然邪不胜正，那些鬼也有点头而出的，也有厌闻而走的，也有羞惭而退的，纷纷杂杂，尽行散去。连温六公也不知去向了。那时跟前便觉清朗，时伯济遂脱了迷魂阵。走出鬼庙，跟了李信而行，步步留心，诚恐走错了道路。忽然不觉来至一条大街，街道广阔，旁边有座寺院。寺门前有一个海滩，十分广大，上面种些海滩上的冬青树，树间有些风声起，一枝动，百枝摇，却是甚好看。时伯济此时不知路径，正在四下观看，只见寺旁走过一个小和尚来。时伯济道：“动问和尚，此间是什么地方？”正是：

要知山下路， 须问过来人。

不知这小和尚如何回答，且听下文分解。

第七回 化僧饱暖思行浴 邛詭饥寒起盗心

西江月

节食自然有食，惜衣一定多衣。无穿少吃怨前非，那日悔之晚矣。

俭乃医贫妙药，勤为补拙良剂。劝君休要着痴迷，漫把银钱浪费。

话说那时伯济，在一条阔街上，不知路径，遇见了一个小和尚，问道：“此间是什么地方？”那小和尚道：“此间名唤弗着街。那边的空地，就是大排场。这寺叫做前世寺。”时伯济道：“好个世寺。经典上说道，‘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后世因，今生作者是’。动问和尚，你叫什么法号？”和尚道：“贫僧叫做竭僧，家师叫化僧，我是他后来的徒弟。师兄叫做魔僧。我们寺中甚是广大，可要进去随喜随喜。”时伯济道：“使得。”竭僧道：“请少待。待我进去报知师父。”遂进寺里去了。时伯济回头看见李信不在弗着街，已经去远，又恐这前世寺与鬼庙无二，不敢进去，忙跟上李信一路去了。

却说竭僧进了寺门，走至佛殿上，就撞起钟来。果然钟在寺里，声在外面。化僧同魔僧在大排场上顽耍，听得寺内钟

响，忙走进寺来，到佛殿上问道：“你为什么在此撞钟？”竭僧道：“我们是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化僧道：“你无端撞钟，到底什么意思？”竭僧道：“你们进来时外面可有一个人？”化僧道：“没有。”竭僧道：“他难道去了？”化僧道：“是那个？”竭僧道：“看他不是我国中人，却未曾问他的姓名。”师徒正在说话，只听得山门外，沸翻摇天，大呼小叫，有一个人在那里骂人。竭僧道：“想是这个人转来了，待我去看来。”走至山门边一望，忙进来说道：“原不是这个人，就是我国中下山路上的这个万笏，在山门前骂人。”化僧道：“我晓得，必然为这金银钱的事了。我们且好言回他。明日去告知钱将军，等待钱将军发落他便了。”你道这个万笏为何平白在此骂山门，原来那日在钱士命家中要寻鹊头，拿了一个金银钱，回转下山路，在一片赌场上经过，忽然金银钱飞去，不知去向。后来打听得前世寺化僧在海滩上得了个金银钱，想来就是他了。又不好向他取讨，只得在山门前叫骂。那时化僧到山门口说道：“万笏，你为何在此骂人？”万笏道：“你们欺我，你自己心里明白。”化僧道：“我们没有什么事情干连着你。”万笏道：“你们在海滩上得了金银钱，为何不通我一个信儿，也可晓得是那一个的？”化僧道：“知道那一个，你若要在此想金银钱，你不要想错了念头，我明日同你向钱将军去讲是了。”万笏道：“我晓得什么将军不将军，只要还我金银钱，我也不怕你们不与我。我明日再同你讲话便了。”一头说，一头骂，他便愤愤而去。正是：

恨小非君子， 无毒不丈夫。

化僧看见万笏已去，回到寺中，取了海滩上得到的这个金银钱，在手中翻弄。顿时虚火直旺，满身发热，胸中饱闷，思量又要到陷人坑去洗澡，遂带了金银钱，走出山门，从弗着

街，过了大排场，直挺挺的要到陷人坑来。你道这陷人坑在那里？原来小人国与大人国交界之处，有一乡，名曰温柔乡，同醉乡、睡乡接壤。乡中风景甚佳，下丘有一块三角田，田岸上一团茅草，中间有一间天造地设的平屋。两扇生门，陷人坑即在此门户之内。其中浅水长流，温暖异常。若有人在内洗澡，没有一个人不称快叫绝。化僧平日，凡遇了火旺的时节，一时奇痒难熬，常要在坑中洗洗。这坑原是开辟以来，天地生成的一个纯阴之穴。善浴的，可以长生不老，有生生不息之机；不善浴的，往往有溺于此而淹死者。那时化僧到了温柔乡，也无暇细看乡中景致，脱得赤条条，一直进了生我门，钻入平屋之内，翻身跳在坑中打（滚），忽起忽坐，东钻西撞，那流水淋头抹脑，遍体爽利。洗了许久，化僧顿时呕恶，腹内的恶痰，尽行吐出，觉到通泰无比，满身也不发热了，胸中也不饱闷了，遂出了生我门，从温柔乡经过睡乡，歇息片时，欲要回转寺来。一路行走，得意洋洋，便口咏一绝，诗曰：

单图嘴面弗图身，只重衣衫不重人；

裤子无裆出我大，皮风骚痒骨头轻。

化僧回寺，路上遇了几点春雪，走至山门，谒僧看见，问道：“师父，你头上白而且湿的，是什么东西？”化僧用手在头上一摸，说道：“噢，想是雪了。”一同走进山门，未及到殿，忽然想着道：“我在温柔乡一乐，不知不觉一个金银钱不见了。我本意欲要到独家村，把万笏骂山门的事，告知钱将军，顺便一路去抄化抄化，未知可寻得金银钱否？”那时化僧掇转身来，仍旧出了山门，穿街过巷，一路化去，并没有一个出头的人开缘簿的。看看到了没撑浜地方，只见前面一座高山，后面一个大河，来了一个大肚皮的人，先出头喜舍。你道这个大肚皮的人是谁，他姓邛名詭，表字赤国。他就住在这没

撑浜里，前面的是个崆山，后面的是个摸奶河，别人家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他只是在那里看空山，守白浪。朝求升，夜求斗，他有时街上拾了五升，屋里却不见了八斗。因他家砌了一副倒灶，那里晓得命里注定煨行灶。砌了烟囱不出烟，头在灶里，脚在灶前，脚踏灶门心对火，踏尽灶前灰，把个镬底热，弄得烟出火弗着，有人来掇煨了砂锅，更觉火烛无一星，冷气直出，只得在摸奶河边喝西风过日子。一日穷思极想，思量要寻些野味，也到无天野地去打猎，因不见了猎狗，那时也不想獐猫鹿兔，但愿得一只死狗还乡。后来这猎狗回来，看见狗斫了尾巴去，闷闷昏昏，回转没撑浜来。在路上从哀窖边经过，拾了一个金银钱，看去好像黄金做就的模样，一到了手，登时竟变了铜的。正在细看，却遇见了化僧在那里化缘，他便把这个金银钱喜舍与他。化僧见了，说道：“斋僧要寻个出钱施主，化两个金银钱。这个钱是铜的。”邛诡道：“这个钱拾时却像黄金，到手就变了铜。你且拿去，看他到底是什么的。”那化僧果然不知分量，他化了多时，并没有人出头舍他，此时遇了邛诡与了他金银钱，还要嫌他是个铜的。那里晓得穷和尚碰着了极门徒。邛诡的这个钱，还从哀窖边拾来的。亏他是个忽略金银钱的人，所以与了化僧。那化僧并不在他意中，见了金银钱，头也不回，竟自去了。正是：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那邛诡回转家中，一路又打听得斫狗尾巴的人是钱士命。欲要和他计较，又是三不如。你道那三不如，力不如，势不如，财不如。只为这三不如，只好含忍在心，然终是气他不过，思量修炼些法术，与他斗法，拼一个他死我活，方出得这口冤气。因想起前闻过路人说，西北角黄泉路上，有座蚂蚁山，山中有一破庙，内有脱空祖师，神通广大，法力无边，何

不拜投门下，学些法术。想了一回，主意已定，遂离了没撑浜，出了没逃城，顺着邪路，问了无数冤枉信，方到蚂蚁山。上得山来，果然有个破庙，山门半开半掩，用绳绑着，名曰绳门。将门一推，呀的一声响，竟自开了，向里一望，人影全无，灰尘落乱，只得走进门去。咳咳两声嗽，无人答应，走至后殿，却有无数好佛，金壁辉煌。蒲团上坐着一个和尚，须根满面，形色干枯，见了邛诡，便将目一睁道：“邛诡你来得好。”邛诡正在东张西望，听得这人叫他名字，不觉吃了一惊。因想道：“此人大约就是祖师，所以未卜先知，知我名字。”遂跪将下去，叩了四个头，战兢兢的道：“请问莫非就是脱空祖师么？弟子有眼不识泰山，还望师父恕罪。”祖师道：“来得正好，不知不罪。你今虽诚心拜我为师，但是你生性太笨，何可学得法术，幸亏与我有缘，今夜与我同睡，待我把你聪明窍开了，然后传授。”邛诡听了同睡可以开窍，开窍即能传授，快活非常，一一应允。一宵已过，明日起来，在庙中四处游玩，只见中间挂幅立轴，说鬼语。抬头看见上面悬一个匾额，上书“醉隔轩”三个描金大字，旁边铺一张滑榻，榻上挂一顶混帐。祖师坐在帐中，邛诡向他拜了四拜。祖师先教他把头空了，没有了脑子，然后慢慢的教他怎生可以没得头皮，揭得顶去，怎生可以爪得雾露做得成饼，怎生可以偷得天，怎生可以换得日，指东画西，又传授他三横一竖的秘诀，把全副本事尽行教导了他。正是：

天下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邛诡学习不多几日，一学就会，诸般法术皆精，遂辞了脱空祖师，回转没撑浜来。试演法术，件件皆灵，自觉道行已深，心中得意。那晓得贫病相连，顷刻间，嘴牙歪斜，鼻青眼肿，忽然生起病来了。头晕眼花，一步不可行。有时颠寒作

热，要死不要活，想来是穷人犯了富贵病了。遂延请了一个说嘴郎中，肩背葫芦，不知他葫芦里卖什么药。走进了邛詭家中，把邛詭一看，见他满面晦气色，诊脉息，他却有些牵筋缩脉，说道：“你的病叫做穷病，这是自己弄出来的。”邛詖道：“可有什么药吃？”那郎中道：“这个病是目下的时症，有一个神效奇方，服之可以立愈。”邛詖道：“什么奇方？”郎中道：“尊体内外皆属空虚，立地无靠傍，总要跌倒，必须吃元宝汤才好。但此药难以购求，你若无此药，今生只怕要带疾的了。”邛詖道：“先生，此药你的葫芦内可有么？”郎中道：“这是真方，我葫芦内的是假药。我是没有这样好药的。”邛詖道：“可有什么别法么？”郎中道：“舍此无医，我去了。”那说嘴郎中一径飘然而去。邛詖日夜踌躇，终无觅处。幸亏学得脱空祖师的法术，勉强调摄，虽不脱体全愈，而身子略觉宽松。他一时想起斫尾巴的人，恨满胸怀，正是穷有穷气，极有极气，他便招兵买马，打造军器，遂自封为展升王，聚集了无数穷人穷马，日日在摸奶河边操演武艺，暗暗的打算，要与钱士命厮杀，以报斫尾巴之仇。谁知早有一个晓得了，要到独家村去告知将军。正是：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不知邛詖的事，先晓得的是何人，且听下文分解。

第八回 试利场柴主施威 摸奶河邛诡被杀

西江月

运退黄金失色，时来白铁生光。贫穷敛迹富轩昂，宇宙一般景况。

殷实人人敬服，数奇个个隄防。金多亲戚也惊惶，不枉人生世上。

话说邛诡暗暗的打算，早被一个人晓得。你道是谁？原来就是施利仁。那施利仁急急往独家村来，路上遇着了化僧，也要到钱将军家，一路同行。来至独家村，进了孟门，一径走入自室中。见了钱士命，施利仁道：“将军可晓得，有人在那里暗暗的打算你，要与将军为难。”钱士命道：“是那个？”施利仁道：“就是没撑浜邛诡。因为你斫了他的狗尾巴，他便投师学道，炼得一身本事，聚集人众，将军须要防他。”钱士命道：“不妨，有我们沓口吕军师在此。”遂向化僧道：“和尚，去杀那邛诡，你肯助我一臂之力否？”化僧道：“当得效劳。”钱士命道：“你此来想也为此。”化僧道：“小僧也有一事告知将军。”钱士命道：“什么事情？”化僧遂将万笏骂山门的事，细说了一遍。钱士命道：“我有一个金银钱，在他

手内，我正要向他取讨。他说不晓得将军不将军，且叫他试试我将军手段。”施利仁道：“将军许他的鹊头，如何处置？”钱士命道：“如今只把硬功夫去制服他，何用鹊头。我们且点齐人马，先往教场中操演一番，虚张声势，壮我军威，使他们闻知，先觉胆寒。”便点齐了一班魔倒人马，个个束装，各执军器，率领了多少无名小卒，威风凛凛，离了独家村，望前进发，看看来至狭路上，路旁闪出一个人来，但见：

眼眶小，眼皮急，眼儿红，转眼成仇。

面盘小，面皮厚，面铁青，反面无情。

狗头狗脑，猫手猫脚，眼里不见天，面无四两肉。

这个人手执吮尖屎连头，飞也似向钱士命面门掬来。钱士命躲闪的快，不曾被他掬着。他人见了，一把拿住。你道这个人是谁？原来是下山路的柳州人万笏。他为不见儿子万弗着，打听得被钱士命丢在枯井内，忙到井边捞救，拿了一条麻绳，没有尺寸，尺头短。再捞也捞不起，他不嫌自己麻绳短，但恨枯井深，更觉怒气填胸，用细工夫把屎连头吮尖了，练得好像纯钢铁锥一般，要来掬死钱士命。谁知不能掬着，倒被他拿住。那钱士命却认得他，说道：“前日到我府上来寻鹊头，与你一个金银钱。如今为何又要来害我性命？”万笏道：“你把我儿子丢在枯井内，岂不是切齿之仇。”钱士命不能回答，吩咐化僧：“先押着他，绑赴教场处斩。我们兵马随后便来。”施利仁道：“小的愿往。”钱士命道：“也罢，你比化僧却谨慎些。你去，你去。”施利仁领命，忙绑了万笏，押赴教场中来。这教场叫做试利场，小人国内的人，无有一个不喜欢到此场中走走。那施利仁押到了试利场，他就装出许多气概，许多威严。正是：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

遂传令两个刽子手，一个叫喜谈，一个叫乐道。施利仁高叫道：“喜谈，乐道，快快开口，把这万笏斩了！”两个刽子一齐动手，用刀斫去。那晓得这个万笏，三刀斫弗入，四刀没血出。施利仁看见，想道：“仗了钱将军的大威，有刀杀得人。”他便自己动手。又谁知杀人场上有个偷刀贼，个个手中的刀，都不见了。一时手足无措。那万笏却洒脱了绳索，一溜烟逃走了。施利仁正在着急，只见钱士命兵马已到。施利仁遂将万笏脱逃的事，备细说了一遍。钱士命道：“他既逃走，且慢慢的缉获便了。我们此来，本为操演武艺，等待练熟了兵马，不怕不把那些仇人杀尽。”将军一声吩咐，众人各献神通，但只见：

扯足顺风旗，掳大旗的满头大汗；摆成下马威，画极策的周身汎癩。这答儿兵对兵，那答儿将对将。横搦枪，明枪易躲；使暗箭，暗箭难防。借刀杀人，刀刀见血；乱箭钻心，箭箭上肚。枪搦枪，活的都从枪头上趲过来；乖碰乖，逃的尽向乖路里溜得去。丧气垂头的，这里不容；畏刀避箭的，此处休来。

钱士命在试利场耀武扬威，其锋不可挡，操演已熟，打算要去杀那邛詭，点了施利仁为前部先锋，沓口吕强词为军师，号为门角落里诸葛亮。化僧原是刀将星，点为副将。大队人马，势甚猖獗。有谁敢来犯其锋头。那晓得邛詭为了斫尾巴的事，不避斧钺，伸出头来惹是非，打从背后兴兵杀来。当先一个鸡毛头将官冲阵，被施利仁不费吹灰之力，一刀两段，早已化为乌有。邛詭只得自己出战。你道那邛詭怎生打扮，但见他：

头戴鬼虎帽，身穿百德衣。手无寸铁，手执苦练剑；脚弗踎地，脚踏朝北斗。背了一个无底罐，骑着一只现世

豹。

寒饥抖擞，立在阵前，猛然见试利场中，惊天动地，冲出一员大将，你道那大将怎生打扮，但见他：

头戴不乞盔，身穿无交甲。足着一双扶踏履，手执一枝拂担叉，肩背松江罩，坐下一匹拂怕玉马，勇纠纠杀出阵来。

邛诡抬头一看，见那顺风旗上，挂起自汛将军旗号，心中已晓得他就是钱士命亲到，当初心粗胆壮，今一见了他的声势，倒有些伸手缩脚，拿了苦练剑，寒酸抖抖望钱士命那边杀来，说道：“你无端斫我猎狗的尾巴，你快快把金银钱来偿我，万事全休。若然说个不字，你且吃我一剑。”那钱士命见了邛诡，虽则心中一些也不怕他，倒觉有些头痛脑胀，就把一只拂担叉架住，说道：“邛诡，就是杀了你，也只当狗死，你为这一只猎狗，要想金银钱，如在睡头梦里；你不服气，且试我一叉。”两个在一处斗了一个时辰，穷凶极恶，杀得天昏地黑，战不上三十合，邛诡看看抵敌不住，欲要使个脱身之计。钱士命眼快，要用松江罩罩住。这松江罩原是一件宝贝，若平地被他罩住，就气也不能透一口儿，休想有出头的日子。那邛诡学得脱空祖师的法术，虽然也有些气闷，抓獭弗穿，他便指东画西，暗暗的画符一道，拿出偷天换日的手段，跳出松江罩来，就把无底罐抛起空中，将钱士命的松江罩装入罐内。这个无底罐，原来也是一件法宝。你道什么法宝？什么东西一着了手，都要摄入，从来没有装满的时候，所以就是钱士命的松江罩也怕他，也竟被他收拾里边去了。那钱士命看见松江罩罩不住邛诡，反被他把无底罐掇去，忙把一枝拂担叉掇去。只听得耳边飕的一声，一枝拂担叉又被他装入无底罐内。此时钱士命慌了，遂高叫道：“军师何在！”那吕殉闻呼，忙来助

战，身边即放出歪丝，密密层层，把邛詭周身缠绕，弄得邛詭缚手缚脚，真有些不能动弹，趁势夺了他的无底罐。钱士命就收了松江罩，仍把一枝拂担叉执在手中。那时邛詭心中才有些着急。他抬头看见脱空祖师在半空中里看相杀，清风高调，在那里唱山歌，只听得唱道：

时来天赐金，运退拾着黄金变了铜，说得破来忍弗过，越奸越巧越贫穷。

邛詭叫道：“师父，不要坐观成败，快来救我一救！”脱空祖师微微冷笑，说道：“也罢，我还有一副防身本事，却没有教导你，付你锦囊一个，把心法传授了你罢。”他便拆开一看，心领神会，即便将身一纵，打了三个鲤鱼翻身，把脚底向钱士命那边一照，与他看了，那时身子就觉宽松，遂得脱身，一溜烟逃回本镇，忙挂出免战牌，按兵不动。钱士命那肯干休，不时用力攻打。终是牢不可破。钱士命心中焦躁。施利仁道：“将军须用火攻，才好胜他。”钱士命依计，先安排些引火之物，四面放起火来，火势滔天。施利仁在旁边撒松香，挑拨弄火，宛如火上添油。那些穷人穷马，都是焦头烂额，抱头鼠窜，自相践踏，几无遗类。邛詭看见火烧到屁股头，只得仍用鲤鱼翻身法，连忙逃走。吕强词赶上，一猛枪搠去，正中邛詭腿上。施利仁上前，又是把他痛腿一脚踢去，他只是亡命而逃。钱士命纵马一直跑，疾忙赶上。看看追至摸奶河边，邛詭走头无路，无计可施，正是没脚奔的时候了，忽见摸奶河中歇着一只往渡船。船主叫做烂好人，他幼时有奶就是娘，到得长成，看见胡子就是爷，娘来娘好，爷来爷好，当日揽了一只破船，好在河游荡，顺水推船，随风倒舵，歇在那里。这个人又不知逢着什么好处的所在去安身了。邛詭遂跳上船去。钱士命赶至船边，众人一拥上前，把船踏沉，钱士命趁势一把拿住。

施利仁道：“邛詭，你伸头一刀，缩头一刀，你如今逃到那里去？”钱士命将他一刀两段。世上少了一个没撑浜内的人，阴司里又添了一个穷鬼。好个手段，果然杀得干净，并没有一滴血水，所以不晓得什么血腥气。回去要去捣其巢穴，但见狗干一只，别无所有，钱士命得胜班师。化僧回寺，其余兵马，都回转独家村来，顺风旗扯足十三分，拂担叉高高掎起，威威武武，一路行来，人人敬服，个个心惊。那时正值麦浪迎和，柳风送暖的时候，从走热路上经过，忽见阴门首立着一个娇娇滴滴、风风月月的女娘儿，真是动人。钱士命熟视良久，不禁眼花缭乱，身不自主，如醉如痴，心中的意见，恨不得将他抱住才好。正是：

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自迷。

不知这立在门前的是何家女子，且听下文分解。

第九回 施利仁重富贵甘心受辱 墨用绳卖聪明当面倒霉

西江月

只道才酣学饱，谁知掠影捕风。唠叨满口逞豪雄，要把脸皮断送。

一己聪明有限，万般事业无穷。纵然超拔算精通，莫向人前卖弄。

却说钱士命杀了邛詭，路过走热路，遇见了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心上欲火腾腾，一双黑眼乌珠射定，又不好下手，心乱如麻，只得勒马回家，草草把这些魔倒人马，论功行赏。施利仁在路上看见他的情形，口内不言，心中早已明白，一到家，遂上前问道：“将军，你又有什么心事么？”钱士命道：

“你晓得我有什么心事？”施利仁道：“将军若不嫌粗俗，情愿唤来服事将军。”钱士命道：“唤那一个来？”施利仁道：

“就是走热路上见的那个女子。”钱士命道：“你认得他，唤得他来么？”施利仁道：“认得，认得，惟小的可以唤得他来。”钱士命道：“果然么？”施利仁道：“小的怎敢撒谎。”钱士命道：“如此，还是备车备轿？”施利仁道：“将军现成有马，何用车轿。”钱士命道：“甚好，甚好。”施利仁遂牵了拂怕玉马，兴匆匆去唤那女子。你道那女子是谁，不是别人，就是施利仁的妻子。他母家姓轩，口音有些带格，因幼时头上生满蜡痢疮，因此叫做轩格蜡娘娘，远近驰名，年纪正在妙龄。钱士命认得了施利仁后，贵人不踏贱地，虽晓得他住在走热路上，从来没有到过他家中，所以非但这个女子没有见过，连他家的门儿也不认得。他家的门儿朝东，在走热路右首，居常门儿半开，里面一个坐地，名曰逢城庐；壁间一架桤楮木围屏，名曰桤屏，屏上画几只凤，躲在牡丹花上，美其名谓之牡丹穿花凤，其实叫做栖凤富贵。两旁挂副对联，上联写着“世情看冷暖”，下联写着“人面逐高低”。靠屏摆只赤棹，左右摆着几只画椅，后面一大间，叫做敛间，敛间进去，就是他家的卧房。那时施利仁奉钱士命的命，带了马来，到自己家中，把马拴住，一径至敛间里来，刚值轩格蜡娘娘步出房门。施利仁道：“你方才在门首，可曾看见威威武武的一起人马内，这位钱将军么？”轩格蜡娘娘道：“这样人物看得人眼

儿都红了，怎么不看见。”施利仁道：“快些上马，钱将军叫你到他家里去走走。”轩格蜡娘娘道：“他叫我去做什么？”施利仁道：“知道做什么，无非服事服事而已。他家有个金银钱，是否骗了他的回来，马在外面，你骑了先去，我随后就来。”轩格蜡娘娘便往外就走。施利仁道：“转来，你去便去，钱将军不比等闲，须要小心服事这位大官人的嗟。”那轩格蜡娘娘乃笑吟吟的答道：“不劳吩咐”，遂跨上拂怕玉马，自骑马，自喝道，从走热路，一径往钱士命家去了。正是：

贵神抬眼看，便是福星临。

其时钱士命正在自室中思想：“看见天色将晚，为何施利仁去了不见回音。”忽见睦炎冯世进来报道：“外面有个女子，骑着将军的马，要见将军。”钱士命道：“不要声张，你收管好马匹，悄悄引他到这里来。”睦炎冯世出去后，不多时，但见这位娘娘，轻轻挨进门来，自己掇了一条雕凳放在称孤倚旁边坐下。钱士命见了，真如牛奶奶溜浴满身酥，便挽手问道：“宝贝，尊姓？”那娘娘道：“识姓可以同居。你姓也不晓得我的，我不好住在这里，我自去了。”便欲立起身来就走。钱士命连忙拦住道：“你说与我听，我自然晓得了。”那娘娘便装出板板六十四个面孔道：“奴家姓轩，夫君就是施利仁，闻得你府上有件至宝，欲要借来看看，所以特地到此。”钱士命道：“有，有。”便叫开了库房，取出这个母钱来，双手奉上。那娘娘便微微的笑道：“我自见将军，看得我眼儿都红，想得我面皮都黄，今日蒙将军不弃，喜出望外。”钱士命就同他解带宽衣，睡在那狒鼠绣褥上。那时天色已晚，早点着了灯火，照见那轩格蜡娘娘。你道那娘娘怎生模样，但见他生得来：

头发是细丝，面孔是粉铺。两只奶奶象馒头，一个背

心似玉鼓。两腿若琵琶，两脚七寸多。跷起了一双臭裹脚，屁股片上都有两个笑靥。

轩格蜡娘娘道：“在别人家屋里，羞人答答，象什么样儿。”钱士命道：“吹熄了火，就是自己家里了。”一面说，便同他演了一演肚脐。只听见施利仁进来的声音来了，钱士命道：“施利仁，你且在外边坐坐，不要上肚皮捉奸。”轩格蜡娘娘伸手一摸，不觉吃了一惊道：“将军，真正看你弗出，原来人小龟大，你不要卵大一扶锥，卵下一扶锥。”钱士命道：

“这个不消虑得。我岂是不知进退的人。我得一步自然进一步。”遂蹣起子半片卵子，那娘娘也便还脚蹣，两人在狒鼠绣褥上厚棉被内，干出许多丑态。那晓得轩格蜡娘娘正在夹忙头里，登时膀牵了筋，把身子一扭，其时正交半夜，钱士命的卵被他掀软了。轩格蜡娘娘道：“将军为何人硬货不硬？”钱士命道：“宝贝，你为何不识起倒，我如今是嘴硬骨头酥了。”轩格蜡娘娘道：“你这个人空有了金银钱，也是不去银水的，承你与我金银钱，弄得我有钱不爽利，你且与我抹干净了。”钱士命道：“我只会干正经事，那些咸糟白夹我不管的。”轩格蜡娘娘道：“你好，拔出卵袋就不认得人了么？”正说话间，那晓得轩格蜡娘娘，年纪虽轻，是一个撒屁后生，却不隄防撒了一个屁。钱士命道：“你出了屎了。”轩格蜡娘娘道：

“没有出屎，不过撒了一个屁。”钱士命道：“撒屁要防屎出。”恰值施利仁闯进，走近炕边，把被掀起，只闻得一阵臭气。钱士命道：“施利兄，你来掀被头，讨屁臭么？”施利仁笑了一笑，两人同下炕来，钱士命就把炕上一副被褥送与施利仁。他又坐在称孤椅里，抱了轩格蜡娘娘对口取乐。谁知乐极悲生，正是：

隔墙须有耳， 窗外岂无人。

早惊动了妻房习氏，在里面翻天倒海吵闹起来，弄得油瓶倒，醋瓶翻，看看闹声渐近自室，钱士命听见，暗暗叫苦，随向施利仁做了一个眼色，施利仁会意，连忙拿了被褥，轩格蜡娘娘藏好金银钱，一同回转走热路去了。

他自己也慌张逃出孟门，在路上闷闷不乐，心中想起两个金银钱，都在别人手内，欲要回家同军师商议，家中妻房吵闹，又不好回去。一路思想，来至一个人烟凑集的去处，这地名叫做大庭广众之中。中间有一棵大大的梅树，树上开花，树顶上躲着一个明晃晃的金银钱。这金银钱原来就是轩格蜡娘娘拿了回家，到手不多时，已经飞去，躲在这树上了。钱士命看见，认得他是母钱，欲要去取，却是抓弗着，搭弗彀，正在无可设法的时候，抬头忽见一个墨用绳。你道那墨用绳在那里做什么，他手中拿了一面遮身牌，在那里卖聪明，耳聋的遇着他，被他鬼画符，一会儿耳朵就听得着了；眼瞎的遇着他，被他鬼画符，一会儿眼睛就看见了。他的法术多端，即此不过略施小技。钱士命见他有这般本事，便上前问道：“墨用绳，你见那树顶上这个金银钱，你晓得是我的，你有甚法儿取了下来。”墨用绳道：“若要虚空撮这个金银钱到手，天下的人，个个不能。但这棵树又是树大根深，是个截不倒的树，虽是树高千丈，叶落归根，等到那叶落的时候，未必就落在将军手内。天下长臂膊的极多，倘或经过此处，未免被别人先取了去，也未可知。将军幸遇了我，你且放心，待我行个法儿，管教随手可取。”遂用手向身边取出一把松香，松香上点着火，但见那香烟慢慢的摆成一个大大的空架子，如天大地大，他便立在架子上，拿着一面遮身牌，往上三指，口中念念有词，把邹大美传授的这个没法行起，只见那棵梅树平空的连根拔起，唿啦一声，倒在地下。一时跳出无数猢猻，尽行散去。那架子

也坍了，身子站立不定，也就趁势下来了。果然好名难出，恶名易出，三三两两，一人传十，十人传百，小人国的人都说道：“墨用绳为了金银钱，在大庭广众之中，倒了一棵大梅。风声吹到施利仁耳朵里，回家问妻房，知金银钱已不见了，忽听了这个信儿，也到这个地方来看看，见了钱士命，问道：“将军，他把梅树倒了，金银钱在那里？”钱士命道：“金银钱我已取来藏了。我倒看他不出，他的这面遮身牌，我道寒不挡风，夏不避雨，要他何用，原来却有这许多妙处。”便向墨用绳道：“我要问你，这遮身牌你从何处得来？”墨用绳道：“我的本事是叔父所授，这面牌是我妻子与我的。”钱士命道：“你妻子叫甚名字？”墨用绳道：“我妻子姓单，排行第八，叫做单八姐。自从嫁了小的，脚气不好，犯了脚病，一双脚儿折了。如今弄得推推就倒，因此人人都叫他折脚婆娘。”钱士命道：“改日叫你家折脚婆娘到我家里来走走。”施利仁道：“只怕使不得。”钱士命道：“不妨，不妨。”遂辞了墨用绳，同施利仁回转独家村，至孟门边，施利仁道：“将军，只怕你进去不得。”钱士命道：“为什么？”施利仁道：“怕你令正怒气未消。”钱士命道：“我今得了这个金银钱，却忘了家中的事。你如今说起，又提着我的心事了。这便怎么处？”施利仁道：“你方才还说叫折脚婆娘到你家来走走。你自己且不好见他。”钱士命道：“这便如之奈何。”睦炎冯世显出来迎接将军，听见如此说，也只得面面相觑。施利仁道：“事已如此，难道将军不进去了不成？且待小的先走到里边去，探听探听，再作区处。将军，你慢慢的也来。”两人遂怀着鬼胎，走进孟门，渐至自室，只听得那习氏在自室中沸翻摇天，骂不绝口，将军听得了声响，连忙溜出。施利仁未及转身，早被习氏看见，一把拖住，骂道：“你这个没脸面的忘八，你道我们

将军势大，你就献尻拉势，自己送上门来，谋占人家的毡毯，你体面不体面，有势没有势？”正是：

凭君掬尽西江水，难洗今朝满面羞。

不知施利仁如何回答，且听下文分解。

第十回 掩耳盗铃不搜自己房帏 吹毛求疵只觅别人破栈

西江月

惯会说长道短，专工批少评多。返躬自问竟如何，处世谁能无过。

逞我自家识见，谈人别个差讹。谁知公论不偏颇，也有人来笑我。

话说钱士命的妻子，母家姓习，乳名叫做妒斌，那时拖住施利仁辱骂了他几句。施利仁道：“将军夫人，且请息怒，房下造府的事，这是将军的意思，与小的全无干涉。将军在外，不信，但问将军。”妒斌道：“且唤他进来。”施利仁连忙溜出，向钱士命道：“将军请进去，夫人有话。”钱士命心中想了一想，身边取出金银钱，拿在手内，战战兢兢，同施利仁走进自室，那妒斌坐在称孤椅里，看见钱士命进来，厉声问道：

“你干得好事，你知罪么？”钱士命道：“愚夫知罪。”妒斌道：“你知罪，为何不跪？”钱士命忙跪下。妒斌道：“你叫

轩格蜡到我家中，施利仁说是你的意思，你有什么意思？”钱士命道：“没有什么意思，只为轩格蜡娘娘身上出金银钱的，所以特地请他到此。夫人请看。”便把金银钱呈上，妒斌笑道：“这个金银钱是他身上得来的么？”钱士命道：“正是。”妒斌道：“如此，我也在这里想金银钱，施利仁，你再去唤你妻子到我家里来。但不许与将军同炕，我端正几样小吃，还去叫那沸情里内这一班小娘儿来，唱几只曲儿下酒。”施利仁听罢，犹如得军令，兴匆匆的去了。钱士命看见妻房如此，他便把金银钱仍旧藏好库内。那库房在自室旁边，门上挂着一个铃儿，若开门时，这铃儿自响，提防最密。那妒斌见他把金银钱仍旧藏好，不见与他，他心中懊恼，暗暗打算，早想下一个计儿，正是：

计就月中擒玉兔， 谋成日里捉金乌。

不多时，只见轩格蜡娘娘已到，同妒斌相见了。随后施利仁领了一班小娘儿也到。那小娘儿都会唱曲，一班共有七个，小名儿唤做喜娘，怒娘，哀娘，惧娘，爱娘，恶娘，欲娘，各样打扮，都进自室中来，各相见坐下，里面和盘托出，端着几碗枣儿汤出来，他们都吃惯的，枣子都拣赤边咬去。随又拿出几碗空心汤团，大家吃了。然后又是四个碟子，只见一碟斜切雄鸡，一碟臭肉，一碟怪肚子，一碟金鲫鱼缸里上鲋鱼。妒斌吩咐守钱奴把前日送来的一大坛枣酒开了。两对夫妻，七个小娘儿，团团坐下饮酒。欲娘起调，六个小娘随声附和，一齐弹唱。但见：

九调十三腔，听去尽是拘腔别调。歪嘴吹喇叭，不晓得是铜嘴铁嘴。敲雁铎敲也破铎，打边鼓打也破鼓。弹老弦，好象老古班的脚色；做腔调，装出老腔别的声口。吹着七眼笛，碰起大饶钹。一个吹笛，一个捺眼。一吹一

唱，押腔押板。转了瞎赤脚，不在板眼上。这一个出调，那一个走板。一会儿吹一套〔二犯江儿水〕，一会儿唱一只单（调）〔桂枝香〕。

妒斌道：“如今要请教轩格蜡娘娘唱一套老调了。”轩格蜡娘娘扳腔做调，拣几只好曲子，唱了三遍。妒斌道：“娘娘且敬将军一盅。”妒斌叫轩格蜡娘娘一盅一盅灌得钱士命烂醉，正在欢呼畅饮，忽听得传说单八姐到了。施利仁道：“不要睬他。”钱士命道：“怎么不要睬他。叫他进来，我们正好同吃。”施利仁领命出外，叫了单八姐到自室中，各各相见。钱士命道：“没有什么吃了。我们有好吃果子，快些去拿，装些好的赤豆果子出来，与单八姐吃。”口内说，便去扯单八姐，推倒在称孤椅里，单八姐凭他戏弄。妒斌见了，忙上前去扯单八姐。钱士命在醉中错认了，用手就把妒斌推倒在称孤椅里，欲要动粗。妒斌怒道：“你眼儿都瞎了，我不是单八姐，岂是好惹的，你要欺我么？”说未完，立起身，把钱士命转推在称孤椅里，沉沉的睡去了。单八姐见他们这般光景，只得先自回去。施利仁同妻子一班小娘儿也辞了妒斌，出孟门而走。谁知错了道儿，领到一条独木桥边，小娘儿脚小伶仃，不能过去。施利仁无奈，扶了这几个小娘儿过了桥去，他方与妻子仍走热路回去了。那妒斌看见众人都散，钱士命仍在睡梦中，轻轻的把他耳朵掩了，将库门上的铃儿偷了下来，开了门，取出金银钱，拿去藏在自己房中。

钱士命迷迷糊糊，睡在称孤椅里，一些也不晓得。忽听见眭炎冯世进来报道：“外面有个人，手中拿了一件东西，牵着一只走兽，要见将军。”钱士命朦胧问道：“他是什么样人？”眭炎冯世道：“他姓贾，自号斯文。”钱士命道：“又是什么贾斯文，可厌，可厌。且着他进来。”眭炎冯世忙传进这个贾

斯文。他见了钱士命就双手送上假殷琴一只。钱士命道：“你手中是什么东西？”贾斯文道：“这是一张古琴，还是殷朝留至如今，名曰殷琴。晓得将军是个知音，所以特来献上，闻得将军府上的金银钱，真是人间至宝，欲求将军赐与学生一看。”

钱士命道：“听得说，你还有什么走兽在外。”贾斯文道：

“正是。学生久闻将军爱吃带角水牛，寻常走兽，恐不合将军之意，觅得一只蛮牛，敬送将军。”钱士命道：“牛在那里？”

贾斯文道：“不便牵进，现在梦生草堂中。”钱士命同贾斯文踱出自室，到了梦生草堂，坐在有主椅上，看了这牛，说道：

“此牛情性如何？”贾斯文道：“此牛不比凡牛。”

生头出角，推摇不动。虽然毛面畜生，脚力实大；不脱四脚爬趄，肩膀却硬。牯牛身上拔根毛，本来易事，此牛一毛不拔；揪牛头不肯吃草，原难勉强，此牛不吃好草。强头白脑，也有人来拔头截角，旁若无人，也要被人串了鼻头绳团团转。

钱士命道：“此牛甚合我意。但是有些毛病。”贾斯文道：“并无毛病。”钱士命道：“你不信，我指与你看。”便把一口气哈去，一个牛头几乎被他哈热，吹得牛毛根根竖起，但见毛缝中，一片顽皮，皮上斑疤甚多。钱士命道：“此等色泽，总属皮软之故，不算老结，这就是毛病。”贾斯文道：

“这不是毛病，是皮里病。然若顺毛捋去，便觉一如细丝，一些也看不出。”钱士命道：“此牛可有什么好处？”贾斯文道：“此牛能知殷琴，学生若弹时，他便颠头颠脑，深会我意。”钱士命道：“你试弹与我看。”贾斯文随手将殷琴拢好，对着这只蛮牛，手忙脚乱，弹了一套〔一枝花〕，果然这牛把头乱颠。你道这蛮牛真个是知殷琴的？不过蛮牛自在那里摇摆，把头颠了几颠，贾斯文遂誉为牛善知音，颇通人事。钱

士命也不懂殷琴，也看不出他知音不知音，惟觉此牛尚是合意，便道：“蛮牛留在此间，那殷琴我这里用不着。”贾斯文道：“将军这里不用殷琴，学生自然带回，乞借府上金银钱一看。”钱士命道：“要看金银钱，且待缓日，此时不便。”贾斯文道：“如此，告辞了。”他便取了殷琴，出孟门而去。

钱士命此时酒醒，被贾斯文提起金银钱，猛然想起，回到自室中，向府内检点，毫无金银钱的踪迹，心中摸不着，这个是那里去了。一时胡思乱想，连忙传进胥口吕强词商议此事。吕强词道：“方才贾斯文在这里浑了半日，莫非被他偷去了。”钱士命道：“不差，他来献琴，原想要看我的金银钱，所以我不受他的殷琴，谁知仍被他偷去。事不宜迟，快快去追他转来。”遂骑上拂怕玉马，同吕强词紧紧追赶，离了独家村，出了没逃城，远远望见一块稻田，田岸旁一所栈房。那栈房原是古时旧屋，不甚华美，小人国内的人尽谓之破栈。钱士命向屋面一望，尽些些漏洞，其实毫无孔隙。吕强词道：“将军你看，贾斯文和一人在破栈中计较事体。”钱士命走进一望道：“正是，我们悄悄前去。”两人进了栈房，却不见了贾斯文，只见一个人：

心高气硬，大刀阔斧，拿得起，丢得下，救得人，杀得人，每逢路见不平，便肯拔刀相助。

他姓殷名豪，表字雄汉，原籍公行正道人氏，只为一心游学，也是失足下水，飘流至小人国地界，偶尔打了一个哈欠，被一个姓刁名钻的人割了舌头去，所以言语不便，虽有一身武艺，小人国又无用武之地，因想文不能测字，武不会扞脚，终非为人之道，留心觅得这一块大升田，此田因小人国的人皆不在意，久远抛荒，其田宽大无比，非一人之力所能广种薄收，独拣了中间腹内一块心田。谁知荒田无人种，一种尽来抢，小

人国内的人，粪担往来，也要把屎连头蘸蘸，因此种得粮不粮，莠不莠，弄得未荒先荒，有时种得成熟，便来割切他的稻穗头，有时做了三石多亩，尽来向他要三糙三光。殷雄汉思量积谷防忧，得了这一所房屋居住，却被这小人国内的人弄得七颠八倒，仍然朝无呼鸡之米，夜无鼠耗之粮。其时本同一个人谈心，那个人看见钱士命、吕殉同来，他说道：“非我同类，宜远而避之。”说罢连忙走了。殷雄汉独自一人坐在破栈中。钱士命道：“我望见有个贾斯文，往那里去了？”殷雄汉道：“我生平从不晓得什么贾斯文。”钱士命道：“不晓得贾斯文，你还我金银钱便罢。”殷雄汉道：“什么金银钱？”钱士命道：

“我明明看见贾斯文的，你合意的，金银钱，被你藏过。吕军师，随我向破栈中一同寻觅。”钱士命拴好马匹，同吕殉在破栈中，各处搜寻，并无踪迹。吵得他鸡犬不宁，恼得殷雄汉三尸神暴跳，七窍内生烟。钱士命复问道：“贾斯文到底往那里去了？”殷雄汉不问情由，便揪住钱士命脚踢手打，钱士命虽称自泛将军，一拳来，一脚去，怎敌得过殷雄汉的手段，忙叫道：“军师救命。”殷雄汉摸不着钱士命的来意，平白到他家来吵闹，一时怒气填胸，恨不得将他一拳打死。正是：

容情不举手， 举手不容情。

不知钱士命性命如何，且听下文分解。

第十一回 自汛将军无药可治 脱空祖师有法难使

西江月

刻薄以为能干，奸刁乃算玲珑。为人忠厚欠年凶，时下别名无用。

趁他十年鸿运，使我片刻威风。看来总是一场空，堪叹浮生若梦。

话说钱士命被殷雄汉揪住，恨不得一拳打死，心中着急，忙叫军师救命。那殷雄汉正要下手，只见脊口吕强词口中念念有词，身边放出歪丝，殷雄汉跌倒在地，密密层层缠绕在身，弄得缚手缚脚，一些也不能动弹。钱士命道：“你如今尚不还我这一个金银钱么？”殷雄汉道：“我晓得你什么金钱，你向人索取，也要有个道理。你仗了吕强词的伎俩手段，欺人太过，别人怕你，俺殷雄汉不怕死的。”钱士命吩咐军师，把歪丝用力绕起，将他咽喉逼紧，缠得浑身扁扁伏伏，眉不能扬，气不能吐。此时殷雄汉气短，看看将死，钱士命向吕殉道：“此等人不可留在人间，何不早灭其迹。”遂于大片田内掘地三尺，钱士命把殷雄汉提得起放得下，活活的埋没泥中。殷雄汉自己耕种心田，在家无事，一旦遭钱士命之手，死于非命。正是：

闭门家里坐， 祸从天上来。

钱士命同军师重进破栈中，寻觅金银钱，仍无踪迹。便上了马，对吕殉道：“殷雄汉虽死，贾斯文和金银钱仍无着落，如之奈何？”吕殉道：“贾斯文想来与李信、时伯济是一流人物，拿了一个，那两个就有着落了。”钱士命道：“我久欲灭此李信，追捉时伯济，如今须要四面寻拿。我与你回去，多遣几个人，着他用心细访。”一面说，一面走，正走之间，只见半空中，耀日增光，金盔银甲，圆面方眼，明晃晃落下一个人来，厉声向钱士命说道：“俺乃上界金银钱福神是也。专管人间子母金银钱，操予夺之权。俺在前世寺化僧手中收取一个子钱，付你暂时执管。”钱士命接在手中，同吕殉纳头便拜。站起身来，那尊神道就不见了。钱士命道：“这个子钱原是我的故物，自从那日付与万笏做押之后，不知去向。”吕殉道：“从那里得来的？”钱士命道：“这钱是时伯济落在海中，我将母钱引来的。今幸钱神有灵，还我故物；但不知母钱今在何处。”吕殉道：“拿了贾斯文，自有金银钱下落。”说话之间，不觉已到孟门边，钱士命踱进来，到自室中，坐在称孤椅里，把子钱细看。心中暗想，那得金银钱再大些便好了。心未想完，忽见那金银钱，登时大了，立起，宛如月洞一般。这钱眼之内，竟可容身，钱士命看见，欢天喜地，手舞足蹈，在这钱眼中，钻来钻去，翻筋斗耍子。身子正在眼中，觉得钱眼渐渐收小，忙将身跳出。那金银钱已变小如故。钱士命道：“要大就大，要小就小，果然是个宝贝。”随即藏在库中，一心又想那母钱，无日不同吕强词商量要去灭李信，访拿时伯济，追捉贾斯文，图得母钱到手。朝思暮想，他那里晓得，两个金银钱都在他家中，自然财多身弱。

忽一日钱士命霎时肚肠痛，自己不知胸中脂肝百叶怎生在

里面，一双眼睛反插在头骨内，来往人头，多不认得。妒斌却不在他心上，钱百锡又不在家中，只有眭炎冯世在旁服事照看，但见钱士命露出胸中两个良心，发现心头堆起一团，形状色泽，宛如炭团无二，不晓得他生的是什么外症。正在毫无主张时候，门前来了一个摇虎撑的，肩背着葫芦，就是从前医过邛詭的说嘴郎中。眭炎冯世忙请了他进来，陪他到自室中，看了钱士命的病症，说道：“我有上好膏药，贴之可以立愈。快拿一盆炭火出来。”眭炎冯世二人即掇出一盆火来，摆在中间，他便在葫芦内倒出药来，在炭火上熬成膏子，取出一块七歪八扭的歪摆布，摊成一个火热的膏药，搥在钱士命心头那一块炭团相似的患处。谁知钱士命的皮肤老结，热膏药一时竟有些搥不上。那郎中将手按住，不多时，钱士命就开口说道：

“先生，我腹内的心，好像不在中间，隐隐在左边腋下，不知此种膏药可搥得好否？”那郎中道：“我是外科，只会医皮，那里面的疾症，须要请内科医治，我是不懂的。”钱士命遂吩咐将钱三分，七铜八铁的银子，封了一封，送与那郎中。那郎中就当面拆封，看了一看道：“我不要谢仪，只要借你府上的金银钱一看。”钱士命道：“你要看金银钱，此时不便，须得我病体全愈时，然后拿与你看便了。”郎中听说，只得背上葫芦，出孟门而去。那眭炎冯世两个，商议到各处去寻访内科，寻到了没逃城外，有一个姓熊，他无名无号，顺口儿叫做熊医，不去人的病，不伤人的命，请到家中，看了钱士命的心头，诊了脉息，告知腹内的缘故，那熊医道：“将军贵体，定然未病先服药，一向调理用何药物？”钱士命用手在空架子上拿出一个药方来，递与熊医道：“先生请看。”那熊医接过手中，冷眼斜视，但见那药方上开着：

烂肚肠一条 欺心一片 鄙吝十分 老面皮一副

右药掂斤估两，用蜜煎砒霜为丸，如鸡卵子大，空心白汤送下。

那熊医看完，向钱士命道：“此方叫做一定滋生丸，将军这病，就从平素调养上得来，日积月累，病根已深，医家治病，从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将军的病在心里。自古道，心病还将心药医。我有个老方法，可以治得此病。但怨将军胃口不对，喉咙中一时咽不下去，要用：

好肚肠一条 慈心一片 和气一团 情义十分
忍耐一百廿个 方便不拘多少

再用莺汁一大碗，煎至五分。这叫做一帖平稳散，方便可服。将军，你自家有病自家知，急将此药方好好留心调理，或有转机，倘再因循，将来成病，没药医了。”熊医开完方子，辞别而去。眭炎冯世忙乱勉强配齐药料，就在那一盆火上煎好，用一只假磁杯盛了，递与钱士命。钱士命接来呷了一口，果然胃口不对，咽不进喉咙，登时呕恶，吐了满地。遂将旧存丸药吃了一服，喉咙中便觉滋润。因此仍服旧药，又服了几天，初时腹内的心，尚在左边腋下，渐渐的落将下去。

忽然一日，霎时泄泻，良心从大便而出。其色比炭团更黑。钱士命着急，叫眭炎冯世在外边访问名医，有能治得此病，愿将金银钱一个作谢。这个风声吹入脱空祖师耳朵内。他便离了钻天打洞，带了石灰布袋，驾起云头，来到独家村孟门边站立。眭炎冯世看见，问道：“祖师何来？”脱空祖师道：

“闻得你们将军心不在肝上，我有移东补西之术，管叫他病体登时痊愈。”眭炎冯世禀知钱士命，出来说道：“将军说要与祖师言明。若治得病好，自然把金银钱作谢。否则莫怪我们。”脱空祖师道：“我的法术，无往不验。”遂领他到拂中厅上坐下，就于拂中厅内结起一个海外奇坛，上边供着一尊骗财神

佛，桌上排列木猪木羊一对，居中空架子一座，上插极划尺一根，十炼剑一把，离旗一面，中间摆了一个稳瓶，将钱士命大便中落出的黑心，装在瓶内，旁边竖着一根棒槌接的幡竿，挂起蓝幡一对。他头戴泥箬帽，身穿紫簑衣，先念了一卷累堆经，然后请出钱士命，掇了一隻有主椅，坐在坛前，将一个炭簑帽子戴在他头上，哈口气，把钱士命的头皮摄了下来，放在稳瓶内，研了椒酱，同黑心拌和，又将一个泛供盛了稳瓶，脱空祖师顶在头上，左手伸开花手心，右手仗了十炼剑，解开石灰布袋，蘸上石灰，指东画西，画了满地石灰，口中说出天书，念念有词，做出平时偷天换日的手段。但见钱士命好像困来当死的样子，头不摇，眼不眨，欲要将瓶中的黑心弄软，从顶门装入里面。那晓得钱士命天生老结，不能轻易容纳入。祖师一时失手，泛供跌穿，稳瓶打碎，一齐跌在地上，身上石灰沾了一屁股两肋肋。。钱士命叫道：“我头脑子胀得哼，快把帽子除了下来。”脱空祖师见破了他法，立起身来，就把炭簑帽子替他除下，说道：“将军尊体，真是无法可治，只好带病延年的了。我如今也不想金银钱作谢，只求借我一看。”钱士命道：“你的法术无效，我的金银钱也不用看了。”脱空祖师听说，默默无言。他来时，原想金银钱到手，所以为他设法。谁知法术不灵，看也不能看一看，只得懊恨而去。

钱士命看见脱空祖师去了，遂走进自室，向吕强词道：“脱空祖师，原是邪术，徒然作法，那里治得好我的心病，倒弄得我头脑子胀。我如今要问军师，你的法术多端，可有甚法儿治得此症？”吕强词道：“将军不问小道，小道不敢妄谈。将军若问小道，小道倒有个绝妙的现成方儿在此。”钱士命道：“什么现成方儿？”吕强词说道：“这个方儿，就是熊医所说的，心病还将心药医，眼前道理，他一时悟不出，故能说

而不能行。将军你是心中不足的，今黑心尚在，何不用安心丸一丸，软口汤一盞，同黑心服下，只要把那心窠填满，病体自然痊愈。这岂不是绝妙的现成方儿。”钱士命忙吩咐陆炎冯世备办药物。二人答道：“那黑心可要将他洗一洗？”军师道：

“不可。若是洗了，将军就咽不下去了。即使咽得下去，亦不能仍归故去。”陆炎冯世即便端整安心丸，煎好软口汤，把黑心一齐摆在钱士命面前。钱士命要紧自己病好，拿来一口吞下，但觉那黑心，从喉间一滚，直满两腋，横在一边，外面腋下皮上仍旧起了一个块，命陆炎冯世用手轮挪，再挪也挪不散，竟似铁铸的一般，坚硬异常。钱士命此时倒觉得身子宽松，胸中爽快，向吕强词致谢道：“军师妙法，果然与众不同，我如今依旧踢得枪，使得棒。一心只想这个金银钱。总要灭那李信，捉拿时伯济，追捉贾斯文，军师你有何高见，可遂得此心？”吕强词道：“一些也不难。将军一面自己领兵剿灭李信，一面多着几个豪奴，四处访拿时伯济、贾斯文，待小道作起法来，管教一鼓而擒。”钱士命遂吩咐把十个豪奴向各路分头而去。他自己骑上拂怕玉马，手执一枝拂担叉。陆炎冯世跟随吕强词，在后也领了一支兵，离了独家村，望前进发。正是：

烦恼不寻人， 自去寻烦恼。

不知钱士命此去如何，且听下文分解。

第十二回 钱愚心虚求佛 化僧胆大弄鬼

西江月

自古盛衰难测，从来天运循环。有谁保得百年安，
且慢肆无忌惮。

务要设身处地，还该体贴包瞒。须防自己犯交关，也
被旁人谤讪。

话说钱士命同了吕强词、睦炎冯世领兵要灭李信，从独家村望前奔去，行不上几里，抬头忽见一个娘娘，远远走来。钱士命看见，说道：“好了，时伯济便有着落了。”那娘娘走至面前，钱士命道：“你前日放走了时伯济，你如今要到那里去，快快还我时伯济来。”那娘娘道：“我在前世寺里烧香转来，不晓得什么时伯济不时伯济。”钱士命听说大怒，拿起金银钱就打，只见那金银钱抛在空中，顷刻变大，望着那娘娘头上落下，没头没脑将那娘娘登时压倒即死。你道那娘娘是谁？原来就是当日时伯济逃走时，在他家躲过的柳娘娘。可怜一条性命，只为一言不合，遂遭钱士命之手，死于金银钱之下。钱士命遂收了金银钱，吩咐睦炎冯世将他尸首抛在大塘路上，仍旧引兵前进。

朝行夜宿，非只一日，看看来至大排场，霎时间钱士命头重脚轻，连人和马，滚倒在地。吕强词止住了马，慌忙扶起

钱士命道：“将军苏醒，为甚这般光景？”钱士命慢慢醒来答道：“为因压死柳娘娘，用了一用金银钱，一路思想，忽然从那挪不散的块上痛起，周身肉疼，不觉一时晕倒，如今虽醒，那个块上，还是痛甚。”睦炎冯世道：“将军且请收兵回去，再作计较。”钱士命遂上了马，正欲转过马头，忽听得远远地有人喊道：“将军心虚，何不到敝寺中去求佛，保你立时全愈。”钱士命待那人近前，定睛一看，却原来就是前世寺内的化僧。钱士命道：“我肉疼难熬，正欲到寺中来求佛。”化僧道：“寺中佛菩萨无求不应。将军求佛，病好仍可用兵。”钱士命引了众人，一径来到前世寺里。一应人等在外伺候。钱士命独自一个走进山门，化僧引了来至大殿。但见；

居中一尊，手中有佛，威灵显赫。左首一尊，自道神佛，大模大样。右首一尊，一袋神佛，作威作福。大耳朵菩萨，自由自在。救命皇菩萨，救苦救难。欢善大师，形象俱无。五方筵圣，须眉毕现。五逃七煞，五虚六耗，尽是凶神恶煞。退财白虎，倒运黄龙，无非一类神祇。虽然泥塑木雕，真是神光佛现。

钱士命跪在手中有佛面前，抱住了脚，苦苦哀求。化僧道：“将军，你闲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可知道该死的众生，佛也不渡。你须要去救命皇菩萨，自有应验。”钱士命立起身来，满殿走去，见了大佛磕磕拜，见了小佛踢一脚。拣佛烧香，独向救命皇菩萨案前，暗中祷告；“伏愿治得肉疼病好，捉得那几个仇人，弄得那母钱到手。”拜了几拜，才立起来，辞别了化僧就走。化僧道：“肉疼病好，须要将金银钱来佛前上供。”钱士命道：“我今疼得越觉利害。”一面说，一面走出山门，骑上拂怕玉马，带了众人，仍旧要灭李信，捉拿时伯济和贾斯文。离了大排场，把马一直跑去，经过间界

地方，路旁有个山嘴，不提防那个挪不散的块，刚刚碰在那爬角嘴上。钱士命大痛叫苦，只得把马勒住。忽见一个人冷眼斜视，立在钱士命面前，说道：“将军休慌。你要肉疼病好，我有治法，马上可以立愈。”钱士命细看那人：

割眼跷须，伶牙俐齿，手执软尖刀，胸藏绵里针，肩挑靠壁柴，腰挂野人头。

钱士命问道：“你姓甚名谁，家居何处？”那人道：“小子姓刁名钻，表字转湾，绰号暗老虎。家住难交开口。”钱士命道：“你果然治得我肉疼病好，愿把金银钱来谢你。”刁转湾道：“请解开胸口来，等我动手。”钱士命遂露出了那挪不散的块，刁转湾取出绵里针在那块上用力一刺。钱士命叫声“阿呀！”只见那块上溜溜的出了一泓血。刁转湾道：“你还肉疼否？”钱士命道：“痛极！痛极！”刁转湾道：“休慌！”复拿了软尖刀，肱膝一声，齐根割去了这块肉。钱士命叫声“罢了！”刁转湾道：“你如今疼不疼？”钱士命道：“不疼了。”刁钻便藏了绵里针，收起软尖刀，说道：“将军，乞借金银钱一看。”钱士命道：“现在不便，且待我回家之日，与你便了。”刁钻跟着同行。钱士命仍旧领兵前进，行不多时，忽听得有人叫道：“将军请下马来，我是邛詭的兄弟邛汉，表字百惯，家住强撑浜里，自幼从墨用绳为师，学得扯别人的被头，盖自己的脚，倒也可以拢过去。近来弄得赤脚地皮光，身上寒冷缩鼻涕弗上，一个鼻孔里出气，弗知香臭，欲求将军讨些绵拈拖，做件绵衣穿穿，还要借金银钱一看。依便依，不依，还我家兄的命来。”钱士命听了，只做不闻，把马一直跑过，正是：

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

钱士命一心要灭李信，捉拿时伯济和贾斯文。那邛汉的言

语，怎肯理他，只顾望前奔去，远远看见树林中有座庙宇，阴风飒飒，惨雾濛濛，刁钻上前说道：“将军进庙中去走走如何？”钱士命道：“我从来见佛拜佛，且把庙门推开，待我看看神道。”刁钻便把庙门开了。钱士命定睛看时，空空如也，真是捉得鬼出，向外问道：“为何上庙不见土地？”刁钻道：“人在神不在，将军且进门去看是如何？”随手搀了钱士命下马来，同入庙中，但见居中摆着一只鬼张炉，刁钻道：“将军，有炉在此，何不烧炷好香？”钱士命叫眭炎冯世备了万炷香来，放在炉中烧起。只听得四面鬼声隐隐，香烟绕处，引出无数鬼来。原来这庙就是当年时伯济被温六公搀入的鬼庙。钱士命看见鬼影，忙奔出庙门，飞上拂怕玉马，吩咐吕强词把刁钻捆起，将他丢在一边。他仍领兵前进。那晓得庙中的鬼跟了他行，耳边但闻鬼声，眼前只见鬼影。那挪不散的块根，仍旧心疼，所以不敢把马一直跑，传令打收兵锣回去。一心归路，慌忙回转独家村，进了孟门，藏好金银钱。肉疼反觉利害，耳边鬼声叫得越狠，眼前鬼影来得越多。鬼中隐隐有那邛诡在内。钱士命更觉心虚。眭炎冯世各自走远，即与吕强词商议，亦无法可治。口中只叫得救命皇菩萨，正是：

势败奴欺主， 时衰鬼弄人。

钱士命肉疼鬼闹，正在无法可治的时候，只见前世寺内的化僧无人通报，一径来至自室中，见了钱士命，问道：“将军肉疼，谅来全愈，几时到敝寺中来，将金银钱佛前上供？”钱士命道：“你进来看见我家中有鬼么？”化僧道：“鬼是有几个，亦无大害。”钱士命道：“自从离了宝刹，经过鬼庙，被刁钻搀入庙中，烧香引鬼，叫众鬼缠扰，我的肉疼，倒觉利害，闹得家中毫无主意。”化僧道：“将军放心，从前小僧看见府上有团黑气，应在今日。幸得已经扫去地上垃圾，尚有可

治，可恨那无形的垃圾，终究未除，所以有此鬼闹。如今将军只要把金银钱付与小僧，小僧有了金银钱，那些鬼就可驱遣，将军病体，何愁不愈？”钱士命道：“和尚，果然捉得鬼去，治得病好，自然把金银钱来佛前上供，决不食言。”化僧道：

“不是小僧要这金银钱，若是不拿金银钱作法，诚恐神术不灵。”钱士命道：“快请设法，保你有钱。”化僧遂走出自室，在梦生草堂中搭起佛坛，供一尊费佛，念了一篇百正经，口中说神，手中弄鬼，眼内见神，手内捉鬼，混了一会，跪在佛前，高声朗诵，念道：“今年，今月，今日，今时，告知众鬼，众鬼听者：

大凡地头无鬼不生财，地头无鬼不生灾。鬼作乐，鬼开心，切勿鬼眉鬼眼。搭鬼棚，做鬼戏，休要鬼张鬼望。这些死鬼，速速走开，将军是善人恶鬼。鬼搭搭，鬼打浑，无非是闲神野鬼。活二倒鬼法名忽起鬼。阵头风，听鬼话，上鬼当，钻入鬼窠路里。青面孔，绿髭须，在此浑闹一场，神摇头，鬼缩退，从今勿上此门。

化僧祷告已毕，又念了三声救命菩萨，立起身来，但见无数的鬼脸，奇形怪状，团团围住了化僧。化僧虽然胆大，一些不怕，无奈法术不灵，一个也不能退去。果然无法可治，走进自室，向钱士命道：“将军勿怕，小僧回寺，再求救命皇菩萨去也。”钱士命未及开言，化僧已自走了。钱士命家中鬼声杂出，鬼脸满屋，肉疼不止，病体沉重，睡在炕上，朦朦胧胧，忽有个人立在面前，仔细看时，但见他：

面白如银，面纹如线。翘头翘尾，两耳有边无沿。年纪五旬左右，出身注在胸前。蓬户不肯光降，穷鬼那能看见。

那个人向钱士命说道：“将军，你有病似无病；无病似有病。你的病好像不好；亦好像似好。你皮里走了油，且受了绵

里针、软尖刀重伤，非我不能救治。众鬼易退，惟邛詭的鬼，乃是善人恶鬼，亦非我不能退去。”遂用手在那挪不散的块上捏了一把，钱士命出了一身冷汗，块根顿时平复。又复用阳沟水在各处洒了一洒，那些鬼祟顷刻阒然无迹。钱士命喜出望外，便问那人是何等神佛。那人道：“我与金银钱福神同部，乃救命皇菩萨是也。”钱士命听说大惊，如梦初醒，定睛细看，那人忽然不见。正是：

药医不死病， 佛渡有缘人。

钱士命遇了救命皇菩萨，自此精神胜旧，遍体爽利，骄奢的念头复起，遂传令吕强词、睦炎冯世一同领兵，要去捉灭李信、时伯济和贾斯文等三人，骑着拂怕玉马，提了拂担叉，一路耀武扬威，滔滔滚滚而来，行了半日，到了一家门首，但听得里面鸡鸣犬吠，檐前挂一只叫落画眉，又见门上有副对联，上联写着“不识字个斯文第；”下联写着“无铜钱的财主家。”望见门内有个人困在铁铲中，捏了鼻头在那里做梦，正是：

入门休问荣枯事， 但看容颜便得知。
不知其人是谁，且听下文分解。

第十三回 时伯济时运来前后一人名顿改 小人国大人国高低两地各攸分

西江月

落运运通可待，失时时至堪期。泰否否泰自然机，幸

勿自为骇异。

善恶本非一辙，贤愚原是两歧。所争无过在几微，须要慎其趋避。

话说钱士命在一家门首经过，望见门内一个人困在铁铲上，捏了鼻头在那里做梦，梦见他已亡故的乃兄对他说道：

“今日钱士命来家，须借他金银钱看看，人若无钱，在阳间便是大难，不可错过。”醒来抬头果见钱士命正在门外，忙在铁铲上爬起，奔出门来道：“将军前来，途遇不便，今日想是送金银钱与我看，或是晓得小的困来，送枕头与我，请将军下马。将军若要知李信的所在，小的不知。若要知时伯济的踪迹，小的曾经遇过，亲历其境，他在安乐堂居住。”钱士命仰面远视，见他的容貌生得来：

亚眉苦脑，忒嘴落须，满头柴屑，一嘴糊涂。

钱士命正要开言，只见门内奔出一个刁儿，哭哭啼啼，望钱士命怀里扑来，似欲要他抱的意思。钱士命是抱弗哭男儿的人，怎肯理他，爬上身来，顺手将他一推，可怜一个刁儿，脑浆迸出，死于马下。钱士命便把缰绳一放，纵马跑去。那人恼羞成怒，手执鬼头关刀，骑着一只蹩脚骡子赶来，要杀钱士命。无奈手臂短，汗毛也不能拔他一根，却被睦炎冯世帮助钱士命，一把拿住，捉在板凳头上，一刀两段，正是：

用情恐有失， 执法永无差。

钱士命识见高明，将那人杀了。你道那人是谁？原来就是住强撑浜的邛汉。这邛汉果然百会百穷。他为人件件皆能，又是般般不晓，也曾在七国里贩牛，八国里贩马。在安乐堂遇见了时伯济，要向他借金银钱看。时伯济回他，金银钱已经失落海中，只剩得一双空手。邛汉不信，因此和时伯济面和心不和，知道钱士命要捉他，欲想借钱士命的金银钱看，所以将时

伯济的来踪去迹，告知钱士命。那晓得钱士命反把他杀在板凳头上。正是：

趋差算得罪， 为好反成仇。

钱士命晓得了时伯济的消息，一径来到安乐堂。却又不见时伯济，另外添拨了几个豪奴，分头着紧四面搜寻。那知时伯济自从在大月田破栈中，同殷雄汉闲谈，见了钱士命，远避至安乐堂作寓，与李信总不肯疏远。那日忽遇了邛汉，向他借金银钱，一言回绝了他。只听得小人国内遍地的多要拿他。他堂堂六尺之躯，立脚不住，竟无存身之所。他欲要埋名隐姓，小人国内的人认识的居多，必须逃出小人国界。慌慌张张，正走之间，忽见一只邪狗向他乱咬。时伯济道：“狗呀狗，你欺人太过，你见了衣冠齐楚的人，便不敢做声，或摇尾而求食。你见我穷极人，就作如此形状。我看你小小狗儿，声气倒大，然究非人类，我也不来计较你。”那狗不慌，仍是大声疾呼。时伯济扬扬走开，忽欲远离小人国地界，脚步不敢乱站，一心要向正经道路上走。看看走至下山路地方，一时口渴思饮，恰遇着了万笏。那万笏打一个哈欠，刚被刁钻用软尖刀割去舌头，含了满口鲜血，望时伯济身上喷来，手内拿一碗盐卤汤，递与时伯济。时伯济渴不择饮，正是“路极无君子”，接来一口呷干。口中越渴，连忙远避。又来到一个去处，看见居中一口大井，名曰市井。时伯济想要汲水解渴。那晓得吊桶又落在井内，只得一径过去，且到前途再处。朝行夜宿，行了几日，仍是小人国地界。又看见一个人，手拿软尖刀，在一家门首戳燕鸟窠。回头见了时伯济，便微微的冷笑道：“时伯济，你时伯济三字，真是远近驰名，家喻户晓，难得难得。”时伯济听得，只自走路，却不理他。一路打听，知他就叫做刁钻，好不惊骇。穿街过巷，务要远离小人国界。谁知道路曲折，常要走

错，仍在小人国地面缠绕。心中踌躇，忽见一个圆面方眼的人，向时伯济道：“你时伯济三个字断不可再提，你姓不可改，名与字却可改得。今走路宛如搬运用一搬，来来去去，身无定所。倒不如就叫做时运来，单名唤了一个来字罢。”时伯济听了，满心欢喜道：“我自今可叫时运来了。”转眼却不见了那人。他仍自忙忙前进，急欲远离小人国界。当行则行，当止则止，早望见前面茫茫大水，无边无际，好一个大河，行至河边，但见那河中：

蝦弗跳，水弗动，果是平和水港。蝦亲眷，蟹朋友，常是来来往往。有时鱼来网凑，有时自投罗网。这边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那边三日扳罟，四日施网。鳅篮里常要拣出鳝来，鲢鳊鱼也有三寸肚肠。鳊鱼吊白鱼，有躲闪的不来上钩。淘混水捉鱼，狼心肠的撒他一网。买腌鱼放生，不知死活。捉死蟹过日，岂无漏网。涉此境，风吹浪打。到此地，经风经浪。

这个河就是摸奶河。时伯济来到此处，无路可走，在河边观望。只见一个人，左手捉着一个咬蛇蝎蜈蚣，右手拿了一个泥濯竹管，在地上打草惊蛇，惹动毒蛇窠游出一条诈死赤连蛇来。他打蛇打在七寸里，动也不动，只是无头无脑。他说道：

“蛇无头而不行，想来是一条烂死蛇，谅不咬人”，就拿在手中当做鳝弄。时伯济问道：“你要这蛇何用？”那人道：“我要合毒药。”时伯济道：“毒药治何病症？”那人道：“以毒攻毒，毒药即是刀创药。”时伯济道：“刀创药虽好，不割为妙。”话未说完，只见那人被蛇毒气攻心，七孔流血，连那咬蛇蝎蜈蚣一齐滚入摸奶河中去了。正是：

福善祸淫天有理， 情轻律重法无私。

你道那人是谁？原来就是说嘴郎中。他平日用药，药死了

人，所以如今亦自死于药。时伯济见了心酸，信步行来，只听得耳边琴声隐隐，走近几步，但见面前几株黄连大树，树底下有个人在那里操琴，抬头见了时伯济，便道：“我看你文质彬彬，你是时伯济？”时伯济道：“我不叫时伯济，我叫时运来。”那人道：“你明明是时伯济，可晓得钱将军足食足兵，领兵要灭李信，拿捉你。他在路上，忽然心不在焉，所以半途而废，回转家中，鬼闹了几日，幸遇了救命皇菩萨，如今弄得不亦乐乎，仍旧领兵在外。你有金银钱借与我看，我便隐恶而扬善，否则就拿你去献与钱将军。”时伯济听说，只不睬他，佯佯走开。那人趋踉上来，一把拖住道：“金银钱到底有无，我和你到了此地，横竖都没有去处，倒不如一同下河去罢。”硬要拖人下水。时伯济洒脱身子，飘然远游。那人急急趋来，却不见有时伯济，刚撞着了自汛将军的人马。阵前冲出钱士命，骑来拂怕玉马，喝道：“贾斯文，你偷了我的金银钱，原来逃在此处。”贾斯文未及辨言，便把一枝拂担又戳来。贾斯文把殷琴架住，战不上三合，贾斯文手足无措，连忙躲去，已经面皮削尽，战死在六尺地上。正是：

是非只为多开口， 烦恼皆因强出头。

时伯济在摸奶河边，亏得闭口深藏舌，悄悄的避在一边，远远看见钱士命杀了贾斯文，只听得一声号令，吩咐齐心去灭李信，捉拿时伯济。忽见有豪奴来报，说：“家中有贼，请将军回府。”那人马就渐渐的去远了。时伯济方才走出，仍在河边观望，想来必要渡过此河，才离得小人国界。又无船只可渡，又无陆路可通，立在河边等候船只。遥望见彼岸，地形甚高。正在猜疑，不知是何地方，忽见李信站在面前，说道：

“你若要渡过此河，须耐心守候。你在此处，终是回不得家乡，见不得爷娘。”时伯济道：“那高处是什么所在？”李信

道：“那高处就是大人国地界。”时伯济道：“大人国的风俗如何？”李信道：“那大人国的风土人情，与小人国正是大相悬绝：

地土厚，立身高，无畏途，无险道。谿径直，无曲折，由正路，居安宅。人人有面，正颜厉色；树树有皮，根老果实。人品端方，宽洪肚量，顶天立地，冠冕堂皇。重于足，亲骨肉，有父母，有伯叔，有朋友，有宗族。存恻隐，知耻辱，尊师傅，讲诵读。大着眼，坦着腹。冷暖不关心，财上自分明。恤孤矜寡，爱老怜贫。广种福田留余步，善耕心地好收成。果然清世界，好个大乾坤。”

时伯济道：“如此所在，隔着茫茫大水，怎能过去？”李信道：“若风头顺，片刻可到；若风头不顺，就是经年累月，亦不能傍岸。甚至有终身漂泊，也无人知道的。”时伯济道：

“即我今日，怎生可以渡得过去？”李信道：“你在此处站住脚，且立定脚头，切不可胡行乱走。须要待时而动。”时伯济道：“小人国与大人国，除却此河，还有别路可通否？”李信道：“路径虽多，你既到了此地，不渡此河，如何能到大人国去。”时伯济心领神会，只在摸奶河边，耐心等候，朝踏露水夜踏霜，不知守了多少日子，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锥之地，天若下雨，只好借人家的蓑檐躲雨，情不自禁，不觉两泪交流。蓑簷内人见了道：“你有眼泪，往别处去哭。”又只好淋在雨中，所遇摸奶河边的人，都是此类。那有眼力的人，看见那河中，也有背水纤的，拽瞎纤的，也有逆风掉抢的，也有逆水里撑篙的，纷纷不一。傍岸的少，淹死的多，眼中不知沉没了多少人。时伯济呆呆观望，触目伤心，回头自想，看那些光景，怎能有渡得此河的日子。只好和这些人一同淹没了。口也不

开，做哑装聋，垂头丧气，站在河边，那有人来睬他。忽见河中来了一个小船，随风倒舵，顺水推舟，在河中旋转。船上一个人，远远的叫道：“河边人，可要渡你过去？你站在此处，河水一涨，就要淹死的哩。”时伯济不敢做声，仍是闷闷昏昏，且形如木偶。正是：

假作痴呆汉， 权为懵懂人。

不知河中叫唤的人是谁，且听下文分解。

第十四回 时伯济得时便得济 钱士命要钱不要命

西江月

量大福来也大，机深祸至亦深。放宽些子耐三分，处世勿为已甚。

市井锱铢必较，达人富贵浮云。任凭世俗纷纷，凡事总由天定。

话说时伯济在摸奶河边，河中有人叫喊。你道这个人是谁？就是烂好人。当时被钱士命踏沉了船，勉强用力浮起，在摸奶河余来余去，随风倒舵，顺水推船，自己的舵，尚拿不稳，那里还救得别人。只见他的船在河中旋转，霎时间，人船形迹俱无。时伯济见了，心中反觉不安，承他一团好意，要来救我，却先自己沉没，凄凉满目，哽咽难言，惟拼一死，或有生

机，耐心守候，听其自然而已。忽见河面上，远远的有一座高山推来，辨不出是何大物，看看渐近，却原来是一只大船。那大船：

钉线密，板片厚，不比钉稀板薄，容得人，载得物，才见阔大宽宏。惟厚能载，惟大能容。若无若虚，不分大小皆容纳。宽兮绰兮，无拘曲直尽留藏。有头有尾，庸人看不出他长短阔狭；无遮无掩，旁观望不见他美恶精粗。平平而过，虽有风波不险，何虑倾覆。缓缓而行，即遇顺风不使，那肯颠狂。行来郑重规模大，体度雍和气象尊。

这只船果然是一个好船，常在河中救人，只见舱中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比小人国的人，真是身高百倍，但见他：

魁梧其伟，相貌堂堂。安详态度，落落大方。和颜悦色，神清气爽。行动不苟，举止端庄。

这个人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人，家住大人国真城内，正行道路上。这人素不好名，故尔没有名字，人人称叫他大人。他生平只有两个朋友：一个叫谦谦君子，一个叫好好先生。坐了这个大船，见有人在摸奶河边，便来救济。其时看见时伯济站在河边，立脚不定，进退两难，忙吩咐将船拢岸，把时伯济加意细看，说道：“看你不像小人国内的人，如何到了此地？”时伯济道：“小生原是中华人氏，因落水飘流，困于小人国内，难以存身，故尔逃在此间，一心欲向大人国去，无奈没人济渡。”大人道：“这班小人，久矣深恶痛疾，原不可与为伍。吾问你姓甚名谁，作何生理？”时伯济道：“小生姓时名叫伯济，今改运来，中华读书人，孔门弟子。”大人道：“你且趁我船，渡你过去。”顺手将时伯济扶上大船，平平稳稳望大人国行去，由第一条水港收口。好个时运来，回头是岸，

大人亲手换了时运来，同上岸来。正是：

从空伸下拿云手， 提起天罗地网人。

那时时运来上了岸，一步高一步，向上行去，进了真城，看来至正行道路，到了方便门，登堂入室。但见堂中悬着一个匾额，上书“正大光明”四字；左右挂一副对联，上联是“孝弟忠信”，下联是“礼义廉耻”。居中挂一个大“忍”字，靠壁一只活泼天机，拼着一只立桌，两边摆一堂诚椅。抬头忽见李信坐在堂中。时运来道：“李信不离小生左右，今府上又有李信，难道天下有两个李信么？”大人道：“李信那有两个，他原是上天降下来，人人不离左右，家家坐在堂中。只为那些人和他不睦，有的不肯顺他，有的务要背他，有的不认识他，有的故意要灭他，竟像是天下没有他的了。你我都是认得他的，又是情愿顺他，不肯背他灭他，自然坐在堂中，不离左右。我家中的李信，就是你随的李信，其实只是一个，不是我有我的李信，你有你的李信。时运来恍然大悟。大人遂替他洗了浴，改头换面，敬如上宾，设一檀榻在大款室中安歇，日与大人叙谈，往来朋友也不过是好好先生、谦谦君子。此时时运来才得脱离小人国界，不见小人之面，不受小人之气，身居安宅，出入礼门，高枕无忧，悠游自在。正是：

双手劈开生死路， 一身跳出是非门。

大人又与时运来志同道合，交浅言深。一日两人在堂中讲论三纲五常，正说到计利害义的关头，忽见传事的人报道：

“真城外面来了一起人马，口称要灭李信，捉拿时伯济。大人若把这两个人献出，即打收兵锣回去，按兵不动。若道半个不字，便要杀入城中，踏为平地。”大人道：“他口出大言，你看他气象如何？”传事的道：“看他不甚官套，毫无体统。”大人道：“可晓得他何处人马。”传事的道：“闻得他是没逃

城来的人马。”大人道：“原来是些小人，不要与他计较，由他自退。我们且讲我们的话。”时运来道：“古人原说圣贤学问，只在义利两途。踏义则为君子，趋利则为小人，由一念之公私，分人品之邪正。”大人道：“这义利两字还要看得分明。即行一善，无所为而为善，是义；有所为而为善，是利。”两人讲论如故。那小人不知进退，日日在城边吵闹。大人不作小人之过，不和他一般见识，终不睬他。大人真有大量，正是：

不添心上焰， 以作耳边风。

原来钱士命自从杀了贾斯文，豪奴来报家中有贼，他便急急赶回。进了孟门，睦炎冯世稟道：“前夜有个窃贼关在矮斋中，请将军发落。”这个贼原来就是刁贼。只因从前想他的金银钱，用了绵里针、软尖刀将钱士命搀入鬼庙，钱士命将他捆起，丢在一边，他便扭转绳索，脱身逃去。他怀恨在胸，一心只要想偷他的金银钱。其夜刁贼，手拿拆屋斧头，拆了他的壁脚，在壁洞中，一只脚进，一只脚出，探头探脑，见无动静，将身溜入妒斌房中，东捕西摸，摸至妒斌床上，右手枕边一探，竟摸着了一个金银钱，左手在被中一探，竟摸着妒斌。一时得了财色两字，心中大喜，不觉失声大笑。这个叫做贼莫笑，最易破败，恰被睦炎冯世听得了笑声，拥进房中，一把拿住。捉个贼来连夜敲，关在矮斋中，报与钱士命知道，候他回来发落。那时睦炎冯世送过钱士命走进矮斋，见了此贼，却认得就是刁转湾，便吩咐睦炎冯世用软皮条捆了，吊在大树上，周围树叶遮身，教他做个叶里伴，隐而不露。那里晓得牛皮吊颈不是生理，原非活路，等到筋疲力尽，刁钻虽用尽心机，终吊死在大树上。金银钱原不能偷得到手，反送了一条性命，正是：

万事不由人算计， 一生都是命安排。

钱士命只道刁钻诈死，待放下一看，果然他冰冷彻骨，毫无生气。就叫眭炎冯世将他拖去，丢在大塘路上。钱士命仍旧领兵要灭李信，捉拿时伯济。打听得他们都在大人国内安身，他便装枪上马，一径到大人国来，在真城外上，打起破锣破鼓，耀武扬威，并放起连珠三炮。大人原不睬他，怎奈钱士命日在城下吵闹，大人请了好好先生、谦谦君子向那小人劝道：

“李信是天下少不得的，不可灭他。时伯济应该救济，如何反要拿他？他那里有什么金银钱？你要想金银钱，须往别处去，向有的人寻讨。”那钱士命那里肯听，扯起自汎将军旗号，坐了拂怕玉马，手执一枝拂担叉，高声大叫道：“别人敬重你大人，我钱将军偏不怕你什么大人。你窝藏李信，硬救时伯济，你快快把这两人献出，叫他送出金银钱来还我，尚容留你们一方性命，休使我将军动怒。”肆无忌惮，大言不惭。大人终不睬他。钱士命时时吵闹，口中无言不出，忽然牵动了一个

“娘”字，传入大人耳内，大人便同了时运来、李信，由方便门，安步行至城边来，往下一望，眼中并没有什么人马，明眼正视，毫不在意，看去宛如蚂蚁摆阵一般，隐隐一簇人马，也像有声有色，亦能知觉运动，语言不甚明亮。大人道：

“此等小人原是罪不容死。我不惹他，他倒来惹我。我本不与他计较，他既如此生事妄行，我不免为天下除了此害。”遂轻轻举起脚来，向这人马踏了一下。那些人马尽为粉碎，一些也不见像人的式样，正是：

瓦罐不离井上破， 将军难免阵前亡。

大人踏死了小人国自汎将军钱士命，虽属可怜不足惜。但天地以好生为德，心中却有些不安，因问于李信。李信道：

“这小人国形势卑污，地土浇薄，所生的人本未完全，不在天下人的数内。大人若能把这等小人灭尽，才算一桩畅事。”大

人道：“天下有了小人，就是君子也有些做不得。若要天下尽为君子，必要除尽天下小人才好。我们回去，且慢慢的灭他便了。”遂一同回转家中，进了方便门，聚在堂中讲论为人的道理，件件必须请教李信，不肯私心自用，正是：

顺理行将去， 凭天降福来。

钱士命想要金银钱，来灭李信，捉拿时伯济，性命不顾，向大人国寻事，被大人轻轻踏死，他不知两个金银钱都在家里。一个子钱压死柳娘娘之后，自己藏好在库中；一个母钱，被妻子妒斌偷去，私藏在房内。刁贼曾经摸过，心志昏愤，贪得无厌，直弄到被挞杀方才歇手。他也无甚别念，止不过为儿子钱百锡久远计。谁知他儿子钱百锡，闻知父亲钱士命已死，心中大快，向库房中取了子钱，在妒斌房中偷了母钱，日日把两个金银钱在手中玩弄，无人拘束。钱百锡做其钱百锡的事，那眭炎冯世如今是自然服事钱百锡了。正是：

长江后浪催前浪， 世上新人换旧人。

不知钱百锡后来作为如何，且听下文分解。

第十五回 飞钱原作飞钱用 恶人自有恶人磨

西江月

这里桑田沧海，那边沧海桑田。兴衰成败屡推迁，恍

似驰风掣电。

处世慈和最贵，居心忍耐为先。纸灯塔火耀坤乾，往后何由照见。

话说钱百锡前生却是个钻骨蛀虫变化，名为败家精。他嫌天小不够他游荡，到了天尽底头，竟要想拆起天来。有人劝他道：“你拆动了天，天若坍时，如之奈何？”他说：“有长的在那里撑住。”真不知天地为何物，所以天罚他初次为人，托生在小人国没逃城内，做了钱士命的儿子，同化僧、万笏做伴，日日玩弄两个金银钱。来往的人没甚称呼，只得叫他一声钱大老官。你道是怎样一个大老官：

油头油脑，花嘴花脸。头戴鬘冠，身穿俗套。缠嘴夹舌，体段宛同墨庸；贼皮塔脸；形象逼真化僧。着一双岂有此履，骑一匹没笼头马。东荡西驰，世事不分皂白；横冲直撞，路途那识高低。

常骑了无笼头马，向弗着街前世寺内，同化僧在大排场海滩边游玩。他家中的款式，比钱士命在时究竟何如：梦生草堂中扁额不动，狒轴换了一顶獬轴，上联“大姆哈落落”，如旧；下联“阿迷俚沮沮”，字迹模糊，却有些看不出了。建几改为舍儿，硬桌换为百桌，有主椅换了十把仿样称孤椅。天生井也填没了，矮斋也坍颓了。自室中有了漏洞，扁额亦如旧，炕床拆去，摆下一张糟榻。壁上横披鸾画不改，上下对联换去。上联是“大话小结果”，下联是“东事西出头”。其余房屋渐渐走样，门前大树已倒，钱百锡看去倒觉豪畅，出入没有遮碍。正是：

换来新气象， 改去旧规模。

那时钱士命家中，又是一番胜景了。

一日钱百锡骑了没笼头马，手中拿了两个金银钱，要向大

排场去，才出门来，但见施利仁笑容满面，迎上前来道：“大老官，何往？”钱百锡道：“日与化僧在大排场顽耍，不甚畅怀。他说另有一个好去处，今日要同他去走走。”施利仁道：

“小的此刻特来邀大老官去游玩一个所在。”钱百锡道：“有多少路？”施利仁道：“不远。”钱百锡道：“就此同行。”唤了睦炎冯世追随。施利仁牵了马头引路，离独家村而去。路过一脉隄，来了墨用绳，跟着施利仁一同行走。一径到了势道上，只见冲天一座浮屠。施利仁道：“此座浮屠，乃古老上人所造，四面有门，每个门上有两个大字。四个门内，有四般景致。我门回来赏玩。如今且先到山上去看看如何？”行不多几步，墨用绳抢前，踏了一个水潭，跌落水中。施利仁立在乾岸头上，诚恐踏湿脚，脚脚缩后，远远走开。钱百锡道：“墨用绳跌了，如何爬起？”施利仁、睦炎冯世齐应道：“前头人吃跌，后头人防滑。且自由他。”墨用绳趑趄弗动，带水拖泥，不自觉其形秽，一心总要跟他们去，迤迤行来，早见一座高山，果然好个去处。但见：

一团点缀，果是形容不出。无限丘壑，尽属意想不到；奇形怪状，真可惊魂动魄。千绪万端，实堪阅目赏心；诡道钩连，规模并皆丑态。斜径迎合，景致无非恶状。登临者目臻其境，肉麻当有趣；旁观者适逢其会，毛骨也悚然。

这座山名为凑景山。钱百锡不识路径，瞎天盲地，被施利仁、睦炎冯世引路。但觉眼前畅快，心中爽利，有时在赌场玩耍，有时在醉乡盘桓，不知昼夜，乐而忘返。信步来至欢喜墩上，登高而望，远远望见一个去处，更觉眼花缭乱，心荡神迷，认得有个化僧在那里打坐。钱百锡道：“你们看见化僧么？这个去处，想是仙界。化僧道行高深，所以能得常在那里

打坐。此去看来不远，我们也去走走。”施利仁道：“这个所在，名为温柔乡。看去虽在眼前，走去须要绕道而行。却有些路程。大老官若要去，还要纳些工夫，费些脚步。幸有金银钱在身边，尚觉容易。我们且追随便了。”转湾抹角，曲曲折折，不知不觉，那来时所见的这座浮屠，却在面前，此刻顺便，不免大家瞻玩一番。抬头看见一座门，上面写着“蚣门”两个大字。施利仁道：“此座门内却是佛家弟子。闻得从前有多少修行人在内。如今都成正果，上了天去，一个也没有留存的了。”转过去又有一门，见写着“鸦门”两字。施利仁道：“此座门内，是蓬莱仙岛，最好玩耍。你看门儿虽然堂堂开着，若手中没有金银钱，休想进去观望。”钱百锡道：“我金银钱常在手中，尽可进去。”钱百锡在前，施利仁、眭炎冯世跟随，墨用绳落后。才跨进了此门，只见钱百锡手中这两个金银钱望空飞去，变做了一缕青烟，缭绕空中，被风吹散，不知去向。各人连忙退出。墨用绳看不出烟头，茫然道：“那里来的这般气，是冷气呢，还是热气？”施利仁道：“你烟也不识，是气？”众人暗暗可惜这两个金银钱。钱百锡毫不在意。再转过去，又有一门，见写着“鳝门”两字。施利仁道：“此座门自来难开。若有人来开了，其中的鬼祟又是缠绕不休。故尔久远关闭。”再转过去，又有一门，见写着“雁门”两字。施利仁道：“此座门内，闻有妖魔精怪，所以多用顽石砌住。”原来这四座门内，乃是佛仙鬼怪。钱百锡不信，立在没笼头马上，扳去一块石头，望望里面，有何妖怪。施利仁看见，大吃一惊，说道：“完了，雁门穿了！待我替你来填好。”正说之间，只见雁门中，雁气直冲，迎人欲倒。施利仁掇了这块顽石，立在马上，双手端端整整用尽平生之力，填足雁门。那晓得惊动了上面的乱石，一齐落下。那时施利仁仰面望着，刚打

落了两边的面肩骨，蹶得高，跌得重。顷刻跌死在雁门口。钱百锡吩咐眭炎冯世，将他尸首焚化。两人奉命，遂架起柴薪，登时烧动，烟雾若天。他两人喜热，立在近火，一时失足，也跌在火内，和施利仁一样被烧死了。正是：

见人富贵由他去，莫把心头似火烧。

施利仁、眭炎冯世已死，钱百锡独带了一个墨用绳，访问温柔乡，来寻化僧。一路摇摇摆摆，逢人便问，不觉已到温柔乡里，但见那乡中：

春山叠叠，并峙西东；秋水盈盈，分流左右。山头乌云幕幕，篱边玉筍纤纤。耀日樱桃一点，临风弱柳千条。红红白白，桃李争妍；娇娇滴滴，海棠献媚。你看那：连理枝并蒂莲，人人心爱；断肠花相思子，个个情牵。精不过，金莲两瓣，雪藕双条。好个玉琢成的世界，粉捏就的乾坤。热烘烘果然温矣，软绵绵不亦柔乎。香气袭人，乍闻不觉心先醉；秀色可餐，一见那知魂已飞。

钱百锡到了此乡，果然如登仙界，行至一条四折扶桥，上面搭就桂棚。钱百锡刚踏着桥面，桥板一忒，下有机械，棚上就落下一条软麻绳做成圈套，将钱百锡刚刚扣头颈缚住了。化僧连忙走来道：“此桥名为仙人跳，你不识路径，原不可行走。踏在上面，落在圈套中，被人套住头颈。要解此结，惟金银钱可救。”钱百锡还要扯个体面，不肯说出金银钱飞去，只说道：金银钱却在家中，现在不曾带得出来。”化僧道：“只要大老官口许了，就可解救。”钱百锡道：“容易，容易，明日送来一看。”正说着，背后忽见转出一人来道：“大老官，小的向日在将军手内，借了一个金银钱，闻得府上有两个金银钱，可肯一齐拿出来与我们看看？”钱百锡抬头一看，却认得就是下山路的这个万笏，便道：“使得。”万笏才将这圈套解

了。钱百锡脱身，放了马，步行。化僧带马，一同在温柔乡，恣情畅叙，暮落朝欢，常引到平屋之中洗澡。墨用绳虽然跟随，不敢向前同步，万笏常拉他到醉乡耽搁。钱百锡日与化僧、万笏作伴，骑了两头马，横冲直撞，终究不知路径，自道乖巧，看看走至一条尽头路。但觉水穷山尽，水落石出，路旁忽然闪出一人，蓦头打个栗爆，一记闷棍，打得钱百锡不知人事，人马尽滚倒在地。墨用绳双手将他扶起，再扶也扶不动。化僧上前，揪住此人。此人向地洞钻去，土遁走了。原来此人就是脱空祖师。向日在钻天打洞，学道修仙，只为偷天换日，见不得天尊面，逃避四方游荡，无从设法，今日遇了钱百锡，想起从前钱士命破了他的法术，不得讨他金银钱一看。如今这个钱百锡，谅来可以打得他的闷棍，或可取他的金银钱到手。那知化僧在旁，又被他看破，反来拿住，只得钻头觅缝，向土遁逃去；心忙意乱，毫无主意，见缝就钻，直至无钻之处，要紧出头，碰着了青石屎坑板，两边挤拢来，计穷力尽，被这亦硬亦滑的东西逼死了。正是：

蜃楼纵巧须臾散， 兔窟徒营转瞬空。

化僧、万笏将钱百锡撮弄起来，挽得他豁上了马，坐好在马上。化僧引道，墨用绳在后。他三人又往陷人坑去了。万笏别过三人，独自回下山路来，狭路相逢，遇一人掬着耜头，劈头要来打他。万笏道：我和你并不相识，如何平地要来打我？”那人道：“不打不成相识，打了你，你自然认得我了。”万笏道：“小的实在不知尊姓大名。”那人道：“我天不怕，地不怕，凭你怎样泼皮，我总要处置他。我从前因为不在寺中，所以由你在山门口大骂。我久已要来寻你，今日相逢，不能饶你。”万笏看来势头不好，万种哀求，乞饶狗命，要跪就跪，要拜就拜，要趄就趄，诺诺连声，不敢一言回答。那人道：

“你为了钱百锡，倒同我们化僧相识，留你在世，诚恐别人受害，饶你不得。”就把耜头当头一下，头破血出，万笏休矣。这捐耜头的，原来就是前世寺内的魔僧。他打死万笏之后，无法无天，撞穿了天门，遇着杜天王，死在乌盆天里。杜天王又不知死于何人之手。正是：

强人自有强人收， 逢着强人不敢强。

那化僧引了钱百锡、墨用绳，到了陷人坑。一进平屋，各人在内洗澡。墨用绳胆怯力薄，略探了一探，慌忙溜出。钱百锡也非久惯，畅情即止。化僧自以为老练，依恋不休，极情尽致，迂筋斗，竖蜻蜓，兴波逐浪，覆雨翻云，无所不至，悠悠忽忽，不知不觉，沉溺不起了。钱百锡、墨用绳在外候久，不见出来，同去一看，但见化僧垂头丧气，口吐白涎，直挺挺死在平屋之中。但是：

牡丹花下死， 做鬼也风流。

钱百锡同墨用绳只得缩身退步回家。家中许久未归，但见墙坍壁倒，内外通连，金银钱飞去，甚嫌无事。墨用绳道：

“三年不经匠，屋里走了样。何不起座空中楼阁，壮观壮观何如？”钱百锡听了欣然，墨用绳去后，即唤了拆了匠来家商议，正是：

买眼药到石灰店， 生病人与鬼商量。

不知空中楼阁造来成与不成，且听下文分解。

第十六回 半世经营无只字祸因恶积 一家欢乐得双钱福缘善庆

西江月

作恶遭逢决恶，循良际遇必良。从来天道自昭彰，报应疾如影响。

为善自然得福，贪财立见乖张。世人若要子孙昌，切勿以钱为尚。

话说钱百锡听了墨用绳的言语，要起空中楼阁，同拆了匠商议了一番，办几根湿木梢，搭起鹰架，起造楼阁。但见：

囫囵木头，未经铲削。衙堂里难拽，毫无尺寸；板门上打折，加钉入木。作梁个作梁，作柱个作柱。斧头吃凿子，凿子吃木头。想要一面打墙，两边好看，为何砖儿能厚，瓦儿能薄。用几根出头椽子，必须要借沟出水。打几个急水里桩头，砌几垛螺蛳壳打墙。墨线弹弗准，倒会牵钻眼。石脚摆不定，弗是老把作。压火砖头无一块，吹木屑的很有人。

费尽心机，造成了一座空中楼阁，外貌倒像花猫，其实却是弄险。此等规模，岂能耐久。

一日钱百锡又要摆酒，桌子边几个酒肉弟兄，男女混杂，一家齐集。楼中欢呼畅饮，不提防那楼阁摇了几摇，唿喇一

声，转瞬坍了。楼阁中人尽皆压死。当日钱士命为了金银钱，害死了多少人，到今无几时，一家化为乌有。正是：

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

墨用绳闻得坍了空中楼阁，走来一看，只见一堆坍屋，不晓得其中压了多少人。见有一堵墙壁尚未坍完，扳开了一块砖头，要望望里面，那知倒压着自己的脚，墙壁又倒在身上，也做了一个压壁鬼了。正是：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没逃城内那些有名的小人，尽皆去世。那无名小人正还不计其数，大约总是一流人物。即如熊医、说嘴郎中、烂好人等，虽属无关轻重，终不离乎小人风气。大人久已深恶痛疾，必要殄灭小人，将厚土填高，使世上永远不出小人，真是探本穷源之大作用。那时大人遂携了时运来的手，同至小人国，遣人遍处填高，小人灭迹。独家村中，但觉一派荒凉，满地瓦砾，梦生草堂匾额又经朽烂，不见字迹，只剩有堂字的字脚一画，略动一动，连这字脚也尽行不见了。时运来触目心惊，喟然长叹，遂口占一阕〔黄莺儿〕道：

有数本难逃，劝人生，安分高。欺心自有天知道。强的莫骄，弱的莫焦。到头善恶终须报。放眼瞧，行凶霸道，那个好收稍。

大人道：“你要晓得，此等小人，各有其名。”时运来道：“愿闻其详。”大人道：

钱士命丧心病狂，名为自道人。

施利仁欺贫重富，名为势利人。

眭炎冯世，吮痛舐痔，名为勒特人。

刁钻奸狡巨滑，名为奸险人。

贾斯文装腔作势，名为腴腆人。

万笏枉生癞死，名为垃圾人。

墨用绳死猫活贼，名为欺心人。

邛诡人贫志短，名为命穷人。

邛百草人穷性富，名为魔倒人。

脱空祖师，到手为财，名为浑账人。

化僧穷奢极欲，名为无徒人。

钱百锡挥金如土，名为懵懂人。

皆不知金银钱的大道，各执一见，随境遇以移性情，这是钱用人的，不是人用钱的人。就是那妇人女子，也尽皆不知大体，妇德、妇容、妇言、妇工，一些不晓，多是见识短薄，心高气傲，贪心懒做，爱好轻狂，重货财，忘廉耻，性悍戾，心嫉妒，无所不至，只为地土浇薄，故生此等之人。”

正在谈论，路旁闪出一人，接口道：“大人，可晓得土薄所生的人，形体都未完全，比人各少一件。”时运来道：“看去宛像个人，并未见他少了一件。”那人道：“少在里面，不在外貌，故人皆不见。”大人道：“他们所少的是什么，请道其详。”那人道：

“那钱士命是没有天良的，这个人：

肚饥不消三碗饭，困来弗消一忽眠；

铜钱眼内迁筋斗，一代新鲜一代黯。

那施利仁是没有面肩骨的，这个人：

见佛磕磕拜，狗眼看人低；

世间无难事，只怕老面皮。

那睦炎冯世两人，是没有面皮的，他们说道：

为人在世乌嘈嘈，只要身上暖热肚里饱；

怕啥面皮老，愿呼大卵脬。

那刁钻是没有本心的，这个人：

满面笑呵呵，心内毒蛇窠；

口甜心里苦，面和心不和。

那贾斯文是没有肩架的人，这个人：

硬装乔，鬼做刁，抬身价，自为高，见行家，难厮招，强撑持，舌也绕，做尽了，虚圈套，耳通红，脚难跑。

那万笏是没有灵性的，这个人：

蛀螭高叫出身低，仰出头来惹是非；

贫嘴不留穷性命，草鞋头上一堆泥。

那墨用绳是没有肝胆的，这个人：

人心不可测，莫信直中术；

一嘴弗明亮，两眼墨焠黑。

那邛诡是没有肚肠的，这个人：

逆风点火自烧身，莫道无人却有神；

一两黄金四两福，横财不富命穷人。

那邛百草是没有窍的，这个人：

有的掉，没的傲。他马莫骑，他财莫要。羊肉弗吃得，惹了一身臊。

那脱空祖师是没有脑子的，这个人不得晓：

吃不穷，着不穷，思算弗通一世穷；搭着黄牛就是马，外头霍猷里头空。

那化僧是没有筋骨的，这个人：

朝晨种树夜乘凉，莫管他家瓦上霜。

辛苦赚钱快活用，小人得志便颠狂。

那钱百锡是没有臊子的，这个人果然：

爱睹身贫无怨命，贪花死也甘心；

门前大树好遮阴，有福不可享尽。

此等人，人身尚未变完全，原不可有于人世，亏得大人鼎力填高，使他地土丰厚，自此小人不出了。小人不出了，自然君子道长矣。”大人道：“仙长何人？乞道姓名。”那人道：“他是何人我是谁，并无姓名。”时运来恍然猛省道：“原来就是燧人。这是我的救命恩人。”燧人道：“指引你到小人国去，并非恶意，不过要你见见此等人。可以懲创逆志。既复遇见大人，即可感发善心，要使你得性情之正而已。我去也。”转瞬不见。时运来道：“原来这等人，各有欠缺，所以比人有异。”大人道：“燧人已去。小人已经殄灭，土风已厚，从此天下无没逃城矣。心事已了，我们且归故土。”时运来遂同大人回国。在正行道路行走，步至情里中，抬头忽见一股光明正气冲来，内中现出一个金甲神祇，就是才出门时梦中所见的这位神道，手持一对金银钱说道：“时运来，今日你的名儿不比从前，这是你的子母金银钱，快些收去。”言毕忽然不见，但觉两个金银钱已在手中，正眼细看，一个就是落在水中的子钱，一个就是父亲时行善所说的母钱。正是天生的一对。拿来收好，也不过还我故物，不甚惊异。从前失时不悲，今日得时不乐。坦然心地，仍与大人同行，不无略动思乡之念，不免面露愁容。大人早探其意，向时运来道：“时先生，人之相处，聚久必散，你我虽相契深厚，终无不散之理，以后不必形交，只可神交。先生离乡已久，我已安排大船，送你渡海回家。你意下如何？”时运来道：“彼比洒脱，无庸依恋，又承济渡，谨遵台命。”大人遂邀同好好先生、谦谦君子来至海滩，共登大船，相送而去。但见海滩上起了一只海亭，来时踏着的这个瓦片，今却翻身盖在海亭上，行至海中，却见那条保佑他的困龙在云端飞舞，正在升天。正是：

瓦片也有翻身日， 困龙也有上天时。

海中却无波浪，来往船只，尽是平稳而行，没有一只使顺风的，看看来至彼岸，正是中华地界。海岸上的人见了异样大船，尽皆惊骇，个个称扬，人人羡慕。时运来毫不在意，藏好金银钱，告辞了大人登岸。大人道：“时先生，此刻我们虽然分手，你我神交，与天地休。时运来道：“小生身回故土，一心不离大人左右。岂敢有忘正行道路。”大人道：“你我相交，原不在于形迹。你稳步回家，我去也。”大船早已开行，一径回大人国去了。时运来此时望旧路而回，气色态度，端的大不相同，回想名称时伯济时，宛如隔世，正是：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时运来带了两个金银钱，回至家中，拜见了父母，相见了兄嫂妻子，但觉父母欢欣，兄嫂妻子和乐，一家老少，安好如故，骨肉仍旧团圆，天伦永远叙乐，便口占一绝道：

翻身跳出是非门，今日方知天子尊。

一念不忘天地德，寸心常感祖先恩。

时行善道：“你去游学多时，所历何地，所遇何人，金银钱子母可得团圆。”时运来遂将一对金钱奉上父亲，把出门后在海滩失去金银钱，如何落水，燧人相救，如何入了小人国，遇着钱士命，如何遭挞，见了施利仁、眭炎、冯世如何奚落，邛百草借钱不遂，如何挑唆，万笏如何含血喷人，贾斯文如何拖人下水，刁钻如何冷笑，一脉隰中有墨用绳，前世寺内有化僧，脱空祖师的法术，邛诡的被杀，钱百锡的行事，后来得济摸奶河，大人殄灭小人国，自始至终，细细说了一遍。时行善道：“原来世上却有这等的人，人性本善，也只要能复其初，过而能改，则复于无过。钱士命若得疏财仗义，倒可做个仁人。施利仁若是居心平等，却是一个能人。眭炎冯世若是心存羞恶，还是一个庸人。刁钻若是公行正道，也是一个解人。贾

斯文只要忠厚率真，便是正人。万笏只要安分守己，便是直人。墨用绳只要居易俟命，便是好人。邛詭苦守清贫，倒是高人。邛百草勤心劳力，无过苦人。脱空祖师，帐清理直，实是明人。化僧清心寡欲，尚是个趣人。钱百锡量入为出，岂不是个福人。可惜这等人投错了胞胎，生在小人国内，所以各执偏见，尽为金银钱所累，不明金银钱大体，幸得大人将他风土转移，可保将来世上不生此等人矣。然此等人，正可为世上人说法。试将此等人一一遍告世上：那钱士命有财而谋财，不肯用财，一味的重财，世上的重财人听者：

〔如梦令〕钱果如泉水滚，不息川流转运。造物忌人兜，一泄如注必尽。毋吝，毋吝，乐善好施最稳。

那施利仁、睦炎冯世，只为爱财贪财，所以趋财，世上的趋财人听者：

〔其二〕冷暖心肠宜屏，何必豪华堪敬。贫乃士之常，人品在乎德行。心正，心正，富贵穷通平等。

那刁钻、万笏、贾斯文、邛詭、墨用绳，只为无财而想傲财，所以求财，世上的求财人听者：

〔其三〕心仁而行高品，大道生财亦顺。勉强想银钱，终究毫无所进。安分，安分，君子固穷务本。

那脱空祖师、化僧、邛百草、钱百锡，有财而无财，无财为有财。以他人之财为自己之财，所以轻财，世上的轻财人听者：

〔其四〕本号财源如水，今古流通不滞。天物莫轻看，消长盈虚随你。休费，休费，泼水欲收难矣。

天下有金银钱，乃天下之物，天下人得之，天下人失之，视之须轻重得当，所谓不偏之谓中也。是以奉劝世上诸人，爱财有道，切不可自失品行，见钱如命。此书作者，原为劝人起见，仔细玩读，觉天下小人确有此等作为，掩卷思之，仿佛钱士命与施利仁如在左右耳。

●〔清〕●佚名●陆润校点●

海游记

序

小说家言，未有不指称朝代，妄论君臣。或夸才子佳人，或假神仙鬼怪。此书洗尽故套，时无可稽，所论君臣，乃海底苗邦，亦只藩服。末卷涉于荒渺，梦也，梦中何所不有哉。以梦络者，《西厢记》、《水浒传》，得此而三矣。写苗王后妃之恩爱，所以表其乐以酬善；写仙佛两家之污褻，所以彰其丑以惩恶。然立言雅驯，不碍闺阁观也。书成时颇多趣语，因限于梓费，删改从朴，惜哉。

观书人序

第一回 虎蛇肆虐信天翁飘泊江干 鸥鹭订盟管城子归来海外

诗曰：

说部从来总不真，
平空结撰费精神。
入情入理般般象，
间是间非事事新。

那有张三和李四，
也无后果与前因。
一番海话荒唐听，
又把荒唐转告人。

此诗乃作书的所作。作书的是谁？乃是个山人，以渔樵为活，不与外人往来，不但年代不知，连自己的姓名都忘了。那知山中出了虎，水里出了蛇，容不得身，只得卖了住房，买一个小船，到外河去捕鱼。一日午睡，船未系牢，淌到江心，顺流而下。山人惊醒，推舵到江中一山泊住。山上树石围着寺宇。山人系好船，上山一望，见江到东越宽，直接大海，一点黑影飘来，渐近渐大，乃是一只海船。山人回船时，海船已抵山坡，送一老人出来，背着行囊，跳上山坡，海船顺水回去。老人叫道：“烦那船渡我到岸！”山人道：“我不是渡船，看你年老，渡你到岸。”老人上船，问山人的姓名，山人道：

“我姓名忘了，因见一种水鸟，专吃鱼又不会捕鱼，待鱼鹰剩下的，方有的吃，名信天翁。古人有诗道：

江上鱼鹰贪未饱，

何尝饿死信天翁。

我不善谋生，与这水鸟相似，遂以信天翁为名。”转问老人姓名来历，老人道：“我作笔卖，人呼我管城子。若问来历，我的踪迹太奇，一言难尽，渡江要紧。”信天翁道：“尊府何处，有甚急事，无暇谈心？”管城子道：“刘阮归来，家也没有，还有甚事，只好随遇而安。此处风波险，若在安静处，谈几天也不妨。”信天翁道：“恐到安静处你要上岸，我最喜奇闻，定要请教。你既无家业，我也只一身。正是清风明月，一对闲人，何不在我船上盘桓些日子？”管城子道：“我原说随遇而安，既承款留，我们须结个渔兄渔弟方好相处。”信天翁

便与管城子对着江边鸥鹭滴酒为盟，结为兄弟。

信天翁把船摇到河口要住，管城子道：“风波尚近，何不泊进些？”信天翁道：“里面水窄鱼少。”管城子道：“我海外带点东西来，二人睡着吃，也用不了。”说着，取出一粒珍珠，递与信天翁道：“若没处卖，便当了用。”信天翁上岸当银五十两，连票交与管城子。管城子看票，笑道：“这字比外国的，还难认些。”往河里一丢，那票随水淌去。随取银子叫信天翁买齐应用的物件，把船移到安静处泊住。信天翁料理了酒饭，又烹了一壶茶，请管城子谈来踪去迹。正是：

目中敢谓空千古，
海外原来有九州。

第二回 入红气绝处逢生 望火光忙中有错

诗曰：

且把香茶饮数杯，
从头至尾说将来。
水中有地须相信，
天外无人莫混猜。
但觉鸿毛为性命，
曾看蜃气结楼台。
妄言妄听聊消遣，

只当奇书读一回。

管城子道：“功（幼）时出洋贩笔，船在海中正行，见前面红雾障天，舵师道：‘此乃南澳，气下有落濑水，船近不得。’那日风大，船收不住，直入红气中，前低后高，随水滴下去。只说水底是漩涡，那知是平水，左手有石壁，并无山坡，只得近山下碇。晚间山上吹角，船上也吹角相映。山上忽用绳垂下灯笼，系着纸卷，用脚船去取看，一字也认不得，乃在纸后写‘认不得’三字，仍系好让他提上去。舵师道：‘我们认不得他的字，他如何认得我们的字，写也无用。’只见那灯又放下来，再取看时，上写道：

若是中国人，明早船上接。

满船人大喜。

次早，来了一只船，引入石壁生就的大水门，那门有闸板，用青灰粉的，若放下时，与石壁同色。两壁上镌着字道：

落濑水中生就壁，

无雷国里辟为门。

船进了水门，便有城市，泊在人烟聚处。有官来查，叫船上众人上岸点名。官道：‘你们的货物，交与牙行，换些珠宝，上岸来过活，管船的领文凭在洋中运货谋生。’众人道：‘消了货，还望指条归路。’官道：‘此处比中国照日影算，低三百三十里，四面皆水，来易去难。’众人道：‘四面水下来，岂不淹了？’地方官道：‘相传地是浮的，水归地穴，被地气吸下去，这地气六十年一发，四方逆流上去三个时辰，东流改了西流，若遇顺风，方得去，你们莫想回国罢。’分付行牙把货上了税方去。我的笔也换了珠宝。行牙又替我寻了房子，过到而今。舵师尚在，算年数地气将上，遂移在船上住。舵师已与水手说明，见水西流，开船出洋。正是顺风，那船头高尾低，

上山的一般，不消三个时辰，出到海面。北风愈大，吹到个地方，乱石无际，舵师道：‘这喽咕城，船进去又是不得出来的。’乃收篷下碇。待得西南风，走到一个荒岛泊住。晚间我开后窗望月，见一船飞来，用火枪打我的船。我忙拖了行囊，钻窗跳上脚船，摇入岛中，藏了一夜。天明寻大船不见，脚船不敢走海，只得傍岛忍饿。到黑又来了一只船，我疑是强盗，伏在脚船中探看，被他看见，几把钩子将我钩住，连行囊拖上大船。有人问道：‘你家在那里，可另有大船？昨夜此处火光，可是你们的事？这囊中可有财帛，为何敢窥探我的船？’我应道：‘家在海底下，昨夜火光是我们的事，这囊中是珠宝，要便拿去。窥探尊船，是我该死。’那人道：‘招认明白，丢下海去罢！’”正是：

不愁下海风波险，
只恐还乡盗贼多。

第三回 萍水相逢雪中送炭 风波顿起笑里藏刀

诗曰：

几把挠钩曲不伸，
惯从平地捕良民。
硬将怀璧冤为罪，

混听浮言认作真。
你不害他他害你，
人方疑我我疑人。
那知引得强徒笑，
奉请诸公作替身。

“有一人道：‘年老还作甚盗？’”我道：“我何曾作盗！”那人道：“你不是盗，难道我们倒是盗！”我喊道：“你若不是盗，莫认我是盗！”忙把来历细说一番。那人道：“几乎误犯了。我们昨晚望见此处火光，疑你是盗；你因遇过盗，又疑我是盗。倘少说一句话，就要有屈了。”又一人道：“犹如作官的，不察是非，捕风捉影，泼天冤枉，反自以为锄恶安良；平地风波，要人夸他神明锋利。平民逼得妻逃子散，绅士也要破产倾家，及明白是错，不过罢了。还有一等官，偏不认错，若风闻出于己意，辨出冤枉，也要派出他点错，方好掩饰己非。若奉行出自上司，明知无辜，也要定他个罪，以便迎合宪意。至若自悔误闻，亟求补过，表白受冤的，调剂受累的，却一百里没一个。”又一人道：“你起初比得切，只因没有详察，几乎冤了此老，后说的话却不解。”那人道：“我们若掩饰己非，把此老的话当供招，珠宝为赃物，仍去他下海，若明白就罢了，把他行囊留下，算花费的家产，放他在岛上，听其死活。若补过调剂，竟带他回去，未知诸位愿那一层？”众人道：“补过的是。”遂送我到江中山脚下，与你相会。”信天翁道：“在那地方住到今，是何光景？”管城子道：“我记成一部《海游记》，明日取出来与你看。”

二人谈到夜深，次日起迟，闻船碰的响，二人出看，也是个鱼船。信天翁问船从那里来，那船上人答道：“本在内河，因要打坝，故往江口去，在此略歇便走。”管城子道：“河口

江心，有许多寺在山上，风大不好去游，你船可肯与我船帮着走？”那人道：“我江路也不熟，帮着走最好。”遂两船并着系牢，出江到山下泊住。

管城子去游毕，同信天翁及那船上人在近船岸边茶棚中坐下，互问名姓。二人说了，那人道：“我姓黄，名标。船上扶柁的是老母，煮饭的是拙妻，缝衣的是女儿奇姑，今年十七，理网的是长子黄俊，年十五，吃糖的是次子黄翼，年才七岁。”信天翁道：“你算全福。”黄标道：“多人多累，小鱼船养活不起。此时尚有些铜锡器可卖，卖完了，不知如何。”

三人吃罢茶上船，公着一面篷，到南岸取鱼，随着东北风，直到一河口。天忽落雪，把船傍一有亭子的矶头泊住。黄标取出三脚大铜盆，在前舱生火，管城〔子〕问信天翁道：

“我们可有炭？”信天翁道：“此时没处买。”黄标听见，叫黄俊送过炭来。雪晴冷甚，管城子的皮衣在海船上失了，叫信天翁上岸问明卖处，解船摇去，在一空滩旁泊了。黄标的船也赶上来，泊处相近。那边先有一船，旗上写“朝山进香”。

管城子取珠子叫信天翁买皮衣去，独立船头，见岸上一孩子哭，香船上一人胸挂香口袋，问孩子为甚哭，孩子道：“今日婶娘买鱼留二叔吃，叫我洗了破肚，不想滑下河去。无鱼回去，岂不打死！”说罢又哭。香客哈哈大笑。黄标不忍，在篮里取一大鱼，下船递与孩子道：“不要哭，我还你。”孩子跑入墙门中去了。

香客在地下拾起刀，放在香袋内，忙回船。孩子拿鱼又到河边，低头一望，向黄标道：“我的刀呢？”黄标道：“香客替你收去。”孩子到香船前，叫道：“把刀还我！”香客出舱，问道：“谁说我拿的？”孩子道：“是那还我鱼的人。”香客走到黄标前一掌，黄标不防，跌了一交。香客跳上黄标的

船大骂，黄标的母亲叩头复礼，喝住黄标不许开口。香客在前舱后舱走了一遍方去。黄标正在闷气，见那孩子从门中引出二人来。正是：

要无惹是招非事，
莫作心慈意软人。

第四回 活佛慈悲在于击棒 神仙手段那用栽赃

诗曰：

前头走的小娃娃，
后面相随母夜叉。
有个男儿持锡杖，
没些头发着袈裟。
日间虽则为和尚，
夜间何妨作浑家。
若说不该同一处，
葫芦架上岂无花。

孩子引着一个和尚、一个妇人出来，指黄标道：“是他！”妇人揪住黄标要刀，黄标道：“拿刀的人，我已告知孩子。”妇人问孩子道：“他说是谁？”香客立在岸上，孩子指道：“他说是他。”妇人正要丢了黄标去揪香客，只见香客与和尚

说话，和尚转来，妇人问道：“刀可是他拿的？”和尚道：

“莫听这贼的狗屁，那是个大善人。”妇人又和黄标撒泼。黄标的母亲扶着七岁的孙子，拿着两把刀，叫道：“大娘莫动气！你的刀，想已掉下河了，你把这刀捡一把去。”妇人接刀，向和尚道：“你替我捡一把。”和尚道：“我开个善门，两把刀都收用，饶这贼罢。”妇人拿刀去了。七岁小儿叫道：“女人把两把刀都拿去了！”和尚举锡杖照头打下，流血倒地。黄标揪住和尚道：“你如何打小孩子！”和尚道：“若先刀在手里，就杀了也不要紧。”黄标道：“好慈悲的出家人！”和尚道：“替他解脱，正是慈悲。”黄标举手要打，母亲叫道：“你就打了人，孩子的头也不得整，快抱进来罢。”黄标丢手，抱儿子进舱。和尚道：“这等凶，不是贼，竟是盗了！要留你一块板，也不算佛法无边！”说着上香船去了。

黄标包好孩子的头，到管城子船上散闷，恰值信天翁背衣包回船，向管城子道：“卖了珠子，买了皮衣，余银请收。”黄标把方才的事向二人谈了一遍回船。管城子、信天翁吃过酒饭，信天翁先睡。忽黄俊过船来道：“父亲被拿了去，祖母请一位去说话。”

管城子同黄俊过船，见老妇人年近八十，妇人年过三十，女子颇有姿色，围着灯哭。管城子见了礼，老妇人道：“我儿子从你船上回来，有汛兵来查了名，适才公差拖了他□（此字残缺，左下余一笔一，似为“去”字）。你船千万莫去，替我打探个信。”管城子道：“结伴同来，岂肯先去，放心安睡，料没甚事。”管城子回船。

次早，黄俊来指道：“公差来了。”管城子去看，见差头同副役在船旁递票子与保甲看。管城子立刻到保甲旁，看道：

为善貲被劫事。据善士管盛报称，乘舟进香，被盗黄

彪烧闷香搬劫一空，有岸邻金四为证，即求究追。

计失单：银五十两，钱十千，皮衣五件，三脚铜盆，瓜样锡壶，桃样铜炉，八卦锡炉，桃样铜烛台，八卦锡烛台，白铜面盆。

后写仰差钱顺。保甲道：“不闻有此事。”钱顺道：“贼与金四在何处？”保甲道：“贼不知，金四在墙门内住。”随去叫出个秃子来。钱顺问道：“此事你可知道？”金四道：“知道的。”金四道：“拴在我家。”钱顺叫带来，金四用草绳拖了黄标来。钱顺道：“赃可在船上？”黄标道：“我又不偷人的，有甚赃？”钱顺叫与他票看，黄标道：“错了，只怕另有黄彪。”钱顺道：“你再看后面失单。”黄标道：“不作贼，心是凉的，看也是错，不看也是错。”往后一看，不觉叫声“呵呀”！正是：

心中渴道凉如水，
眼底先教苦似荼。

第五回 慧眼放光漫藏成自盗 耗星照命余烬被瓜分

诗曰：

只因扛了善招牌，
沾着些儿便降灾。
算计心同蛇蝎毒，

逞凶日似虎狼开。
咬牙切齿人人恨，
破产倾家个个哀。
惟有官员容易哄，
拿他当作活如来。

黄标为何失惊？因失单上铜锡花样，与他船中的相同。钱顺道：“是二起赃罢。”叫副役锁黄标去把船中有与单上对的都搬出来，钱只千余，并无银子。

钱顺去了，保甲上黄标的船，见三个女人低头盖舱板，一妇人道：“自家的东西，怎在他失单上？”老妇人道：“闻岸上人说，告状的就是香客，想是到我舱中时记去的。”抬头见保甲，都住了嘴。保甲道：“我叫尚直，人呼我尚公道，有话对我说不妨。”老妇人见管城子在岸上，指道：“那人的船同我来的，问他便知。”

尚直下船，向管城子拱手道：“借宝舟坐一坐。”二人同上船，黄俊避入火舱里，信天翁接着。尚直问道：“二位可知那船来历？”管城子道：“从前不知。”把近日的事告知。尚直道：“恐有冤枉，待我打探去。”

二人送尚直下船，见许多人到黄标船上去，管城子走去看时，尽是散役，说来搜余赃，争揭舱板，妇人们不敢问，被他们把船中所有，席卷而去。管城子上船一看，只剩锅灶鱼具未动，柴米尚支两日，妇人们惟哭而已。

管城子回船，尚直探听了来道：“黄标命中该死，得罪了两个大善人。”信天翁道：“得罪善人该死，得罪恶人怎么样？”尚直道：“得罪恶人，不过口舌破费罢了；得罪善人，大则灭口，小则倾家。地方官是他的孝子贤孙，横行无忌。这两人，一个是香客管盛，一个是松风寺的水华和尚，俗家姓

金，在这门墙里住。金大夫妇早亡，有个儿子。和尚行二。金三亦亡，有个妻子。作干证的是金四，有妓要从良，和尚正替他娶亲。那管盛自称神仙，和尚自称活佛，巧巧的黄标都得罪了。”管城子道：“官司怎么了？”尚直道：“估赃差银一百廿两，押着赔缴。”管城子道：“他船上被人抢光，那有钱赔。”尚直道：“两个善人的事最紧，若没钱缴，三天一比，活活打死。”忽听一片哭声，正是：

但见公门生意好，
那知人世哭声多。

第六回 局外汉牵连入局冤上加冤 书中人编改成书戏中作戏

诗曰：

哀哀哭出断肠声，
铁石人闻泪也倾。
举目无亲言莫告，
呼天不应命难生。
八旬祖母风中烛，
几个孩童水上萍。
父若死时儿亦死，
此冤今世那能明。

黄俊在火舱里，闻父要打死，忍不住哭起来。尚直问知是黄俊，请出相见，安慰一番。

次早，公差押黄标回船，见被抢光，哭向母亲道：“今日限交银廿两，方免打，不料舱中抢空，如何是好？”母亲道：“且卖了船，留芦席到岸上去住。”公差见无银交，仍带黄标去了。

老妇人请尚直、管城子来，托他卖船。管城子道：“我就要买船，只好借与你住，日后还我。”尚直道：“我作保。”管城子出银廿两，便托尚直交官。尚直替写了契，将银交官，回来说：“官分付，黄标下欠银一百两，限三日，不清要用大刑。”满船听得，大哭。

金四忽来叫尚直说话，尚直去了，一会来向老妇人道：“金四知你无银交官，替你孙女作媒，有人娶二房，出银一百两。”老妇人正在踟躇，奇姑后舱听得，向母亲道：“我家无父亲，群不能活。如可救得，不但卖我，连死也情愿。”妇人告知，老妇人向尚直应承了。尚直道：“我不作中，叫金四面谈。”约金四上船，与老妇人言明，今晚写契，明日人银两交。金四去了。

尚直去告知管城子，管城子道：“我没个亲丁，要买他为女，加银廿两，不知可肯？”尚直道：“我说去。”

尚直即刻转来，请管城子带银去成契，迟恐金四到来。管城子过船，取船契并一百两银子，递与老妇人道：“共一百廿两。”老妇人把银子托尚直去交官，就烦写身契，黄俊也列名，信天翁作中。尚直写毕，带银交官去了。管城子又取银廿两，与老妇人道：“女儿托你养，且收饭食钱。”把契带回船。

金四同个家人到黄标船上来写契，尚直来道：“他家女儿

卖与管城子了。”同二人去看了契方去。尚直回身向老妇人道：“银已交清，大约明日，令郎可回。”阖船欢喜，专望黄标回来。

次早，尚直自衙门前回，跳上管城子的船去。老妇人命黄俊去探信。尚直见黄俊上船，道：“来得好！”忙叫信天翁“开船，有话路上去说。”将出江，尚直道：“要黄家女儿的，就是管盛，因闻不卖，大怒，叫官治黄标的罪。他家人又在身契上看去列位尊名，要拿同党，速宜走避。黄俊若回来时，先到我家探信。”说罢，上岸去了。

信天翁挂篷出江，顺东北风走了一日，见一河口，山清树密，管城子道：“走百余里，想已出境，在此泊罢。”上山去游，见山上一楼，供着仙人，手执酒杯，四壁画山。管城子游毕回船，取出《海游记》，解与信天翁听，信天翁用中土名色字面，编改成书。一夕，二人在灯下对书，忽舱中喊“救人！”正是：

才为境外清闲客，
又听舱中喊叫声。

第七回 一女捐躯节孝双全归水府 两舟分道奇闻半部落尘寰

诗曰：

混俗原同梦里过，

梦中一样有风波。
覆巢安望存完卵，
观局无端也烂柯。
莽莽黄流沉赵璧，
萧萧苦竹泣曹娥。
饶伊喊破孤儿噪，
天远难闻可奈何！

黄俊睡在舱中，梦船翻，一家俱起，惟姐沉水，因此喊醒，告知管城子、信天翁，要回去探信。次早，管城子与黄俊银三十两，吩咐无事时来此寻我。搭船顺水而去。

寻着尚直，尚直道：“此时官司已无事，言明将你姐姐送与管盛，放你父亲，已约明午在江口交伏。你回船罢。”管俊回船，谈了一夜。

次早，把船摇到江口，见一小船上，坐钱顺、金四并那来写纸的家人，下面黄标同老婆子。拢近船来，奇姑拜别祖母、母亲，又请父亲过船拜别，走过小船头上立定道：“看你们开江。”黄俊把船开出江，闻后面喧嚷，回头望时，奇姑已跳下水。黄俊料救不起，拽篷顺东风往上水去。寻得管城子的船，告知此事，信天翁道：“他未必甘休，此处住不得。”同开船到对江。

住了些时，信天翁上街，看见告示上写道：

为搜捕大盗事。奉宪牌，开照得水中贼盗，隐匿渔船，正在查拿。据善士等按名呈报，合飭捕等，因蒙此示，仰知悉。倘能拿获后开各盗者，赏银一百两，隐匿者问罪。凛遵，切切。

计开：

黄 标

管成子

信天翁

黄俊

信天翁忙回船，报知管城子、黄标，收起渔具，两船相并，顺流东下。

第三日已到那有寺的山，管城子道：“此处尚不幽静，且到我会信贤弟的那山前去泊，再商量行止。”到那山下泊定，管城子道：“世间既不容我辈，不如下海去罢。”黄标道：“管兄已到世外，又来人间；信兄已入山中，又来世上，都是自寻苦恼。只我上有老母，下有妻儿，既不敢下海冒风波之险，又不能入山作清净之身，万无他策。”管城子道：“你不下海，何妨入山。”黄标道：“买山糊口，非千金不可。”管城子取出一串大珠，递与黄标道：“此有余么？”黄标道：“你下海也要用。”管城子道：“此物尚多，到海中便不值钱了。明日同信贤弟到近海地方，尽行卖了，买只海船，制货到海中，不知几倍，但请放心。”黄标方收，率阖家拜谢，置酒送别。管城子向黄标道：“我著得《海游记》一部，已托信贤弟改成，意欲留传人间，奉烦刊布。”黄标满口应承。管城子把书交与黄标，作别，开船，往南岸去了。黄标在船中看书。正是：

要知海下奇闻事，
须读人间未见书。

第八回 海岛住人家天高地远 船娘留种子男盗女娼

诗曰：

日月光难照覆盆
放他鬼蜮竟称尊。
士民未许安家业，
官吏都为孝子孙。
被逼逃生虽有路，
抱冤诉苦总无门。
旁观记出真情事，
人间千秋是定论。

《海游记》曰：管城子到海下，离船上岸，将笔向行牙换了珠宝，托寻房子，便问风俗。这行牙也是中国淌来的，告诉道：“此乃落濑水底，各国淌来人多，遂成一国，取名无雷。本处是紫岩岛，离都甚远。官以总帅为大，副帅有三，分驻香岩、白岩、花岩各岛。总司、副司、知府、知县，每岛俱有，科甲官阶，尽学中国。食用皆全，惟海水必入淡沙，方可食。淡沙不许私卖，另有官商。此地大家姓徐，昔文状元徐贤有二子：长纶，官尚书，已故，无不（子）；次经，官太常，退归林下。生子玉，号璧人，年方十四，美如冠玉，文武双全，嗣

与尚书，袭职郎官。他家虽富贵，最好行善。俗语云：

境有徐吏部，不患无衣裤。

境有徐太常，不怕水旱荒。

近闻他家有围房招租。”遂带管城子往托房牙寿子京，租得徐府围房，前开笔店，后边居住。隔壁邻徐太常同监生陶秀，对门邻书吏陈安、施棺局刘二公、万法寺施药局谨因和尚。二局皆徐府设的。管城子一一拜了。

太常设宴要请管城子，命家奴徐忠去传戏。徐忠往唤，各班都有生意，忽一人叫道：“二太爷要顽意，有一班杂耍要请去看。”徐忠道：“你是谁？”那人道：“小的叫臧六。”徐忠随臧六到船上，两妇人迎出。一妇人道：“我姓居，名非娘。姑子名珍娘，新嫁臧六。我生四子一女，珍娘生过一子二女。”随将众子女叫出，指道：“大小儿思恩，学得好纵跳，配了大外甥女富儿。小女思宝，配了外甥居华。二小儿思过。此五人自小学曲，颇识几字，都已接客。那三人都未过十岁。二外甥女贵儿，现为三小儿思义的养媳。最小的是四小儿思学，也会筋斗。我们从东洋岛新来，丈夫居旦已死，今归臧六领帮，求二太爷抬举。”徐忠道：“有宴时来传你。”回禀太常，来唤杂耍。

清晨，臧六领全班叩见太常，呈上单子，上宴（写）道：

走唱档曲，

双打连相，

双打花鼓，

搬演戏法，

跳打筋斗，

蟠杠走索，

琵琶洋琴，

陪酒伏侍。

太常看毕，分付客来再演。只请刘二公一人陪管城子，席终各散。

居思恩见徐府富贵，起了盗心，半夜纵上墙头。公子看书未睡，闻得瓦响，取弹弓出来，见园墙上黑影，发一弹丸，打中思恩右腿。跌出墙外，幸有更篷接脚，不曾伤损，悄地走回。近船有座石桥，被苔一滑，右腿怯疼，跌到分水石上，口中喷血，勉强回船，吐血不止，呜呼哀哉。富儿惊动胎，生下男子，也晕倒不醒。臧六收埋过，夫妇都发杨梅疮，相继而亡。船中用的一空如洗，珠娘向居华道：“你妻也染了疮，不能接客，一家饿死不成！有句话同你商量。”正是：

无可奈何惟洒泪，
只能如此且偷生。

第九回 免乞丐思过为僧 辞更夫居华作贼

诗曰：

兔走乌飞两子孙，
各寻生路耀家门。
将来佛地成邪教，
从此人间起祸根。
那信奸淫偏有恃，

可怜良善渐无存。
他时贵客争崇奉，
快请回头看本源。

珠娘向居华道：“男子中算你大些，要出去领帮。你生时本无父，故从母姓，后既与臧六为子，何不姓臧罢。”居华道：“人有复姓，改姓臧居罢了。若出去领帮，起个号才好。”珠娘道：“望你继业，取号继先罢。”臧居华道：“愿拜为母，方好相依。”珠娘道：“不要折了我。”臧居华道：“舅母岳母，还不算母亲么！”便拜下去，从此母子称呼。

珠娘道：“华儿呀，我本想减口，拆你自过。今既为母子，只好把思过、思学送往育婴堂去。”臧居华道：“何为育婴堂？”珠娘道：“闻是徐府收养小儿的。”臧居华送思过、思学到育婴堂，管堂的道：“过十岁的不收，把小孩丢下，小孩带回。”臧居华想道：“母亲因要减口，心爱思过又不肯送。若带思过回家，岂不要赶我！”遂丢思过在路，回船说都在堂中。

珠娘将船卖去，架几间棚子在岸上住。思宝有疮，不与臧居华同床，带三个孩子一房，臧居华同珠娘母子一房。一夜天热，珠娘赤身仰卧，臧居华孝顺了一番。珠娘知觉，道：“你既以我为母，乱伦是要杀头的。明早告知人，看你可当得起！”

臧居华着慌，假称解手，逃出门去。过徐府，见徐忠手捧纸帛，开门出来，臧居华叫道：“徐二叔，大早那里去？”徐忠道：“我府中无人起来，你来得正好，替我拿纸帛，到万法寺去。”徐忠过街，敲开寺门，向谨因道：“二大人有病，烦你祷神。”叫臧居华送进纸帛去，徐忠便回。

臧居华入内，见一小和尚，正是思过，向谨因道：“此人是小人的表弟，路上失去的。”谨因道：“他在路上作乞丐，我收作徒弟。承徐府加我薪水，我请先生教他作诗、围棋、弹

琴，你看养得可好？”臧居华道：“我自失了表弟，也被舅母赶出，望师父赏碗饭吃。”谨因道：“我新收徒弟，未便又添人。徐府在寺东造南海观音殿，你且去伏侍匠人，再为打算。”

谨因送去，又托徐忠荐与更夫作伙计，吃徐府的饭，每日工钱三文钱，还要陪更夫宿。臧居华遂广交贼犯，拿后庭换他些作贼的本事，更夫知道，逐出行乞。又求谨因，托徐府老家人徐顺，荐与机匠作徒弟。始而偷卖经丝，胆子渐大，竟扒房挖洞了一夜，正挖徐府的墙，被更夫捉住送县，带累谨因、徐顺、机匠花费钱钞，方得脱身。臧居华杖责四十，永顶小枷。谨因又托徐顺、徐忠，求了公子，取二大人名帖，到县中去说情才放。臧居华无可生活，想出一计。正是：

郡邑不容为贼盗，
江湖且去作神仙。

第十回 拜鲤鱼养伤逢术士 挟虎皮弄虚捉妖魔

诗曰：

爱鬼无人枉自媒，
当龟妻又害杨梅。
更夫只得三钱赏，
机匠空花一注财。

洞未钻成枷已套，
棍虽受惯板难挨。
幸亏学曲知文字，
且向江湖走走来。

臧居华捧着笔砚纸盆，到各乡去测字。一日，见一村妇手提鲤鱼，臧居华望鱼跪拜道：“误犯小龙，都该病死。”村妇大惊，求救臧居华道：“与我钱买祭物，亲送入洋便无事。”妇人依言，交与臧居华去了。村中男子回来，告知此事，男子道：“才见饭店一破鱼的，必是他。”约庄汉跑到饭店，见测字的吃鱼下酒，众人攒倒，打得不能行动。开店的道：“诸位打坏人，莫放我店里。”

众把臧居华抬入土神庵，庵中和尚最好龙阳，留作道人。有一术士寓在庵中，传他扶乩作樟柳神炼灵哥各法。惟死人天灵盖难得，臧居华想到施棺局去偷。辞了土神庵，仍到万法寺，叩见谨因，自言悔过，情愿白吃饭伺候刘二公行善。谨因道：“施药局移傍南海观音殿，你表弟法名鉴清，分去照管。施药局刘二公本是左邻，今为右邻了。我送你去。”出门向东数步，南海观音殿门上贴着“候补县吴公馆”，左施棺局，右施药局，谨因问：“小徒可在内？”门上人道：“陪吴太爷下棋！”谨因不去惊动他，带臧居华见了刘二公，力荐收下。

那鉴清因日夜陪着吴廉，十分亲热。

不多日，吴廉补紫岩县去了。徐公子闻房出空，命铺经堂，过太常周年，原来太常去年下世。这日公子拈香释服，二公陪着道：“旧施棺局是我家典与尊府的，我年老后事未办，意欲加典，未知少爷允否？”公子道：“此房如何不卖？”二公道：“典房是先兄出笔，有舍侄□，卖卖恐不便。”公子命

徐顺取契来看，契共二纸，一是赵卖刘银八百两，一是刘典徐银六百两。公子道：“照契加典二百两与你。”二公感激之至，就请公子批契。公子道：“二公自批才是。”二公道：

“少爷疑我图赖不成？我眼昏，少爷批了我画十字，是一般的。”公子当面批契，交徐顺收回，命取银二百两与二公。

未既，二公病故，臧居华接办施棺，任意取死人天灵盖，作樟柳神卖，颇有利息，渐有衣冠，自称董事，设坛请仙，初说“绳先家扶乩”，后把“绳先”改“神仙”，二字传开了。南乡单姓空楼作响，请仙问怪，乩上判道：“木尺成精，仰神仙去捉。”单姓许谢银，请臧居华去，斋戒七日方到。前堂作法，用竹箭乱砍，但闻鬼叫，一剑一声，砍到堂后，提出木尺来，叫劈开烧毁，内多血迹，众皆拜谢。臧居华索银要回，单姓道：“请神仙先在楼下宿一夜，方好去住。”竟安床把臧居华送去。初更时，楼上拖棍子响，一梯一梯下楼，神仙吓得屁滚尿流，跌下床来，钻入床下，大喊“救命！”幸众人未睡，执灯来看，见神仙赤身在床下乱抖，两腋下胶粘着小孩玩的皮老虎，方知剑下鬼叫是此物。忽闻房外拖棍子响，恃着人多，取火去照，见一大鼠，尾上皮毛脱去，血水淋出，沾了泥灰，愈多愈大，象个棒槌，拖着走甚费力，空楼作响，疑是妖怪。一人捉住看明，臧居华才放心爬出。正是：

楼中妖怪擒将去，
床下神仙请出来。

第十一回 小发财众力修桥 半倾家独肩放赈

诗曰：

好事堪为致富方，
渡人桥与赈人粮。
神仙名利般般得，
公子家资渐渐伤。
行善多回成定例，
受恩几个有天良。
请看二姓谁真假，
留待他时话短长。

臧居华爬出，单姓喝道：“快抬木尺何来！”臧居华道：“斋戒七日，是血浸木尺，藏在袖中取出的，饶我去罢！”单姓道：“门前南洋桥坏，罚你募修，将功折罪。”臧居华满口应承。次早，画了桥图，回局裱成缘簿，托徐顺、徐忠拿去化公子的缘。公子见桥工甚大，便写道：

徐璧人乐捐银壹千两。

臧居华接着大喜，逢人哀求，又写了二百两，托鉴清到县请告示，那手本上写道：

施棺局董事臧居华为修桥请示事：华施棺有年，今见

南洋桥涸，情愿捐貲修造，惟恐作践，先请晓谕，以成善举。

吴廉出示，桥成后用银八百两。臧居华将一百两与鉴清分，一同嫖赌，想起四年不见妻面，回棚走走。珍娘已死，思宝疮久好，生子已二岁，臧居华取名臧居宰。

臧居华把钱嫖尽，与鉴清商量弄钱，时值旱荒，要求县点他二人写赈。县主吴廉捐升，羊智接任。那羊智浪名瘦羊，正愁报荒，恰吴廉引鉴清见他，说要写赈，大喜，仍依鉴清出谕帖道：

谕施棺、施药各局董事知悉，尔等行善有年，远近敬服。今谕尔等写捐放赈，阖邑各宜遵照。

二人得了谕帖，要会徐公子。那知公子甚忙，亲族待举火的甚多，徐顺又禀各处利债归不起，公子道：“欠债的都是先大人的朋友，荒年没饭吃，那有钱还！明日都请来说话。”次日，各欠债的都到，公子拱手道：“诸位是乡里前辈，小子幸赖先人遗业，尚能温饱，愿将欠约奉还。”众人千恩万谢而去。

公子送出众人，回到中堂，见太常的如夫人房中使女月桂出来道：“二太夫人叫婢子请少爷说话。”原来尚书夫人是大太夫人，久已下世；太常夫人是二太夫人，即公子本生母；太常有位如夫人，生女尚小。公子如内，二太夫人道：“今年田亩虽失收，堆积稻谷尚多，意欲放赈。”公子答：“遵命。”出来吩咐知照各耆坊碾米。

适鉴清、臧居华持谕帖来请写捐，公子道：“我放我的赈，你放你的赈，别处去写罢。”二人回禀瘦羊说：“徐玉阻挠！”瘦羊大怒，即传公子来，坐堂相见，喝道：“捐赈乃为国为民大事，你身居富贵，如何阻挠？”公子道：“治晚生要

各放各赈，何常阻挠。”瘦羊道：“你既放赈，即出认状，限即日起，接济日止。”那知只一处赈，地广人多，把稻散尽，又买米接，到收成时，把徐府现银用空，只田产未动。

一日，报施棺局有新本府来请公子去陪，公子道：“非公事而来，可推不知。”这新任紫岩府艾奇，最信数命，闻瘦羊说有个神仙扶乩，艾奇道：“若是悬针，本府要去问事。”瘦羊托鉴清去访，臧居华道：“后三日请大老爷来请悬针的乩。”正是：

要将弄鬼装神法，
来哄为官作府人。

第十二回 结官员虎威狐假 遭人命李代桃僵

诗曰：

你能深得县尊欢，
我要逢迎本府官。
若果请仙真肯信，
纵教弄鬼有何难。
只须葺屋铺成案，
便好悬针设作坛。
但愿黄堂来往熟，

大家都可共盘桓。

艾奇三日后到施棺局，见一间仙坛，上首新粉的墙，砖砌的案，上铺着沙，梁间垂线挂铁针，搭在沙上。臧居华烧符道：“请大老爷明言祷告，这乩比别不同。”艾奇叩祝道：“弟子六年方升，老母可等得？”见针动，划“等得。”又问官阶，沙上划“二品”，又问寿数，划一“烦”字。臧居华道：“大仙烦了，请再来罢。”艾奇深信，有疑必来，与臧居华熟了，问道：“此处有一徐公子，董事可认得？”臧居华要体面，答道：“是亲。”艾奇道：“我想会他。”说罢去了。

鉴清道：“铁针自动，果奇。”臧居华道，“神案贴墙，后面是空的，人伏案下，案面甚薄，用磁石反写字便是了。只方才对艾公说徐府是亲，倘会着问起怎好？”鉴清道：“闻公子有妹，我替令郎去求亲何如？”臧居华大喜。鉴清往会公子道：“对门发财的施棺局董事，令郎乃本府义子，向令妹求亲。”公子失笑道：“仰攀不上。”

鉴清回，向臧居华道：“小徐放赈，打破我们的财，今又不允亲，须算计他出气。”臧居华便捡刘二公遗下的本房上契，写了禀帖，托鉴清送与瘦羊看道：

施棺局董事臧居华为收银措契事：华继与刘二公为子，接办善举。伯父在日，曾将住房典徐姓，银六百两。昨凭鉴清交银取续，徐璧人命仆徐顺收楚，不交房契，叩求究追。

瘦羊批讯传徐顺、臧居华、鉴清上堂，鉴清道：“交银是小僧眼见的。”徐顺道：“不曾见银，且数不对。”便把两张契呈上。臧居华道：“那有买主自批契的理，明是图赖！”瘦羊喝徐顺道：“你主人恃着富贵，欺压善良，你收银不认，迎合主人之意，本应责处，姑宽去罢！”将契尽令臧居华领去。

公子令徐顺禀府，艾奇又发县讯，瘦羊大怒，责徐顺二十板，断道：“徐璧人赖银改契，应当治罪，姑宽罚银二千两修学校，详府消案。”

公子正恼，二太夫人病故，丁降服忧，要念四十九日经。谨因同鉴清来摆经堂，宿在花园书室。一日清早，鉴清到园解手，见一使女转入石后，鉴清随入。谨因也到园，见徒弟往石后去，便在石洞张望，见鉴清去抱使女，使女大喊，鉴清拾石块打中耳门，倒地气绝。谨因大惊，忙回经堂，鉴清也来念经。

徐忠在经堂，一童来叫道：“少爷吩咐徐忠到局中取棺，使女月桂到园摘花，死在石后。”徐忠道：“怎得死的？”往园中去看。鉴清忙去告臧居华，后仍回经堂。徐忠来要棺，臧居华道：“才坊甲来说，徐府逼死使女，不可发棺，要等官验。我劝住说，银与众分，方得了事。”徐忠道：“你不发棺，我别处买。”回头去了。

臧居华急唤坊甲来道：“徐公子强奸使女致死，移尸花园。我是邻里，你是坊甲，谁去报官？”坊甲报县来验，邻里只臧居华、鉴清二人到。瘦羊见公子是郎官，不便严讯，正在无法，臧居华禀道：“他家人徐忠知情。”瘦羊都带回细讯，臧居华道：“徐二爷，你早间说，使女不依少爷被打的。”徐忠道：“我与徐顺屡次救你，前骗房子打了徐顺，今又害我。”瘦羊道：“不打如何肯招！”掌嘴八十收禁。臧居华去告知艾奇，也出访牌提公子，瘦羊恐夺交易，也加差提公子。正是：

官法似炉惟铸错，
臣门如市好招财。

第十三回 栽嫖赌梁陈双受计 移死尸包宋两婪赃

诗曰：

签头名目最高强，
执票施行面有光。
性命不饶钱可买，
阎王好见鬼难当。
绅衿作彼新人犯，
副役呼他小正堂。
玩法误差甘领责，
常从板下喊爷娘。

府县差齐到徐府，有个家人徐文，与府宅门包成、县宅门宋光交结，会众差道：“请诸位进财，不必问公事。”众差道：“徐二爷不错的，我们候信。”公子令徐文去会包成、宋光，府县各送银一万，门包加二。瘦羊出详道：“徐姓卖身婢子石碰身死，收尸结案。”府批如详。徐忠回来，禀称是臧居华、鉴清作祟，公子命裁去两局薪水，二人更恨。

公子尽七后，乘舟过青洋看坟。臧居华看见，向鉴清道：“我有义弟梁勇在青洋卖唱，是隔壁书吏陈安的的妹丈，同他定计弄倒小徐。”臧居华约了梁勇，交一张状子，托鉴清送与

瘦羊看道：

梁陈氏为强奸冲打事：有徐璧人同臧居华泛舟青洋，邀氏夫梁勇共载。璧人乘间到氏家，逼氏通奸，喊救始免。璧人忿怒，率徐顺、徐忠等冲打氏家，幸臧居华劝散。氏夫畏避，不知存亡。捧呈冲毁器物求究。

瘦羊出签拿究，宋光来会徐文道：“人都骗你家，打一个去，免百个来。你出个大注，就无人敢骗了。”徐文请公子送县五千，门包加二，果然改签拿龟棍梁勇。那梁陈氏托臧居华送状子到府。包成探知宋光的事，来叫徐文料理，徐文道：

“不料理了。衙门多，那得许多用！”包成道：“你照县里交与我，连梁勇说明，保无后患。”徐文只得也出六千银子，包成趁艾奇不知，自留二千两，送官二千两，余银臧居华、鉴清、梁勇瓜分。

陈安热了眼，来同臧居华、鉴清商量状子，鉴清送与瘦羊看道：

书吏陈安为诱赌诈财事：安邻徐璧人请邻臧居华、鉴清及安在家饮宴，出骰子同掷，以瓜子干豆为彩。安辞不解，璧人固强，说赌酒食不禁，安只得勉从。酒后将瓜子干豆输吃两用，一粒全无，璧人才说作等的干豆每个五两，瓜子每个一两，一等全无，应输一百两。安无钱，璧人聚仆攒殴，逼写欠字。有臧居华、鉴清为证，求讯究。瘦羊道：“又是你二人干证。”鉴清道：“小僧仗太爷，臧居华仗府大老爷，作证何妨。”臧居华通知包成，约宋光同会徐文，要照例。徐文道：“替我惩治骗的人，便允你。”二人道：“使得。”县提陈安，责三十板；告府状，又打廿板去，怨臧居华、鉴清二人道：“缓图报仇。”

臧居华骗房契那房子，还是公子交谨因管的，曾养一人在

内。臧居华收拾房子，将此人逐往万法寺住。问他来历，那人道：“我是金沙岛西乡张信，来此贩货，覆舟逃命，遇徐公子，收留到此。”臧居华道：“你只空人，替我照应修房子算房钱罢，仍到万法寺去吃饭。”

房修毕，臧居华约鉴清去接思宝、臧居宰同住，棚子里剩下贵儿、思义、居安。鉴清把居安送整容斋作徒弟，摸上了贵儿。碍着思义在药铺，假合外症药，取砒霜包点心把思义吃死，方得同宿。因家中无人，到育婴堂领回思学，满头痢痢满身疮，过了贵儿。鉴清生厌，又在南海观音殿后勾上邻女江杏姑，得意吟诗道：

朱红窗子小楼台，
几日春寒掩未开。
偏是东风多惹事，
隔墙吹过杏花来。

人传好诗，好棋，又会琴，出了高僧了。

一日，有报路死人要施棺，臧居华往看过，会陈安道：“后巷死花子无人守，你今夜背到小徐门上靠着，好出气。”陈安依办。天明，徐府开门，死尸跌入，门丁惊喊，臧居华、陈安已到，唤坊甲报官。瘦羊来验，锁徐忠去。臧居华报知艾奇，也锁徐顺去。包成、宋光令徐文道：“人命大事，嫖赌小事，都有例价。”徐文回却。〔府县〕都加差带媒婆要到内室来拘，公子只得又出二万四千两，办了个路倒乞丐。徐顺、徐忠放回，约徐文、徐元同禀公子道：“日子过不得了！”公子大惊。正是

休言财去人安乐，
只恐风平浪播扬。

第十四回 遇盗船义释白老虎 举石臼勇救粉金刚

诗曰：

济困扶危一好人，
地方逼得不容身。
但教冤狱时常陷，
那怕铜山也要贪。
且自江湖为浪子，
让他龟兔作乡绅。
贪官污吏无财发，
惟听奸谋害万民。

徐府几个世仆禀公子道：“自还卷放赈后，叠遭官司，已借了十万银子债，若遇荒年，再遭横事，便禁不起。有此府县邻里，少爷莫想安居，须出去几年才好。”公子道：“有个年伯，现为黄矶岛总帅，姓袁名弼，可去投他。”乃遣散家人，赏银资生，只留徐顺管家务，徐文应门户，徐忠理田房，徐元随出门，各人妻子伏侍太太同小姐。取银三百两，往送与谨因抵香火。看见张信，问道：“你回去要多少盘费？”张信拜道：“小人只有住房，一妻一女，无以生活，求赏饭吃。”公子道：“只好帮你点本钱，自去谋生。”带张信到家，赠银一

百两。

事毕起行，夜泊白岩洋。公子灯下看书，闻有船来近，跳上人来，对舱上案上一戟刺来，公子将书按住。那人抽不回，叫划船的递斧来，有人答道：“我拿不动，你来取。”那人去取斧，公子拈戟上船头，那人举斧过船，公子用戟拨落斧，那人要拾，被公子捺倒，呼船人捆起，划船〔的〕逃去。公子道：“你兵器不轻，为何作盗？”那人道：“我姓白，名老虎，因荒年不能养母，作此营生。”公子道：“放了你，又去作盗否？”白老虎道：“若有三十金本钱，断不作盗。”公子取银三十两与他道：“若再作盗，遇着不饶。”放绑抛上岸去，兵器丢下。

一日，阻风花岩泽，公子上岸散步，见石臼架在树上，有一肥白女子望着叹气。公子问是何缘故，女子道：“奴叫孙雪姐，因有力，人叫奴粉金刚。此地近洋，各村奉养奴防盗。近日来个铁罗汉胡霸，要众奉养他，适才经过，奴捧石臼出来打米，他送上树，奴取不下，所以叹气。”公子道：“替你取下来。”雪姐感谢。村旁转出黑大汉道：“谁敢移我放的石臼！”骂不住口。雪姐道：“他是过客，骂他则甚。”胡霸道：“是你老公，护着他！”举拳就打，两下交手，一腿把雪姐打倒。公子道：“男人如何打女孩子！”胡霸道：“干你鸟事！”一腿飞来，公子接着一抛，跌出多远，赶上去踹一脚，胡霸爬出村去。回看雪姐也立不起，公子来扶雪姐道：“踢了腿筋，一揉便好。”公子替雪姐揉了，片时全愈。请公子到家献茶，问了来历，又说道：“胡霸来报仇怎好？”公子道：“他善用鸳鸯腿，须用鹭鸶脚踏他。”便传授雪姐，雪姐一学便会。公子道：“你甚伶俐，再传你两件兵器何如？”雪姐千恩万谢。公子到船上取了白老虎的戟斧，传授雪姐，阻风数日，都已精

熟，就把戟斧送与雪姐。

开船到黄矶岛，见袁总帅，总帅道：“闻你文武双全，来得正好。我西山近两座苗岛，里苗是个女主，尚相安，外苗侵犯地方，容不得。老夫要征苗，你正好同去。”即点公子为参谋，副将梁慎为头敌。兵到苗境，公子管粮台营在后。忽闻头敌营被劫，苗兵已围中营，急令后营守固，拍马去看大营，只见苗兵围住，公子惊曰：“年伯休矣！”正是：

官员任上求财易，
兵将场中要命难。

第十五回 烧粮营外放火害人 煎豆坟间熬油炼鬼

诗曰：

小说无非是战场，
大刀阔斧共长枪。
两人对敌千军看，
万弩交攻一马当。
为将只争强与力，
用兵不问草和粮。
而今编改聊从俗，
似学庸医写旧方。

公子见苗兵每队有号旗，便射倒几个执旗的兵，众苗自乱。公子闯入大营，大呼：“苗阵已乱，众随我来！”领总帅冲出后营，至粮台营整顿军威，苗兵渐退。自两营被劫，火药不敷，公子令在附近民间取鸡鸭蛋，用石灰炒焦放壳内，散与众兵，战时，占上风抛去，又用柔制刚之法，以棉絮淋湿避炮。苗兵大败，退守兽愁崖。这崖直立，数苗守住，人不能上。公子授计与梁慎，复劝总帅将金帛先赏兵众。兵得金帛，束背上，齐涌上崖。木石纷下，兵至半崖而倒，总帅长叹。苗性贪，见金帛，都下崖取，兵忽跃起，直奔崖顶。

苗不能守，退入铁瓮关。关以山为城，内即外苗主居住，城门塞断，峭壁插天，无从攻打。公子幼有异人赠他铁弓铜箭金刀银锤，皆系宝物，刻不离身，对山射箭，穿石透光。公子道：“山不甚厚，可炼而破。”乃令兵用药炼山。那药是：

黄豆，二石；鹿角木，三十斤；爬山虎，三十斤；菖蒲，二十斤；松香，二十斤，葱，十斤；大鲛鲤，一尾；桐油，二百斤。

公子令共为末，入油调，粘石上，干后火烧，石烂如粉。炼破山，大兵杀入，外苗主自尽。

苗境后有铜锁关，关外与里苗交界，进银闸关是里苗，再进金瓯关是里苗主住。公子见苗境泉甘土肥，乃散籽种，教苗开垦（垦），仍用苗官守土。总帅道：“不用我的官，反助他的种，何故？”公子道：“设官必留兵，兵少不敌，兵多费广。助种使有恒产，则不作乱，里苗若出，必践其田，自相阻当，我境无患。”

总帅班师，具奏梁慎为总兵，公子为参军，加袁总帅为相内用，换成江作总帅。西山红矾岛反了王四姑，那四姑年方及笄，替兄报仇，劫狱拒捕，声势渐大。成江自居中营，梁慎管

头敌营，公子管粮台营。新来副司艾奇，乃紫岩府捐升的，臧居华随在幕中，代艾奇谋管，粮台住在营侧，一夜大风，臧居华用火种暗将草堆焚着，粮台营中银米火药器甲俱烬。艾奇禀成江治公子罪，梁慎救免，罚令全赔，让艾奇管粮台。公子带徐元回家，把田产变价，交官还债外，只余住房栖身，围房取租度日。

不多时，臧居华偷了粮台银子逃回，途中闻成江大败，艾奇被杀，自幸知机。见鉴清热闹，问其缘故，鉴清道：“洋水无淡砂不能饮，砂商都是财主。日前有个砂商海纳，离此失火，同我去金沙岛化缘，除盖房外，仍余十之九。砂商最信佛，无法取他钱。”臧居华道：“我有取法。但法财侣地都少不得，我的法，你为侣，财少五百金，地须坟多处造房子。”鉴清道：“银子我有，在你埋棺地上造房便了。”臧居华取樟木作灵哥，柳木作灵姐，每用男女天灵盖各四十九个为粉填空心，半夜用油煎黑豆，把鬼拘在木人上，符咒百日，炼成一对，二人分佩，能说人心事，人想鬼便知，人不想鬼也不知。

二人到金沙岛，鉴清见海纳道：“小僧通慧了。有个神仙朋友，请来一会。”臧居华见海纳道：“鉴师已成活佛了。”正在标榜，忽报水大老爷拜会，海纳请二人屏后暂坐。水部郎屏外谈心，说曾梦见一诗，俟写出请教。臧居华听见，问了灵哥，叫人取笔写出，送与部郎。部郎大惊，海纳道：“此间有一活佛、一神仙。”部郎请会，又把二人荐与沙司，沙司道：

“来得正好。”正是：

踏破铁鞋无觅处，
守枯株树有来时。

第十六回 金沙岛财多官商受惑 素贞局势大文武遭殃

诗曰：

富贵双全已极荣，
思量只怕不长生。
真仙活佛如能到，
白玉黄金总看轻。
岂但信邪听妄语，
也因好善博虚名。
官员商贾揄扬遍，
虎豹从今羽翼成。

沙司闻有仙佛，大喜，即请会。二人向沙司道：“件件俱好，还须积寿。”便送缘簿托写。不多时写来道：

沙帅	周敦	五百两
沙司	鲁炎	五千两
部郎	水清	三千两
副司	官兆	一千两
沙使	王福	五百两
沙使	朱庆	五百两
沙使	宋金	三百两

沙使	徐华	二百两
沙商	余市	三千两
沙商	余利	二千两
沙商	余达	二千两
沙商	陈万	五百两
沙商	海纳	一千两
沙商	王承	三百两
沙商	张祐	二百两

二人见写二万两，大喜。鉴清先回，臧居华收银。值香岩岛副帅文和路过，沙司留饮，说起仙佛，请臧居华见。文和字梧窗，六十无子，续妻年未三十，前妻一女及笄患病。臧居华道：“令爱恐成干血癆。”文和求救，臧居华道：“亲求活佛可救。”文和把妻女送到鉴清处，半年方回。

臧居华回岛，与鉴清商议设素贞局，开规条请瘦羊出示道：

- 一、孀妇过青年不旌，遵照概不收养。
- 一、预先报名，董事查明实无父兄亲眷者准入。
- 一、各住一房，亲人不许入视，以期肃静。
- 一、在局不安者逐出，挟嫌妄控不准。
- 一、天年不测，董事自行收埋，毋庸报官，以免拖累。

一、内总门除二董事外，不许窥探。

告示挂出，文武生员议论道：“青年孀妇，母子不许见，只见一贼一僧，成何善举！”二人闻得，设计降他。恰武生梅春穿皮衣相遇，臧居华道：“此衣新买，上有纸票。”乃解放手中。梅春去远，请鉴清道：“票上有梅春花押，我有计了。”写成稟帖，与鉴清看道：

素贞局董事臧居华为凶骗事：有武生梅春持皮衣来局，要质五十两。华畏凶，以二十两质付。春收银，仅将衣票付华，口称将衣到他处再质三十两方敷数，华不敢阻。粘呈衣票，上有梅春花押、衣后图书切据。求究追。鉴清送与瘦羊，堂讯将衣贮库，缴银回赎。梅春告府状，那艾奇换了王仁，收状未讯。值总帅病故，文和来署，先谒仙佛。鉴清道：“你是疯狗转世，不该奸遍同胞姐妹，又不该带夹文字在屁眼里考试，某事欺君，某事害民，已报无子，还恐遭刑。”文和汗流求救，鉴清道：“惟除恶可救。”遂拜二人为师，查访恶人，请告知照，办王仁。羊智闻总帅如此，争来奉承。素贞局对门医生孙照叔侄六人，素不与董事为礼，二人向文和说：“外有孙家六虎，不可不除。”后门邻王兴因倒灰，送交瘦羊带了石墩。已故学究季谦门生甚多，子秀才季恩常集文会，二人要隆文生，写字与文和道：“速拿藏妖洞主季恩！”文和委瘦羊拿讯。季恩上堂道：“生员何罪？”瘦羊道：“大人访拿，自然大罪。”季恩道：“无人告过生员。”瘦羊道：“谁敢太岁头上动土！”季恩道：“生员从不曾告过人。”瘦羊道：“指挥足矣，那用自告，暗箭胜明枪。”遂收禁。禁了年余，季恩是寒士，老母急死，妻卖住房营葬，因感书吏吴明照应，一女送他为媳，妻、子皆饿死。吴明出详道：“遍查无案，招告无人，如何发落？”文和批“革放”，季恩放出自尽。从此文武无一敢议。

局中写功德，太学陶秀不肯多出。秀年未三十，妻不育，娶妾汤娇莺，三口和美。臧居华家庖人宋鸣儿子宋痢痢，与娇莺之父汤求同村，臧居华命宋鸣把汤求引来。正是：

鸳鸯能使分佳侣，
鼠洞还教泼滚汤。

第十七回 拆良缘堂断二夫 灭活口井伤四命

诗曰：

少小佳人少壮郎，
如鱼似水度时光。
夫妻不妒同胞姐，
乐土安居是洞房。
衣服合身皆缟紵，
饔飧适口尽膏粱。
一朝改配瘟花子，
好比名花插粪旁。

臧居华见汤求随宋鸣来，指道：“好发财气色！”汤求道：“我夫妻每月只陶府赠银五两，如何得发财。”臧居华道：“何不问他借千金？”汤求道：“他如何肯。”臧居华道：“只消写张婚书在宋鸣名下，我替你去说，包你有千金。”汤求道：“我只会誊。”臧居华起稿，叫汤写道：

立婚书汤求，凭媒臧居华，将女娇莺许宋鸣之子宋痢痢为夫妇。茶礼聘金收楚，此照。

臧居华带去，托瘦羊讯断道：“汤求不合一女两聘，责二十板，追身价二百两还陶，女归宋痢痢。”娇莺哭道：“妇人

从一而终，已从陶，岂能再嫁！且有孕，宽限产后罢。”瘦羊不听，命押下为游。娇莺见汤求，叫道：“爹爹，你女儿卖得此等人，真算有福。今认十不全花子为婿，把女儿的命送了！受二十板，落二百两官债，每月没过活，好算计！”汤求道：“我上了当了。”

臧居华令差人押娇莺到家，一进空屋关了，叫宋鸣父子转出卖契，要收作妾。娇莺不从，痛打下个男胎，遣周姬同使女翠柳作伴，俟满月成亲。娇莺养好伤，见窗外一井，便叫取酒赏月，把周姬劝醉，翠柳扶送入房，娇莺跳井而死。翠柳去报臧居华，见与书童双福在外。臧居华入内，翠柳指井，臧居华把翠柳推入井中。出来向双福道：“我包过汤求银子，姑娘叫与他，好成亲，趁晚叫他取去。”双福往叫汤求来。臧居华带汤求、双福入来，指井道：“你女儿在窖子里。”汤求往望，臧居华叫双福帮推入井，又命双福跪下，发誓不言，臧居华纳倒丢入井内。连伤四命，只道无人知，那知周姬惊醒，在房窥探了然。

臧居华次早报官说，双福拐娇莺、翠柳同逃。汤求妻子见夫不归，前来讨信，闻知女被拐逃，不敢再问。臧居华托说风水填井，托房牙寿子京卖房。

一夕，寿子京在酒楼说：“人都怕神仙，我独不怕。”席未散，县差把子京锁去，花费一空，有莹地想卖与谨因。谨因见徒弟发财，会鉴清道：“你的事我尽知，借五百金与我，我便不言。”鉴清道：“徒弟的钱，是臧居华管，请他吃饭，对他说。今日徒弟去请，明早带菜来，替师父办。”次日将午，臧居华乘轿至。先用饭，第一样烧肉，臧居华先抛一块与狗，狗立死。臧居华大骂谨因：“请我来毒我！”取肉盘放轿内，抬往县里去。正是：

莫提当日恩多少，
且看今番命有无

第十八回 助仆放刁棺财两得 借官报怨玉石俱焚

诗曰：

神仙手段显些见，
活佛心肠也要知。
师若可图真不让，
庵如能占计须施。
宣淫岂许人窥探，
倚势全由我作为。
鲢鲤不分都捉尽，
方称法网妙无遗。

谨因跪求徒弟解救，鉴清叫到净心庵去避，谨因逃出。鉴清告知县差拿来掌责收禁。鉴清将万法寺席卷一空，僧众劝道：“僧家以师徒为父子，岂可不救！”鉴清只得叫瘦羊释放。谨因回寺，见床釜俱无，遂自缢。鉴清化棺得了几百金，仍用芦席卷化。

因施棺局久已无棺，鉴清向臧居华道：“须作棺遮人耳目。”恰有程升来求说情，化了五百口棺。这程升乃许太守家

奴，太守故后，发财自住。太守子许默是个秀才，程升每每欺侮，许默呈身契禀县，程升慌了，来求说情。臧居华道：“干犯事大，须同活佛去托总帅，还要使用。”二人去见文和，叫拿许默，文和委县。

夫人同小姐闻鉴清来，请入内署，只臧居华与文和谈讲。忽新任总司赵春稟见，彼此相会。赵春不信仙佛，臧居华说他不出，先辞回局。次日，取银百两，禀总司道：

素贞局董事臧居华为呈求遵行事：华一人在局，有银信寄来，华入内取脚钱，其人竟去。信内银一百两，是施入局者，无从查其名姓，未敢私收，呈银贮库。求批示遵。

赵春道：“不欺暗室，不愧神仙。”即请会。臧居华见赵春已信，便知他心事，一一说出，赵春大服，要替他请旌，臧居华道：“有代父受刑捧疮，恐人攻诘。”赵春道：“孝事何妨出示禁攻，然后请旌，建坊赏耿。”臧居华自题道：

真作孽一生无处，

假行善百世流芳。

那许默办了假契诬良的罪，递革枷杖，臧居华开了一千九百两使费，程升送钱并棺来。施棺局堆不下，鉴清道：“返照庵僧法空甚富，逐去堆棺颇好。”又对文和说了，发县永远监禁，寺中尽归鉴清。

有一武举李超，自都新回，闻堂妹李素在局，特来探视。至总门不得入，李超闯入，闻妇人哭声，鉴清迎出道：“好大胆，到孀妇屋里来！”李超道：“和尚来得，我来不得？”往哭声处去，见三个妇人，有李素在内。李素道：“我们入局如入狱，依两个董事的，件件都好；我们不依，日日受打！”李超扶李素出总门，鉴清领多人拦住，李超寡不敌众，撇了堂妹

奔出来，赴县告状。鉴清命将三个妇人勒死，取施棺收埋，赴县报李超入局打枪，瘦羊把李超革了。自此孀妇闻知，无入局者。

二董事议道：“无人报名，皆因作对的未除。”遂开单将有睚眦之怨的，同几个地棍杂入，交文和令王仁、羊智拿了收禁，又出示招告，后开道：

石雄、李超、钱鸿、梅春、汪固、徐逼（璧）人、祝盗、许默、周愚、陶秀、吴豹、孙照、郑乔、王兴、王毅、寿子京。

看的人道：“只石雄、钱鸿、汪固是地棍，王毅是龟棍，余俱好人，且多别字。”示后只石雄、钱鸿、汪固有人告，问了二军一徒，余收监。惟王毅有妻顾氏、女八儿每晚到素贞局求二董事叫文和行文释放。文和忽接了紧急文书。正是：

那知狱里无辜者，
竟是军前有用人。

第十九回 报恩情劫囚归贼寨 遭毒气束手上苗山

诗曰：

一角文书马递来，
文和惊得面如灰。

不徒邻境愁遭破，
兼恐封疆要受灾。
忙使大厅将令发，
急传知县把监开。
众中放出徐公子，
好展军前御敌才。

黄矶岛文书报王四姑称荷花仙，帅成江败回黄矶，梁慎保荐徐玉，行文来调。文和释公子，令速去。公子到黄矶，成江道：“都中出来了光大经略，速去听用。”公子把带去的徐元丢下，单骑到营。经略道：“你貌如处子，何能临敌，且随营着。”

贼兵到，经略令吴雄、麻勇出阵，吴雄阵亡，麻勇败回。又令朱胜、梁慎、金瑞同公子去迎敌。公子见是白老虎、胡霸带兵涌来，见公子都退，回营缴令。经略道：“你既能征，须记剿不如抚。”公子答应。

王四姑大队来，众将齐出，朱胜敌住四姑，被四姑红棉索套住刺死。公子来敌住，四姑往斜里走，公子追转山坡。四姑取索要套公子，不防马腿插入石缝，人马俱倒。公子要刺，四姑大叫：“饶命，愿降！”公子想起经略的话，便下马扶起道：“你既愿降，便是一家人，我让你马骑回去。”四姑拈矛回马，遇麻勇迎来，用力一斧，四姑挑去，斧落一旁，人跌下马，被马踹死。梁慎也迎来，问：“少年将军何在？”四姑指道：“立在山坡。”梁慎放过四姑，收麻勇的马，与公子骑回。

次日，报女将到，公子迎敌，见是孙雪姐。雪姐问道：“因何在此？”公曰（子）道：“前曾平苗，调来听用。”雪姐道：“自别公子，胡霸孚了降伏，反来学斧戟，他投王四姑

重用，荐奴为右领。奴今收兵，公子不可再来，四姑连珠箭利害。”各自回营。

第三日，公子出阵，见白老虎、胡霸摆成旗门，一女将同雪姐拥着四姑出来。公子道：“你允降为何反覆？”四姑道：

“承恩岂不知感，回营众将道：兵口解散，悔之晚矣，伏望原谅。闻雪姐说，将军是公子，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奴已骑虎，不能下背，公子何必冒险！”公子不答，一戟刺来，四姑架开，回马便走。公子追来，一箭飞来，右手接住；二箭到，左手接住；三箭到，口咬住。取箭看时，皆无镞，四姑已入旗门。公子回马，闻四姑叫道：“大将不可暗害人！”公子回头，胡霸举斧将近，公子回战，刺中马颈，胡霸落马，兵抢回。

公子回营，经略命绑了，发怒道：“通同贼匪，当得何罪！你是成江调来，解与成江正法。”监下，候囚车造成，令金瑞押解。

转过山后，一支兵拦住，女将把金瑞刺死，劫了囚车。各路知照回营，囚车抬入帐。四姑开车解剑，令女将扶右手，雪姐扶左手，送入后帐。四姑道：“细作探信后，我们分头埋伏，这位接着的女将，乃义妹刘月英。”公子道谢，摆酒压惊，四人同席。四姑道：“既承俯临，愿让为帅。”公子道：“世受国恩，虽死不能从命。”月英道：“且住下再处。”

探得经略闻逃兵的信，行文成江。那徐元闻信，回紫岩。两总事闻知，见文和道：“徐玉果为寇，速拿他眷属！”文和把徐府一家收禁，房产入官。适新总帅祁宜来，文和要回任，把仙佛荐与，祁宜也信服了，把徐府眷属解送成江，成江又解入都。

公子不能回国，又不肯为敌，四姑只得移屯苗境。那外苗灭后，有黄矶致任总兵范瑚踞住铁瓮山，无子，女淑云及笄，

接父位。山上出迷魂草，烟能迷人。淑云闻有兵在山下，出来巡察，白老虎、胡霸、雪姐、公子先后被烟迷住被擒。四姑闻报大惊，月英惊绝倒地。正是：

生离欲救犹无法，
死别何堪更有人。

第二十回 铁瓮山范淑云投营 里苗岛沈琼芳让国

诗曰：

好似风前烛一条，
霎时火灭便烟消。
请看面目如灰色，
休说容颜比玉娇。
卧地垂头将气绝，
教人揉手更心焦。
声声叫唤微微醒，
幸喜芳魂去不遥。

月英救转，便出阵，四姑吩咐，“见烟便回。”月英闯至寨门，淑云出迎，月英道：“擒将何在？”淑云道：“斩了！”月英飞枪刺来，淑云见势凶，退避放烟。月英只得擒喽罗回营，告四姑道：“闻擒将都斩了，活他作甚！”拔剑欲刎，四

姑抢住道：“且审喽罗。”喽罗道：“前二男守在后寨，后一女一男，住在中营。”二人方放心，商量修求书，付喽罗回山道：

荷花仙帅王四姑敛衽上

寨主麾下：兵过贵境，误触虎威。乞念彼此无隙，将擒将放还，即领兵出境。

淑云批道：“放还三人，留一人为质。”命喽罗送雪姐、白老虎、胡霸下山。四姑见公子未回，要再去求，雪姐道：“无益。”月英道：“要害公子么？”雪姐道：“必不害。且审喽罗，何法破烟。”喽罗道，“口衔返生花不畏烟。此花惟里苗有，里苗乃少女沈琼芳为主，寨主臣服他。”月英道：“往里苗可有路？”喽罗道：“山后抵银闸关，左路铜锁关甚严，右路越过各关，直到苗府，但荒山无宿食处，又怕蛇兽，人不敢走。”

月英愿走右路去，四姑将金珠束在月英身上，又带干粮马草，单骑而去。渴饮涧水，夜间露宿，幸天晴未遇蛇兽。至里苗府进贡，召见甚欢。月英告知来意，琼芳道：“我叫淑云还你擒将，不必厮杀。”留住候信。

使回说淑云不放，琼芳转不过脸，点兵自带月英去讨。兵到山后，取令箭命月英走铜锁关回营，召淑云带擒将来见。琼芳把公子收入后营，命淑云回山。淑云正思起兵来夺，闻报琼芳掳公子回国，淑云乃到王四姑营求见。雪姐接入，淑云道：

“奴与徐公子乡亲，留住数日。今被里苗主掳去，特来报知。”月英道：“你害了公子假说么？”淑云道：“奴愿领全山同去追回。”月英、雪姐同淑云上山，领兵先行。

琼芳用轻骑同公子回府，大军缓行。淑云等追到银闸关，苗兵初进关，月英一马闯入，门遂闭，战了一日，竟被擒。琼芳在府中款公子，月英解到阶下，公子大惊，出座跪下求饶。琼芳跪下扶起，自解月英，携手入座，遂与月英约为姐妹。时

四姑等在关外攻打甚急，琼芳向月英道：“奴虽为国主，所见臣民如鬼，终何了局。意欲让国与公子，妹妹以为何如？”月英道：“姐姐作何安放？”琼芳道：“如把国让他，何难安放我。”月英失笑，琼芳粉西（面）发红。月英道：“姐姐有安放，可肯携带小妹？”琼芳道：“誓不离你，只待关外与退便让国。”月英道：“兵恐难退。”琼芳道：“拌些金帛与他，也退了。”月英道：“他们的心，恐与我二人一样，未必要金帛。”琼芳道：“若如此，何不请来，同享富贵！烦妹妹一行。”

月英出关，告知四姑。四姑道：“奴与范孙二人，誓救不出公子同死，不好相背。”月英道：“苗主不妒，都去得。”四姑遂降。月英进关回覆，琼芳出迎，与四姑并载回国，托月英与公子说明，择日让了位。公子作苗主，沈琼芳为大夫人，王四姑二夫人，刘月英三夫人，孙雪姐四夫人，范淑云五夫人。旧官加级，白老虎、胡霸封将军。造册进贡，求入版图，并求赦还眷属。贡使方去，又想起一事。正是：

不贪富贵荣华乐，
要作艰难跋涉人。

第二十一回 走西乡巧遇报恩人 吞金裸逼作含贞鬼

诗曰：

年少身为一岛君，

新婚况有王钗裙。
忠肝不改偏朝贡，
孝意难忘是葬坟。
岂肯图安贪快乐，
要思涉险历艰辛。
山中那用风吹引，
自作无心出岫云。

苗主独回葬坟，月英送衬衣道：“此衣缝金珠在内，便于取用。”苗主交琼芳理国，不用从人，自到紫岩岛。见住房封着，管城子在店里教两徒作笔，一个是吴明儿子吴信，一个是新改业的居安。苗主告知管城子别后诸事，管城子道：“虽为苗主，究是私来，官正拿你，且藏在我家。我替你作坟，葬时去临穴。”居安报鉴清，叫瘦羊来拿；吴明叫吴信通信管城子，叫苗主到金沙岛暂避，临葬再来。

苗主不及取铺盖，登舟渡洋。天晚大风，只得登岸。欲投宿店，人家都闭门，只一墙写“安寓客商”，苗主敲门，一女子开门道：“我家不开店了，客人有几位？”苗主道：“只一身。”女子道：“此乃金沙岛西乡，别无宿店，只一人，留你罢。但母亲要钱多。”苗主应允。女子禀母，引苗主入坐，问道：“你声音是紫岩人，可认得徐公子璧人？”苗主道：“问他则甚？”女子道：“我先父渡洋覆舟，幸公子救养，赠银开店，今父故歇店。”苗主道：“你父可是张信？我便姓徐。”女子再拜，问铺盖何在，苗主道：“只说一日可到，那知遇风。”女子道：“金沙客店不留无被的人，奴有布与棉，替恩人缝一床。”苗主道：“听你算价便了。”女子取被铺好道：“这被是奴干净的，请睡，奴在灯下缝被。”和衣而卧。天明被成，女子烧汤来道：“老母昨晚已睡，今要见恩人。”老妇

人入来道：“无以报恩，小女银杏，愿送为妾。”苗主道：

“金沙回时再商。”从衣中取一金钗为房钱、被价。老妇取入，复出道：“小女说房银、被价都不要，若与他的，便取了。”苗主到金沙，住一小庵，传方施药。

那臧居华闻苗主渡洋，乘舟缉访到西乡，闻有美少年在张婆店宿一夜，臧居华也去宿。张婆辞不开店，臧居华道：“有人住过，房钱照算便了。”看见银杏，问老妇道：“你女可有人家？”张婆道：“昨许送徐公子为妾。”臧居华道：“三百两卖与我罢。”取元宝作定银写契。张婆贪财，寻人写三百两身契与臧居华。银杏不允，叫张婆速退，臧居华道：“退不退由我。”便往金沙去。时吴廉作金沙府，臧居华要差同来要人，银杏舌金钗而死。臧居华复去对吴廉道：“无人须追回身价。如不足，将房封抵。”吴廉出差追出元宝，又封房子抵二百五十两。张婆受骗，见人财两空，投洋而死。正是：

贪财送却亲生女，

下水来寻已故夫。

第二十二回 人济他他害人恩将仇报 我救你你护我情从理生

诗曰：

禽兽如何可并栖，

受恩报德总休题。
送他金帛供他乐，
降尔灾殃任尔啼。
总帅用为囊里物，
沙商看似脚中泥。
莫言仙佛无良甚，
鬼魅都从熟的迷。

臧居华回金沙，海纳、余市等轮养，把淡沙利弊皆知。偶过小庵，见墙上贴道：

广传秘方

蛇毒

葫芦根 白矾 煎服

脚气

刺菱壳 煎水洗

后面许多，不及备看。臧居华知是施药局方，入问庵僧，果曾有徐姓住此，往紫岩葬坟去了。臧居华赶回，探知苗主已葬毕，往上洋去，遂同鉴清见祁宜道：“私沙之多，皆由各商贩卖，各使包庇。”开单请拿道：

沙商：

余市，余利，余达，海纳，陈万，王承，张祐。

沙使：

王福，朱庆，宋金，徐华。

众人行贿托二董事说情方免。

臧居华发财，盖房接陈安家，去对赵春说：“贵书吏陈安卖娼。”赵春把陈安责革，发县枷示。陈安把住房送了臧居华，才叫县开枷。

苗主乘舟回岛，遇风泊黄矾洲旁，遇一大船，旗写“香岩

岛副帅新升黄矶岛总帅”，船上有人叫道：“文大人船来，小船速让！”把泊的小船缆砍断，用石冲入大洋。苗主船破，有船来叫道：“救船！搬货！”苗主跳过船道：“我只空人。”那船摇往洲里去，送上茶来，苗主饮了，手足如绵，心中明白，闻一人道：“此处水浅，只好绑在树上。”遂把苗主衣剥尽绑起，船竟去。

苗主药解，无人放绑，见洲旁摇出渔船，大呼“救命！”那船抵岸，出来个女子，见苗主赤身绑着，回船取被披住，放绑上船，彼此互问：女子道：“奴姓唐，名小秀，父母双亡。弟官保，十岁，在后舱未醒。你在前舱暂卧。”苗主告知姓名，并说遇盗，女子道：“此地强盗聚处，为头熊鲸最凶。你身无一丝，如何上岸？且卧在船中，我替你作衣履。”苗主称谢。小秀把船摇去，买布作衣，数日衣成。小秀取父遗蓑笠芒鞋与苗主着，苗主道：“可象个渔翁？”小秀道：“渔翁中没这般人物。”

忽邻船一姬叫道：“秀姐，熊大王要娶你作第十位夫人！”小秀道：“大王不要有夫之女，奴是受过聘的。”邻姬道：“大王自来请你。”船便开去。小秀向苗主道：“大王便是熊鲸，他倘来，烦你一言救奴。”苗主道：“他不要有夫之女，任你怎么说。”早见大汉领多人到船头，问官保道：“小秀是你何人？”官保道：“是姐姐。”大汉道：“他不肯嫁，原来为你！”提起孩子，望洋中一抛。小秀在船中乱抖。苗主跳上岸道：“谁敢撒野！”众涌上来，被苗主打散，内一人是劫衣服的，捉住问道：“衣服何在？”那人道：“全在船上。”苗主同去取来换了，在衬衣中取珠子典银，买了一剑一戟，余银与小秀。小秀开船，一路哭涕，直至苗境。苗主问道：“你可肯随我去？”小秀道：“我只一身，不敢回黄玠，只能同你

去。

苗主命弃了船，雇了两匹马。行至铁瓮山，山上有外苗致仕的大将阮恭，同子金豹、金熊，女金鸾占了。闻有人过山，金豹阻住，被苗主杀败，金熊放出草烟，苗主无解药，又被迷住，与小秀俱被擒上山，押见阮恭。正是：

风波盗贼虽能脱，
死活存亡尚未知。

第二十三回 盗令箭山寨独逃 感明珠宫闱双纳

诗曰：

公子天生美少年，
无心到处遇婵娟。
杀身时候偏逢救，
见面须臾便有缘。
嫡庶不知存妒忌，
夫妻都好共团圆。
世间若问真如意，
小说之中件件全。

阮恭上坐，苗主、小秀迷在阶上，金熊道：“这女子望赏了孩儿。”金豹道：“是孩儿阻住的。”阮恭道：“候再得美人

再分。”命将女的交小姐，男的候祭旗。金銮见送女来，将汤救醒细问，小秀告知各事，金銮道：“救你的人也是英雄，可惜迷坏。”小秀求救，金銮道：“男子如何好救？”小秀道：“迷住的人，看看何妨。”金銮命取来，小秀见苗主，不禁泪下。金銮道：“他是你甚人？”小秀无言。金鸾道：“怪不得你。”取汤救醒，送去后营。喽罗道：“大王要用他祭旗。”小秀求救，金鸾应允，晚间盗令箭同小秀到后营，叫出苗主，赠马及喽罗衣装。

苗主取两粒大珠，分赠二人，持令箭下山。到银闸关，守兵引见守将，见是苗主，忙取衣更换。飞报国中，琼芳代国，四官率官来迎。都中眷属已发还，徐顺、徐忠、徐文、徐元引凤珠小姐来见，徐顺禀道：“到都幸袁大人与朱大人保奏释放，朱大人名员是同乡，把我们养住，二姨太太感他，把小姐许配公子朱双。二姨太太病故，皆朱府经理。今贡使去，奉旨回国，朱大人也告老回紫岩。请国主送小姐去完姻。”

苗主都封官，带兵同白老虎、胡霸、顾奎、蒋旺、葛珑、马奇，带返生花到山寨去。第一阵金豹放烟，众皆含花，金豹大败。第二阵，蒋旺、马奇被金熊战败。第三阵，白老虎敌不住阮恭，胡霸放箭射中，喽罗救回。第四阵，金銮出战，胡霸、马奇被擒，顾奎、葛珑被斩。苗主行文国中取兵，月英、淑云带郑住、罗英、黄勇、瞿本来，苗主令郑住、罗英为头敌营，黄勇左营，瞿本右营，蒋旺后营，白老虎粮台自同月英、淑云居中营。原来阮恭箭伤身死，金銮将胡霸、马奇射死祭父，闻添头营，同二兄来劫，左右营往救，罗英、黄勇败回，郑住、瞿本阵亡。金銮回山，金豹、金熊占住头营。苗主同月英往夺，苗主擒金熊，月英用四姑的红棉索擒金豹。金銮闻二兄被擒，下山讨战。月英要会他，苗主亲出掠阵，见一对美人

交战，苗主上前分开。金銮道：“你如何在此？”苗主道：“我即国主，来酬谢你，并接小秀，勿相交战。”金銮道：“奴二兄呢？”苗主道：“安养在营，好赎小秀。”

各自回营。金銮向小秀道：“恭喜妹妹，同你来的人竟是苗主，接你回去，必有好处。奴与你便有天地之分！”说着泪下。小秀道：“倘有好处，必报姐姐的恩。”金銮将小秀送出阵前，苗主把金豹、金熊换回。小秀入内帐拜月英、淑云，月英扶住道：“国主接你，怕不是位夫人，只宜行姐妹礼。”小秀道：“夫人第几？”月英指淑云道：“奴们是三、五，待你作六夫人。”小秀道：“奴为婢足矣。山上阮小姐曾有德于国主，求夫人劝收纳。”月英向苗主说了，苗主上阵，要金鸾出马，金鸾手执明珠道：“可还记得？”苗主道：“何尝忘了，特请你同回国。”金銮道：“二兄前不好启齿，先擒奴去罢。”苗主遂抢回。

班师回国，琼芳等请苗主立金鸾为六夫人，小秀为七夫人，招安金豹、金熊，遣徐文、金豹赍贡入都奏明七个夫人。不多日，贡使同天使到来。正是：

夫荣能使妻同贵，
家庆还须国有恩。

第二十四回 代偿命地甲含冤 广造寺居民被逐

诗曰：

一世居官七打砖，
只因枉法用威权。
误将邪教呼为佛，
妄把奸人奉作仙。
大府听言无检点。
微员承意善夤缘。
可怜苦了良民辈，
性命难逃又费钱。

天使册封苗王，琼芳为后，余为妃，铁瓮以内，尽归掌管。天使去，苗王要送凤珠完姻，月英道：“奴陪小姐去。”金鸾道：“奴也去看内地风景。”苗王因琼芳、四姑、雪姐、小秀皆有孕，遂交淑云代国，自带刘阮二妃、凤珠、徐顺、徐元回乡。

时朱员久已病故，朱双留住众人，择日完姻。苗王带徐元去访管城子，见管家笔店招牌改了居家笔店，入店去问，居安回久出。又去访吴信，吴信道：“自居安师满，鉴清在县告管城子占店，瘦羊堂讯，管城子道：‘店已开久，居安说是他的，

有甚凭据？’瘦羊道：‘你说店是你的，有甚凭据？况经邻人臧居华查复过，他叔子又是个活佛、大善人，难道骗你不成；速让免究。’管城子知上状无益，取了作笔器具，远方去了。”

苗王送礼与吴信，仍回朱府。见朱双买童郭福甚好，因徐顺年老，令其携子去守祠，要郭福伏侍。问其来历：他父郭升当地甲，有冯二卖糕，臧居宰幼时，常将后庭换糕吃。今冯二仍在臧家门首卖糕，臧居宰羞怒，把冯二打得将死，送入火神庙。郭升告知臧居华，要去报官。臧居华道：“与你银百两，莫报官。须依我写一字，方与你银子。”郭升照臧居华念的写道：

立借字地甲郭升，因打伤冯二，今借到素贞局银一百两为使用。亲笔无中。

臧居华收字，叫明日来取，便交与瘦羊。夜间冯二死，瘦羊以借字为供，办了抵尝，仍向郭升妻追银百两，郭升妻卖子郭福，寻了自尽。

鉴清新作经文符咒，传数百家作会，要一人一两，有七十余人无银，未入会。鉴清烧了底本，开单与祁宜道：“邪教谋反，急宜搜拿。”祁宜委瘦羊，搜出经符拿讯。众人道：“是活佛传的。”瘦羊道：“贼不攀捕。”遂请祁宜正法。祁宜奏鉴清获叛之功，奉旨改南海观音殿为空明寺，官为修葺。鉴清把近寺民房拆毁，杏姑怀着私胎，赶出无处出脱，遂自缢。只臧居华一家未动。

居安见徐家主仆，忙报鉴清，鉴清、臧居华同去请祁宜查拿。祁宜道：“他封了王，拿他则甚！”二人道：“恶棍私入内地，不拿有咎，但须严守上洋，方拿的着。”祁宜委府县。

吴信到朱府报信，说上洋走不得，苗王率众人星夜走金沙岛内河，去到西乡，遇管城子，告知张家事，不胜惋惜。遂带

管城子同徐元、郭福在外舱，自同二妃在内舱，绕黄矾洲出洋，到黄矾岛。岛上有楼，苗王同管城子往游，二妃在船窗玩景，一少年大汉来船头道：“何处美人？”徐元道：“胡说！”那人推倒徐元上船，郭福入舱报信，二妃迎出，那人入舱，月英打倒，金鸾取绳捆起。苗王、管城子回船，徐元正禀此事，一大汉领多人执器叫道：“还我儿来！”苗王看时，乃是熊鯨，便取鞭上岸迎敌。二妃立船头，各放一箭，月英射死熊鯨，金鸾射死劫衣贼，余贼逃散。苗王回船，取捆的人问，名叫熊蛟。苗王道：“一日不忍伤父子二命，但放去又作盗。”乃拔剑砍去右手放去。

回入苗境（境），铁瓮山有寇，苗王令且住下。正是：

两位美人曾结寨，
四员大寇又居山。

第二十五回 擒降将三破铁瓮山 定制科再返里苗国

诗曰：

制科本是圣人遗，
海底苗邦也效之。
有武有文斯已足，
考男考女复何为。

三场递减直难中，
一岛无多尚好治。
从此英雄都望进，
工夫磨到白头时。

苗王遣徐元入国调兵取花，此时四妃都生子，遣金豹、金熊率兵来接，四姑、雪姐、白老虎、蒋旺也领兵屯山后。山上四寇，雷鹏、夏鼎敌山后，晁刚、余飞敌山前。金熊被晁刚战败，金豹一慌，被余飞斩了。金鸾为兄复仇，月英助阵，用红棉索套住余飞，金鸾一刀两段，双战晁刚。苗王鸣金收兵。雷鹏、夏鼎到后山劫营，蒋旺阵亡，白老虎同二妃退入银闸关。二寇追赶，四姑箭射夏鼎，雷鹏方回到前山，助晁刚双战苗王，二妃助阵方退。苗王令二妃分屯左右，自与金熊屯后营，空了中营，令小卒扮苗王入关。二寇探得，来劫营，三路兵出，二寇被擒降顺。

苗王回国，见二将为寇，因无制科，乃定文武科。苗俗为官不分男女，仍任女人考试。文科一场策中入二场，文字再中入三场，诗赋中为中式。文场第一中郝昭，女中周兰；武第一中裴杲，女中秦紫霞、韩彩燕、汪仙珮。令郝昭修苗史，周兰修官训。周兰善画，画《七美图》进苗王：一月英，二金鸾，三淑云，四琼芳，五四姑，六小秀，七雪姐。裴杲为总巡，秦、韩、汪三人为宫卫。以文生为书吏，武生为兵，无一闲民，苗邦大治。

境多水患，苗王亲往疏治。七位后妃宫中赏月饮酒，月英停杯道：“我们取乐，国王不知在何处辛苦。”小秀道：“三姐姐心中是国王，国王心中是三姐姐。”金銮道：“莫说这话，那个不是国王的肉！”小秀道：“我们是肉，三姐姐是心。”淑云道：“都算有福。”月英向雪姐道：“肉团子，

不开口。”小秀道：“不知谁是棉花、香袋呢。”四姑道：

“妹妹们，好老脸，说出些甚么来！”月英道：“我们年将三十，任他孩子家说去。”雪姐道：“三姐姐象未过二十的，真同国王一对。”琼芳道：“你们都念国王，明日请回来罢。”小秀道：“再不回来，三姐姐要害病了。”果然夜深月英受凉，回宫发热，琼芳请国王回宫。共生六子，长泰，雪姐生；次谦，琼芳生；三益，四姑生；四丰，小秀生；五恒，雪姐生；六豫，小秀生。正在平平安安，忽报有兵来。正是：

只恋宫中多粉黛，
那知关外有干戈。

第二十六回 一服丸伤采藻胎 九条索系文和颈

诗曰：

妖魔手段太奇哉，
缠住娇娃不放开。
力可抛砖符岂惧，
量能啖饭病非灾。
合成药与亲人试，
施出棺从义冢埋。
不是神仙为乃父，

却疑此女受私胎。

探得文和用臧居华为军师，带提督常宣、董钺来伐，兵未入境，苗主先遣徐文、金熊入贡，奏知此事，令裴杲、雷鹏守铁瓮关，静待旨来，不许出战。

那臧居华怎得来作军师？因有女采藻，受居安的聘，将娶被妖缠住，独居一院，送茶送饭，食抵两人，用僧道符咒，内中打出砖来，怀了鬼胎，用药打下来，与人胎无异，采藻竟死，取施棺收埋。臧居华到黄矶岛散闷，文和敬之如父。熊蛟被邻甲出首收监，行了贿，托臧居华向文和道：“那有无手的强盗！”文和释放熊蛟，问邻甲诬良罪。又劝伐苗，极言苗富。文和谎奏苗叛，带兵来伐。

贡使同天使来，奉旨用九条索系文和入都。臧居华劝常宣、董钺大掠。苗王令金熊追上天使入奏，奉旨锁拿二将。臧居华道：“将在外，君命不受。”遂斩天使，常宣称外苗王，董钺称内苗王，更番攻关。苗王闻信道：“二将叛，可擒矣。”令晁刚助二将，出战要生擒。常宣同臧居华分兵屯兽愁崖，劫掠粮草，董钺攻关被擒。臧居华见势不好，辞常宣去借兵。回到黄矶洲，会熊蛟道：“外苗王招兵，你多带人去可作官。我写书荐你去。”熊蛟把大盗小贼聚有数百人，去投常宣，被裴杲、雷鹏、晁刚杀得尽绝，生擒常宣。

苗王令金熊、裴杲解董钺、常宣入都，奏清扫墓。奉旨回乡，把兽愁崖加归苗境，立徐谦为世子。交琼芳理国，令金熊领兵，保徐泰、徐益、徐丰、徐忠、徐文为前队，秦紫霞领兵，自同月英、淑云、金鸾为中队，白老虎领兵，保管城子、徐元、郭福为后队。经过黄矶、花岩、白岩诸岛，百官迎接。将到紫岩岛，船泊南岸山边，山上有一楼，供奉持酒杯的仙人。苗王上去游玩，见四壁画山，正在观看，忽报祁宜涉远来接。

正是：

当时被逼为公子，
此度相逢是国王。

第二十七回 远来船上二女见王妃 新造殿中众官宴苗主

诗曰：

放炮开锣摆对旗，
轿中坐着一祁宜。
东南半壁官僚首，
仙佛双亲孝顺儿。
公子逃亡曾苦逼，
国王迎接敢行迟。
不辞百里来相见，
好副生成老面皮。

祁宜来接，苗王辞扫墓后会。船到紫岩，都去修祠，只三位王妃泊船近岸，遣郭福去访凤珠小姐，知随朱双入都，二姨太太枢已搬回，附葬太常坟侧。一晚，三妃未睡，闻有人投水，遣人查救，回船禀覆道：“投水人田敬，率二女田桃、田柳卖解走索，被岸上一墙门内唤入作把戏，将酒灌醉田敬，捆入妇人卧房，要算强奸，逼他写卖女的契方，二女一马被

取，因此投水。”金銮要救二女，月英令秦紫霞取来。紫霞打开门，一和尚自妇人房中跑出，乃到后面搜出二女一马。将马还田敬，牵立岸上，领二女上船见王妃。

岸上忽来许多人，把田敬锁去，又涌到船前，紫霞领兵拦住。众人道：“这船且交地甲，禀官再处。”地甲见深夜船无旗号，查问何来。紫霞告知，转问藏女的谁家。地甲道：“是棚里移来的居思学家。有个孀嫂，妻是从良的妓，侄开笔店，二兄成了佛，连总帅都可使唤，只怕有场大闹。”紫霞禀请苗王，又禀田敬锁去，二女何归，月英令养着。紫霞放炮，把金熊、白老虎兵聚来。瘦羊不敢来问，只将田敬用刑，竟死杖下。苗王回船，月英令二女叩见，地甲禀田敬杖死，苗王把田桃配郭福，令去守新祠；田柳配徐顺子徐茂，令去守老祠，各给财产资生。

祁宜请宴，设于空明寺，苗王上坐，祁宜、赵春旁陪，王仁、羊智侍立。祁宜道：“贵国大治，料无讼师。”苗王道：

“敝邦本无，自文总帅到任，黄矶的讼师都到敝邦。”赵春道：“文和有何德政？”苗王道：“官以情理断狱，讼师方售其技；若以关节断狱，讼师的笔开出花来，官也不看。”祁宜道：“敝岛有两个善人，设素贞局，却是善举。不知贵国可恤孀？”苗王道：“敝邦恤孀，只问贫富，不问老幼，是送钱与他过活。若青年孀妇，岂僧贼辈所宜收藏！”祁宜道：“因他们成了仙佛，所以不疑。”苗王道：“仙则六根清净，佛则四大皆空。那有包揽词讼的仙，酒色财气的佛！若说广施行善，自应由富而贫，如何两个乞丐，行善变成财主？”祁宜道：“形迹可疑，却要查察。”

席散后，有人听得，报知鉴清，鉴清叫臧居华去见祁宜道：“活佛炼成金丹，能返老还童。”祁宜请鉴清向他乞丹，

鉴清道：“此丹千金炼成，无钱再炼。”祁宜送千金买丹，晚间服了，半夜仙去。

苗王回船，徐茂来报；老莖出了异兽，人不能捕。正是：
有假善人方受赏，
是真异兽自难除。

第二十八回 除异兽苗王返国 赂瘦羊活佛聘妻

诗曰：

铜箭锋芒不可当，
穿山透石岂寻常。
只从岛后除奇兽，
惜未堂前射瘦羊。
白旆倘能归内署，
红颜容易赴汪洋。
果然佛地皆欢喜，
家有群麀聚满床。

苗王带宝器自去除兽，月英命淑云守船，自与金盞、紫霞领兵护卫。到祖莖屯兵未定，山后异兽跃出，其形如虎，其大如象。兵士火枪乱箭如雨洒荷叶，兽如不知。苗王连射铜箭，五支皆中，一支穿透，四支入腹。兽在地上滚，苗王用银鎚击

死，命兵剖腹取箭，刀不能入，苗王用金刀剖开取箭。

还舟，管城子辞不同回，苗王赠金宝约值十万。开船回国，各官来送管城子，郭福、徐茂远送方回。管城子买房在洋边，那来的船舵师尚在，管城子遂制货装载各岛贩卖。

鉴清知苗王去久，田家二女配了郭福、徐茂，便令居思学、居安告状。瘦羊见祁宜已死，奉承少懈，又收郭福等一千银子，搁不传讯。鉴清向催，瘦羊道：“我用他二千两，待还了好讯。”鉴清写二千两欠票付瘦羊道：“你借库项还他，我设法还库。”瘦羊传讯，郭福、徐茂禀道：“二女是苗王赏的。”瘦羊道：“只好到苗国去住，本县以卖契为凭。”乃把田桃、田柳交居家叔侄领回。

贵三娘、秃四娘接着，劝道：“你二人是活佛要的，一生享用不尽，已有衣饰在此。”遂取来与二女看，二女假作欢容，防守少疏。居思学去请鉴清，择日收娶，居安道：“田柳是卖在我名下，如何请二叔来成亲？”贵三娘道：“一家都仗二叔，你四叔把四婶都让二叔，你如何不让他！俟成亲后，二叔不在家时，任你顽耍。连四婶也嫌四叔是秃子，不如侄儿精壮。”贵儿说得高兴，把居安搂住，叫四娘解去居安衣服，二人抬居安进房同睡。田桃、田柳见无人防守，悄悄出门，到洋边跳下水。三人睡起，不见二女，寻到洋边，有小鞋浮着，方知沉水。待思学回来，人云，报信与鉴清，鉴清怒道：“必是两个妇人吃孔有心放走了！且隔几时，不回去再处。”正是：

二女不能成好事，

一家难以降飞灾。

第二十九回 菜吃菜抵对勾消 船撞船赔偿了结

诗曰：

素贞局里两渠魁，
也爱奸淫也爱财。
活佛火攻真下策，
善人水斗亦奇才。
任他帷簿从中乱，
逼彼商船往外开。
天远欲呼呼不应，
此乡原本号无雷。

居四娘为娼时，与臧居宰交厚。臧居宰探得鉴清久不回家，乃去看姑母。贵儿令居思学去买菜，居安又在笔店，遂与四娘叙旧。贵儿看见道：“侄儿有此手段，却便宜外人。”便三人一床。思学回来，见是臧居宰，无可发泄，乃用他后庭。四人睡着，鉴清回家，忙到厨下取炭火烧铁，各人股上一烙，贵儿疼出尿来，方泼熄火。

鉴清恼闷回寺，见洋边挑货，问知是管城子的。

那臧居宰忍痛回家，买麻油调大黄末，托母亲思宝敷。思宝道：“此油如此好。”臧居宰道：“施药局鸡爪葵浸的油更

好。”思宝道：“何不问母舅要？”臧居宰道：“伤是母舅烙的。”将前事细说。思宝心动，竟乱了伦。臧居华回家，见二人睡着，臧居宰后门大开，便道：“你不顾母子，我也不顾父子了。”遂成一串，因此二人无忌。臧居华娶海岱之女为媳，强奸勒死，复续严三寡媳，方成一局。

鉴清邀臧居华议事。值管城子在船发货，见一小船头上堆着篾篓，两旁木板，迎船撞来。舵师叫道：“那船走开些，我船是泊定的。”那船一碰，篾篓入河，木板飘散，船中跳出一仙一佛，揪管城子到县。鉴清会瘦羊，请断钱瓜分，并还前欠。瘦羊即讯。鉴清道：“篓中皆极贵药品。”臧居华道：

“板是作棺的。”摇小船的道：“局中制货的船碰坏，求罚他赔。”瘦羊断管城子共赔五万两，小船交臧居华领回自修。

臧居华将船卖了，摇小船的来索，鉴清道：“你当堂供明，船是局中的，如何又索？”那人道：“我借局中势，好叫他赔。你二人叫我用竹篓装土，又叫我将朽板松挂着，用力撞散，得钱均分。今不分钱，连我的船都骗去！”二人大怒，取哑药将他灌下，送交瘦羊重责。那人身废，无以为生，遂缢死素贞局门前，只费了一口施棺。

管城子变货交官，弃了房子，移到船上住，终日著书。舵师道：“只知仙佛害人，原来害了许多！”管城子道：“此我所知，我不知的，未卜还有多少。”正是：

仙佛岂能天报应，
苗王必定要团圆。

第三十回 似人似鬼孽满受诸刑 半是半非书终成一梦

诗曰：

此处船通彼处船，
上穷碧落下黄泉。
有雷国在祥云外，
一告人居苦海边。
色爱财贪将势摆，
磨捱锯解受油煎。
神仙活佛收场日，
另向心中现一天。

黄标在船中，灯下把管城子的《海游记》看到此处，忽听船头上有人，黄标开舱门看，被几个公差把黄标带住，不容转身，上小船到江北岸河中去。如上水梯，到岸见城门，上有字曰“有雷之国”。进城，入一府，大如宫殿，殿阶设油鼎，旁有蛇池，左设石磨，右设铁锯，前列三牌。东牌下跪着无数的人；西牌下跪着管盛、水华和尚，同一个老总帅，一个瘦知县；中牌下跪着管城子、信天翁。公差令黄标跪在中牌。但闻殿上呼“文和”，老官趋上；又呼“羊智”，瘦官趋上。少顷，文和发下来磨，羊智发下来锯，把总帅磨成散帅，瘦羊锯

成羊肉丝。又呼“臧居华、鉴清”，只见香客管盛同水华和尚趋上，闻殿上唱道：“恶贯一盈，名利两收，罪当加倍！”遂将二人发下来锯。果然仙佛有分身之法，锯了又磨成肉酱，好似未塑成仙佛的土泥，放在油鼎煎枯，爆入池中，被蛇吃尽，想是现出舍身畏（喂）虎的手段。

黄标等三人未见呼唤，公差领了出城，见水边小船尚在，三人上船，下水梯南回。路上黄标道：“分明是管盛、水华，如何呼臧居华、鉴清？”管城子道：“正是臧居华、鉴清。”黄标道：“刑具甚奇，不知是阴司，是阳世。”管城子道：“佛在雷音，此名有雷国，想是佛地。”信天翁道：“心即是佛，断狱合人心上，竟是佛地。”

三人到黄标船边，过船，黄标入舱，见灯只半明，桌上的一本《海游记》，舱门紧闭，那有甚管城子、信天翁，方知是梦，乃题诗于书后道：

龟孙鳖子兔儿郎，
男作穿窬女作娼。
温饱才能全性命，
贪淫便欲害贤良。
文和署帅如疯狗，
知县遭瘟放瘦羊。
董事善人相炫耀，
神仙活佛互称扬。
炼来野地坟边鬼，
哄遍金沙岛内商。
返照庵中强夺主，
素贞局里巧奸嫖。
拆他爱妾胎还堕。

逐彼恩师命又伤。
囹圄乡邻冤下狱，
全家眷属乐同床。
广传符咒拿邪教，
远送愚顽到战场。
怕审只须丹一服，
逼婚那顾女双亡。
频施鬼计图公子，
岂料天心报国王。
货物满船虽易占，
语言落纸却难藏。
是非美恶流千古，
感应轮回待上苍。
境界依稀堪识认，
姓名隐跃好推详。
紫岩句句皆真实，
苗岛条条有渺茫。
若遇看官知此事，
最荒唐处不荒唐。

●〔清〕张南庄编 ●金 霁 校点●

鬼话连篇

序

昔坡公尝强人说鬼，辞曰：“无有”，则曰：“姑妄言之”。汉《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为也。”由是言之，何必引经据典而自诩为鬼之董狐哉。吾闻诸：天有鬼星，地有鬼国，南海小虞山有鬼母，卢充有鬼妻生鬼子，《吕览》载黎邱奇鬼，《汉书》记繫亭冤鬼；而尺郭之朝吞恶鬼三千，夜吞八百，以鬼为饭，则较钟进士之啖鬼尤甚。然或者造无为有，典而不典。若乃“三年伐鬼”，则见于书；“一车载鬼”，则详于《易》；“新鬼大，故鬼小”，则著于《春秋》。岂知韩昌黎之送穷鬼，罗友之路见揶揄鬼，借题发挥，一味捣鬼而已哉？今过路人务以街谈巷语，记其道听途说，名之曰《何典》。其言则鬼话也，其人则鬼名也，其事实则不离乎开鬼心，扮鬼脸，怀鬼胎，钓鬼火，抢鬼饭，钉鬼门，做鬼戏，搭鬼棚，上鬼党，登鬼筵，真可称一步一个鬼矣。此不典而典者也。吾只恐读是编者疑心生鬼，或入于鬼窠路云。

太平客人题

序

无中生有，萃来海外奇谈；忙里偷闲，架就空中楼阁。全凭插科打诨，用不着子曰诗云；诨能嚼字咬文，又何须之乎者也。不过逢场作戏，随口喷蛆；何妨见景生情，凭空捣鬼。一路顺手牵羊，恰似拾蒲鞋配对；到处搜须捉虱，赛过搯迷露做饼。总属有口无心，安用设身处地；尽是小头关目，何嫌脱嘴落须。新翻腾使出花斧头，老话头箍成旧马桶。阴空撮撮，一相情愿；口轻唐唐，半句不通。引得人笑断肚肠根，欢天喜地；且由我落开黄牙床，指东说西。天壳海盖，讲来七缠八丫叉；神出鬼没，闹得六缸水弗浑。岂是造言生事，偶然口说无凭；任从掇册查考，方信出于《何典》。

新年新岁，过路人题于鼇头轩。

卷一 五脏庙活鬼求儿 三家村死人出世

词曰：

不会谈天说地，不喜咬文嚼字。一味臭喷蛆，且向人前捣鬼。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

右调《如梦令》

自从盘古皇手里开天辟地以来，便分定了上中下三个太平世界。上界是玉皇大帝领着些天神天将，向那虚无缥缈之中，造下无数空中楼阁，住在里头；被孙行者大闹之后，一向无事，且不必说他。中界便是今日大众所住的花花世界，那些古往今来，忠孝节义，悲欢离合，以及奸盗诈伪，一切可喜可惊，可笑可恨之事，也说不尽许多。下界是阎罗王同着妖魔鬼怪所住。那阎罗王也不过是鬼做的，手下也有一班牛头马面，判官小鬼，相帮着筑个酆都城，在阴山背后做了国都，住在里头称孤道寡，不在话下。

且说这阴山，乃下界第一个名山，其大无外，其高无比。一面正临着苦海，真个是上彻重霄，下临无地。山脚根头有一个大谷，四面峰峦围绕，中间一望平阳，叫做鬼谷。谷中所住的野鬼，也有念书的，也有种田的，也有做手艺做生意的。东一村，西一落，也不计其数。

其中单表有一处，名曰三家村。村中有一财主，叫做活鬼。他祖上原是穷鬼出身。到这活鬼手里，发了横财，做了暴发头财主，造起三埭院堂四埭厅的古老宅基来，呼奴使婢，甚是受用。家婆雌鬼，是打狗湾阴间秀才形容鬼的姐姐。夫妻两个，都已半中年纪，却从未生育。

一日，因活鬼的散生日，雌鬼便端正几样小小菜，沽了一壶淡水白酒，要替老公庆阴寿。恰好形容鬼也到来拜寿，便大家团团一桌坐下，搬出菜来：一样是血灌猪头，一样是斗昏鸡，一样是腌瘪雌狗卵，还有无洞蹲蟹，笔管里煨鳅，挾弗杀鸡。大碗小盏，摆了一台，欢呼畅饮。

正在吃得高兴，活鬼道：“我们夫妻两个，一钱弗使，两钱弗用，吃辛吃苦，做下这点牢人家。如今年纪一把，儿女全无，倒要大呼小叫的吃甚寿酒，岂不是买咸鱼放生，死活弗得知的。”形容鬼道：“虽则说是要养好儿三十前，你们两个尚不至七老八十，要儿子也养得及，愁他则甚。前日我们那里来了一个新死亡人，他说阳间有什么求子之法，尚然没有儿子，只消到养家神道面前烧炷香，捨个数，便即生子，真是如应如响的。姐夫何不去试他一试？”

活鬼道：“那里有这话？神道岂是来替人养儿子的。”雌鬼道：“莫道无神却有神。既有这个老法则，我们去试试，也不落脱啥官衔。倘有一男半女，也不枉鬼一世。”活鬼道：

“试试诚然不妨，但到那里去求好？”形容鬼道：“我闻得孟婆庄那里有座五脏庙，庙里有三个天尊，极是有灵有圣。姐夫要求，须到那里才是。”活鬼道：“这里到孟婆庄，路程遥远的，那里便当。”形容鬼道：“路程虽远，都是些水路，坐在船里，与游春白相一般，有甚不便当。”活鬼道：“既是这般说，老舅可一同去走走，觉得闹热些。”形容鬼道：“且待你

逢好日出门时，我来奉陪不迟。”活鬼道：“拣日不如撞日，就是明日便了。”形容鬼道：“这也极通。只是明日就要起身，今日须当预先端正，省得临时上轿马撒尿，手忙脚乱的。我也要回家说声，方好同去。”活鬼道：“这个自然。”一面说，又吃了几盅罚酒，用过矮面，形容鬼作别回去。

活鬼便到鬼店里买了些香烛之类，又叫了一只两来船回来，千端百整。到了次日，活鬼便教鬼因先把行李搬在船上，一面端整早饭。凑巧形容鬼也到船头了，便大家吃饱了清水白米饭，喊鬼因跟了，一同来到。形容鬼伸着后脚，跨上船去，只见那只船直晃转来，几乎做了踏沉船，连忙拔起脚道：“姐夫，怎么叫这只船，如此晃法。”活鬼笑道：“亏你做了阴间秀才，难道连孟子的说话都忘记了。”形容鬼道：“有甚说话，我却不记得。”活鬼道：“孟子上说的，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一只两来船，你用了大脚力踏上去，教他怎么不晃。”形容鬼也笑道：“我虽做了秀才，那些四书五经，都已呕还先生，那里还有记得。”

两个说说笑笑，上了船，艄公便把船撑开，摇着干橹，慢慢的一路行去。活鬼道：“这里到孟婆庄有许多路，若这般初一一橹的，初二一橹的，几时才到，为甚不使起蓬来。”艄公道：“使蓬须看风色。如今尚在阴沟里，七弯八曲的，一路风头弗顺，怎么使法。相公既然要紧，待我们伙计上去背起水纤来就快了。直等到了奈河里，才好使蓬。”活鬼道：“既如此，快上去背。”

艄公便把船停住。船上伙计注好纤绳，跳上干岸。活鬼便教鬼因替他把船撑一撑。鬼因拿起撑篙，用尽平生之力，望岸上一撑。不道趁水推落，船便望着对岸直贯转去。艄公道：“你这小弟弟，真是个笨贼，又弗是撑弗开的船头，何消用这瞎气力。撑船也要捉顺丝缕，望前撑去，怎倒这般横撑船起

来。你可坐下，如今不用撑了。”

鬼因便放下篙子，跷起半片卵子，坐在船头上，一路看那岸上过路人钻纤。到得阴沟口头，只见经岸旁边，蹲着一只愤气癩团，抬头望着天上一群天鹅，正在那里想吃天鹅肉。看见他们船过，便望清白河水里一跳，却被一条倒拔蛇衔住不放。鬼因忙拿起洗尿拖纷，却待打去。活鬼喝道：“蛇自过，犬自行，你去打他则甚。”喝声未绝，鬼因已将拖纷打下，恰正打蛇打在七寸里，早已命尽禄绝，浮在水面上。癩团也随风逐浪去了。

船已出了阴沟，到得奈河里，凑巧遇着极顺的鬼阵头风。但见来往船只，也有随风转舵的，也有趁水推船的，尽在那里颠蓬掉舵。活鬼大喜，忙教艄公也快使起蓬来。艄公便把十二叶蓬扯足了，那只船便云飞射箭一般，望前行去。

形容鬼道：“姐夫闷了几时，如今这样顺风顺水，难道还不开心？”两个说说笑笑，正在高兴，只见艄公手忙脚乱的落下蓬来。活鬼道：“难得这样兜艄顺风，怎么就要落他？”艄公道：“前面奈河桥来了。”活鬼向前一望，只见那桥还远远的，看去不甚分明，便道：“桥还远着多哩，怎就这般要紧？”艄公道：“我们行船的老秘诀，须要远桥三里就落蓬，方能船到桥，直苗苗。”活鬼无奈，只得由他落下，仍把干橹摇着。

看看来到桥边，只见一个老鬼，颈上挂串数珠，腰里束条黄布，双手捧了卵子，跨着大步，慢慢的跑过桥去。活鬼笑道：“你看这老鬼，怎不把紧桥栏杆，到捧好了个张骚硬卵，难道怕人咬了去不成？”艄公道：“相公们不知，近日奈河桥上，出了一个屁精，专好把人的卵当笛吹。遇有过桥的善人老卵常拖，他便钻出来葛卵脬一戴，把卵咬住不放，多有被他咬落的。饶是这等捧好，还常常咬卵弗着咬了脬去。所以那些奈

河桥上善人，都是这般捧卵子过桥的。”形容鬼道：“真真山山出老虎，处处有强人。我们打狗湾里，近日也出了一件怪物。叫做什么蝻蝗哥，有时伸长倘脚，辄在路头路脑。倘然路上行人看了野眼，不小心踏着了他，便两头一齐跷起，吹起一口斜气来，把人呵得卵脬大如腿，连走路都是不便当的。”说话之间，不觉船已过桥，仍旧扯足满蓬，往前行去。

到了孟婆庄上，艄公把船歇定。两个上了岸，鬼因拿着香篮，一路去寻那五脏庙不题。

且说那孟婆庄当初不过一个小小村落，甚是荒凉。自从孟婆开了茶馆，那些闲神野鬼，都来吃清茶顽耍，登时闹热起来。这些左邻右舍，见了眼热不过，也不顾开店容易守店难，大家想吃起生意饭来。也有开鬼酒店的，也有开鬼豆腐店的，也有开鬼南货店的，渐渐的只管多起来。这家起屋，那家造房，日积月累，不觉成了个大鬼市。真是个鬼烟凑集，闹热不过的。

这里活鬼同着形容鬼一路行来，到了孟婆茶馆门首，看他门面上挂个回店招牌，写着“来撮客”三个白字。那些吃茶的清趣朋友，蛇头接尾爬的前门进后门出，几乎连阶沿砖都踏烂易了。形容鬼便道：“出名的孟婆汤，从不曾吃着滋味。我们难得到此，不可错过，进去吃他一碗尝新。”三个走进店堂里，拣个好坐场，爬台搁脚的坐定。走堂的看见，便泡了三碗孟婆汤，放在桌上，问道：“客人可用小点心么？”形容鬼道：“有什么好点心？也用得着些。”走堂道：“这里有丢头蒸卷，沥干团子，酥迷糖，搯迷露做饼，都是出名的。”活鬼道：“我们还要去烧香捨数，有素的才好。”走堂道：“迷露饼、酥迷糖，俱是素的。”活鬼道：“酥迷糖是要馋睡去拌的，反弄得馋睡拌干，倒是饼罢了。”走堂去顶了一泛供饼

来，摆在面前。三个狼吞虎咽吃了一阵，会过茶钱，起身问道：“这里有座五脏庙在那里？”走堂把手指着道：“你们跨出大门，一直望前跑去，碰鼻头转湾，到了市梢头，就看得见了。”

两个依言走去。到了庙前，只见两扇庙门，半开半掩，闩着一条夹漆缝。形容鬼便踏上阶沿去，推开庙门，看是什么神道。只见中间塑着个麀糟弥陀佛，落开那张拖死嘴，凸出了宽急肚皮，眉花眼笑的坐在上面；两旁塑着四个杉木金刚。转入后面，来到大殿上，但见中间塑着三尊拜灵的泥菩萨：当中是穷极无量天尊，张开一双无眉眼，落开一个黄牙床，露出那个大喉咙，喉咙里伸出一只手来，左手捏着入门诀，右手递个送死拳头；上首是逍遥快乐天尊，绯红一个狗獾面孔，两只软耳朵，颐下七五根凿孔注牙须；下首是苦恼天尊，信准那个冷粥面孔，两道火烧眉毛上打着几个捉狗结，一个线香鼻头，鼻头管里打个桩子。东边挂一口木钟，西边架一面边鼓。侧首坐着几个歪嘴和尚，把捧捶敲着木鱼，正在那里念那夹和金刚经；看见他们进来，晓得是烧香的，慌忙起身相迎。一个向鬼囚手里接了香篮，取出那对倒浇蜡烛来点着，又把断头香烧在炉里。一面撞起木钟，打着边鼓，伺候拜佛。活鬼朝上跪下，通陈了心事，磕了一顿响头，方才起来与和尚施礼。

说了好几句死话，正要坐地，形容鬼道：“好佛在后殿，我们再到后面去看看。”和尚便陪了他们，来到后面。看时，却正是那修好的五脏殿，当中坐个瘪嘴那谟佛，两边排列着十八尊木罗汉。活鬼忙磕下头去。形容鬼道：“姐夫果然一念诚心，见了大佛磕磕拜。”活鬼道：“既到这里，岂可拣佛烧香。”形容鬼等他拜完了，便道：“姐夫可要数数罗汉去？”活鬼道：“怎么数法？”形容鬼道：“挨顺了逐尊数去，数着

好的便好，数着歹的就歹。”活鬼道：“你先数。”形容鬼便逐一数去，恰数着了鸭蛋头菩萨。活鬼也照样数去，却是大耳朵菩萨。和尚道：“两位相公真是有福气，数着的都是好菩萨。”鬼男便道：“待我也来数数，看是甚么菩萨。”一路数去，只见那尊神道鬼眉鬼眼，甚觉难看，便问道：“这可是救命王菩萨么？”和尚道：“不是，这叫做摩化偈煞神君！”

正在说笑，形容鬼忽觉一阵肚肠痛，放出一个热屁来，连忙堵住屁股道：“撒屁常放屎出，这里可有应急屎坑的么？”和尚把手指着道：“相公从这条肉弄堂里进去，抄过了弄堂便是。”形容鬼依言走去，果有一只牢坟坑，上面铺着石屎坑板。一群臭老鼠，簇在坑缸板上偷屎吃，看见形容鬼到来，一哄走散，形容鬼恐怕爬坑缸弗上，做了一个大势头跨上板去。往下一看，坑里都是夹弗断屎连头，无万大千的大头蛆，在内拥来拥去。形容鬼也弗管三七念一，撩开尖屁股，显出那个无框档的碗大屎孔，蹲在上面，一连放了十七八个臀后屁，随后屙出一大堆软屎来，几乎连那条葱管肚肠都屙落了。

出空了肚皮，起来束好裤子，正要走动，忽闻坑里有呜咽之声。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只落坑狗，在里头嚼蛆。形容鬼见旁边竖着根青竹头，便拿起来望狗身上戳去。那只狗看见，便惶的一声，喷出一口臭蛆来。形容鬼大怒，把青竹带戳带插的掏了一阵，搅得希臭膨天。那只狗打急了，便涌身望上跳将起来。形容鬼恐被拖累，忙把身让开，被他投穿屎坑门，逃了去，遂把竹头放下，走到五脏殿里。

活鬼正与和尚坐在懒凳上说话，看见形容鬼走到，便向身边挖出肉里钱来，送与和尚做香仪。和尚也向佛面上刮了些金子，送与活鬼道：“相公拿回去，倘有小舍人急惊风撞着了慢

郎中，来不及，泡汤吃了就好的。”活鬼接在手中，千谢万喏噪的辞别起来。和尚直送出了门，方才进去。

两个一路回来，到得船上，已经有天无日头哉，连忙扳转船头就摇。谁知这阵鬼阵头风还没有住，一路都是顶头大逆风，摇了几日方能到得三家村里。两个起岸回家，艚公随同鬼囡搬了行李起来，算清船钱去了。活鬼与雌鬼说了一回烧香的话，形容鬼也辞别回去。不题。

可煞作怪：是夜雌鬼便捏鼻头做起梦来，梦见一家神道，领着一个行当小伙子，走进房中，对着雌鬼道：“感汝夫妻求子虔诚，今特赐汝一子，乃阳间白面书生下降，将来后福非凡。汝可用心保护。”只见那小伙子走至床前，揭开雌鬼被头，望着雌鬼膀罅裆里乱钻。雌鬼着急，忙把手去推，那里推得住，已被他钻入肚里去了。吓出一身冷汗，醒来告诉活鬼。活鬼道：“既是天尊显圣，将来生子是十拿十稳的了。但不知这尊神道是甚么模样的。”雌鬼道：“我也看不仔细，只见他眉毛打得结着。”活鬼道：“不消说，这是苦恼天尊了。”

从此雌鬼便怀着鬼胎。到得十月满足，生下一个小鬼来。夫妻大喜，如获至宝。形容鬼晓得生了外甥，又是他撺掇去求来的，如何不喜。便即买了一对昏头鸡，一块爨腿肉，几条放生咸鱼，一盘切只箍卖鸭蛋，教个毛头囡挑了，自己戴了高帽子，穿件万年衣，来到姐夫家。正值活鬼在家里烧三朝，就唱个扁喏，道了喜。坐了一回，随到房中来问姐姐的安。雌鬼道：“兄弟来得正好。你是读书人，可替外甥题个鬼名。”形容鬼想了一想，道：“就叫做活死人何如？”活鬼大喜道：“极好，正是这等便了。”

只见鬼囡走来说道：“吃三朝酒的太平客人都请到了。”

活鬼便与形容鬼出来，接人待物；一面就摆出酒来，大家坐下。正是酒落欢肠，猜拳豁指头的吃了一阵。

内中一个对门乡邻，叫做扛丧鬼，问道：“前日闻得活大哥曾到五脏庙去求子，因此得了令郎，不知那里学来这个妙法，却是怎样求的？乞指示一二，也让我们见识见识。”活鬼道：“我本也不知就里，是个新死亡人说起，阳间有此法，因此亦去试试，也不过烧炷香，许个愿罢了，不料果有灵验。”

又一个隔壁乡邻，叫做六事鬼，便接口道：“许了甚么愿，就这等感应的快？”活鬼道：“那时也不曾壳帐这么灵验，不过趁嘴造了几句道：‘倘然生了儿子，便把天尊来做家堂菩萨，就在三家村里起座鬼庙来供养。’说便这般说，只是太许大了，一歇晨光还弗起。料想口说无凭，天尊也不计较的。”扛丧鬼道：“这使不得。老话头，宁许人，莫许神。即然许出了口，也是缩弗转的。难道好拔短梯不成，将来怎好再见天尊面。你横竖铜钱堆出大门外，也不必像孟婆庄那里造这大庙，正叫乡下狮子乡下跳，将就起只三进四院堂的小庙来，供应着就是了。”活鬼道：“诸事也还容易，只是寻那块屋基地，又要好风水，又要无关碍，却倒千难万难。”扛丧鬼道：

“村西头那片势利场，青草没人头的精空在那里，何不就起在上面，大家烧香便当，岂不好么。”六事鬼不觉拍手拍脚大笑起来道：“极通极通。活大哥快些起庙来，我们都来烧香。”活鬼道：“忙不在一时，且待小儿满了月，那时拣个吉日良时动手不迟。”众鬼俱道：“说得是。”遂都起身谢别回去。

活鬼送众鬼出门，回来告诉雌鬼，雌鬼也甚欢喜。

日子易过，不觉已是满月。随又斋了别过老寿星，抱出活死人来。剃头人便把他兜头一杓冷水，拿起缸片来就剃。真是

冷水剃得头发落，顷刻剃了光光头。又做下许多桩柄糍团，各处蟠藤亲眷都送过了。然后拣个好日，端正木石砖瓦，到势利场上来起造鬼庙不题。

只因这只庙一起，有分教：非惟赔饭折工夫，还要担钱卖憔悴。要知究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陈小舫先生曰：无官一身轻，有子万事足。活鬼既做了财主家边，岂不望养儿待老。无如力不从心，只好付之天命。一旦得新死亡人传闻之言，方知天底世下除了死法，更有活法。于是不顾路程遥远，乘船驾橹，一念诚心，烧香捨数。虽不免闲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之诮，然早已感动神明，梦中送子，遂能怀着鬼胎，生出小鬼。将来靠老终身，传宗接代，不怕无鬼顶扛。岂非神圣有灵，佛天保佑乎！雌鬼云：“莫道无神却有神”，诚然哉。

卷二 造鬼庙为酬梦里缘 做新戏惹出飞来祸

词曰：

自家下种妻怀胎，反说天尊引送来。兄道生儿万事足，那知倒是祸根蓂。做鬼戏，惹飞灾。脏官墨吏尽贪财。银钱诈去犹还可，性命交关实可哀。

右调《思佳客》

话说活鬼因求着了儿子活死人，要在这三家村势利场上起座鬼庙来还那愿心，办齐了砖头石块，掇下无数木梢，叫了五色匠人，那消半年六个月，早已把座鬼庙造得齐齐整整。中间大殿上，也塑三位天尊。因梦中送子来的是苦恼天尊，故把他塑在劈居中。上首塑了穷极无量天尊，下首塑了逍遥快乐天尊。那些相貌装束，都照依孟婆庄那里一样。山门里塑个遮眼神道，一只眼开一只眼闭的，代替了懊躁弥陀佛。后面也换了一尊半截观音。又请一个怕戾和尚，住在庙中侍奉香火，收拾得金光灿灿。

村中那些大男小女，晓得庙已造好，都成群结队的到来烧香白相。正是：烧香望和尚，一事两勾当。见了台殿半截观音，尽皆欢天喜地，道：“向常村里娘娘们要烧炷香，都要赶到恶狗村火烧观音堂里去，路程遥远的，甚觉不便。如今这里也有了观音，岂不便当。”大家感激活鬼不了。

杠丧鬼便搭了一起鬼朋友，对了枝枝分，直到酆都城里，叫了有名的不搭班戏子，来替活鬼敬神贺喜。就在新庙前搭起一座大鬼棚来，挂了许多招架羊角灯，排下无数冷板凳。那四面八方到来看戏的野鬼，无千无万，几乎把一片势利场都挤满了。

活鬼也办了祭礼，同着雌鬼到来斋献。把三牲抬入庙中，摆在金枪架子上。众鬼看时，当中是一头猪圈里黄牛，上首是一只触呆猪婆，下首是一腔舔刀羊喫喫，还有许多供果、素菜、鬼馒头，堆满了一供桌。活鬼到了神前，把松香掺在炉里，敬了三杯滴血酒。夫妻都磕了头，起来谢了众鬼，一齐到棚中坐定。

只见班中那个老戏头，把戏单送来，请活鬼点戏。活鬼道：“我是真外行，点不来的，随你们拣好看的做便了。”形

客鬼伸长颈骨，把戏单一望，道：“这些老戏目，都是大王爷串的。今日我们求子还愿，是阴间创见的事，须做几出新戏，才觉相称。”老戏头道：“要新戏易如反掌。我们班中新编的几出活把戏，却都热闹好看。”众鬼都道：“如此甚妙。”戏头便向众角色说了，打起闹场锣鼓，舌头上跳个加官，后面一出出的只管做出来。众鬼看时，却是些鬼闹张天师，钟馗嫁姊妹，观音抽肚肠，金刚箍铁尺，六贼戏弥陀，赌神收徒弟，寿星游虎邱，小鬼跌金刚，许多新戏，果真热闹好看。众鬼喝彩不迭。

正在看得高兴，忽然戏场上鸦飞鹊乱起来。那些看戏的，都一斜眼望着闹处拥将去，口里说道：“去看酒鬼相打。”原来杠丧鬼是这三家里的鬼地方，听得有鬼相打，忙随众鬼轧去。看时，已经打过。但见一个死鬼，打得血破狼籍，直僵僵躺在地下。杠丧鬼看见，吓得面如土色，忙问道：“这是甚么鬼？为着何事？被谁打死的？”有认得的说道：“这是前村催命鬼的酒肉兄弟，叫做破面鬼，正诈酒三分醉的在戏场上耀武扬威，横冲直撞的煞酒风，刚巧撞着了荒山野里的黑漆大头鬼，恰好钉头碰着铁头，两个牛头高马头高、长洲弗让吴县时就打起来了。可笑这破面鬼枉自长则金刚大则罗汉，出名的力气大好拳棒，谁知撞了黑漆大头鬼，也就经不起三拳两脚，一样跌倒地下，想《拳经》，不起来了。”杠丧鬼道：“既是黑漆大头鬼打死的，如今凶身那里去了。”众鬼道：“逃去长远了。”杠丧鬼道：“你们既然亲知目睹，怎不拦住了他，却放他逃了去？”众鬼道：“你这地方老爹又来了，那黑漆大头鬼是要在饿鬼道上做大伙强盗的。饶得破面鬼这等气力，尚不够他三拳两脚就送了终。我们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那个拦得住他？难道性命是盐换来的么！”杠丧鬼听了无可如何，只得回到棚

中，对众鬼说知。众鬼晓得催命鬼是当方土地手下第一个得用差人，平日拿本官做了大靠背，专一在地党上扎火囤，拿讹头，吃白食诈人的。如今他的兄弟被人打死，怎肯干休，少弗得要经官动府，恐怕缠在八斗槽里，尽皆着急。也等不得完戏，忙把戏子打发起身，一面拆棚，一面去报催命鬼得知。那些看戏的野鬼，见戏子已去，大家尽怕纠缠，顷刻跑得干干净净。活鬼随同众鬼，将许多家私什物，忙忙的搬回家去，幸亏人多手杂，一霎时都已七停八当。杠丧鬼自在庙前照应，等这催命鬼到来。

不一时，催命鬼领了几个弟男子侄来到庙前，杠丧鬼接着，先告诉了一通，领他看过尸灵横骨，然后说起：“凶身逃去，如今作何计较？”催命鬼原弗想替兄弟伸冤理枉，只壳帐赶来打个撒花开顶，杀杀胜会，再诈些银钱用用。不料到得庙前，却早静悄悄地，已是败兴；又听得凶身是荒山里黑漆大头鬼，不觉冷了下半段，免不得也做起尸亲面孔来，说道：“戏场上人千人万的所在，青天白日，由强盗到来，把平民百姓打死，又放他自由自在的跑了去，倒说作何计较！亏你做了鬼地方，说出这样风凉话来。如今也不用千言万语，只要交还我凶身，万事全休。若交代弗出，只怕你地方变了地圆地扁，还不得干净哩。”说罢，就要回去。杠丧鬼着急，连忙一把拖住道：“你也不必性急。凡百事体，也须有话熟商量。我们且到庙里去，斟酌一团道理出来。”把催命鬼引入鬼庙里坐下说道：“这个凶身，莫说我交代弗出，就是官府，只怕也勿敢轻易去拿他的。依我算计，倒不如捉猪垫狗，上了活鬼的船罢。”

催命鬼道：“怎么上他的船？”杠丧鬼道：“这节事，皆因为活鬼养了嫡头大儿子，说是甚么天尊送来的，因此白地上

开花，造这鬼庙，又做甚么还愿戏，以致令弟遭此一劫。那活鬼是个暴发头财主，还不曾见过世面。只消说他造言生事，顶名告他一状，不怕他不拿大锭大帛出来买静办，连土地老爷也好作成他发注大财，你道如何？”催命鬼笑道：“我正肚里打这草稿，不料你的算计，却倒与我暗合道妙，可称英雄所见略同。自古道‘无谎不成状’，正是这等干去便了。”就在庙里写好状词，把些恶水尽浇在活鬼身上，赶到当方土地那里告了阴状。

原来那土地叫做饿杀鬼，又贪又酷，是个要财不要命的主儿，平素日间，也晓得活鬼是个财主，只因蚂蚁弗叮无缝砖阶，不便去发想；忽见催命鬼来告他，知道大生意上门，即便准了状词。因催命鬼是原告，不便就差他，另签了令死鬼，立时立刻去拿活鬼。自己一面坐了狗络轿，许多仵作皂隶簇拥着，来到鬼庙前。令死鬼已将活鬼及隔壁乡邻六事鬼都已拿到。杠丧鬼这日做了尸场上地方，好不忙乱。土地到了尸场上，相过了尸，又将鬼庙周围看了一回，即便坐在庙中，先叫杠丧鬼上去，责他做了鬼地方，不曾预先举报，打了几十迎风板子。再叫六事鬼去，也要揪住两头打当中。幸亏六事鬼口舌利便，再四央求，方才饶了。然后叫活鬼上去，不问情由，就是一顿风流屁股，打得活鬼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爷娘皇天”的乱喊。及至打完了，问他“为甚造言生事？”活鬼已经吓昏，那里回报得出。就说三言两语，也是牛头弗对马嘴的。土地也不再问，把他上了全副刑具，带去下在黑暗地狱里，说要办他个妖言惑众的罪名。

雌鬼在家里，得知这个消息，吓得两耳朵玢白，忙与形容鬼相商。形容鬼也不懂打官司经络，茫茫无定见的，只得请六事鬼来与他斟酌。六事鬼道：“我晓得这饿杀鬼是要向铜钱眼

里翻斤斗的，今日把活大哥这等打法，便是个下马威，使活大哥怕他打，不敢不送银子与他的意思。如今也没别法，老话头，‘不怕官，只怕管。在他檐下过，不敢不低头’。只得要将铜钱银子出去打点。倘然准了妖言惑众，是杀了头还要问充军的，怎么当得起。”雌鬼见说，愈加着忙，只得央他们去寻门路打点。

两个来到衙门前，寻鬼打话，都说“活鬼是个百万贯财主，土地老爷要想在他身上起家发福的。若要摸耳朵，也须送他九蓝八蒲簍银子，少也开弗出嘴。”问来问去，都是这般说，只得瘪了屁股回来。

行到半路头上，六事鬼忽然想起，那土地饿杀鬼非但贪财，又极好色。他手下有个门子，叫做刘打鬼，当官名字又叫做刘莽贼，年纪不多，生得头端面正。他的母亲刘娘娘，也生来细腰长颈，甚是标致。娘儿两个，都是这饿杀鬼的婊子。刘打鬼有个好娘舅，曾与六事鬼有一面之识，遂同形容鬼先去寻着好娘舅，央他领到刘家。那好娘舅是个烂好人，便与他一同跑到刘娘娘家去。

刘打鬼见是娘舅领来的，不敢怠慢，连忙接进客位。叙了些寒温，两个说起来意，要求他娘儿们在饿杀鬼面前话个人情。刘打鬼道：“与土地老爷讲话，却是非钱不行的。若没钱财，凭你亲爷娘活老子，话出灵天表来，他也只当耳边风。我们亦不好空口白牙去说什么。”形容鬼道：“舍亲虽是个财主，其实外头吓杀里头空，却是有名无实的。如今既遭了这般飞来横祸，也说不得，自然要把银子出来做买命钱了。只要老弟在老爷面前周旋其事，求他只好看瓜刊皮，不要扳只壶卢掘子就够了。”刘打鬼道：“老话头，有钱使得鬼推磨。你们既有银钱送他，他乌眼睛见了白银子，少不得欢天喜地，把令亲从轻

发落的，愁他则甚。”刘娘娘道：“十个人十样性。你又不是老爷肚皮里蛔虫，就这等拿得稳。老爷虽说见钱眼开，只怕少了也就要看弗上眼的。你且去探探他的口气，方好讲唇。”刘打鬼道：“阿妈说得是。待我去讨个尺寸出来。”遂起身出门。

不一时，回来说道：“老爷起初做腔做势，当不得我花言巧语说去，他灭弗过情，方才许了论万银子，再少也不好说。在令亲身上，也不过似牯牛身上拔根毛，无甚大不了的。只是那个尸亲催命鬼，与这地方杠丧鬼，都是杀人弗怕血腥气的朋友。你们也要与他讲透彻了。若未曾明白，要防他扒上司。土地老爷也未便独做主张，就将令亲轻饶放赦。”六事鬼道：“那个鬼地方，是我们的好乡邻，我们自与他打活便了。那尸亲与老弟同衙门吃饭，自然衙门情熟，就借重老弟与他讲一讲，不知可使得么？”刘打鬼道：“有甚使不得，你们再坐一坐，待我去寻他讲讲看。”

去不多时，同了催命鬼到来，说起这事。催命鬼起初大只收弗小，越话越离经的，那里讲得明白？刘娘娘劝道：“老爷已经许了，你只管执之一见，枉苦空做闲冤家。我这里粗断一句，送你千把银子，我也不要你二八提揽，你可看我面上，差不多点罢了。”催命鬼怕他要在土地枕头边告状，不敢不依。况与活鬼本来无甚深仇阔恨，也就得巧便回头，应承了。刘娘娘道：“如今事已千停百妥，你们去端正银子来便了。”

两个谢别回来，说与雌鬼得知。事出无奈，只得措置银子。活鬼虽说是个财主，前日造庙时已将现银子用来七打八；今又猝不及备，要拿出准千准万银子来，甚觉费力。虽不至卖家掘产，也未免挪衣剥当。凑足了数目，送到刘家。交代明白，嘱他早早完结。刘打鬼道：“这个不必费心。难道我们坑在屋里护出小银子来不成，自然就送去的。大都非明即后，便

把令亲发放，也未可知。你们放心托胆便了。”

打发两个起了身，娘儿们商议将银子落起一大半，拿小一半来送与饿杀鬼，催他就将活鬼放出。果然钱可通神，次日饿杀鬼坐堂，便将活鬼吊出狱来，开了刑具，把前日事情解释了几句，放他回家。

正是：得钱弗拣主，钱多那怕蓦生人。不知活鬼回去，可有别说，且听下回分解。

陈小舫先生曰：活鬼只为有了几个臭铜钱，才生得一个小鬼，遽尔有事为荣，卖弄手中有物，向白地上开花，造起甚么鬼庙来。缘此而聚集人众，搭鬼棚，做鬼戏，引得酒鬼相打，搅出人性命来。归根结底，把一场着水人命，一盘掙归去。还亏有钱使得鬼推磨，不曾问成切卵头罪。然已不免下监下铺，吃打罚赎，弄得了家了命。反不若前头一张卵，后头一个屎孔，穷出狗而极出屁的人，尽管苦中作乐，不怕人啃脱卵脬柄也。或曰：活鬼之遭此飞来横祸，盖系坟上风水应当破财耳。若谓其算计弗通，自作自受，岂非冤哉枉也。

卷三 摇小船阳沟里失风 出老材死路上运转

词曰：

行船走马三分命，古人说话原该听。何必海洋中，阳

沟也失风。受多寒湿气，病倒真难治。空有安心丸，焉能免下棺。

右调《重叠金》

话说活鬼自被土地捉去，下在暗地狱里，伸手不见五指头的，已觉昏闷；再加一班牢头禁子，个个如狼似虎，把他摆布得三分象人，七分象鬼，要死弗得活，真是度日如年。忽然土地来吊他出狱，正不知是祸是福，心里贼忒嬉嬉的，到了土地面前。只见饿杀鬼坐在上面，声色不动，反好说好话的放了他，真似死里逃生，连忙磕个响头谢了，走出狱门。凑巧形容鬼与六事鬼两个到来早打听，恰好接着。大家欢喜，拥着便走。

形容鬼见活鬼行作动步，甚觉不便，问道：“姐夫身上有甚痛刺？怎么这般搭搭脚手的？”活鬼道：“就是前日，被瘟官打的棒疮，在暗地狱里讨个烂膏药塌了，倒变成烂屁股，好不疼痛。”六事鬼道：“既如此，不可跑伤了。我们且到前面阳沟里，看有什么摇小船，叫他一只，坐了回去。”

三个来到阳沟头，凑巧一只小船，傍在大船边，歇在那里。六事鬼便喊道：“这只小船可是摇生意的么？”只见船舱里钻出一个赤脚汉来，答道：“正是，客人要那里去？可到船上来坐，也好待我下橹就摇。”形容鬼道：“我们要到三家村去，你可认得么？”艄公道：“这里摇去，见沟就扳头，随弯倒弯行去便是，怎么不认得？”形容鬼便扶搀活鬼，一同下了船，开船回去。

活鬼还只道土地自己想着放了他，倒也安心乐意。只见六事鬼说起他被土地捉去时，家中如何着急，如何寻门路不着，直等寻着好娘舅领到刘家；催命鬼又怎么作难，连杠丧鬼也不曾打他白客，用了许多银子，才得安然无事，放了出来。前前后后，一本直说。活鬼听得用去许多银子，不觉怒声填胸，一

口气接不上来，登时白沫直出，倒在船中。两个吓得魂不附体，连忙扶他起来，一头拍胸脯，一头叫名叫姓的呼唤。弄了好一回，渐渐喉咙头转气，苏醒转来。

谁知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里活鬼才得苏醒，忽然昏天黑地起来，一阵勃来风，吹得那阳沟里河水涨三分，霎时间船横芦筐器起来。那艄公把舵弗定，一个鹞子翻身，扑通的跌下水去。形容鬼着急，连忙拿起篙子，要想撑傍岸边。谁知道逆水里撑篙，有如撑了硬头船，那里做得半分主张？那艄公游到船傍，扳着船要想爬起来。形容鬼看见，忙佝去将他一把拿住，思量拉他上船。大家狠命一扯，不料那只小船早已埭闸下水，合了转来，连这活鬼、六事鬼，一齐落在浑水里。幸亏六事鬼惯做媒人，是落水弗沉的，被他扑开水面，把活鬼背上干岸，早已脚立硬地。这艄公被形容鬼拖住，越盘水越深的，只顾点弗彀深浅起来，弄得头浸只水；你扯我拽，吃了一肚皮淀清阳沟水，方能爬到岸上。大家鹞得眼白，坐着喘息。

待了好一回，那阵风也痿了，依旧平和水港。艄公再盘入水中，将船拖到岸边。大家用力帮他翻了转来，仍到船上坐定。重新开船，摇到三家村里。打发了船去，三个象雨淋鸡一般，跑到家中。

雌鬼看见，吃了一惊，忙问道：“你们可是在奈河桥上失足堕河，弄得这等拖水夹浆，着了湿布衫回来？”活鬼道：

“闲话少说，快拿衣裳出来，大家换了再相商。”六事鬼道：

“我就在贴隔壁，归去换甚便。”一头说，就作别回去。雌鬼拿出一大疋替换衣裳来，两个把湿衣换下。

大家坐定，活鬼方告诉雌鬼：“因前日被瘟官打痛了腿，跑不动，叫船回来。在阳沟里失风，翻了船。又在船上晓得你们把银子象撒灰一般用去，把我气得死去还魂，险些儿与你不

相见了。你向常用一个钱要掂掂厚薄，也算是一钱如命的。几时屙落了肚子，就这般大手指扭起来！”雌鬼道：“你被土地捉去时，吓得我头昏耳朵热。正在无法摆张，幸亏兄弟去寻着这条踏熟门路，又立马造桥，要许多银子。那时连肚肠根几乎急断。千算万计，连我的壁挺如意、头肯簪、赵珠花，俱上了鬼当里，当出银子，方能凑足数目送去，弄你出来。倒要这等怪东怪西的，真是弗得相谢反得吐泻了！”形容鬼道：“你们也不必相埋怨，这是姐夫破财星进了命，撞着了这般无头祸。在牢狱底头，真是日顶充军，夜顶徒罪。一个弗招架，连吃饭家生都要搬场。如今虽然吃打罚赎，仍得安然无事，好好回来，已是一天之喜了。老话头，‘铜钱银子是人身上的垢，鸭背上的水，去了又来’。只要留得青山在，那怕无柴烧。若只管这等落水要命，上岸要钱的鬼咯碌相骂，连我也局促不安了。”说罢，也要作别回去。活鬼那里肯放，说道：“明日还要把小炒肉烧烧路头，多时费心，怎好不吃顿路头酒回去。”形容鬼也就托老实住下。

只见那活死人已经未学爬，先学走，一路抚墙摸壁的走来，巴在活鬼身边。活鬼便把他抱在膝馒头上，说道：“真是只愁弗养，弗愁弗长。人说求来子，养弗大，看他这等花白蓬蓬的，怎得养弗大起来。”形容鬼见那小鬼头眉花眼笑，嘴里咿咿哑哑，便道：“我最喜抱弗哭囡，待我也来抱抱。”便向活鬼手里接去抱着。说笑了一回，大家收拾困觉。

谁知不到一忽觉转，活鬼忽然大寒大热起来，口里不住的浮说乱话。雌鬼还只道他魔弗苏醒，叫了几声弗应，点起鬼火来看时，只见他面孔胀得绯红，身上火发火烧，嘴里嘈闲白夹，指手画脚的乱话，不由的不慌，只得喊起形容鬼来。形容鬼看了，也觉着急，说道：“这是一场瘟瘟大病，不知这里可

有好郎中么？”雌鬼道：“村东头有个试药郎中，他自己夸口说手到病除的，但只怕说嘴郎中无好药。”形容鬼道：“不要管他好歹，待我去请他来看看，才得放心。只是不认得他家里，半夜三更，人生路弗熟的，倘然摸大门弗着起来，便怎么处？”雌鬼道：“鬼因认得的，教他跟你去便了。”形容鬼便喊了鬼因，携着黑漆皮灯笼，三脚两步跑到郎中门前，碰门进去，催得那郎中衣裳都穿弗及，散披散团的跟了他们就走。

形容鬼一路将病源述与他听了。到了家里，方过了脉，那郎中道：“这不过是吓碎了胆，又受了寒湿气，不妨事的。”一面说着，就在身边挖出眼哆大三五粒丸药来，递与形容鬼道：“这是一服安心丸，用元宝汤送下，三两日就好的。”说罢，便欲起身，形容鬼忙将一个干瘪头封袋，塞他袖中，叫鬼因点灯相送。

雌鬼已将元宝汤端正，形容鬼帮他将药灌下。这丸药是杀渴充饥弗惹祸的，有什么用，直至次日，半日上昼，仍旧弗推扳，只得叫鬼因再去候那郎中来。那郎中看了，依旧换汤弗换药的拿出两个纸包来，道：“这是两服仙人弗识的丸散在内。一服用软口汤送下，明日再将乱话汤送下一服，包你活龙鲜健便了。”形容鬼收了药，送过封袋，打发郎中起了身，照依他说话，把药吃下去，犹如倒在狗屎里，一些也没用。正叫做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果然犯实了症候，莫说试药郎中医弗好，你就请到了狗咬吕洞宾，把他的九转还魂丹象炒盐豆一般吃在肚里，只怕也是不中用的。

那活鬼躲在床上，只管一丝无两气的半死半活。雌鬼见他死在头上转，好不着急，就象热煎盘上蚂蚁一般，忙忙的到鬼庙里去请香头，做野团子谢灶，讲只流年算命，又替他发丧送

鬼，叫魂符城隍，忙得头臭。看这活鬼时，渐渐的一面弗是一面，眼睛插了骷颅头里去，牙齿咬得锈钉断。到得临死，还撒了一个狗臭屁，把后脚一伸，已去做鬼里鬼了。

雌鬼那时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号肠拍肚的哭唠叨。形容鬼等他哭畅了，方才劝道：“他已叫声弗应，问声弗听的困到长忽里去了。你就登时哭死，与他同死合棺材，也无济于事。且商量办后事要紧。”雌鬼只得揩干眼泪，与形容鬼把尸灵扛来，躺在门板上，脚板头上煨起帛纸。一面又请六事鬼过来二相帮，就托他买办东西。六事鬼拿着些卵串钱，出去先买了一口老古板的竖头棺材，其余用得着的物，一一置办停当。形容鬼在家中，也主值得七端八正。那活死人虽然还是个小鬼，也未便爷死弗丁忧，一样的披麻执仗，束了烂草绳，着双铁草鞋。雌鬼也戴了没头大孝。

等个好时辰，把尸灵揞在破棺材里，道士摇着铃注卵子，念了几句生意经，吻了材盖。棺材头边放下一张椁座台，供好活牌位，摆上老八样头素菜来，不过是吊长丝瓜，丫叉萝葡，老茄子，拖根葱，香菜头，无皮果子，闷壶卢，大碗勃酸齑之类。做过了倒头羹饭，请送入殓的朋友亲眷吃了丧家饭，大家散场。

到得头七里，大前头竖起棒捶接旛竿，请了一班火居道士，酒肉和尚，在螺蛳壳里做道场。从此老和尚念苦经，小道士打十番，七七做，八八敲的，闹了四五十日。那形容鬼虽说至亲莫若郎舅，到底远了一步，来三去四的不甚便当。全亏六事鬼早起夜眠，尽心竭力的照应。真是远亲不如近邻。雌鬼也感激不尽。

只是那口烂头棺材停在屋里，恐防烂断座台脚。一到断过七，形容鬼撺掇着，就在阴山脚下寻块坏心地，做了鬼坟坛，在太岁头上动了土，把棺材生好牛头扛，八抬八绰的扛出门

去。和尚道士碰起领丧铙钹，一大起送殡的乡邻亲眷随在后面，抄着近路就跑。

行不到一条长田岸，只见一个老鬼，撑着一根灯草拐赖棒，拦住说道：“你们真是少不经事，只想抄近路，可晓得前面转湾头上的爬棺黄鼠狼么？”众鬼道：“爬棺材黄鼠狼便怎么？”老鬼道：“原来你们还没知道。那黄鼠狼专好啃死人。倘有棺材过去，一大群蜂拥上前爬住，把死人骷髅头都啃得干干净净。所以当日谢家出棺材，远转过去的。你们也该小心为主。”众鬼都道：“到底老辈里说话，不可不听。我们就打死路上转过去便了。”大家掇转脚板头望死路上跑去。那雌鬼小脚伶仃，如何跟得上，落在后头，一步一哭，只顾赶棺材弗着起来。只得喊个练熟鬼吊了，也不顾快行无好步，乱跌乱撞的巴到坟上，跑得膀酸脚软坐着喘息。

那棺材已歇在棚中。形容鬼处分把羹饭摆好。这番不用素鼓榔槌，都是大鱼大肉。众鬼仔细看时，一样是触癰老哺鸡，一样是忘八炒蛋，一样是汤罐里熬鸭，一样是牯牛卵脬，一样是显汤狗头，一样是绵羊颈骨，一样是猪婆耳朵，一样是猢猻臀痛，一样是狐狸尾巴，一样是镬里鹧鸪，一样是掼折驴卵；还有两色水果，却是翻花石榴，掇皮酸橘子；两色点心，是碗里抗春饼，宿蛀大麦团；三杯寡酒，一碗烂饭，点起两杖风中之烛。

众鬼都说：“这活鬼枉做了财主家边，一生一世，苦吃苦熬，就是小荤腥也不舍得买来吃。直到今日之下，方能拽长台子摆这一顿富胜酒席，他已吃不下肚了，岂不是枉活鬼世。”三丛丛，四簇簇的谈论不了。

等到落地时辰，拜过离别，收开羹饭，把棺材下了泥潭，掩好在烂泥里，这方是入土为安。大家收拾回家。

正是：凭你会钻铜钱眼，到头终壅茅柴根。要知后事如

何，且听下回分解。

陈小舫先生曰：活鬼命里既能白手成家，置田买地，造船起屋，挣做百万贯财主，也算是茄子大一个星宿了。就使他拥着三妻四妾，儿女成群，活到寿长千百岁，也该消受得起。谁知才生得一个小鬼，便就船横芦筐器起来；一场着水人命，几乎弄得头弗拉颈上。还亏钱可通神，方能泥补光鲜。尚不能财去身安乐，接连又是一场瘟瘟大病，就免不得抛妻弃子，一双空手见阎王矣。古老上人所云“七合升罗八合命，满只升罗就生病”者，正活鬼之谓也。

卷四 假烧香赔钱养汉 左嫁人坐产招夫

词曰：

泪如泉，怨皇天。偏生拣着好姻缘，强教半路捐。
花未蔫，貌尚妍，活人怎肯伴长眠？红丝别处牵。

右调《双红豆》

话说雌鬼自从嫁了活鬼，一对好夫好妻，同起同眠的过了半生半世，真是乡下夫妻一步弗撒离。后来生了活死人，愈加夫全子足，快活的不了。谁知乐极生悲，把个顶天立地的大男儿家，跳起来就死了。初时还有些和尚道士，在家中闹弗清

楚，到也不甚觉着。及至断了七，出过棺材，诸事停当，弄得家里冰清水冷。

那个鬼囡，自从主人死过，没了管头，吃饱了宕空筲箕里饭，日日在外闲游浪荡，雌鬼也管他不下。一个搭脚阿妈，只晓得烧茶煮饭，踏杀灶堂泥，连大前头都不到的。一个委尿丫头，抱了活死人终日赶乡邻白相，弗到夜也弗肯归槽。雌鬼住在家中，弄得走了前头没了后面。叫呼弗答应的，愈觉冷静。倒还亏六事鬼三日两头走过来照应照应。

一日，雌鬼正在家中扯些棉絮，要想翻条脱壳被头。忽然膀罅档里肉骨肉髓的痒起来，好像蛆虫蚂蚁在上面爬的一般。心里着急，连忙脱开裤子，看时，只见一群叮屎虫，认真在屎片沿上翻斤斗。忙用手去捉时，被他一口叮住，痛得浑身都肉麻起来。只得放了手，一眼弗闪的看他。

三不知六事鬼走来看见，雌鬼绷开两只软腿，只管低着头看，心中疑惑，轻轻走到跟前一看，不觉失惊道：“怎的活大嫂也生起这件东西来？”雌鬼吃了一惊，急忙束好裤子，说道：“你几时到来，偷看我是何道理？”六事鬼道：“这个虫是老屎里疥虫考的，甚恶无比。身上有了他，将来还要生虱簇疮，直等烂见骨还不肯好。当时我们的鬼外婆，也为生了此物，烂断了皮包骨，几乎死了。直等弄着卵毛里跳虱放上，把虫咬干净了，方能渐渐好起来的。”雌鬼忙问道：“你身上可有这跳虱么？”六事鬼道：“在家人那里来？这须是和尚卵毛里才有两个。”正话得头来，只听得隔壁喊应六事鬼，说有个野鬼寻他。六事鬼慌忙跑归。

这里雌鬼痒一阵，痛一阵，弄得无法摆张。肚里千思百量，忽然想起活鬼生病时，曾在鬼庙里请过香头，何不借着还愿做个因由头，到庙里去与那怕屎和尚相商，谅必有画策的。

算计已定，重新梳光了头，换了一身茄花色素服，家里有用存的香烛拿了一副，叮嘱搭脚阿妈看好屋里，开了后门出去。

那雌鬼原有几分姿色，戴着孝，更觉俏丽。正是若要俏，须戴三分风流孝。虽然年纪大些，还是个半老佳人。

一路行来，到得鬼庙前，只见两扇庙门关紧；把手去推时，原来是关门弗落闩的，一推就开。走进里面，依旧把门关好。那和尚听得门响，走出来看时，见是雌鬼，连忙接进里面，替他点上空烛。雌鬼拜了几拜，应过故事，起来各处游玩。走到和尚房里，只见朝外铺张嵌牙床，挂顶打皮帐；床前靠壁，摆一张天然几；一头一盆跌椽香椽，一头稳瓶里养一枝鼻涕花；中间挂一幅步步起花头的小单条，旁边摆着几条背板凳；床下安个倒急尿瓶；铺设得甚是齐整。心里想道：“人说三世修来难得搭和尚眠，原来和尚的静房是这般精致的。坐在凳上东张西望，再见和尚托着一碗枣儿汤，送到面前。雌鬼是吃惯的，接来呷了几口，放在桌上。熬不住便道：“我无事不登三宝殿，要问你，可有一件东西么？”和尚道：“施主要什么，小僧若有，自当奉上。”雌鬼一时问出了口，回味思量，又觉开口告人难；欲要不言，却又话不说不明，弄得千难万难，红着鬼脸，不言不语。

那和尚是色中饿鬼，早已心里明白，便笑嘻嘻挨近身来道：“到底要什么？却这般又吞又吐的。”雌鬼只得老着面皮说道：“你身上可有虱的么？”和尚道：“小僧身上饿皮虱，角虱，卵毛里跳虱，一应俱全，不知要那一种？”雌鬼道：

“有了这许多，难道虱多弗痒的么？”和尚道：“小和尚硬如铁，是虱叮弗动的，那里会痒？”雌鬼道：“实不相瞒，因为生了叮屎虫，闻得要卵毛里跳虱医的，所以来与你商量。”和尚道：“这个其容且易。施主且脱开来，待小僧放上便了。”

雌鬼只得脱开裤子，露出尻片面上两个笑靥来。那和尚平素日间，还要无尻干卵硬，何况亲眼看见，便也脱去裤子，说道：

“省得搜须捉虱，等他自己爬上去罢”，一头说，一头便将身凑上。那跳虱闻着腥气，都跳上尻片来。真是一物治一物，那叮尻虫见了，便吓得走投无路，尽望尻里钻了进去。钻不及的，都被咬杀。雌鬼道：“这被他逃去的，畔在里头钻筋透骨的作起怪来，便怎么处？”和尚道：“不妨，待我打发徒弟进去，连未考的疥虫替你一齐触杀便了。”雌鬼没奈何，只得由他扳尻弄尿孔的触了一阵，方才歇手。

大家束好裤子，雌鬼便欲起身。和尚拦住说道：“小僧替施主医好了大毛病，怎么相谢都弗送，就想回去。和尚吃十方，施主倒吃起廿四方来了。”雌鬼道：“今日没有身边钱，改日谢你便了。”和尚道：“现钟弗打倒去炼铜，又不是正明交易，倒是现消开割的好。正叫做脰三千弗如现八百。”雌鬼道：“真正若要欺心人，吃素队里寻。不要说我是老施主，就是个面熟蓦生人，象方才这等适心适意的被你鬼开心，难道肯替你白弄卵的么。我倒肚里存见，譬如割尻斋僧，弗做声弗做气罢了，你倒拔出卵袋便无情起来。”和尚道：“方才施主眼对眼，看小僧用尽平生之力，弄得热气换冷气的，替你触疥虫，倒要一毛弗拔的绰我白水，也意得过么？”雌鬼被他缠住，只得在荷包里挖出一只铎头锭来送与他。和尚双手接了，忙陪笑脸道：“这是生意之道，不得不如此。后日里间倘然用着小和尚时，决不计论的。”雌鬼也笑道：“今日出来烧香，倒变做买卵触尻了，与赔钱养汉何异，真乃意想不到。”说罢，起身便走。和尚直送至山门口方才进去。

雌鬼一路回来，到自家门首，已经日头搁山。正要进门，只听得活死人在后吱吱百叫。回头看时，见他手里拿一把乱插

芝麻糖，委尿丫头抱着，从乡邻人家出来。雌鬼便立定脚头等。不防六事鬼家送出一个光头小伙子来，正与雌鬼打个照面。雌鬼忙避入门中，那小伙子走过几步，还三转四回头的只顾看他。雌鬼便抱了活死人，叫丫头关上大门，走到里面坐下，觉得满身松爽，时须迷迷的好困起来，便收拾夜饭吃了。

困到床上，却又翻来覆去的困弗着。正是引动了春心，那无明火升起来，如何按捺得下。肚里胡思乱想：又不便常到庙里去；倘教和尚来，又怕寡妇之门，被乡邻市舍话长说短。若另寻主客，也终非长久之计。倒不如嫁个晚老公，可以朝欢暮乐，靠老终身，倒觉名正言顺。况这六事鬼又惯做两脚居间，与他商量，也甚便当。

主意定了，巴到大天白亮。晓得六事鬼欢喜吃口老白酒的，便教鬼囡去买端正几样下酒小菜，好待六事鬼来浇浇煤根，以便与他讲心事。鬼囡去不多时，买了些割碎肉，雌鸡头，夹肝，捉死蟹，一瓶酸酒，都拿到屋里。雌鬼收拾齐整，等到吃饭过后，六事鬼果然到来。雌鬼喜之不胜，连忙掇凳弗及的请他坐下。

六事鬼坐着说了几句闲话，雌鬼便去搬出酒来。六事鬼也不推辞，老老实实的筛来就吃。雌鬼坐在旁边，将想的心事告诉了他。六事鬼道：“主意倒也不差。老话头，臭寡妇不如香嫁人。但是人家花烛夫妻，还常常千拣万拣，拣着了珠头瞎眼。若是晚转身，越发不好拣精拣肥；只得依便就便，寻着个好性格，吃得温墩耐得热的精胖小伙子，已算是造化了。”雌鬼道：“这个自然。只是一桩，我却不肯转嫁出去，是要坐产招夫的。”

六事鬼道：“有却有一头，只不知你们前生前世，缘法如何。昨日我在这里时，家里喊应，说有个野鬼寻我，原来是替活大哥在土地面前讨情的那个刘打鬼。我送他出门时，你也在门口，亲眼见过的。他也晓得我惯做媒人，特地来托我觅头亲

事。他说不论年纪、穷富、细娘、堂客，只要生得标致。我看你虽觉年纪大些，还面上吹弹得破，白里泛出红来，像活观音一般。昨日他一头走路，只管十步九回头的看你，谅必配眼的。若再肯做入舍布袋，岂不是有缘千里来相会。”雌鬼道：

“闻说这刘打鬼是土地老爷的汤罐弟弟，自身顾弗周全，还做别人的老婆，我去做那老婆的老婆，岂不是小老婆了。”六事鬼道：“方才说好性格的难得碰着，他既肯做这捋卵皮生意，自然生副搓得团挛捏得扁的糯米心肠。况兼这些偷寒送暖，迎奸卖俏，各式各样许多方法，都学得熟滔滔在肚里，不比嫁着个乡下土老儿，只晓得一条蛮秤十八两的。不要说别样，就是这副标致面孔，与他肉面对肉面的睡在一处，也觉得风光摇曳，与众不同。”雌鬼被六事鬼一席话，说得小肺搭搭撮，便道：“既如此，你且去说看。倘然肯时，不烦他一草一木，也用不着六礼三端，拣个总好日，到来做亲便了。”六事鬼道：

“说便去说，只不知令弟主意若何？”雌鬼道：“这个不必费心。老话头，头嫁由亲，二嫁由身。我既定了老主意，他也不能阻挡我。”六事鬼吃完酒，谢别起身。

转背不多时，恰好形容鬼到来。说了些家长里短，雌鬼便将要嫁刘打鬼的话告诉他。形容鬼道：“你是个好人家因大细。家里又弗愁吃，弗愁着，如何想起这条硬肚肠来？即使要再嫁，也该拣个梁上君子，怎么想嫁那刘莽贼？他是个小风臀，千人骑，万人压的，有甚好处？有所说的：嫁鸡属鸡，嫁狗属狗，嫁着张大卵死活熬一卵。虽然晚嫁人，若嫁老公弗着起来，也是一世之事，弗要懊恼嫌迟。”雌鬼道：“世间掉老婆，左嫁人的，也太多甚广，那里都拣着了梁上君子？这是我自己情愿，不要你甚管闲帐。”形容鬼道：“我是正门道路说话，你不肯听，也只得由你便了。正是狗要吃屎，沙糖换弗转的。”说罢便起身，一直去了。

且说六事鬼出了活寡妇大门，一口气跑到刘娘娘家去，寻着刘打鬼，将活寡妇要嫁人，央他来做白媒人的话述了一遍。刘打鬼晓得活鬼是个财主，去做他替身，便是个现成财主；正是吃他饭，着他衣，住他房子，触他戾，再没有再捡便宜的了，如何不肯。一诺无辞，就同六事鬼去拣了一个黄道好日。

六事鬼归来，回音了雌鬼。雌鬼喜之不胜，预先将家中收拾齐整。到得好日，凡属喜事喜日应用的事件，尽皆千端百正。自己穿了包拍大红衫，打扮得一沔胭脂一沔粉的。守到一深黄昏，六事鬼领着刘打鬼跑上大门来。那些抱牌做亲、坐床沿、做花烛许多俗套，是大概晓得的，不必说他。雌鬼又教活死人拜了晚老子，诸事周遍，方才收拾上床。正是春宵一刻值千金，那些翻云覆雨的勾当，果然被六事鬼料着，与活鬼大不相同。雌鬼心里快活，自不必说。刘打鬼也是心满意足，要想领娘来同住。那刘娘娘恋着饿杀鬼，不肯行程，也不好强他。夫妻两个情投意合的过日子。

正是：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不知他夫妻两个，可能一竹竿到底否，且听下回分解。

陈小舫先生曰：常听人说：烧香望和尚，一事两勾当。每思烧香是为佛天面上，望他救苦救难，自宜一念诚心。至于和尚，不过搨光了头毛，既不能多双拳头多张嘴，又未曾缺只鼻头瞎只眼，一样一个个人身，着甚来由，要掉忙工夫去望他？原来他有虱多弗痒的本事，所以娘娘们都掉他不落。但雌鬼是有叮戾虫为患，故此不得不望。岂大概烧香娘娘亦尽有是虫作祟，要请和尚触杀乎？然雌鬼一触之后，恐怕乡邻市舍话长说短，随即摆定老主意，嫁个晚老公，不肯学三姊姊嫁人心弗定。可知凡属男子汉大丈夫，尽都会触，何众女眷之执而不化，只想望和尚哉？

卷五 刘莽贼使尽老婆钱 形容鬼领回开口货

词曰：

误认好姻缘，甘把终身托。自古红颜薄命多，浪子心情恶。家当弄精光，打骂还频数。不是冤家不聚头，悔杀从前错。

右调《百尺桥》

话说刘打鬼自从入舍到活家，做了财主婆的老公，思衣得衣，思食得食，安居乐业的，岂非一朝发迹。若是有正性伴在家里，关门吃饭，真是上弗欠官粮，下弗欠私债，风弗摇，水弗动的，也够他吃着受用了。

谁知他吃饱了现成饭，一无事事，不免又到外面攀朋搭友起来。那些老朋友，知他做了活鬼的替身，是个新上名字的财主了，个个掇臀捧屁来奉承他。也有陪他赌心钱的，也有请他吃白酒的，也有领他去闯花门阉小娘的。那刘打鬼本系浪子心性，正是投其所好，终日搭陶搭队的四处八路去寻快活。起初还怕雌鬼要话长说短，遮遮掩掩的瞒着他。后来渐渐手滑，把雌鬼积蓄的许多臭铜钱，日逐间偷出去浪费落了。及至雌鬼得知，向他话帐，却又钝皮老脸的杀他无得血，剥他无得皮，真是无可如何。过了几时，愈加老眉老眼向雌鬼要起钱来。没得

与他，反要做面做嘴的寻孔讨气，雌鬼也不甚理他。

一日，又出去赌夜钱，输极了，回家向雌鬼要钱去还赌帐。雌鬼不肯，便拍台拍凳的硬要。雌鬼只得发极，道：“老话头，要吃要着嫁老公。我虽不为吃着两字招你归来，也巴望挡一片风水。谁知你枉做了汉子家，只晓得吃死饭，又不会赚些活路铜钱归来养老婆因大细，反要挖出肉里钱去大掷大赌的输落，尽要向我一只钉上讨力。我又不是看财童子，会厠金子呕银子的，那里有许多闲空铜钱来接济你。难道天上有得落下来的么？”刘打鬼听了，不觉恼羞变怒，跳得八丈高，把雌鬼触千捣万乱骂起来。雌鬼怎肯让他，大家闹得家反宅乱，打起灶拳来；弄得盐瓶倒，醋瓶翻，一只碗弗响，两只碗砵碎。幸亏六事鬼在隔壁听不过，跑来强劝解开了。雌鬼算是有苦无处说，爷娘皇天，哭了一场，也只得罢了。

谁知那刘打鬼打开了手，愈加胆大，三不常向雌鬼要长要短。好便骂，不好便打。雌鬼始初也不肯让他，打了几次灶拳。到底女流之辈，如何斗得他过，渐渐被他降服下来，只得百依百顺了，倒还图个耐静。日复一日，把家中弄得空空如也，渐至卖家掘产，将活鬼吃辛吃苦挣起来的家当，不消几年早已写了清字。他还没肯歇手，尚在外面百孔千疮，做下一屁股两肋的债，常常弄得前门讨债后门畔。

雌鬼是做过财主婆的，向常钱在手头，食在口头，穿绸着绢，呼奴使婢惯的，如今弄得吃着朝顿无夜顿，怎受得这等凄凉。肚里气气闷闷，不觉成了臆病；晓得自己老死快了，恐怕活死人将来没个结果，只得央六事鬼寄信教形容鬼来。

那形容鬼自从雌鬼不听他好说话，嫁了刘打鬼，便脚指头弗戳到他大门上。直等六事鬼寄到信，方才晓得雌鬼成了臆病有数说的：“疯、癆、臆、隔，是阎罗王请到的上客。”知道

他要死弗得活，总看同胞姊妹面上，到来睺他。谁知已经弄得赤脚地皮光，家里风扫地、月点灯的，刘打鬼也不在家里。

雌鬼见了形容鬼，自觉惭愧，一话一哭的家长里短，告诉不了。形容鬼不好揭他旧书，只得因个头来答个脑，劝解了几句。那活死人已有七八岁，见了娘舅已经不认得。形容鬼见他生得眉清目秀，便道：“多时不见外甥，已这等长成了。可惜一个好相貌，如何倒这般命硬的。”雌鬼道：“我是自作自受，已是死数里算帐的了。只可惜他头青白面一个孩子，将来落在刘打鬼手里，终无了局。我正望你来，要与你相商，也看当时他老子与你一同去求来的，我死之后，你千万带只眼睛，收留他回去，抚养成人，也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一面又向床下摸出一块金子来，递与形容鬼，道：“这是你前起姐夫的镇家之宝，叫做吃弗了乌金，还没被刘打鬼晓得，未曾弄落。你可拿回去做个纪念。”形容鬼正要推辞，雌鬼道：“你不拿去，终归化为乌有，岂不可惜。”形容鬼方才拿了，告别回家。

却说那形容鬼的家婆，叫做醋八姐，是个小人家出身，嘴花掀撇的专喜嚼舌头根，不甚贤惠。幸亏形容鬼凡事自听自为准，大着耳朵管不甚理他的。那日回家，把雌鬼要将活死人托他的话说起，醋八姐道：“他做财主婆的时候，一把抓了两头弗露，从无一丝纱钱破费在穷亲眷面上。今日倒要把个开口货攫在别人身上，只怕情理上也讲不下去。”形容鬼晓得他是贪财的，便向身边摸出那块金子来，放在面前，道：“他有这件海宝贝与我们，也不是白效劳的。你若推出手，如何可白手拿财，只得送还他便了。”醋八姐看见那块金子火赤焰焰的摆在面前，眼睛里放出火来，怎舍得送还，便改口道：“既然他以

心相托，个把小囡多里掬拢，所费也有限。况且古老上人说的：‘外甥弗出舅家门’。想必无爷娘收管的外甥，原该住在娘舅家里，不出门的。你既拿了来家，再若送去，显见得是我之过了。”说罢，便抢去下了壁虎袋，再也不肯出现。

过了几日，形容鬼掉弗落，买了些下戾果子，拿到雌鬼家里来。那雌鬼起初还半眠半坐，后来胀得四直六直，象打气猪一般，困在床上等死。刘打鬼还只道他有甚私房，坑在那里，要逼他说出来。那日正在床前絮絮叨叨的盘问，不防形容鬼跑进房来，回避不及，只得相见了。被形容鬼上数头下数脚的骂了一顿，他也没敢回嘴，雌鬼见了形容鬼，一包眼泪说道：

“兄弟，托人如托山。倘我死了，你务必领了外甥回去。若不依我，就死了也是口眼弗闭的。”说罢，便透了几口阳气，咬紧牙床骨，伸直后脚，死割绝了。刘打鬼只得极地爬天，弄一口薄皮棺材来装裹了，就扛去葬在活鬼坟余地上。

形容鬼也不等断七，就将活死人领了回去。醋八姐看见，也未免新箍马桶三日香，“弟弟宝宝”的甚是亲热。过了几时，形容鬼便教他跟了儿子牵钻鬼，同到角先生开的子曰店里去读书。原来形容鬼也有一个儿子，叫做牵钻鬼，已有十几岁，生得凹面峭嘴，甚是难看。若论他搅尸灵本事，真个刁钻促搯，千伶百俐。谁知见了几句死书，却就目瞪口呆，前念后忘记的不甚聪明。幸亏角先生手里那些学生子，一个个都是钝猪钝狗，短中抽长，还算他做个蚱蜢淘里将军。读了几年书，也就识了许多狗字。及至活死人进了学堂门，却是出调的聪明，不消几时，把牵钻鬼读了数年还半生半熟的书，他都读得烂熟须菩提，颠倒也背得出。牵钻鬼不想自己原是个钝货，反倒妒忌他起来，千方百计的暗损他，三不时在娘面前添枝换叶，装点他短处。

那醋八姐起初也不过一时高兴，看金子面上，假面光鲜的爱他。过了几时，已是意懒心灰了，怎当得儿子又时常在耳边撺掇，就变了心肠，渐渐把这活死人当作眼里钉肉里疮一般，惹厌起来。幸亏形容鬼却是真心实意。凡事拉紧里半片的，不许欺瞒他，因此还不曾吃足苦头。

不知不觉，早又过了数年。那活死人已有十几岁，出落的唇红齿白，粉玉琢的一般，好不标致；更兼把些无巧不成书，都读得熟滔滔在肚里。若教他做篇把放屁文章，便也不假思索，悬笔挥挥的就写，倒象是抄别人的旧卷一般。随你前辈老先生见了，无不十人九赞，甘拜下风，岂不是天聪天明，前世带来的。

一日，同着牵钻鬼两个，要到学堂里去。走出门来，只见一个硬头叫化子，背上掇个长袋，手里牵只青肚皮猢猻，后头跟一只急屎狗，在门前走过。牵钻鬼不识，问道：“你牵的是甚么东西？”叫化子答道：“这是教熟猢猻，领他出来做戏与人看的。”牵钻鬼只道是白看的，便道：“做我们看看。”那叫化子便向长袋里拿出一个石臼来，戴在猢猻头上，敲着碌铎，那猢猻就戴了石臼撮把戏，把平日教熟的那些当当头种树，弄卵入布袋，戴帽子，跳圈，许多戏法，都撮出来。形容鬼听得铎响，走出来看时，见是猢猻撮把戏，便挖几个看肚兜铜钱来舍他。那叫化子接了钱，又拿出一只金饭碗来讨饭吃。形容鬼道：“你怎么这般无知餍足？又不曾教你在这里做，赏你几个铜钱也够了，还要多谗诅。”叫化子道：“若不是这位官官要看，我已走过多时了。怎说不曾教我做？”牵钻鬼诚恐老子要怪他，便把那叫化子夹背一记，骂道：“你这叫化料，语言不一，怎么是我教你做的？”谁知把那叫化子身边冷饭团都打出来，滚在地下，被急屎狗一口吃去了。那叫化子便和身滚在地

下，诈死赖活的闹将起来。形容鬼无奈，便喝牵钻鬼赔还他。牵钻鬼只得进去拿饭来做，怎奈是老米饭，捏杀不成团的；只得备了一面糊盆硬米糝出来赔他，叫化子道：“我不是吃硬米糝人，须要还我原物来。”

越搀越醉的正在那里话弗明白，只见一个野鬼，背上掇个草包，走得满头大汗的到来，问道：“这里有个形容鬼，可晓得住在那里？”形容鬼见问，便道：“你从那里来？问他何干？”野鬼道：“我是鬼门关总老爷差来请他的。”形容鬼道：“只我便是。你们老爷又不曾认得我面长面短，请我去做甚么？”那差鬼听得就是形容鬼，便道：“我也不晓得豆油菜油。总兵老爷有请书在此，相公开看就明白了。”那叫化子见是总兵的朋友，便不敢话长说短，牵着猢猻一溜去了。

形容鬼领这差鬼到了家中，差鬼即向包里取出一封拐书来，递与形容鬼。形容鬼拆开看了，方知这总兵就是他同窗朋友白朦鬼，少时与形容鬼两个，都在乌有先生手里念书，后来都做了鬼秀才，先生荐他在石朝官衙门里吃饭；亏那朝官的力量，扶持他得了一官半职，直做到枉死城城隍。他做官虽是一清如水，只是才具浅促些。那伙提草鞋公人，见本官软弱，便都将嘴骗舌头的来弄怂他。白朦鬼又是软耳朵的，听了他们三人说着九头话，不免弄得没了主意。正是“清官难出猾吏手”。幸亏那城隍奶奶长舌妇，却是十三分奢遮的，任你说得天花乱坠，总瞒不过他。遇着审官司时候，或是在面前背后提调，或是与白朦鬼排排坐着，叉张张夹嘴的断灾断祸。他嘴头子又来得，左话左转，右话右转，翻蛆搭舌头的，倂是他说话分，凭你老奸巨滑，能言舌辩的囚犯，也盘驳不过；他倒制服得那些强神恶鬼，伏伏腊腊，一些也弗敢发强。正是官清民乐，快活不过的。

不料那三家村土地饿杀鬼，做了几任贪官，赚了无数铜银子，晓得这枉死城城隍是个美缺，走了识宝太师门路，要谋这城隍做。那太师是阎罗王殿下第一个权臣，平日靠托了阎王势，作威作福，卖官鬻爵，无所不为的。他得了饿杀鬼贿赂，恰遇守鬼门关的辣总兵死了，也不管人地相宜不相宜，硬做主张把白朦鬼调了鬼门关总兵，将这城隍缺让与饿杀鬼做了。

可怜白朦鬼是个念书人出身，文绉绉的晓得甚么提兵遣将之事。就是长舌妇虽说奢遮，也不过苗头看得清爽些，又口舌利便，翻转翻仰的会说话罢了。那行兵摆阵，出锋打仗许多事务，教他怎么得知。无奈是上命差遣，身不由主，只得离了枉死城，来到鬼门关上任。进了对科衙门，看见那些阴兵，一个个拳头大，臂膊粗，强头倔脑的，恐怕管他不下，心里甚是着急。忽然肚肠角落里想起那同窗朋友形容鬼是个正经人，才具也有些，何不请他来做个帮手，凡事也可斟酌而行。算计已定，随即写了一封请书，差了勾魂使者，一直到打狗湾里来请他，凑巧一寻就着。

形容鬼看了请书，随与醋八姐相商。醋八姐正怕形容鬼在家要量柴头数米角的管他，巴弗能彀出门去了，落得无拘无束，便放杀死鬼的撺掇。形容鬼遂留住了差鬼，要与他一同起身。随即置办起行李来，也不过端正几件随身衣裳，一幅跌撒铺盖。拣个出行日子，教牵钻鬼去寻个挑担鬼来，差鬼便道：

“有我在这里，何必再去寻？”形容鬼道：“这里到鬼门关，又不是三脚两步路，百步无轻担的，怎好烦劳你。旁人看了，只道是见人挑担弗吃力。”差鬼笑道：“不过是一肩行李，又不是千斤担，这有何妨。”一头说，便将扁担搁上肩头，说道：

“相公就此起行罢。”形容鬼只得叮嘱了一番，起身上路。不题。

正是：我本无心图富贵，谁知富贵逼人来。不知形容鬼去后，醋八姐把这活死人如何看待。且听下回分解。

陈小舫先生曰：观雌鬼不为吃着两字之语，固知两字之外，别有一桩至要至紧之事也。想其初招刘打鬼时，必以为从此可以朝欢暮乐，靠老终身矣；岂知狼子野心，不惟不奉男不对女敌之古训，反欲打杀老婆触死戾起来。到那其间，又不能学好汉之吃拳弗叫痛，不免反客为主，将前半三世同活鬼吃辛吃苦挣起来的现成家当，让他独做主张销缴干净，无怪乎其肚皮气膨也。至于形容鬼之穷人大肚皮，醋八姐之见钱眼开，牵钻鬼之损人不利己，俱属世间常事，何足怪哉。

卷六 活死人讨饭遇仙人 臭花娘烧香逢色鬼

词曰：

富贵荣华都是命。运未通时，步步逢坑阱，满腹诗书谁肯敬？出门到处无投奔。只有神仙明似镜。壶内灵丹，偏向穷人赠。指引前途无蹭蹬，夫妻邂逅真侥幸。

右调《凤栖梧》

话说活死人自从出娘肚皮，兜在尿布角里，爷娘就把他象宝贝夜明珠一般看承，捧在手心里，还恐被戾骚风刮了去。后

来骚老子死过，骚娘招了刘打鬼来家，搅完了家当，弄到水落石出的地步，还穷汉养娇儿的大声不舍得拿他。及至雌鬼死了，娘舅领他到了外婆家的，替他上学攻书。虽不免受娘姪的鹬默气，那娘舅到底是个大靠背，尚不致吃尽大亏，得一日过一日的也罢了。因梦头里弗曾想着那白朦鬼，无是无非，把他的好娘舅请了去，便不免晦气星钻进了屁眼。

那醋八姐自从形容鬼起身之后，就禁止他不许去念书，住在家里，半象奴半象郎的教他提水淘米，揩台抹凳，扫场刮地，差得头团栾。活死人苦脑子，真是吃他一碗，凭他使唤，敢怒而不敢言。还亏他心里明白，鉴貌辨色，样样都拿搭得来，不到得失枝脱节。醋八姐还不肯放松他，时常萝卜弗当小菜的把他要打要骂。后来一发号粥号饭起来，遂不免一顿饱一顿饿的半饥半饱过日子。

一日，那醋八姐忽然想吃起蛤蚌炒螺狮来，买了些螺狮蚌蚬，自己上灶，却叫活死人烧火。活死人来到灶前，看时，尽是一些落水稻柴，便道：“这般稀秃湿的柴，那里烧得着？”醋八姐骂道：“热灶那怕湿柴烧弗着，难道就罢了不成！”活死人没法，只得撷好乱柴把，吹着阴火，向冷灶里推一把进去，巴得镬肚底热。谁知凭你挑拨弄火，只是烟出火弗着。伧上去吹，又碰了一鼻头灰。煨了半日，倒灌得烟弗出屋，眼睛都开弗开。醋八姐大怒，拿起一根有眼木头来，夹头夹脑的就打。活死人夺住棒槌，与他分辩。牵钻鬼听见跑来，帮了娘把他捉住板凳上。活死人气力又小，双拳弗抵四手的，那里挣得脱，不免赤骨肋受棒的，被他们排头排脚的打了一顿。那时肚里虽然怨天恨地，也洒不出甚么小牛屎，只好忍气吞声的罢了。

隔了一日，醋八姐处分道：“你昨日嫌道柴湿，快到山里去斫些黄金狗屎草归来，好烧饭吃。”活死人不敢与拗，只得

拿了一把班门弄斧，走出门去。行不多路，劈面撞着一个同学堂念书的，叫做串熟鬼。那串熟鬼见了活死人，千句弗说，万句弗出，说道：“你赖学也赖得有方寸，怎像么鹑子断着线，许久弗进学堂门，却倒在此做斫柴囡，是何道理？”活死人正在有苦无话处，便一五一十从头撒尾的告诉他。那串熟鬼平日念书虽是质钝，别样事情却都玲珑剔透，倒有三分鬼画策的。听了活死人告诉，一肚皮抱气弗平，便道：“据你这等说来，还要住在他家做甚么？”活死人道：“教我又无去处，不住他家却住那里去？”串熟鬼道：“你自己脚生在肚皮底下，难道不会翻脚底的么？”活死人道：“我又从未出门，人生路弗熟的跑到那里去？又没有吃饭本领。手无半文的逃出去，岂不要十段饿杀九段半。”串熟鬼大笑道：“你枉苦聪明一世，如何倒懵懂一时起来。老话头，路出嘴边。你既识了三文两字，一肚皮春秋的，凭你天涯海角，那里不弄口闲饭吃了。就是白相盘缠，也不是天大难事，我指引你一条活路：那三家村的鬼庙，是你老官人一人之力造成功的；你是他那里大施主。况这怕戾和尚，近来已经富足有余。何不去向他借些盘缠，或是到鬼门关去寻着好娘舅，或到别处谋衣谋食，俱可安身立命。何必住在他家，受他们的喉头气。”活死人听了，如梦初觉，便道：“真是好说话，依你便了。”遂与串熟鬼作别，行到山脚根头，坐在一块狗头黄石上，想那串熟鬼的说话，越想越有滋味。忽又转念道：“尚我斫了草回去，再若嫌好道歉，岂不又要受他们的糟蹋？何不就此起身，岂不干净相。”主意定了，便将斧头丢在草中，取路往三家村去了。

这里醋八姐在家中，等这活死人斫草归来，却似痴狗望着羊卵脬，那里有个影响。直到乌星暗没，也没个鬼脚指头戳来。到了次日上半日昼，还不见归，只得教牵钻鬼去寻。牵钻

鬼搭了几个野鬼，同到山里，寻来寻去，忽寻着了那把斧头。牵钻鬼认得是自家的，便道：“他若是跟人逃走，这斧头一定随身行令带了去。今斧头在此，单不见了人，莫非被甚豺虎豹吃去了。”牵钻鬼也不过是无稽之谈，话扯话。不料数内有一个叫做三见鬼，便附会其说，道：“不差不差，近日这山里，闻得出了一只死老虎，遇有单板头人经过，他就一个虎跳衔去吃了。你这表兄弟，一定也被他吞在颈骨里是无疑的了。”牵钻鬼听说，害怕起来，慌忙跑回家中，又添些枝叶，说得凿凿有据，便就措笑当认真，一人传十，十人传百，飞飞扬扬，都说这活死人被老虎吃了。牵钻鬼便写了一封平安家信，寄与形容鬼，只说这活死人自己筋丝无力，倒想山里去打死老虎，却被老虎吃去了。形容鬼得知，甚是可惜。不题。

且说活死人在山里起身，望三家村行来。到得鬼庙里，见了怕戾和尚，告其缘故，恳他借些盘缠。熟知那些出家不认俗的朋士友，虽则一代人物，却不肯一代只管一代，一般的想钻在铜钱眼里，把那十方施主，比吃孙子胜三分，吃杀弗还答的，尚嫌弗爽利，怎肯反做出钱施主。听得要向他借钱，便面孔掇了老宅基上去，把那些骷颅头几乎掇落，就道：“没有没有，你是个逃走客，捉转来要打一百的，不要在此带累我乡邻吃麦粥。”便将活死人扯住背皮，耸出庙门，关上了进去。

那时活死人弄得，来得去不得，心里好不着急。思前算后，没个道路。肚里又饥又渴，只得算计道：“三百六十行中，只有那叫化子是个无本钱生意。人说‘叫化三年，做官无心相’。想那叫化行业，也必有几桩妙处。只是做那一样好？若做摇铜铃叫化子，又没处去掩耳盗铃。若做弄蛇叫化子，那里去寻这条踏弗杀地扁蛇。只有平日念熟的许多文字，却倒一字不忘，何不就做了念文字叫化子，到底斯文一脉。”算计已

定，便走到一个大人家去，发起利市来。果然，人见他少年清秀，念的文字琅琅有声，便把粥饭舍与他吃。他就吃着湿个，袋着干个，倒弄得吃足兜弗尽。正是：吃着滋味，卖尽田地。便也不愧不怍，各处去做这走江湖生意去了。

一日，来到一个村坊上。正要进村，忽然篱笆里钻出一只撩酸齏狗来，嗥嗥的乱咬。那村里众狗听得，便跑来一大群来，却是些护儿狗、急屎狗、龇齿狗、壮敦狗、尿臊狗、落坑狗，四眼狗、冷啜狗、吃糖狗、赶骚狗、馋癆狗、爬墙狗、巴儿狗、扛棺狗、腿毛老狗、猎狗、痴狗、癩狗、大尾巴狗、畜七煞狗，都望着活死人窜上窜落，乱咬将来。活死人吓得魂胆俱消，跑又跑弗落，赶又赶弗开，急得少个地孔钻钻。亏杀后头又跑上一个缠杀老道士来，看见活死人弄得走投无路，便向身边拿出一张鬼画符来，向众狗一扬，那些狗就绝气无声，尽都摇头豁尾巴四散的去。

活死人看这道士时，戴一头缠头巾，生副吊蓬面孔，两只胡椒眼，一嘴仙人黄牙须，腰里绉纱搭膊上，挂几个依样画葫芦。那道士看着活死人笑道：“你既受不得娘姘的气，如何听了串熟鬼撺掇，直跑到恶狗村里来受狗的气？若非我将护身符赶散，你只好贼吃狗咬暗闷苦，向谁话帐。”活死人见他仙风道骨，又事事前知，谅必是个异人，便道：“师父从哪里来？怎就晓得我的行事？”道士道：“我便是蟹壳里仙人，不论过去未来的事，都能未卜先知的。今日偶然出来卖老虫药，在此经过。”活死人道：“不知你葫芦里卖啥药？可是仙丹么？”道士便把葫芦解下来，指着道：“这是益智仁，吃了使人聪明的。这是大力子，使人有气力的。这是辟谷丸，使人不饿的。”活死人听说不饿，便道：“吃一丸可过得一日么？”道士道：“你真也浅见薄识，我这药是不容四眼见合起来的，

吃一丸，便可过得七七四十九日，怎说一日。”活死人想道：

“这真是仙丹了，可惜没有身边钱，不然买得七八丸，便可过得年把了，岂不省得号肠拍肚的念那文字。”道士见活死人沉吟不语，有羡慕之色，便道：“我看你将来有些好处，不如与你结个缘罢。”遂将那辟谷丸连葫芦递与活死人道：“送你，拿去放在身边，慢慢的充饥便了。”随又倒出几粒大力子来，道：“有心做个春风人情，也送些与你。”活死人接来，推在嘴里，果然入口而化。才过着三寸喉头管。那精神气力，便陡然充足起来，犹如脱胎换骨，霎时间已觉身强力壮。心中大喜。道士又去倒那益智仁，活死人止住道：“这倒不消。我已有过目不忘的资质，博古通今的学问，还要益他怎么？”道士哈哈大笑着道：“你只晓得读了几句死书，会咬文嚼字，弄弄笔头，靠托那之乎者也矣焉哉几个虚字眼搬来搬去，写些纸上空言，就道是绝世聪明了。若讲究实际功夫，只怕就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倒算做弃物了。我这药是使人足智多谋的第一等妙药，如何倒不要吃？”活死人只得也接来吃了。道士又道：“你这讨饭生意，弗是人帐所为，快些改了行业。”活死人道：“虽然三百六十行，行行吃饭着衣裳，我却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百无一能，教我去做甚么？望师父指引一条生路。”道士道：“为人在世须要烈烈轰轰，干一番事业，岂可猥鄙螻缩，做那苟延残喘的勾当。我有一个道友，叫做鬼谷先生，他有将无做有的本领，偷天换日的手段，真是文武全才。你去寻着他，学成了大本事，将来封侯拜相，都在里头。”说罢，化阵人来风，就不见了。

活死人方信他是真正神仙。寻思道：“仙人的好说话，岂可不听。只不曾问得这先生住在那里，海阔天遥的，却从何处去寻？”又想道：“既叫做鬼谷先生，谅必住在鬼谷里，”便

一路随脚倘的问将去，并没有人认得。寻了多时，有如海底捞针，那里去捞摸？

一日，来到一个鬼庙前，便信步走入去看看，却是个脱空祖师庙，那里塑得披头散发、赤脚跋倒的坐在上面，脚跟头哺一个开眼乌龟，乌龟身上盘条烂死蛇。看了一回，正要再入去，只见一个痴道婆跑来，拦住了不容他进去。活死人道：

“庙梁寺观，是十方所在，普天世下人公同出入的，你怎禁止得。我偏要进去！”那道婆抵死不肯，活死人不觉大怒，把他扯在一边，望内便跑。忽听得一间屋里，有女子在内喊“救命！”活死人心疑，便把门一脚踢开，走入去看时，只见一个熬小脚师姑，揪翻一个十几岁如花似玉的黄头毛细娘。一个男子，正在硬解他的单叉裤。那细娘不肯，故此极声出的乱喊。

活死人见了大怒，道：“清平世界，怎做这等没天理事，难道无王法的么！”那男子并无怕惧，反喝道：“我公子在此陶情作乐，你是甚么野鬼，敢来闲多管！”活死人便知他是个靠官托势的花花公子了。自思人微权轻，鸡子不是搭石子斗的，须说大话去罩他，或者吓退，也未可知。便也喝道：“我老子直做到阁老，我尚不敢这等胡为。你是什么公子，辄敢这般无法无天！”那男子听说，只道真是甘蔗丞相的儿子，吓得心惊胆战，趑出脚望外逃了去。

你道这男子是谁，师姑为甚帮他？原来这男子叫做色鬼，他老子轻脚鬼，曾做过独脚布政，退归林下。家里翻转屋来座银子，坑缸板都是金子打的，真是富贵双全。单生这色鬼，是个老来子，自小纵容惯了，才交十几岁，就到外面吃花酒，偷婆娘，无所不为。后来结识了这庙里师姑，替他做牵头，遇有烧香娘娘到来，便留进私房，用些甜言蜜语诱引他上当。熟知那些女眷家，只为想吃野食，所以要出来烧香念佛。忽有个精

胖小伙子来做他口里食，真是矮子爬楼梯，巴弗能彀的，自然一拍一吻缝。偶然千中拣一，有个把缩羞怕脸弗肯的，便捉住了硬做。那女眷吃了亏，只得打落牙齿望肚里咽，再也不敢响起。就使老公得知，一则怕他有财有势，二则家丑不可外扬，只好隐恶过了。所以这色鬼天弗怕，地弗怕，任意胡做。今日见了这等标致细娘，真是目所未睹，酥麻了半边。不料食已到口，被活死人吵散了。那师姑跪在地下，只顾磕头如捣蒜。活死人见这细娘，眼泪汪汪的抵了头，默默无言，便道：“小姐快些回去罢，再若担搁，只恐又生别情。”那细娘只得跟了活死人，走出庙门。

正是：双手擘开生死路，两人跑出是非门。不知这细娘是谁家的倒箱囡，独自一个到这庙里，所干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陈小舫先生曰：活死人正当怨气弗穿时候，忽闻串熟鬼一派鬼画策，不觉心悦诚服，信守奉行，殊不料怕戾和尚之如此势利也。迨于进退两难之际，无路恳求，直算到做讨饭生意，真可谓穷思极想矣。然尚自道斯文一脉，靠着咬文嚼字，巴望人随缘乐助。岂期闯入恶狗村中，又遭狗之不识斯文，只认做劣及人，齐声共气来下食他哉。此时任有锦心绣肠，亦无所施其伎俩，免不得走投无路矣。幸亏仙人搭救，教以改辕易辙，寻师学艺，得于无意之间，夫妻相遇，岂非时来福凑耶。

卷七 骚师姑痴心帮色鬼 活死人结发聘花娘

词曰：

才子佳人，大家都有风流器。一般情意，靚面已相契。凑趣双亲，许把婚姻缔。私心喜，青丝交递，权当赤绳系。

右调《南浦月》

说话阴山脚下，温柔乡里有一鬼，叫做臭鬼，是个清白良尼，靠着祖上传留的田房屋产过日子。家婆是赶丧大人的女儿，叫做赶茶娘。夫妻两个，单生一个女儿，因讨那先开花后结子的谶语，取名花娘。

那臭鬼起初也曾读过书，思量要入学，中举人，发科发甲的。无奈名运弗通，放屁文章总不中那试官的驴屎眼，考来考去，依然是个一等白身人。他就意懒心灰，遂把那章书卷起，收拾些老本钱，合个起家伙计，办了许多出手货，门市货，清水货，塞嘴货，赔钱货，冷热货，一门货，乱头货，开口货，塞贱货，各处冲州撞府去做那说话贩子；虽不能一本万利，却也不减对合利钱。臭鬼做着了好生意，财来财去的觉手头活动；在外吃好着好，到处可以游山玩水，比那穷念书人，反有天壤之隔。过了一年半载，转转家乡，留些银钱安了家，又出

去了，习以为常。

赶茶娘同着臭花娘住在家里关门吃饭，或是做些针黹，或是赶些营生，再不然，看看闲书。一个大肚痴囚，出外上街买市；一个骚丫头，在家烧茶煮饭。真是无忧无虑，适意不过的。

不知不觉，那臭花娘已有十几岁，生得瓜子脸，篾条身，弯眉细眼，冰肌玉骨，说不尽的标致，抑且聪明伶俐，凡事道头知尾。不拘描龙绣凤，件件皆精；琴棋书画，般般都会。夫妻爱若珍宝，务要寻个才貌双全、出类拔萃的女婿大官人来配他，因此尚未攀亲做事。

谁料那赶茶娘不知犯了甚么年灾月晦，忽然生起馋獠病来，见了吃食物就眼珠黄腾腾的，不拘团饵，塔饼、鱼肉、小菜，象饿老鹰一般，擒住了狼形直搭！也不顾甚么甜酸苦辣，多则多光，少则少光；无得吃了，便馋唾汨汨咽的痲肠食落，肚里绞转来弗受用。只得日日买鱼买肉，蒸糕裹馒头的时弄来吃下去。却又并不曾长一块肉在那里，反弄得面黄肌瘦，筋丝无力，吃了困，困了吃，终日半眠半坐。臭花娘见他一日弗如一日，淹黄潦倒的只管想死下来——臭鬼又杳无音信，不见回家，心里好生着急，便立愿吃几年猫儿三官素，朝晨夜晚，求天拜地，替娘忏悔。

赶茶娘见他如此，便道：“你望空许神许鬼，济得甚事，除非到脱空祖师庙里去替我烧炷回头香，求他佛天保佑，或者有些效验。”臭花娘道：“细娘家出头露面，穿寺烧香，只恐外观不雅。”赶茶娘道：“多少千金小姐，又不曾生病落痛，一样入在三官社里，闻知那里有甚撑撒佛会，就八只脚跑弗及，也不怕男女混杂，挨肩擦背的不拘那里都赶了去。你今替娘烧香，是一团正经，况又下师姑堂，有甚不雅。”

臭花娘只得端正起香烛纸马来。无如那个痴因，已于半月前偷了些衣裳头脑，逃走得不知去向。骚丫头又要担汤搥水，服侍赶茶娘，不能随去。还亏小时臭鬼曾领他到过这庙里几次，想起脚路来还依稀约酌有些认得，只得自己拿了香烛，一步步望庙里行去，路虽不远，早已跑得口干舌燥。

到了庙里，那痴道婆替他点上空烛。臭花娘双膝馒头跪在地下，祝告了一番。磕了头起来，便有一个后生师姑，向前来浪搭。那张牢戾嘴，就象捋舌捌哥一般，“小姐长”，“小姐短”，留他进去吃清茶。臭花娘正有些口渴，便也不甚推辞。师姑便挽了他手，引进房中。恰才坐定，只见师姑床上帐子里钻一个眼光忒忒的大头魔子来。臭花娘吃了一惊，忙起身想跑，早被师姑关上房门拦住。那魔子不问情由，向前搂住了他便来亲嘴摸奶奶。臭花娘吓得魂不附体，尽命把他抓咬摘掐。那魔子也不发怒，狗獾了面孔，只管低声下气的求他。师姑又在旁边花言巧语的相劝。那臭花娘恨穷发极，便把他一记反抄耳光。师姑大怒道：“嗔拳不打笑面，我好意劝你，怎倒这等不受人抬举！”便扎上手帮这魔子，把他扛头扛脚拖到床上掀翻了。那魔子便来扯他裤子。臭花娘那时少个地孔钻钻，叫爷娘弗应，只得杀猪一般喊起“救命”来，恰被活死人听见，打门进来救了他。领出庙门，犹如死里逃生，千恩万谢的感激不了。

活死人是个无卵毛后生，正在干狗屎发松时候，见了这般千娇百媚的标致大姐，教他如何不爱，便眉花眼笑的盘问他姓名、里居、年纪、月生，要送他回去。臭花娘见他美如冠玉，风流潇洒的，心里也十分爱慕，巴不得要他送上大门，便也笑迷迷的把姓名籍贯告诉他。大家一路同行，你问我答的颇不寂寞。到了家中，活死人自向客位里坐地，臭花娘走进房中，正

见赶茶娘坐在床沿上吃死蟹肉，便上前哭哭笑笑告诉到庙里如此长，如彼短，幸亏得活死人来做了天救星，又承他直护送到家里，真是莫大之恩。赶茶娘听说，便教臭花娘扶傍出来，与活死人相见了，千谢万喏噪的感激不尽。

正在讲话，恰好臭鬼那日归家。走进门来，忽见赶茶娘骨瘦如柴，陪着一个美秀而文的行当小伙子坐着说话，臭花娘也在傍边听讲唇，满肚疑心疑惑，摸弗着头路起来，便问道：

“你怎么弄得这等人弗象人鬼弗象鬼的，此位却是何人？”赶茶娘便将自己如何生了怪症，臭花娘如何去烧财香，活死人如何救苦救难，细细告诉一遍。臭鬼听得，把舌头拖到尺二长，说道：“亏你吃了大胆药，就差个黄花闺女到这等所在去，怎不惹出事来！”原来臭鬼老早晓得这色鬼在庙里的所作所为，若臭花娘跑去，真是羊落虎口，少不得被他们对准肚脐通肠教当一番；今得完全名节，好好回来，岂不是天大造化。忙向活死人谢道：“若非官人搭救，小女定遭一劫，真是他重生父母了。”活死人道：“路见不平，自当拔刀相助。这是令爱的大福气，天差地遣教我进去做个解神星，怎敢当这般称谢。”臭鬼又问起他家世来。活死人不好说出自己地头脚跟，便扯个瞒天大谎，只说“老子也曾做官做府，不幸早死早灭了。自己原也在家读书，只因遇着蟹壳里仙人，说我将来还要飞黄腾达，只是做那寻章摘句的书讹头，却终无了局，遂送我一葫芦仙丹，劝我去寻鬼谷先生，学成好本事，方才有用。因不曾问得那先生的好住场，只得各处瞎寻，不期而会遇着令爱。”一派鬼话，说得臭鬼愈加钦佩。

那臭花娘已去把家常便饭端正，一总和盘托出。活死人看时，都是五簋一汤：一样是笋敲肉，一样是乌龟炒老虫，一样是白土鲋，一样是乡下乌壮蟹，一样是醋腌来吃的鹤脚上肉，

一碗飞来虾圆汤，收拾的甚是精致。臭鬼便教花娘也不必回避，一同吃个合家欢乐，便大家四出跳坐定。

活死人自从吃了辟谷丸，还不觉饿，不过略见滋味，逐样尝尝罢了。那赶茶娘就象苍蝇见了热血一般，两个肩头扛张嘴，吃一箸二看三的，抢得快是强梁。活死人见他口头这等俚法，心里想道：“看他如此贪吃懒做，真象有磨子在肚里牵的一般。若把这辟谷丸吃下去，料想止得定的。”便向葫芦里倒出一丸来，递与他道：“这便是仙人送的仙丹，谅必百病消除的。既有贵恙，何不吃一丸试试看？”赶茶娘便接来吃下，真是有些仙气，霎时间便膨脹气胀的饱筋长起来，就放下筷吃不下了。臭鬼大喜，忙向活死人谢了又谢。

大家欢呼畅饮，吃到半桌里，臭鬼已有些酒意，便向赶茶娘道：“我们一心计路要寻个象心象意的女婿，直至如今不曾寻着。此位官官，有这般才貌，你们娘两个，又都受过他好处。吾欲将女儿与他攀亲做事，你道如何？”赶茶娘道：“我也蓄心已久。”便看着活死人道：“不知官官意下何如？”活死人假意辞道：“令爱天姿国色，只宜配王孙公子。若与我这拣出乡下人相配，岂不是唐突西施。还宜另择门当户对的为是。”臭鬼道：“不必太谦。若论那些膏粱子弟，大半只晓得吃食、打雄、屙屎、困，鲜衣华帽的摆摆空架子罢了。就有几个真才实学，也怎及得官官这位才貌双全，又与小女年相若、齿相等。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不必推三阻四。”臭花娘初听得爷娘说话，心里暗喜；忽见活死人半推半就，甚是着急，连忙丢个眼风。活死人觉着他意思，又见臭鬼这般说陈，便答道：“既蒙错爱，不敢固辞，容日央媒说合便了。”臭鬼趁着酒高兴，说道：“一言为定。那些繁文礼节，讲他什么。只消留一件表记与小女，便媒人了。”活死人听得要他表记，自思

身边一无所有，光身体滑的，把什么与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便向头上拔下一把发来，说道：“百年大事，把那身外之物作信，反觉轻亵了。书上说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以此为信，虽无媒妁之言，也可算得父母之命了。”臭鬼大喜道：“这个聘礼，倒也脱俗，真可称结发夫妻了。”连忙接来递与臭花娘，教他拔些下来，做个回敬。臭花娘红着鬼脸，不好意思。赶茶娘笑道：“礼无不答。这是正经事务，又不是私订终身。一毛不拔，成何体统。”便伸手向他扞头毛凑耳朵的拔了几根，递与活死人收着；又吃了几杯喜酒，方才散席。便留活死人住下。

到了次日，臭鬼因离家日久，不免到外面张亲眷，望朋友，应酬世故。活死人住在家中，与他娘两个闲话白嚼蛆，堆堆坐，堆堆讲，也没甚厌时。真是逢着好处便安身，把那寻先生肚肠丢在九霄云里去了。

住过半月十日，还不想着起身。一夜困在床上，正想那日间与臭花娘眉来眼去，交头接耳许多情景，只见蟹壳里仙人走来说道：“我一片婆心超度你，却如何这般躲头避懒，今日之下，还在此处好困得紧。岂不闻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若如此贪自在，怎么成得人。快些去罢！”活死人忙拉住他衣袖管，要问他先生住处，却被一只三脚猫衔住一个死老虫，跳在踏床板上一声响，把他惊醒，原来是一个春梦。手里摸着片席角，并不是甚么衣袖管。撑开眼皮看时，早已大天白亮。慌忙起来，走入里面，见他一家门尚未起身，便在房门外冷板凳坐下，肚里胡思乱想。欲要辞去，又牵心挂肚肠的掉不落臭花娘；欲要不去，又恐误了自己前程万里。正是眼泪簌簌落，两头掉弗落。想来想去，没个决断。

只见臭花娘开出门来，见他无聊无赖的坐在门口，便笑嬉

嬉问道：“今日怎这般早起身，可是怕日头晒肚皮么？”活死人便将梦见蟹壳里仙人及自己决断不下的缘故告诉他。臭花娘正色道：“仙人的仙仙说话，岂可不听。你我终身已定，后有期。若要同衾共枕，须待花烛之夜。你今就年头住到年尾巴，也巴不出甚么好处，枉苦废时失事，不可错认了定盘星。”活死人不觉爽然自失，道：“小姐金口玉言，教我怎敢不依头顺脑。”说了一回，那臭鬼老夫妻两个都已起身。活死人便把做梦的话，述与他听，告辞要去。臭鬼道：“既是仙人劝驾，不敢强留。”便教收拾物事来，饯行了起身。

正是：必需学成文武艺，方能货与帝王家。不知活死人此去，几时寻着鬼谷先生？且听下回分解。

陈小舫先生曰：赶茶娘只道师姑为女子所在，既然修行念佛，自当谨守清规，故放心托胆，打发女儿去。岂知他佛门广大，常为和尚出入之所乎。臭花娘虽知出头露面，外观不雅，无如细娘家说话弗当，反被娘数说一番，只得奉命而行；亦不料有人要来亲嘴摸奶奶也。那时双拳弗捏四手，正当叫爷娘弗应之时，忽得活死人来吵散，送上大门；虽然素昧平生，早已两心相照。男贪女爱，恋恋不舍。而又恰得好爹好娘，与他玉成其事，真乃天从人愿也。

卷八 鬼谷先生白日升天 畔房小姐黑夜打鬼

词曰：

真堪爱，如花似玉风流态。风流态，眠思梦想，音容如在。东邻国色焉能赛？桃僵偏把李来代。李来代，冤家路窄，凳时遭害！

右调《玉交枝》

话说活死人好好住在臭鬼家里，与臭花娘朝夕相对，或是做首歪诗，或是着盘臭棋，有话有商量的，好不快活。无端因梦头里被蟹壳里仙人数驳一番，又听了臭花娘一派正言厉色，说得他卵子在冰缸里，冷了下半段，只得告别起身。

及至跑出大门，又茫茫无定见的，不知向那里去好。姑且拣着活路头上，信步行将去。遇着过来人，便问鬼谷先生的来踪去迹，并没一个知道。寻了好几时，无头无绪的，不免意懒心灰，肚里想道：“这蟹壳里仙人既是一团好意，也该说明个场化，却如何弗出麸皮弗出面的，教我朝踏露水夜踏霜，东奔西走去瞎寻。这等无影无踪，不知寻到何日是了。”

正在自言自语的抱怨，忽然昏天黑地起起乌云阵头来，活死人着忙道：“这里前不巴村，后不着店，若落起骑月雨来，却那里去躲？”四面一望，只见斜射路里有个乌丛丛田头宅

基，便飞奔狼烟的跑上前去。到得门口，却又关紧在那里，不好去敲门打户，就在步檐底下暂躲。幸喜出头椽子甚长，不致漉湿身上。谁知阵头大，雨点小，霎时雨散云收，依旧现出黄胖日头来。

正想走路，只听得呀的一声响，两扇真宝门大开，跑出一个腰细肩胛阔的精胖后生来，看见活死人立在门口，便喝问道：“你是甚么野鬼，莫不是倒麦栖贼，在此看脚路？”活死人怪他出口伤人，便道：“你怎眼睛弗生，人头弗认得，就这般出言无状，是何道理？”那后生大怒道：“你怎敢回唇搭嘴？”便赶上赶落要打活死人。活死人是吃过大力子的，那气力倒无数在身乡子里，见他这般大势头，便先下手为强，将他拚心一记，恰正打在拳窠里。那后生自道武艺子高强，欺这活死人细皮白肉文绉绉的，把他吃得下肚。不妨他捉冷刺一记，便立脚弗住，一个鹞子翻身，仰缸跌转来。连忙爬起，脚头弗曾立定，又被活死人一掀一个臀塌桩，又坐倒了。料想斗垒弗过，只得问道：“你到底那里来的恶鬼？怎敢上门欺人？”活死人道：“我只为寻个先生，偶然在此借步檐躲雨。你怎一面弗相识，就冤我做贼？可知道贼难冤，屎难吃么？”后生道：

“你先生是谁？却到这里来寻？”活死人道：“我寻的是鬼谷先生。”后生哈哈大笑道：“你怎向真人面前说起假话来？那先生的学生子，连我只得四个，何来你这陌生人？”活死人见说，忙问道：“你既是他学生子，先生却在何处？”后生道：

“你须赔了我弗是，方说与你听。”活死人只得唱个撒网喏，求他指引。后生道：“他住在黑甜乡，离这里路虽有限，但尽是百脚路。熟事人跑惯的，有时不小心，还要走到牛尖角里去，弄得拔身弗转，何况你人生路弗熟，那里摸得到？倒不如草榻我家，明日与我一同走罢。”活死人谢道：“如此足感盛

情。只是打搅不当。”后生道：“不打不成相识。既已打过，就是相识了。何必客气。”便把活死人让进家里，大家通名道姓。

原来这后生叫做冒失鬼。老子也是个宿渎头财主，早已死过，留下大家当与他掌管。他又不晓得做人家世事，一味里粗心浮气，结交一班游手好闲的朋友，日日出去擎鹰放鹞的寻开心；又自恃身长力大，可以弗吃眼前亏，到处惊鸡闹狗的闯事。娘也管他不下。

一日，同着数鬼，擎了鹞尾巴老鹰，牵着瘦猎狗，掬抢使棒的来到黑甜乡里。看见路傍有几棵截弗倒大树，一只抄急兔子，正在树脚根头吃那离乡草。冒失鬼道：“兔子弗吃窠边草的，这只兔子如何倒在窠边吃草？”便把老鹰放去。真是见兔放鹰，犹如瓮中捉鳖，手到擒来。捉了兔子，正想要跑，忽抬头见大树大丫叉里，一只老鸟在上面褪毛，忙又将鹰放起。那老鸟是翅扇毛通透的，看见鹰来，便一倘翅飞上天顶心里去了。那老鹰活食弗吃，吃起死食来，并不去追老鸟，反飞入鬼谷先生家里，把一只斜撇雄鸡抓住。被鬼谷先生的学生地里鬼看见，如飞上来，一把捉牢，拿根箸糠搓绳缚了，缆在一个狗肉架子上。冒失鬼追到看见，大怒道：“怎敢把我的北鸟弄坏？”拔出拳头要打地里鬼。地里鬼自恃名师传授，法则多端，怎肯相让，也就揎拳捋臂的迎他。两个一拳来，一脚去，打起死仗来。

鬼谷先生跑来看见，喝住地里鬼。这冒失鬼弗识起倒，便上起鬼谷先生船来。被鬼谷先生使个定身法，弄得他四手如瘫，有力无用处。又见地里鬼口口声声叫他先生，忽然心内寻思道：“闻说鬼谷先生近来住在黑甜乡里，不要就是他？”便问道：“你有这般真本事，莫非就是甚么鬼谷先生么？”鬼谷

先生道：“既知我名，怎敢到来放肆？”冒失鬼道：“不消说，千差万差，总算我差。你放了我，我情愿拜你为师。”鬼谷先生道：“既肯改恶从善，也不与你一般样见识，”便使个解法放了他。冒失鬼忽然手脚活动，不觉大喜，便跪下磕个头，道：“我就此拜了先生罢。”鬼谷先生见他爽利，又晓得尊师重傅，是个有出息的，心里也喜，问了姓名籍贯，说道：“要学本领，也不是一凑谢师的，还当回家说知，方好到来习练。冒失鬼道：“先生说的是。”便告辞出门，寻着众鬼，一经回家，对娘说知。他娘甚喜欢，便端正一肩行李，拣个入学日脚，来到鬼谷先生家住下。

过了几日，又有大排场来的兄弟两个：那兄叫做摸壁鬼，令弟叫做摸索鬼，也是慕名来学的。那先生因村制宜，教法甚多。这冒失鬼一窍不通，只有些蛮气力；学了多时，方学会几样死法则。那日偶然回在家中，恰遇活死人来躲雨，遂打成相识，领他到先生家来，拜见了鬼谷先生，与师兄辈都相见了，住在他家。

那活死人本已聪明，又吃了益智仁，愈加玲珑剔透。鬼谷先生也尽心教导。那消一年半载，便将鬼谷先生周身本事，都学得七七八八。

一日，大家在门前使枪弄棒，操演武艺，鬼谷先生在傍点拨。忽听得半空中几声野鹤叫，一朵红片头云，从天顶里直落到地上；云端里立一只仙鹤，嘴里衔张有字纸。活死人上前抢来看时，尽许多别字，一个也不识。递与鬼谷先生，先生看了，点头会意，便对众学生子道：“本期与你们相处之年五载，然后分手。无奈天符已至，只得要散场了。”便各人叮嘱了几句，跨上鹤背，腾空而起，望扬州去了。众学生子跪下拜送，直等望不见了，方才起来，大家面面相觑。正是蛇无头而

不行，只得各归闲散。

冒失鬼晓得活死人无家无室，便欲留他归去暂住。活死人也欣然乐从，随他回家，不题。

且说那色鬼自从在脱空祖师庙里见了臭花娘，回到家中，眠思梦想，犹如失魂落魄的一般，那里放得下。晓得他是跑到庙里的，定然不是远来头，总在六尺地面上，差了人各处去寻访。只因臭花娘从未出门，无人疑到他家，只是挨丝切缝，四处八路去瞎打听。

谁知事有凑巧，不料那东村里也有一个标致细娘，叫做豆腐西施，虽不能与臭花娘并驾齐驱，却也算得数一数二的美人了。老子豆腐羹饭鬼，薄薄有几金家业，只生得他一个独囡。那日因到亲眷家边吃了清明饭回来，被色鬼的差人看见，寻思近地里再没有第二个美似他的，色鬼庙中所遇，谅必就是他，便如飞来报与色鬼知道。那色鬼又未曾目睹其间，听他们说得有凭有据，便也以讹缠讹，信以为实；就与众门客商议。

大家议论纷纷。只有一个叫做极鬼说道：“这也不是甚么团栾大难事。那豆腐羹饭鬼住在独宅基头上，只消我们几个扮做养发强盗，等到半夜三更，或是拿铍锹掘个壁洞，软进硬出；或是明火执仗，打门进去，抢了就走，夜头黄昏，那里点了乌鼻头来寻？又不担搁工夫，手到拿来，岂不是朝种树夜乘凉的勾当。”色鬼大喜道：“此计甚妙，就烦你去干来。事成之后，重重相谢。”

极鬼便纠合几个同道中，来到村里，拣个僻静所在，搨花了面孔，扎扮停当，等到更深夜静，来到豆腐羹饭鬼门口，点起烟里火来，打门进去。那豆腐羹饭鬼一家门正困到头忽里，忽被打门声惊觉了，慌忙起来。才立脚到地下，那伙强盗已一拥进房，各人搨得花嘴花脸，手里拿着雪亮的鬼头刀。两个便

将豆腐羹饭鬼帮住，把刀架在头颈上，不许他牵手动脚。几个便向床上搜看。那豆腐西施虽然穿了衣裳，却不敢走下床来，坐在皮帐里发抖，被极鬼寻着，一把就拖下床来，背着就走。众鬼也就趁火打劫，抢了好些物事，一哄出门。

豆腐羹饭鬼冷眼看他们行作动步，是专为女儿来的；又闻得色鬼在各处早打听，要寻甚么标致细娘，便疑心到他身上。叮嘱家婆看好屋里，自己悄悄然出了门，望着火光跟将去；恰正被他猜着，见他们一径望色鬼家里去了。便寻思道：“那色鬼泼天的富贵，专心致志寻了女儿去，自然千中万意，少不得把他做个少奶奶，住着高堂大厦，锦衣玉食的享用不了。也是他前世修来的。”一头肚里胡思乱想，一头望家里回来。已经朦朦天亮——便向老婆说知。老婆道：“你不可一厢情愿，他是有门楣人家，若有这般好心，怎不教人来说合。明媒正娶，难道弗好，倒要半夜三更出来抢亲。你快再去打听，倘能象你心意，便与他亲眷来去，也觉荣跃。万一别有隐情，岂不把女儿肮脏埋灭了。”豆腐羹饭鬼道：“你也说得是。我自己不好去打听，待我央人去便了”，忙走到一个好乡邻冤鬼家来，托他去打听。不题。

却说这极鬼抢着了豆腐西施，满心快活，巴望送到色鬼面前，要讨个大好人。谁知那色鬼的老婆，却是识宝太师的女儿，叫做畔房小姐，生得肥头胖耳，粗脚大手。自持是太师爷的女儿，凡事像心适宜，敢作敢为，又妒心甚重，家里那些丫头女娘家，箍头管脚，不许色鬼与他们丑攀谈一句。色鬼虽然是怕老婆的都元帅，无如骨子里是个好色之徒，怎熬得住，家里不能做手脚，便在外面寻花问柳，挽通了师姑，却向佛地上去造孽。就是那查访标致细娘，也不过想寻个披蓑衣乌龟，钻谋来私下去偷偷罢了，原没有金屋贮阿娇的想头。只因听了极

鬼一席话，说得燥皮，便一时高兴，教他去干。原想要另寻个所在安置的。不料他们商议时，却被一个快嘴丫头听见，告诉了畔房小姐。畔房小姐听得，便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端正一个突出皮棒槌，把色鬼骗进房中，打了一顿死去活来，拿条软麻绳缚住了。又恨极鬼牵风引头，算计也要打他一顿出气，便一夜弗困，拿着棒槌守在门口。

等到四更头，听得众鬼回来，那极鬼背了豆腐西施，领头先进。畔房小姐在暗头里听得脚步响，便举起棒槌，夹头打来；不料反打着了豆腐西施，正中太阳里，打得花红脑子直射。畔房小姐闻得一阵血腥气，便缩了手。后面众鬼，拿着灯笼火把一拥入来，忽看见满地鲜血。极鬼忙将豆腐西施放下，看时，早已呜呼哀哉了。大家吓得屁滚尿流，越出脚都逃走的影迹无踪。畔房小姐也觉心慌意乱，畔进房中去了。

门上大叔只得报知轻脚鬼。查起根由，才晓得是扮作强盗去抢来的。依了官法，非但一棒打杀，并且要问切卵头罪的，怎不惊惶。还喜得没有人知觉，忙使人把死尸灵移去，丢在野田堵里。自己又最喜吃生人脑子，便向地下刮起来，吃干净了，叮嘱众鬼不许七谰八谈。只道神不知鬼不觉的，谁知那门上大叔却与冤鬼是触戾朋友，见冤鬼来打听，弗瞒天，弗瞒地，原原委委，一本直说。冤鬼晓得了实细，忙回来报与豆腐羹饭鬼知道。

正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不知豆腐羹饭鬼得知了凶信，如何处分。且听下回分解。

陈小舫先生曰：冒失鬼一味粗心浮气，目中无人，到处以强为胜，一遇鬼谷先生，早已束手缚脚，有力无用处。还亏他福至心灵，便肯改邪归正。然到底秉性难移，见了活死人细皮

白肉，只道善人好欺，又复出言无状。岂知人不可以貌相，强中更有强中手乎。至于色鬼，岂不知老婆平素日间所作所为，乃一听极鬼撺掇，就不顾违条犯法，飞得起教他去干，遂把一个如花似玉的绝世佳人，送到西方路上去，岂非作尽灵宝孽哉。

卷九 贪城隍激反大头鬼 怯总兵偏听长舌妇

词曰：

好色原非佳士，贪财怎做清官？听人说话起争端，赢得一刀两断！城破何难恢复，关全尽可偷安。谁知别有镇心丸，夫妇双双远窜！

右调《白苹香》

话说豆腐羹饭鬼，被强盗来抢了女儿去，晓得是色鬼所作所为，一味浅见薄识，巴望女儿做个少奶奶，将来好与他亲眷往来，担托心宽的坐在家里等怨鬼来回音。不多几时，只见冤鬼气急败坏跑进门来，见了豆腐羹饭鬼说道：“亏你还这等逍遥自在的，你女儿已被他们打杀了！”豆腐羹饭鬼还不相信，说道：“我与他们前日无怨，往日无仇，无缘无故的来捉他去活打杀，天底世下也没有这款道理。”冤鬼便将门上大叔告诉的话，一五一十述与他听，道：“如今你女儿的尸灵横骨，现

躺在怪田里。”

那时吓得魂灵出竅，夫妻两个跌搭跌撞的赶到怪田里去寻看。跳过了八百个麦棱头，只见几只壅鼻头猪狗，正在那里啃死人。忙上前赶开，看时，一吻弗差，正是女儿豆腐西施，打得头破血淋，眼乌珠都宕出来，躺在田沟角落里。大家号肠拍肚的哭了一场，算计要赶到色鬼家里去拚性命。

忽望见跑熟路上有鬼走过，认得是荒山脚下的迷露里鬼，晓得他会画策画计的，连忙横田直径追上去，请他转来，告诉他如此这般：“今要思量打上大门去，可使得么？”迷露鬼道：“动也动弗得，他侯门深似海的，你若打进去，他家里人多手杂，把你捉来锁头缚颈的解到当官，说你诬陷平人为盗，那时有口难分说，枉吃一场屈官司。再不其然，把你也象令爱一般，打杀在夹墙头里，岂不白送了性命。”豆腐羹饭鬼道：

“老话头，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他们不过是哺退乡绅，怎敢日清日白便把人打死，难道是奉旨奉宪打杀人弗偿命的么。”迷露里鬼道：“虽说是王法无私，不过是纸上空言，口头言语罢了。这里乡村底头，天高皇帝远的。他又有财有势，就使告到当官，少不得官则为官，吏则为吏，也打不出甚么兴官司来。即或有个把好亲眷，好朋友，想替你伸冤理枉，又恐防先盘水先湿脚，反弄得撒尿弗净手，拌在八斗槽里，倒要拖上州拨下县的吃苦头，自然都缩起脚不出来了。依我之见，还是捉方路走好。且到城隍老爷手里报了着水人命。也不要指名凿字，恐他官官相卫，阴状是告弗准了，只可浑同三拍的告了，等他去缉访着实。这才是上风官司，赢来输弗管的。”豆腐羹饭鬼道：“真是一人无得两人智，亏得与你相商，不致冒冒失失干差了事。”遂打发老婆先归，谢别了迷露里鬼，一径望枉死城来。

到得城里，寻个赤脚讼师，写好白头呈子。正值城隍打道回衙，就上前拦马头告状。城隍问了口供，准了状词，一进衙门，便委判官乌糟鬼去相了尸，然后差催命鬼捉拿凶身。差命鬼领了牌票，差着伙计，三路公人六路行的各到四处去缉访。今朝三，明朝四，担担搁搁过了多时，方才访着是色鬼所为。忙来禀明饿杀鬼，便与刘打鬼一同商议。

原来刘打鬼收成结果了雌鬼，把活鬼的故老宅基也卖来喂了猪头，弄得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锥之地，只得仍缩在娘身边。后来饿杀鬼升了城隍，接他娘两个一同上任，做了官亲，依旧体面而面之了。

即日见饿杀鬼说起这事，便道：“那色鬼的老婆畔房小姐，是识宝太师的养娇囡，怎好去惹他。况你现亏太师提拔，方能做这城隍，也当知恩报恩，岂可瞒心昧己，做那忘恩负义的不良心人。依我算计，倒有两全其美的道理在此。那荒山里有两个大头鬼：一个叫做黑漆大头鬼，就是前番在三家村戏场上打杀破面鬼的；一个叫做青胖大头鬼，闻说也曾杀人放火。他两个专干那不公不法的事，倒不如将他捉来，屈打成招，把这件事硬坐他身上，凭他贼皮贼骨，用起全副刑具来，不怕他不认帐。一则结了此案，二则捉住大伙强盗，又可官上加官，岂非一得而两便。”饿杀鬼听得可以加官进爵，便望耳朵管里直钻，不觉大喜，便叫催命鬼领了一群白面伤司，到荒山里去捉鬼。

那些伤司，巴不得有事为荣，欢天喜地的带了链条绳索，神譁鬼叫，一路行来。正在四栅街上经过，恰撞着黑漆大头鬼，吃得稀糊烂醉，歪戴了配头帽子，把件湿布衫敞开，露出那墨测黑的胸膛，上街撇到下街的骂山门。催命鬼看见，因他曾打死兄弟破面鬼，正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睁，便迎上前来捉

他。那黑漆大头鬼虽然酒遮了面孔，人头弗认得，见人来捉，便也指手画脚的四面乱打。众鬼那里敢上身。不料他一个不小心，踏了冰荡，磕爬四五六，一交跌倒。众鬼一齐上前揪住，还捉子头来脚弗齐，连忙拿出蛀空麻绳来，把他四马攒蹄，牢捉牢缚捆好了，扛头扛脚捉回城中。进了射角衙门，报知饿杀鬼。饿杀鬼出来，看见只得一个，便问道：“还有一个如何不捉？莫非你们得钱卖放了么？”催命鬼道：“这个是在路头上捉的。因他力大无穷，恐防走失，所以先解回来。如今还要去捉那个。”饿杀鬼道：“既如此，快去快来。”催命鬼只得领了伤司，仍望荒山里去了。

饿杀鬼看这黑漆大头鬼时，还醉得人事不省，便道：“原来是一个酒鬼，吃了一扑臭酒，连死活都弗得知了。且把他关在监牢里，等捉了那个来，一同审罢。”牢头禁子便扛去，丢在慢字监里，不题。

且说那两个大头鬼，狐群狗党甚多；就是山脚下迷露里鬼，轻骨头鬼，推船头鬼，都是拜靶子兄弟。黑漆大头鬼被捉时，已有人报知迷露里鬼，便与轻骨头鬼两个来见青胖大头鬼，说知就里。青胖大头鬼大惊道：“此去定然凶多吉少，我们快去救他。”迷露里鬼道：“不可造次，且烦轻骨头鬼到那里打听为着何事，方好设法去救。”轻骨头鬼听说，便拿了一把两面三刀，飞踢飞跳去了。不多一个眼闪，只见催命鬼领了一群伤司，呼么喝六的拥进门来。青胖大头鬼喝道：“你们是甚么鬼？到此何干？”催命鬼道：“我们是城隍老爷差来请你的。”便拿起链条望青胖大头鬼颈骨上套来。青胖大头鬼大怒，提起升罗大拳头，只一拳，早把他打得要死弗得活。众伤司见不是头路，忙要逃走，被青胖大头鬼赶上脚踢手打，尽都打死。就有个把死弗尽残，也只好在地下挣命。

迷露里鬼忙向前来劝，已经来不及，便道：“官差吏差，来人弗差。他们不过奉官差遣，打杀也觉冤哉枉也。如今一发造下迷天大罪，怎生是好？”青胖大头鬼道：“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聚集人众，杀入城中，救了黑漆大头鬼，再寻去路不迟。”便打发小鬼，分头去把各路强鬼都聚拢来。一面收拾枪刀木棍，山中没有鬼马，便去捉只吃蚊子老虎来，做了坐骑。等到月上半阑残，那四处八路的强鬼都已到齐。大家饱餐战饭，青胖大头鬼拿了戾花榔槌，豁上虎背，领头先进。推船头鬼也骑只头发丝牵老虎，拿根戳骨棒。迷露里鬼不会武艺，拿了一面挡箭牌，骑只灶前老虎。小喽罗都掇了阿罗罗枪，随在后面，趁着一汪水好亮月，望枉死城进发。

且说这黑漆大头鬼在慢字监里，一忽觉转，只觉周身牵绊。开眼看时，方知满身绳捆跌弗撒，恼得他尽性命一跳，把些蛀空麻绳象刀斩斧截一般，都迸断了，跳起身来。两三个牢头忙上前来捉时，早被他一顿抽拔拳，都打得死去活转来，便就神譁鬼叫的打将出来。外面禁子听见，忙把牢门关紧，一面去报城隍得知。

饿杀鬼闻报，吓得魂飞天外，忙点起合班皂快壮健，尽到监里去捉鬼。再差刘打鬼到老营里去调阴兵来协助。众鬼都踢枪弄棍的来到后北监门口，那黑漆大头鬼已经攻出牢门，看见众鬼都拿着手使家伙，自己赤手空拳，英雄无用武之地，不免有些心慌。忽见壁脚跟头靠一个石榔头，便抡在手里，一路打来。众鬼那里拦当得住，被他打出衙门。正遇着刘打鬼领了一队阴兵，弓上弦，刀出鞘的杀来，就在衙门口敌住，里应外合，围裹住了。黑漆大头鬼虽然是勇猛，无奈空心肚里，又遇那些阴兵，尽是取死之士，一个个都越杀越上的，再不肯退。

那轻骨头鬼在城中，得知信息，自料孤掌难鸣，不能救应，欲回山报信。奔到城门口，早望见门口也有一簇阴兵守把，不能出去；看见路傍有一大堆柴料，便心生一计，上前放了一把无名火，霎时间鬼火唐唐着起来。阴兵望见起火，便向前来救，被他溜到门口，拽开了门。正待出城，凑巧遇青胖大头鬼兵马恰好到了。轻骨头鬼接着诉知前事，青胖大头鬼听得，便放出骑虎之势，冲到衙门口，正见无数阴兵，围住了黑漆大头鬼，喊杀连天。青胖大头鬼大怒，便使起榔槌，冲入阵中。众阴兵杀了许久，都已筋疲力尽，怎当这青胖大头鬼，犹如生龙活虎，使发了榔槌，如泰山压顶一般打来。只得各顾性命，四散逃走。那刘打鬼正要想跑，不料夹忙头里膀牵筋起来，弄得爬摊弗动，寸步难移，被黑漆大头鬼一石榔槌打了下颏，连颈柱骨都别折了；趁势杀进衙门，把些贪官污吏，满家眷等，杀个罄尽。然后商量走路。

迷露里鬼道：“如今也不必走了。索性据住城池，造反起来，杀上酆都城，连阎罗王也吵得他无脚奔。那时你们两个，一个据了酆都城，一个据了枉死城，平分地下，岂不好么。”二鬼大喜道：“好计。”黑漆大头鬼便自称杜唐天王，青胖大头鬼号为百步大王，据住了枉死城，谋反叛逆，打算先去攻鬼门关。不题。

却说鬼门关总兵白矇鬼，自从到任以来，正值太平无事，吃了大俸大禄，虽然不是三考里出身，也该做此官，行此礼。谁知他却一味里吃食弗管事，只晓得吹歌弹曲，饮酒作乐，把那军情重事，都摆在形容鬼身上，自己倒象是个闲下里人。

一日，正坐在私宅里一棵黄柏树底下，对了一只乡下臭蛮牛弹琴，只见形容鬼跑来说道：“亏你还有工夫鬼作乐，外面有一起枉死城逃来的难民，说被两个大头鬼攻破了城池，将些

醉官醉皂隶，尽都杀死，现在据住枉死城谋反。闻说要来抢鬼门关，可作速算计，庶保无虞。”白朦鬼听说大惊，忙教难民来，问知始末根由，随即上关点兵把守，不许野鬼过关。一面奏闻阎罗王。

阎罗王闻奏，便与多官计议。只见识卯太保出班，奏道：“料想两个独脚强盗，做得出甚么大事业来。那鬼门关兵精粮足，即着总兵白朦鬼领兵收捕，自可指日成功。”阎王依奏，即发一道假传圣旨，着白朦鬼剿捕贼寇，收复城池。

白朦鬼接着旨意，几乎魂灵三圣都吓落了，说道：“我虽文武官员俱曾做过，却文不能测字，武不能打米，怎当得这个苦差。”说罢，不觉呜呜咽咽的哭将起来。只见那个副总兵替死鬼，勃然大怒道：“你枉做了男子汉大丈夫，却如此贪生怕死。目今正在用兵之际，对了千人百眼，做出这般小娘腔来，岂不慢了军心。你有眼泪向别处去落，待我领兵便了！”骂得白朦鬼满面羞惭，戾启嘴弗开。忽见几个阴兵，慌慌张张跑来报道：“大头鬼引兵已到关下了！”白朦鬼只得同了众鬼，都上关来。看时，只见无数鬼兵，簇拥着那黑漆大头鬼，果然可怕。你看他，身長一丈，腰大十围，头大额角阔，两眼墨测黑，面上放光发亮，胜如涂了油灶墨；骑一只纸糊头老虎，手里拿个杀车榔槌，在关前耀武扬威。白朦鬼看见，愈加吓得顿口无言。替死鬼也不免有些嘴硬骨头酥；无奈才说过了硬话，不好改口，只得装着硬好汉，说道：“兵来将当，水来土掩，怕他做甚。且待我去挡个头阵，掂掂斤量看。造化一战成功，也未可知。”便装枪骑马，硬着头皮，杀出关去。黑漆大头鬼看见，迎上前来，也不打话，抡起榔槌就打。替死鬼举枪，急架相还。战不多几个回合，早被黑漆大头鬼一记杀车榔槌，打得头向洞肛里撒出来，死在马上，趁势抢上关来。形容鬼在关

上，忙把砖头石块及棒槌木橛打将下去，黑漆大头鬼只得退回。各人守着老营。

白矇鬼回到衙中，愁眉不展，与长舌妇商议。长舌妇道：“我们好好在杜死城做官，却调到这里来做甚么总兵，反教那饿杀鬼去搅乱天朝，惹出这般飞来横祸来，带累我们担惊受怕。那大头鬼凶天凶地，关上又无强兵猛将，那里守得住。倘有些失差业户，就使逃得小性命，也弄得拆家败散了。倒不如弃了这里，逃到他州外府，拣个人迹不到之所，隐姓埋名，住过几时，由他们羊咬杀虎，虎咬杀羊，我们只在青云头里看相杀，岂不逍遥自在。”白矇鬼听说，喜道：“家有贤妻，夫不遭横祸。你的算计，一点弗差。这关后有条尽头路，直通着仙人过岭，再过去便是无天野地。那里多见树木，少见人烟，足可安身立命。待我与形容鬼说知，教他收拾同去。”长舌妇道：“那形容鬼是个狗屎忠臣，怎肯跟人逃走。对他说知，反要泄漏天机，瞒着他悄悄然去了，岂不安逸。”白矇鬼听计，便将真珠宝贝，细软衣裳，打起两个私囤包，大家背上肩头，开了后门，一直望尽头路去了。

且说形容鬼，在关上防守，一夜弗曾合眼。巴到大天白亮，忙回衙来，思量教白矇鬼拜本去请救兵。不料到得衙中，寻他夫妻两个，早已不知去向。忙使人四下里追寻，那里有个影响。谁知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一霎时满关都晓得了。那些阴兵见主将逃走，便都弗怕军法从事，乱窜起来。也有拿了衣包伞向关后逃命的，也有反把关门打开，让兵马进来的。形容鬼那里禁遏得住，只得拚此微躯，尽忠报国。扑通一声，跳在清白河水里，沫星弗曾泛一泛，早已变了落水鬼。

黑漆大头鬼进了关，便与迷露里鬼商议进兵。迷露里鬼道：“此去只有阴阳界，是个险要之所，其他都不打紧。如今

且把关前关后各路地面都收复了，使无后顾之忧，方可放心托胆杀上前去。”黑漆大头鬼听计，便差人知会青胖大头鬼，教他领了枉死城兵马抄上手，自己与迷露里鬼领了鬼门关兵马抄下手，去抢各路未服地面，都到阴阳界会齐。那些小去处，兵微将寡，自然抵挡不住。于是孟婆庄土地讨债鬼，恶狗村土地白日鬼，血污池土地邈邈鬼，望乡台土地恋家鬼，陷人坑土地一脚鬼，温柔乡土地杀火鬼，俱递了降书降表，望风降附。

只有大排场土地自活鬼，不肯投降，与鬼谷先生徒弟摸壁鬼兄弟，算计迎敌。摆端正一个迷魂阵，准备擒兵捉将。到得青胖大头鬼兵到，摸壁鬼自信凶，只道使的短枪神出鬼没，便目中无人。骑一匹移花马，使起短枪，冲出阵来，迎着青胖大头鬼，搭上手就杀。战到十数合，渐渐抵敌不住。摸索鬼看见大阿哥枪法乱了，便使起七缠八丫叉杀来夹攻。战不多几合，摸索鬼手脚迟钝，早被青胖大头鬼一榔槌拍昏了头片骨，一个连趾斤斗跌下马去。摸壁鬼吓得魂胆俱消，拍马落荒而走，望阴阳界去了。青胖大头鬼也不来追赶，引兵杀入阵中。自活鬼料无生路，只得拔根卵毛吊杀在大树上，变了一个吊杀鬼。

青胖大头鬼得了大排场，便望阴阳界进发，恰遇黑漆大头鬼也引兵到来，在三岔路口撞着，合兵一处，望阴阳界杀来。

正是：将军不下马，急急奔前程。不知阴阳界可曾攻破？且听下回分解。

陈小舫先生曰：饿杀鬼听了刘打鬼有情无理一派鬼画策，就不顾是非曲直，冒冒失失去干。谁知撞了黑漆大头鬼，不惟自己弄得全家消灭，还带累无数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尽都家破人亡，岂非利令智昏乎。白朦鬼不能做此官，行此礼，只知清风高调，对牛弹琴，乃至兵临城下，将至濠边，非但一筹莫

展，反听了老婆舌头，只顾自己，不顾别人，逃走得无影无踪，致令形容鬼投河落水。这般鬼头鬼脑，抗只星心使惑突，真难相与也。

卷十 阎罗王君臣际会 活死人夫妇团圆

词曰：

女扮男妆逃性命，何欺闯入餐人境？剥衣亭上见雌雄，夫妇巧相逢。从军挂印征强寇，一鼓而擒皆授首。功成名遂尽封官，从此大团圆。

右调《庆功成》

话说两个大头鬼，攻破鬼门关，降了许多地面，引兵杀到阴阳界来。那守界的两个将官：一个叫做倒塔鬼，骑一只豁鼻头牛，使一把花斧头，有万夫不当之勇；一个叫做偷饭鬼，使一个饭榔槌，骑一匹养瘦马，足智多谋。自从摸壁鬼逃入界来，已晓得兵马将近，连夜端正压火砖，将要道所在，教鬼兵打好界墙，只空一个鬼门出入。

那倒塔鬼一团筋骨，技痒难熬，摩拳擦掌的专等兵马到来，思量杀得他马仰人翻，片甲不还。偷饭鬼道：“凡事小心为主。我们只宜守住老营，且奏闻阎罗天子，请发救兵到来，然后出战不迟。”倒塔鬼爆跳如雷，道：“你只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不过两个养发强盗，又不是三头六臂七手八脚的

天神天将，就这等怕如折掇！岂不闻胆大有将军做？若此胆门小，怎做得将军。”

话声未绝，只听得扑通一个了铜铙，破锣破鼓一齐响起来，那大头鬼兵马已到。倒塔鬼便骑上豁鼻头牛，拿着花斧头杀出界来。黑漆大头鬼上前接住便杀。战了几十回合，倒塔鬼使尽了三十六斧头还敌不住，巴望偷饭鬼来助一臂之力，只听得已在那里打收兵锣，晓得后手兵弗应，心里慌张，被黑漆鬼一拆屋榔槌，把头都打扁了，便趁势杀过界来。偷饭鬼已将鬼门钉住，牢不可破，只得就在墙外安营。偷饭鬼便差资奏鬼连夜上酆都求救。

阎王闻奏大惊，忙与众官计议。甘蔗丞相道：“闻得两个大头鬼凶不可当。倒塔鬼尚然被杀，朝中将官料无敌手。若勉强差他们前去，终归一败涂地。不如出道招贤旨意，倘有奇才异能之士，应募前来，庶可一战成功。”识宝太师道：“救兵如救火，若专靠召募，未免远水救不得近火。还当先差一将前去，与偷饭鬼并胆同心，守住老营；一面出榜召募，方可万无一失。”阎王依奏，便差无常鬼领兵前去，随即出了王榜，各处张挂：“如有降杀好汉，前来应募者，俱到酆城外点鬼坛取齐。”命甘蔗丞相专司其事。不题。

且说那臭鬼，自从活死人起身之后，也便收拾些出门弗认货，各处去做那露天生意。忽闻得大头鬼据了枉死城谋反，已将鬼门关攻破，恐怕妻孥老小举家惊惶，急急赶回家中。正值青胖大头鬼争田夺地之时，各处村坊百姓，尽都扶老携幼，弃家逃命，路上络绎不绝。臭鬼见了这般形势，便教妻女也收拾逃难出门。臭花娘自道标致，恐怕路上惹祸招非，便把臭鬼的替换衣裳穿着起来，扮了男子，宛然一个撒屁后生。大家出门，不知天东地西，随了许多难民一路行去，正撞着青胖大头

鬼大队人马过来，把他一家门冲得东飘西散。

臭花娘不见了亲爷娘活老子，只得跟了募生人走路。无如走得甚慢，众鬼那里来顾他。你东我西，各自去了。幸亏身边藏有活死人送的辟谷丸。倒也不忧饥饿，只得拣着活路头上，缓缓而行。碰霜露雪行了几日，来到一个山脚根头，见有一棵千年不长黄杨树，树底下滚一个蛮大的磨光石卵子。他看得大树底下好遮阴，便坐下少憩，不觉靠在树上困着了。

谁知这个山，名为撮合山。山里有女怪，叫做罗刹女，住在湾山角络一间剥衣亭里，专好吃男子骨髓，时常在山前山后四处八路巡视，遇有男子走过，便将随身一件宝贝，名为熄火罐头，抛来罩住，凭他铜头铁额的硬汉，都弄得腰瘫背折，垂头丧气，不能动弹，由他捉回亭中，把根千丈麻绳打个死结缚住了，厌烦时便来吸他的骨髓吃。吸干了将人渣丢落，再去寻一个。不知被他害了多少男子。

那日走到山脚下，看见一个俊俏后生，坐在树阴底下打瞌睡，喜之不胜，走上前来，不费吹灰之力，抱了就走。臭花娘惊醒，开眼看时，见是一个粗眉大眼，双肩抱力的拖牙须堂客，打扮得娇娇娆娆的，抱着他飞跑。须臾，来至一间亭子里，放在牙床上，便来吸他的骨髓吃。见是个女子，不觉大怒，拿起一把软尖刀来，架在他颈骨上，骂道：“你是那里来的穷鬼，连卵都穷落了，还要衣冠济楚的装着体面，来戏弄老娘！是何道理？”臭花娘只得哀求苦脑告诉他：“实系为着逃难，所以女扮男装，并非有心来戏弄奶奶。”罗刹女见称他奶奶，不觉欢喜道：“你既这等知文达礼，晓得敬重我，若肯住在这里，与我做个好陶伴，便饶你性命。”臭花娘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只得应承了。罗刹女方拿开刀，放他起来。臭花娘见他喜欢鬼奉承的，就只管“奶奶长”

奶奶短”的趋奉他。罗刹女愈加快活，便教会他使软尖刀并许多拿人法则，臭花娘也心领神会。

住了几日，那罗刹女又出去捉一个男子回来。臭花娘看见，吃了一惊，原来正是活死人。

却说活死人在冒失鬼家住了几时，听得大头鬼反了，心中掉弗落臭花娘，便辞别冒失鬼，起身望温柔乡来。到得臭鬼家里，但见墙坍壁倒，鬼脚指头不见一个。近地里又弄得断绝人烟，无处访问。心里着急，只得瞎天盲地各处去追寻。偶在撮合山边经过，恰被罗刹女下山撞见，便拿出熄火罐头罩来，一声响，把他连头搭脑罩住。幸亏他曾吃过仙丹，有些熬炼，但觉得浑身麻木，不致就倒，罗刹女见弄他不翻，忙解下臭脚带来，把他扎手缚脚，周身捆住，抱回亭中，将他骨髓慢慢的呼来吃。臭花娘看在旁边，其是眼饱肚中饥，敢怒而不敢言。罗刹女吃了一个畅快，方向活死人头上取下熄火罐头来。却因抱着活死人上高下堑跑了一回路，也觉得有些吃力，便横在床上睡着了，那罐头也丢在床边，未曾收拾。

臭花娘看这罐头时，宛似个小和尚帽模样，便轻轻偷来，坑在身边，方拿起软尖刀来，把活死人身上臭脚带一刀割断。活死人便手脚活动，忙向臭花娘手里接过刀来，就有刀杀得人，望着罗刹女颈骨上斩去。不料误斩了面孔，斩得火星直迸。原来那罗刹女炼就的一副老面皮，真是三刀砍弗入，四刀白坎坎的一些不动。罗刹女梦中惊醒，跳起身来。活死人乘势望他心口里一刀戳去，早已白刀进了红刀出，挖去一块心头肉，连搭子血都抠了出来，死在床上。便放下刀，向臭花娘称谢。

臭花娘见他不认得了，便将自己来踪去迹告诉他。活死人才知是臭花娘假扮的，大喜道：“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也将别后事情，粗枝大叶说与他听了。臭花娘

喜之不胜。活死人道：“这里不是安身之所。目今各处只有黑甜乡里最为太平，不如同到那里去住几时，再作道理。”臭花娘听说，便要向罗刹女身上剥死人衣裳下来，改换装束。活死人止住道：“这里到黑甜乡，还有许多脚边路。若男女同行，反要被人盘詰，担搁工夫，不如依旧男妆，只说是兄弟陶里，那里便有人来扳桩相脚？”花娘欣然乐从。活死人便挽着他，走到山下，望黑甜乡一路行来。

将近冒失鬼家里，正撞着冒失鬼骑只无笼头马，拿着大木关刀。后面地里鬼也骑着两头马，拿把杀手铜，自骑马自喝道的在大官路上跑来。见了活死人，忙下马相见了。冒失鬼道：

“你如何到今日之下才来？我们望你，连颈柱骨都望长了。”指着臭花娘道：“此位又是何人？”活死人道：“这是我同胞兄弟，叫做雌雄人。你们要望我来做甚么？这般行径，却到那里去？”地里鬼道：“你难道不听闻？目今阎罗王出榜招贤，我们思量去投军，干功立业；等你不见来，只得想先去了。如今你来得正好，便可一同去罢。”

活死人道：“同去固好，只是你们骑着马，教我两个那里跟得上？若教你们放着马步行，又觉弗讲情理。”地里鬼道：

“这也容易。近地里有个马鬼，一向在七国里贩牛，近来又在八国里贩马，前日贩了一群鬼马回来发卖。就是我们骑的马，也是向他买的。只消再去买两匹就是了。”活死人笑道：“有的不知无的苦。教我们穷人买马，那里买得起。”地里鬼一头笑，指着冒失鬼道：“有空心大老官在此。他惯买马别人骑，就是我骑的马，也是他买的。索性一客弗烦两主，等他做个出钱施主何如？”冒失鬼也道：“你只去拣中意的，待我出钱便了。”遂大家一同来到马鬼家里，问他要马看。

马鬼道：“可惜你们来迟脚短，马已卖完了。”地里鬼见

门槛底下露出马脚来，便道：“这门里的不是马蹄？怎说卖完。”马鬼道：“这是两只拣落尽残的驴子，怎说是马？”活死人道：“老话头，无马狗牵犁。狗尚可当马用，驴子倒怕不如着狗。譬如步行，就是驴子便了。我们会骑只驴子喊马来的。且到前路看，倘有五马换六驴的人来，卖只驴买马骑，也来得及。”马鬼便牵出两只驴来。一只是木驴，一只是别脚驴子。地里鬼故意千嫌百比，马鬼便不敢争多论寡，就烂狗屎价钱买成了。活死人让臭花娘骑了木驴，自己骑了别脚驴子，冒失鬼、地里鬼都上了马，骑出大路。马不停蹄，望酆都城来。

那消几日工夫，到了城外，转到点鬼坛前，见有个铁将军把门，便上前报了名。将军见说是鬼谷先生徒弟，又见他们人才出众，不敢惹慢，忙报知甘蔗丞相。丞相便传他们进见，讲论些兵法武艺，尽皆问一答十，应对如流，喜出望外，就领他们进城。来到朝门外伺候。自己入朝，奏知阎王。阎王传旨，宣入四鬼，来至森罗殿上，一双空手见阎王。

阎王见冒失鬼魁梧奇伟，活死人，雌雄人美秀而文，地里鬼精奇古怪，谅必有些本事。正欲与他们计议战守之策，忽见朝门外传进无常鬼奏章来，说：“两个大头鬼见臣钉住鬼门关固守不战，便教贼兵爬墙摸壁，在界墙上对壁撞，掘壁洞，拆壁脚，千十六样鑿凿，弄得墙坍壁倒，危在旦夕。请速发救兵，庶保无虞。”阎王见奏，怒道：“那大头鬼有多大本领，却敢如此猖獗！”活死人见阎王发怒，便奏道：“臣虽不才，愿领阴兵前去，誓必将那大头鬼生擒活捉回来，凭殿下把他斩头沥血，抠心挖胆的治罪，方见手段。”阎王大喜道：“卿若果能成功，寡人自有重赏。”便即点起阴兵，教活死人挂了骑缝印，做大元帅，冒失鬼为开路先锋，地里鬼、雌雄人为参谋，引兵前去救应。四鬼谢恩受职，活死人又奏讨军器马匹，阎王

便差护身将领到武库中去，任凭拣选。

活死人来到库中，见十八般武艺，一应俱全。千中拣一，只有一枝戳空枪，趁手好使，便拿了回到殿上。只见阶前一个拽马鬼，牵只异兽，生得身高六尺，有头无尾，周身毛羽，像是扁毛众生，却又四脚着实。阎王指示活死人道：“这是独人国进贡来的，名为衣冠禽兽，将顺了毛，倒也驯良。今赐卿做个坐骑，壮壮威风。”活死人谢恩领受，陛辞起身，扯足顺风旗，鸦飞鹊乱，望阴阳界进发。

将近界上，忽望见前路烟尘抖乱，手铙齐响，晓得界上交战。忙催兵向前救应。正见两个大头鬼，把无常鬼、偷饭鬼、摸壁鬼追得八只脚跑弗及。冒失鬼便举起大木关刀，拍马上前，敌住青胖大头鬼；活死人挺着戳空枪，来战黑漆大头鬼；地里鬼也舞起杀手铜，上前助战。对阵迷露鬼，轻骨头鬼一齐杀来。无常鬼、偷饭鬼、摸壁鬼也都掇转马头来，大家混战。

且说活死人与黑漆大头鬼两个，正在棋逢敌手，一个半斤，一个八两。战够多时，被活死人捉个破绽，一枪戳去，把纸糊头老虎戳穿。那老虎痛极，薄屎直射，一个虎跳，把黑漆大头鬼掀下背来。活死人乘势对肚皮一枪，把他那条烂肚肠也带在枪头上抽了出来，变做个空心鬼，死在地下。

再说那冒失鬼，与青胖大头鬼战了数十合，抵挡不住，回马便走。青胖大头鬼纵虎赶来，雌雄人看见，忙取出熄火罐头来，望准青胖大头鬼抛去，一声响，将他罩住，把个青筋饱绽的大头，弄得软瘫热化，眼泪撒撒落，不能动弹。冒失鬼缩身转来，将根臭皮条把他连皮搭骨捆定，活捉住了。迷露里鬼也被地里鬼一杀手铜打得头八丫片。只有轻骨头鬼骨头无得三两重，手轻脚健的跑得快，被他溜个眼弗见，逃回枉死城去了。那些无名小卒，尽都解甲投降。活死人收兵来至界上，便差地里鬼、无常

鬼、摸壁鬼分头去平服各路地面，自与雌雄人、冒失鬼、偷饭鬼过了鬼门关，望枉死城来。

且说轻骨头鬼虽然逃得小性命，那把两面三刀又被杀人场上偷刀贼偷了去，赤手空拳，来到枉死城中，欲与推船头鬼算计，走清江所路。那些无名头百姓，闻得大头鬼已死，便将他两个捉住。等到活死人兵到，便香花灯烛，迎接入城，解上二鬼。活死人便教冒失鬼押去斩首示众。冒失鬼押到十字街底里，举起大木关刀，犹如破瓜切菜，一刀一个，都已头弗拉颈上，结成碗大的疤，变做两个无头鬼。

活死人安民已毕，恰好地里鬼等也平完了各处，俱到枉死城来会。活死人便教无常鬼权署城隍事，自己领了众鬼，奏凯还朝。恐怕青胖大头鬼路上发强，出空一个石灰叉袋，把他袋入里面，捆在马背上。青胖大头鬼落了叉袋，在内爬拉弗穿，又被石灰撒瞎了眼睛，好不气闷。

活死人回到酆都城，将兵马屯住，自与众鬼入朝献俘。阎王大喜，慰劳了一番，便教将青胖大头鬼押赴市曹，剥皮蹬卵子，拆了骨头。就在森罗殿上排下太平筵宴，君臣同乐，尽欢而散。

次日，又宜众鬼入朝，论功行赏。便封活死人为蓬头大将，地里鬼为狗头军师，同辅朝政；冒失鬼为捧盆将军，镇守鬼门关；偷饭鬼为尽盘将军，摸壁鬼为冬瓜将军，同守阴阳界；雌雄人为塞阴将，护守酆都城各阴门；无常鬼实授枉死城城隍；阴兵犒赏酒肉白米饭，散归营伍。

众鬼都谢恩领旨，只有雌雄人红着鬼脸不谢。阎王问道：“汝独不谢恩，莫非嫌官小么？”活死人忙上前代他奏道：“他实非男子，原是臣之聘妻，叫做臭花娘。”便将他女扮男妆，移名换姓，及擒兵捉将前后事迹，一一奏闻。阎王便改封为女将军，教宫娥领他入宫，改换装束。

宫娥引了臭花娘来至宫中，朝见王妃，奏知其事。王妃便将出长裙短袄，凤冠霞披与他替换；又教宫娥替他梳头攒鬓，插花戴朵，搽粉点胭脂，改了女妆；又赏了一副竖头铺盖，一座虚花镜架，一个箍旧马桶。

臭花娘谢了王妃，回到殿上，阎王已教活死人戴了惯纱帽，穿了挂出朝衣，就在森罗殿上，朝了阎王四双八拜，做了亲。钦赐一个起家宅基，与他居住。

夫妻谢了恩，来到新宅基里看时，但见檐头高三尺；许多门窗户闼，尽皆朱红惨绿；一应家伙什物，也都千端百正。满心欢喜，就安居乐业的住在里头，生儿哺种。后来养了两个送终儿子，叫做活龙、活现，俱做蚂蚁大官。夫妻两个，直到头白老死。此是后话，不题。

正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要知大概结局，且俟后来续编。

诗曰：

文章自古无凭据，花样重新做出来。

拾得篮中就是菜，得开怀处且开怀。

陈小舫先生曰：臭花娘女扮男妆，出门逃难，只道凡人弗识，偏遇着罗刹女，被他扳桩相，显了原形。活死人为了臭花娘，心慌胆碎，东奔西走；不料狭路相逢，也遭他臭脚带捆住，不免弄得束手待毙。幸亏天无绝人之路，恰得臭花娘一刀割断，便撒手放脚，可以借刀杀人。罗刹女虽有三刀砍弗入的老面皮，也不免白刀进了红刀出矣。从此夫妇双双，无挂无牵，远走高飞，而又适逢世乱荒荒，得以登坛拜将，建功立业，夫妻偕老，青史留名。若不是一番寒彻骨，那里有梅花扑鼻香哉。

跋

何典一书，上邑张南庄先生作也。先生为姑丈春蕃贰尹之尊人，外兄小蕃学博之祖。当乾嘉时，邑中有十布衣，皆高才不遇者，而先生为之冠。先生书法欧阳，诗宗范陆。尤劬书，岁入千金，尽以购善本，藏书甲于时。著作等身，而身后不名一钱，无力付乎民。忆余韶龄时，犹见先生编年诗稿，蝇头细书，共十余册。而咸丰初，红巾据邑城，尽付一炬，独是书幸存。夫是书特先生游戏笔墨耳，乌足以见先生。然并是书不传，则吉光片羽，无复留者，后人又何自见生生？爰商于缕馨仙史，代为印行，庶后人借是书见生生而悲先生，以是书传之非幸也。

光绪戊寅端午前一日，海上餐霞客跋。